

内容简介

大雪，朔风，一个少年举着仅剩两指尚在淌血的右掌，荒不择路地在峡谷中奔跑。少林、峨眉等五大门派在追截他，天毒门、幽冥教等黑道邪教在追杀他，江湖上无数的人在搜寻他，……荒山野谷中，一堆暴露的骸骨，使他顿生恻隐，掩埋白骨的一念之仁，决定了他的命运。他奇缘迭遇，古墓中辟谷五年，练成了盖古凌今的绝世奇学玄天神功。于是，他掌毙“大漠驼叟”，力败“银杖骷髅”，大闹嵩山少林，独挑天毒门总坛……

恩仇了了，他抖落一身疲惫，脱去江湖外衣，投向“家”的怀抱！

铁笛震武林

楔子

这是一个风狂雨暴的夜——

风，疯狂的咆哮，像是要席卷整个的大地。

雨，像江河倒倾，以雷霆万钧之势覆压而下。

一道耀眼的银芒划处。

接着就是一声撼山拔岳的霹雳。

地暗天昏，鬼哭神号。

像是宇宙的末日已经来临。

洞宫山——

像一尊巨灵之神。

挺立在狂风骤雨迅雷疾电之中。

一阵阵惨呼喝叱之声，夹杂在风雨声中。

阴森——

恐怖——

凄凉——

在电光一闪的刹那。

可以看到山顶绝壁之上，奔腾闪耀着无数幽灵似的人影。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

“玄天玉匣”，相传是三百年前武圣逍遥子的遗物，中藏武林稀世瑰宝，得到的人，可以成为武林第一高手。于是这五寸见方的小小玉匣，风靡了整个武林。玉匣出现江湖已有四次。

第一次得到的人——失踪了。

第二次得到的人——遗尸开封道上。

第三次……

第四次……

这玉匣仿佛是不祥之物，得到的人不是失踪，便是惨遭横死。

现在——第五次。

玉匣又出世了。

得主是一代鬼才——魔笛摧心，他纵横江湖二十年，行事怪僻，心狠手辣，武功高绝，黑白两道人物死在他的手里的不计其数。

在白道人物眼中，他是一代魔头，而黑道人物更视他为克星。

于是——

整个武林震惊了！

黑白两道高手各怀目的，不约而同的在追截他。五大门派，绝顶高手十人，截杀他，藉口卫道。各帮教的魔头，截杀他，意存劫夺！

久未现身江湖的巨擘大憨，也在追截他……

于是——

洞宫山顶。

展开了一幕亘古未有的杀劫。

“魔笛摧心，你如不说出玉匣收藏的地点，今晚你休想生离此山？”

“你如能宣誓合作，我幽冥教主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回答的是一阵阵慑魂夺魄的魔笛锐啸。

“我不想据为已有，但谁也别希望得到。哈哈……”众人又一波接一波

的舍死忘生的攻上。

吼声！

喝叱声！

金铁交鸣声！

风声！

雨声！

雷声！

交织成一曲惊世骇俗的恐怖乐章。

在魔笛的厉啸中，人不断的倒下。

后面的人踏着前面的人的尸体，疯狂的扑扑不休。

人——

逐渐的减少。

尸体——

逐渐的增加。

而魔笛摧心，也摇摇欲倒，不停的狂喷鲜血。

最后——

只剩下两人——魔笛摧心和幽冥教主。

他不停的后退，幽冥教主不断的步步进逼，渐渐，已退到了悬崖边缘。

“现在只剩你我两人，我们何不合手同参。”“哈哈，我早说过谁也别想得到！”魔笛摧心，声音嘶哑，在电光闪烁中，可以看到他凄厉如鬼，浑身浴血。“如此休怪在下绝情！”

幽冥教主。双掌遽大两倍，掌心闪着磷磷鬼火，向魔笛摧心以十二成功劲，猛然挥出。

魔笛摧心，左掌右笛，运集全身残存内力，不闪不避，直迎而上，摧心掌，无坚不摧，坎离铁笛，夺魄褫魂。巨震过处，幽冥教主张口射出一股血箭，身形缓缓倒下，魔笛摧心一个身形，也被震得离地三丈，惨号声中，如断线风筝般向绝壁之下落去。

于是——玄天玉匣，如昙花一现，又失了踪。天亮了——风停，雨止。

洞宫山又沐浴在朝阳金辉中。

又有无数的武林人物爬上了山顶。

他们看到了满地积尸，有百余具之多，僧、道、俗俱全，不由寒气直冒，但他们是有所为而来，详细的翻拣着每一具尸体。

但——

他们失望了。

并没有发现魔笛摧心的尸体，他们震惊于他的绝世武功。他们断定，魔笛摧心在击毙所有围攻他的高手之后，挟宝远扬了，或许是受伤而遁。

于是——

年年月月。

黑白两道的人，不断的继续搜失踪了的魔笛摧心。……

第一章 劫后孤雏

大雪纷飞，朔风怒号。

入目一片茫茫。

血——

一滴。

一滴。

滴在雪地上，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但随即又被不停飘飞的雪花所淹没。

一个小小的身影，一路跌跌撞撞的朝洞宫山侧的一座峡谷中奔去，那一滴一滴的血，正是从他身上滴落。他是谁？

在这种漫天风雪的天气中狼狈逃奔。

看他的身影，最多不会超过十二岁。

当这小身影在风雪中消失的刹那，从来路上疾驰来五骑人马，马上人一色的藏青色大氅，脸上带着风罩，披在身上的大氅被风飘起，露出了一大段剑鞘。

五人同时一勒坐骑，缓了下来，马口冒着蒸蒸白气，由于这一缓势，大氅立被雪花盖成了白色。

“大哥，这小鬼难道上了天不成，凭我们的快马，先后只差了半个时辰，追了这么多路，踪影毫无，凭他一个受了伤的十二岁小鬼……”其中一个大声的嚷道。

“我们不是追过头，便是走岔了！”另一个道。

“庄主的脾气你们知道，若是这小鬼抓不回去，可有些……”那最先的一个转头对四人说。

“这小子可有些门道，吃少庄主削断手指，复挨了老庄主的一掌，竟能飞遁离庄。”

“奇怪，凭这么个小鬼头，能值得名震江湖的一庄二堡三谷传下六色旗令，联手追截！”

“老三！你敢是不要命了，怎地口没遮拦！”那先头一骑，回头叱了一句，一挥手，五骑人马同时加鞭，转眼又消失在茫茫风雪中。

继五骑人马之后，接连又先后驰来三拨人马，略不稍停，疾驰而去。

风住了，雪也止了，阳光又普照大地，那消融了的雪水，向山外潺潺流去。

洞宫山左侧峡谷内一个峥嵘的大石头上，坐着一个清秀俊美的小童。

他抬头望了一眼天色，又朝四外的插天巨峰扫视了一遍，自言自语的道：“我司徒文又一次逃脱了魔掌！”小脸闪过一丝笑意，是凄然的笑。

他举起尚渗着血水的右掌，看着那仅余的两个指头，脸上倏地升起一种怨毒之色，杀气直透华盖，这时如果有人在旁看到这不满十三岁的幼童竟有这么重的杀气，定会大吃一惊。

他伸手怀中，取出一本小小册子，册面上写着一行小字：“司徒文恩仇录”。

他翻开首页，“仇”字下面写着“无名凶手，杀父毁家之恨”。

于是——

一幕血淋淋的惨相呈现在他的眼前！

半月前，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从睡梦中被父亲投入后院中一个枯井

之内，不久阵阵金铁交鸣和呼轰的掌风之声，隐隐传入井中，他骇极而乱叫乱蹦，他无法超出十几丈深的枯井，接着一阵阵凄厉已极的惨号声，不断传来，久久始停。他不明白他的父亲何以要把他投入枯井，他知道家中可能发生了不堪想象的大事，但他还不致朝坏处想，凭父亲玉面专诸司徒雷的武功名望，谁敢来捋虎须？他清楚的记得，威震江湖的一庄二堡三谷的主人，曾败在他父亲的手下。他从小就随父亲习武，虽然年纪不太大，但一般的江湖二三流高手，他还能应付得了，但，现在，他心急如焚，却无法脱出枯井，最后，他凭着只有二三成火候的“壁虎游墙功”，慢慢地顺井壁而上，等他脱出枯井一看——

庄院——静寂得有如鬼域，他不由汗毛根根竖立，一路飞奔前院，他惊呆了，他感觉到事情的不寻常，不祥的阴影直罩心头。

他看到的是血，鲜红的血，到处乱流。

尸身，一具具四肢不全的尸身，横七竖八，比比皆是，而这些尸身，都是他最熟悉的家人庄丁。

他心胆俱碎，泪如泉涌。

前院大厅前，他父亲一手仗剑，斜靠阶沿之上，他狂叫一声猛扑上去，触手冰凉。

死了——

他的父亲，一代高手玉面专诸司徒雷，死了。他晕厥了三次，一双小眼中，泪尽继之以血。天亮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草草埋葬了父亲和家人，他在坟前立下重誓，学绝艺，报血仇。

他怀着满腔悲愤怨毒，踏入了江湖。

他往下看“仇”字第二行：“白云庄主神剑无敌蒋桐，一掌之仇，游蜂蒋树芳断指之恨。”

又一幕恨事，展在眼前。

他途经白云庄，不经意道出了他的姓名，于是，他被少庄主一剑削去三指，又被庄主神剑无敌蒋桐击了一掌，登时重伤昏死，被擒回庄，囚禁在一间小屋中，他不明白，何以被人迫害。

天明以前，一个蒙面人，给他服了一粒药丸，一阵推拿之后，挟着他飞纵山庄，他问这恩人的姓名，那蒙面人只叮嘱他快逃，隐秘行踪，一庄二堡三谷的人，都要得他而甘心，他心下大感不解，想问明原因，但那蒙面怪人已匆匆而去。

于是——

他在小册子的“恩”字下面写了“蒙面怪容”四字。

在漫天风雪中，他狼狈逃奔，跑到洞宫山下时，他已发觉后面有数骑追来，于是转道奔向侧方的山谷，侥幸脱了魔掌。

由于蒙面人的一句话，他又在小册子的“仇”字下面加上了“二堡三谷”四字。

他怔了片刻之后，把小册子纳入怀中，忽然触着一物，他又不自觉的取了出来。

这是一块小小的玉佩，他从小就佩在身上，曾听父亲说过，此佩一共两块，这块刻的是一条张牙舞爪活灵活现的龙，而另一块则是一只凤。

那块凤佩系他的姐姐佩挂，在他只有一岁时，他的母亲携了他姐姐一去不返，他曾梦想着他妈妈姐姐的容貌，他渴望着能见到她们，他曾不止一次

的问过父亲，但他父亲一听就大发雷霆，唬得他不敢再问，但他的小小心灵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的母亲和姐姐，他曾想到等他长大了，仗剑江湖，无论天涯海角，他要揭开这个谜。

于是——

他沉缅在复杂纷歧的思潮里。

他要雪亲仇——但是仇人是谁？他不知道。

他要寻找母亲和姐姐——但天涯茫茫，他无所适从。他要报复断指之恨。

他要弄清楚一庄二堡三谷何以要追杀他？

首先，他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超人的武功。但他到何处去学武功呢？以他的父亲玉面专诸能击败一庄二堡三谷的主人，武功岂是等闲，但仍敌不过仇家，而饮恨九泉，那仇家的武功，岂非更是骇人听闻……

他不禁彷徨失措。

试想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面对这些大问题，他能怎样安排呢！

在他父亲的薰陶下，他奠下了极好的武学入门的根基，而且资质超人，但要谈到解决任何一项问题，都差得太远。突然——

他的眼光触及三丈外石隙之中，一堆白森森的东西。定睛一看，赫然是一堆死人的骸骨，他惊愕了半晌之后，慢慢移步过去，虽在光天化日之下，仍不免寒气直冒。那骸骨只剩下了头颅、脊椎和四肢胫骨，显然年代已经久远。

他小小的心灵在忖想，这尸骨也许是像他一样被人追杀而曝骨荒山绝谷，于是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要把它掩埋。这一念之仁，决定了他的命运，而江湖无边的杀劫，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他寻了一个土穴，把白骨一块块的拣起，放入土穴之中。当他拣到最后一块白骨时，一样乌光闪亮的东西出现了，他好奇的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分量极重的一支铁笛，长不到三尺，仔细一辨认，笛上有“坎离铁笛”四个古篆字，他可弄不清这东西的来历。

他想，这铁笛定是这死去的人的遗物，于是连同骸骨一起放入土穴之中，他正想捧土掩上时，那闪闪乌光的铁笛似乎具有绝大的诱惑力，使他踌躇不决。

他想了又想之后，终于又拿起这支乌光闪闪的“坎离铁笛”，用衣袖一拂拭，更觉得光可鉴人，把玩不忍择手。他掩好了土，默祝道：“不矣你是公公还是伯伯，这支铁笛就给了我吧！”

他又坐回那大石之上。

心中忽生奇想，不知道铁笛坚实不坚实，如果拿来做武器，倒是不错，他心里想，手却不停猛向所坐的大石边沿击去。

克的一声，石屑纷飞，那大石被击崩了尺余长的一道缺口。

呀！我真糊涂，如把笛砸坏了，岂不可惜。

细一审视，夷然无损，不由大喜过望，童心忽发。心想：“我何不把学自父亲的剑招化在笛上一试。”忙一跃下地，亮开门户，运劲一挥。

蓦地——铁笛在这一挥之际，突发出呜呜的怪啸，尖锐刺耳，难听已极，不由惊唬了一大跳。

他却不知，这啸声在二十年前，曾使武林中人亡魂丧胆，谈笛色变，造成了无边血劫。

愕然了片刻之后，又一招一式的演练起来，随着剑势的加紧，那怪啸也

愈来愈凄厉刺耳……

兴尽之后，现实的问题，又紧紧的窒息着他，他究竟何去何从，他现在已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身负血海奇冤的人，还有一庄二堡三谷在截杀他。

但，他不能久避深山，因为他要学超人的武功。他跪在地上，喃喃祝告，愿父亲在天之灵保佑他，能遇高人，学成超人武功，更希望不要碰见一庄二堡三谷中的人。

于是——

他左手持笛，右手只有两个指头，他怕被人耻笑，深深的隐在袖中，蹒跚的向谷外摸索出去。

雪后天霁，空气分外清新。

司徒文——

左手持着一支乌光闪亮的铁笛，右手笼在袖中，踽踽行在官道之上。

他的目的是要求见五大门派之中的任何一位掌门，求人家收他为徒，他年纪虽小，但是出生武林世家，对一些武林掌故，可懂得不少。

他想少林寺乃武街之祖，达摩祖师传下的七十二种绝艺之中，只要能学到任何一种，何愁大仇不报，而武当派却是天下剑术的领袖，张三丰祖师遗留的剑笈，精深博大……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决定先奔嵩山少林寺。

正行之间，尘头起处，奔来五骑快马，距司徒文三丈之外，惊咦一声！齐齐勒马停住。

一看——

当先一个粗眉阔口长须的高大老者，赫然就是那白云庄主神剑无敌蒋桐，正阴恻恻的看着他，后随四个壮汉。他不由唬极，连退了三步，这真是冤家路窄了。

一老者，四壮汉，同时翻身下马，缓缓向司徒文逼来。

白云庄主神剑无敌蒋桐，在司徒文面前六尺之地停身，阴恻恻的一声冷笑，狞声道：“小鬼，今天不怕你飞上天去。”

司徒文知道，今天要想脱身，势比登天还难，想起自己乃是玉面专诸司徒雷的儿子，岂能如此胆小，坏了父亲的英名，豪气顿生，把心一横，瞪起一双黑如点漆的小眼，大声道：“老鬼，这样苦苦追杀我，却是为何？”

“嘿嘿！小鬼，这个么！你地下老子会告诉你，你就认了吧，乖乖追随你那老鬼父亲一道去！”说完，又欺进了一步，两手缓缓上举平胸，脸上挂着一丝冷森的笑。

神剑无敌蒋桐鉴于日前一掌将司徒文击昏重伤，不料仍被他逃脱，迫得飞传一庄二堡三谷协议制定的“六色旗令”，联手分道追杀，可以想见事情的不寻常，现在狭路相逢，岂能让他逃出手去。

所以慎重得如遇到强仇大敌般，蓄势运劲，立意将这十二岁的幼童一掌毙于掌下。

因为这小孩的存在，关系着一庄二堡三谷数十人的生命安全和一段武林秘辛，如果这一段秘辛被揭开，一庄二堡三谷在江湖上将成众矢之的，无法立足。

司徒文见神剑无敌蒋桐似要立取自己性命而甘心，不禁心胆俱寒，自忖今天万难逃出魔掌，以自己的微末之技与他拚，无异是以卵击石，但他却不甘心束手待毙，好歹总得一拚，咬咬牙，不待对方出手，左手铁笛一挥，猛向神剑无敌蒋桐攻去。

虎父无犬子，莫看他小小年纪，在情急拚命之下，这一击居然狠辣均备，只是嫌劲力不足而已。

神剑无敌蒋桐正待出手一举而毙对方之际，忽见一道闪闪乌光，挟着尖锐刺耳的怪啸，向自己扑来。

先前他可未曾注意对方手中所持的东西究为何物，此刻怪啸之声入耳，心头电闪的想起一个人，不由面色遽变，连连后退，身后的四壮汉也被这怪啸声弄得心神不安，掩耳疾退，满脸惊惶之色。

司徒文一招攻出，见对方并不还手，反而惊惶后退，弄得一头玄雾，莫明所以，一时也怔愣住了。

见对方目不稍瞬的看着自己手中铁笛，心中想道，莫非是这铁笛作怪，但以他的年龄和阅历而论，他绝想不透其中奥妙。

神剑无敌蒋桐这时心情紊乱已极，他猜不透这小孩短短几天之中何以会手持那二十年前绝迹江湖的盖世魔头的信物，莫非这小子是他的传人，想到此，不由打了一个寒颤。此时，他要击杀这小孩，真是易如反掌，但他惹不起那铁笛的主人，他知道一庄二堡三谷的主人，武功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但仍决非铁笛主人之敌，以铁笛主人的凶残狠辣，一个不巧，后实实在不堪设想。

又念及这小鬼一身关系着一庄二堡三谷的生死存亡，如不当机立断，将他除去，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杀？不杀？他须要绝大的勇气来判断。

四壮汉见庄主只顾呆立痴想，忘了向他一再严命手下截杀的小孩出手，又想起方才那夺人心魄的呜呜怪啸，更摸不透这小孩究竟是什么来路，也一样的呆若木鸡。

司徒文人小鬼大，聪明透顶，见神剑无敌脸上乍阴乍晴，凶焰顿敛，虽不明其故，但猜知这老鬼一定有所顾忌，当下冷冷一笑道：“老鬼，你如不出手，小爷我可要失陪了，咱们以后再见！”说完小腿一挪，作势要走。

神剑无敌一伸手，做出拦阻的样子，厉声道：“小鬼，要走么，可没这般容易，我来问你，魔笛摧心是你什么人？”

司徒文不由心中一怔，暗想，这老鬼迟迟不敢下手，可能与这什么“魔笛摧心”有关，今天要想脱出魔掌，可不能露出马脚，于是面不改容的道：“老鬼！这个你可管不着！”口里说，心里却在回想峡谷之中，他所掩埋的那堆枯骨，莫非那枯骨就是老鬼所说的“魔笛摧心”其人，但以老鬼畏缩的情形看来，这“魔笛摧心”绝非寻常人物，但他既然名头如此骇人，武功必然同样的骇人，何以会暴骨荒山绝谷呢？他想不透。

是了——我手中的这支“坎离铁笛”必是魔笛无疑。

“魔笛摧心”的死，可能除我之外，无人知道，假使我不说出，这个谜底永远不会揭穿。

其实是他年纪太小，武林掌故不熟，否则一定可以推测出“魔笛摧心”何以会暴骨洞宫山绝谷的原因。

神剑无敌见对方不肯答复，面色微变，心中想道，这小鬼对一庄二堡三谷的关系太大，决不能把他放过，即使招惹了铁笛主人也在所不计了，除去小鬼之后，立即联合二堡三谷及其他新近出山的老一辈人物，谅来还可抵制铁笛主人。

于是——

杀机陡起，面露狰容，闪电般出掌向司徒文推去。

司徒文突见老鬼面色倏转狞恶，知他要出手，念头未及转完，只觉一股劲力绝伦的掌风，已然临身，暗叫一声：“我命休矣！”正自瞑目待毙。

蓦然——

侧方忽掠来一股劲风，把自己轻飘飘的推出二丈之外，千钧一发的恰好避过凌厉绝伦的一掌。

一声轰然巨响，立身之处的地下，已被击成了一个五尺余的深坑，不由咋舌，冷汗直冒。

转眼一看。

场中已多了一个面无人色的中年秀士，身着一袭白衫，配上那一张惨白的脸，宛如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使人看了，不寒而栗，手中折扇轻摇，双目却注定自己手中铁笛，心下虽感不太受用，但人家对自己有援手之德，岂可无礼，于是深深一躬道：“敬谢伯伯援手相救！”

中年秀士微笑颌首，对神剑无敌等五人，恍若未见。

神剑无敌见自己双掌击空，一看插手的人，不由老脸变色，见人家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下，暗骂一声：“少狂。”强忍下一口怨气，皮笑肉不笑的向来人道：“哈哈，我以为是谁，敢向老夫伸手架梁，原来是威震天南的幽冥教主幽冥秀才任弃兄，久违，久违！”

神剑无敌身后四壮汉，乍闻幽冥秀才之名，不由面露惊容，退了一步。

司徒文可不知道幽冥秀才何许人也，听他被称为教主，而且人如其名，不折不扣的一个幽冥秀才，纳罕之中，存着一丝好笑。

只见幽冥秀才手中折扇轻摇，毫不为意的道：“好说！好说！蒋大庄主名头也自不小！”

神剑无敌见幽冥秀才轻狂之态，不由心中微愠。

“任弃兄以堂堂教主之尊，只身下中原，不知有何贵干！”

“嘿嘿！闲来无事，到处走走，增长点见闻而已，蒋兄以一庄二堡三谷之中的白云庄主身份，不知缘何要向这小小孩童下手，在下愿闻其详？”说完又回首望了司徒文手中的铁笛一眼，脸上现出一种说不出的神情。

神剑无敌面上微微一红，尴尬的道：“这个么……这小鬼与在下有三江四海之仇……”

幽冥秀才不屑的接着说道：“蒋兄，明人眼里揉不进沙子，他才多大年纪，怎能会与贵大庄主结下这么深的仇，哈哈！恐怕不是这么回事吧！”

神剑无敌作色道：“任兄言下之意，似乎有意干预这档子事，不过在下明告任兄，这是我们一庄二堡三谷的私事……”

“哈哈！蒋兄不必用大帽子扣人，区区任弃可也不是几句大话就可以唬退的人，不过……”说到这里用眼光一瞄那支铁笛又道：“蒋兄想是对于铁笛主人也一样不放在眼下。”说完，折扇轻摇，潇洒之极。

司徒文在一旁，看他们言来语去，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这支铁笛，为了想多知道些关于铁笛的事，就静静的听下去，他并不考虑逃走，因他知道，他决逃不出手去，徒然自取其辱。同时他也看得出神剑无敌对幽冥秀才，显然有所顾忌，虽然不知道幽冥秀才安的是什么心，但目前一条小命可能不会发生问题。神剑无敌闻言怔了一怔之后，阴阴一笑道：“这个么？也是我们一庄二堡三谷的私事，不劳任兄挂齿！”“蒋兄之意，今天非要将这小孩毁在掌下不可！”

“ 嗯…… ”

“ 如果在下请蒋兄赏脸，放过他呢？ ”

“ 歉难从命！ ”

场中空气顿形紧张，一场打斗在所难免。

幽冥秀才冷哼一声道：“ 蒋兄不妨出手试试！ ” 神剑无敌一张老脸可挂不住了，蓦然向司徒文身前欺去，四个壮汉也随着撒剑进身。

司徒文持笛作势，不自觉的退了一步。

一阵飒然风声，幽冥秀才已横挡在司徒文身前，轻摇折扇，惨白的脸上，微微飘起了一丝红晕，显然已动了真怒。正在剑拔弩张之际，突然传来一阵哈哈狂笑，笑声震耳嗡嗡作响，显见发笑的人，功力不是等闲。

声落，一个五绺长须飘洒胸前的瘦长老人，已慢慢向这边行来，后随两个老者，一头大身小细眉细眼，一个鹰鼻削腮。众人闻声侧脸一看，神剑无敌一见来人，精神陡振，含笑点头，幽冥秀才，仍是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冷声道：“ 啊！原来是断魂谷闻大谷主驾到，失迎！失迎！还有两位大管家，幸会幸会！ ”

断魂谷主且不答话，一双冷芒闪闪的眼，径朝司徒文看去，脸上一寒，忽然瞥见他手中的铁笛，脸色顿转为惊诧，然后打了一个哈哈向幽冥秀才道：“ 啊，任兄，久违了，因何事与蒋兄弄得竖眉瞪眼的，同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 “ 闻大谷主是不知，还是故问？ ” 说着用眼一瞄司徒文，微微而笑。

司徒文见来的又是一庄二堡三谷中人，不知他们如此苦苦追逼是为了什么，心想，总有一天，哼！叫你们一庄二堡三谷的人，知道小爷的厉害。但一想到他此刻尚未投师，是否能练成绝艺还成问题，不觉又气馁了。

“ 任兄之意是非插手不可？ ”

“ 嘿嘿！在下就是生来的喜欢爱管点闲事，以两位庄主谷主的身份，苦苦追杀一个幼童，岂不怕武林中人齿冷！ ”

神剑无敌此刻见来了帮手，胆气顿壮，不屑的道：“ 大教主何时竟变的悲天悯人起来了！ ”

断魂谷主也跟着一晒道：“ 在下一掌断魂闻中声可并不是三岁孩童，恐怕大教主是别有用心吧！令师二十年前…… ”

众人一听话中有话，不由凝神而听。幽冥秀才一阵嘿嘿冷笑，打断了话头，面容一肃道：“ 在下与这位小友，有点渊源，今天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汗毛，否则哼…… ”

“ 哈哈！渊源！不错，渊源很深！ ”

司徒文大惑不解，他与这幽冥秀才竟有什么渊源。

只见断魂谷主闻中声，面色一寒道：“ 在下倒要试试！ ” 举掌便向司徒文攻去，掌挟劲风，势沉力猛，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

这边幽冥秀才，一上步横身，手中折扇迎着掌风猛然一扇，一阵阴风应扇而起，竟把断魂谷主的一股狂涛般的刚猛掌风，扇得无影无踪。

众人不由大惊失色，想不到幽冥秀才一扇之力竟有如斯的威势。

他一扇之后，又轻松的摇动折扇，悠闲站立。

断魂谷主一掌攻出，力道岂同小可，竟挡不住对方一扇之威，掌力消失不说，尚觉一缕寒风迎面而来，阴寒之气逼人，心下大感骇然，忙不迭的向旁边一闪。

司徒文对这位幽冥秀才的功力，大是神往。

双方默默的瞪视了片刻之后，断魂谷主向神剑无敌一努嘴，复一挥手。

神剑无敌身后的四壮汉和断魂谷主身旁的两老者，加上断魂谷主闻中声，共是四剑六掌，齐齐攻向幽冥秀才。

刹时——掌风霍霍，剑声丝丝，从四面八方罩向幽冥秀才，幽冥秀才冷哼一声，折扇一领，扇起刺骨阴风，一扇迫退断魂谷主，合扇旋身，一柄折扇，扇影千重，同时点向四只长剑，四壮汉见扇影重重，真幻不分，忙收剑退后一步，而幽冥秀才，疾逾闪电的回身，扇又倏张，扇向已将及体的两老者袭来的掌风，两老者暮觉丝丝阴寒之气，直透掌风而来，惊咦声中，疾退三步。

这些动作，写来虽长，但都在一招之内完成，出手之快，变式之速，叹为观止，不愧是雄霸天南的一教之主。

那边白云庄主神剑无敌，在七人出手的同时，狞笑一声，疾扑司徒文，双掌以十成劲力随飞扑之势推出，力道何止千钧。

司徒文招架无从，惨叫声中，一个小小身形，被击得凌空飞起，向三丈之外射落。

神剑无敌，略不稍停，足尖微一点地，跟踪扑上，而此时幽冥秀才正好一招迫退七人的四剑六掌，听见司徒文惨呼之声，心里暗叫一声“糟”，急回身疾扑过去。

蓦然——一条灰色人影，快逾闪电的掠过，身法之快，惊世骇俗，待到神剑无敌与幽冥秀才双双扑到时，已失去了司徒文踪影，举目一看，那人影已在数十丈外，再闪而没。

众人不由同声惊“咦”一声，各怀着不同的思想，齐朝灰色人影消失的方向追去。

司徒文被神剑无敌一掌震飞，恍忽中似乎被人抱起，腾云驾雾般飞驰而行，但觉耳际风声呼呼，不久便失去了知觉。待到幽幽醒转，只觉全身骨痛如折，口中芳香犹存，背后一只手掌，紧贴“命门穴”上，热力源源攻入，循经走脉，流窜不已，知是自己被人救起，正替自己疗伤，只听耳旁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小友静气宁神，速以本身真气导引。”司徒文无暇去看这发声的救命恩人，忍着痛楚，强提残存真气，与体外攻入的一股热力会合，遍走全身奇经八脉，经十二重楼，归气海，入丹田，如此运行了十二周天，顿觉痛楚全消，气机顺畅。

背后掌力一收，他跟着睁眼，一跃而起。

眼前竟然又是救自己脱离白云庄的蒙面怪客。

他正想动问两次救自己的怪客姓名。

忽然——

远远传来一阵衣袂飘风之声，那蒙面怪客，低低叮嘱了一句：“珍重！”之后，如一缕轻烟般一闪而没，他不由呆住了，望着怪客逝去的方向出神。

他猜不透这怪客何以两次救他，而他——怪客，却是白云庄中的人，他感到深深的迷惘。

无数的疑问，又电闪般齐现心头：杀父屠庄的仇人是谁？为什么？

母亲、姐姐，形貌如何？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不知道！一庄二堡三谷何以要追杀他？

蒙面怪客两次救他，为什么？

幽冥秀才，魔教之主，何以要袒护他？

坎离铁笛何以具有如斯的魔力？

……

一阵飒飒风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一看——

赫然又是神剑无敌等一行，阴魂不散的追了来，其中少了一个幽冥秀才，却多了一个头戴恶鬼面具的巨人，团团的围在四周。

他想，这下可真完蛋了，所谓“狗急咬豹子”，在情急绝望之下，把心一横，厉声道：“我司徒文与你们何仇何冤？何以如此苦苦相逼？”

说完，左手笛向空一挥，呜呜的怪声又自发出，众人本能的退了一步，向四周一阵张望，见没有什么异状，又一齐回过头来，瞪着他。

他在一阵冲动之后，随着情绪的冷静，一股寒气，又从心底直升上来，他微微低下头，不敢正视那一双双野兽般的凶睛。

那戴着恶鬼面具的巨人，上前一步，杰杰一声怪笑道：“小鬼，你认命吧！到阴曹地府可别忘了你是死在鬼愁谷主鬼王方魁的手下。”声落，一双蒲扇般的手掌，五指箕张，挟着飒飒劲风，向司徒文快逾隧风的抓去。

眼看司徒文就要伤在鬼王方魁的手下。

倏然——

一声“无量佛！”众人惊叫声中，一缕劲风，直袭鬼王身后“命门大穴”，鬼王不顾伤人，先求自保，一闪身避过袭来的劲风，回头一看——

一个白眉老和尚，面如古月，停身一丈之外。

“施主何以对这小孩下毒手！”

“啊！原来是少林寺了尘大师佛驾！”鬼王拱手一揖。了尘大师寿眉一扬，正要开口，忽然瞅见司徒文左手所持铁笛，不由退后一步面色铁青，高喧一声佛号！司徒文一听来的老和尚是少林寺高僧，不由大喜过望，他不是正想投奔少林寺吗？忙双膝下跪，颤声道：“和尚老公公，求你带我回少林寺……”

了尘大师又重新瞥了那乌光闪闪的铁笛一眼，不理司徒文，转身向鬼王方魁等道：“善哉！善哉！原来各位施主是为了这个，怨老纳方才开罪！”说完，一稽首，飘然而去。司徒文心下大急，他可听不懂了尘大师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起身想追上老和尚，鬼王方魁阴阴一笑，侧身拦住。他不能脱身，急得大叫：“和尚老公公救我！”但，了尘大师直如未闻，渐行渐远。

他小小心灵一转，暗道：“连少林寺的高僧也惧怕一庄二堡三谷，好，我司徒文如能活下去，总有一天要争回这一口气。”

鬼王方魁挪动着巨灵般的身形，慢慢向司徒文欺去，司徒文像老虎抓的羔羊，不停后退。

突然，一股劲力把他后退的身形，朝前推进了三步，一看，他原来已退到了围着他的人圈边缘。由于这一推，他与鬼王方魁间的距离，伸手可及，他不由骇极。

他有一种天赋的傲性，他并不怕死，但，他想，他不能死，有太多的事，等待着他。

他不由大叫一声：“我不能死！”

四周传来一阵哄笑，他们在欣赏一只狼爪下小小猎物，毫无反抗余地的待宰物。

“方兄，下手吧！”断魂谷主不耐心待。

鬼王蒲扇般的大手，又告举起。

情势千钧一发。

倏然——

一声阴森至极的冷笑，传入众人耳鼓，这笑声简直不带一丝人味，众人不禁齐朝发声之处看去。

幽冥秀才，手摇折扇，停身三丈之外，身旁却多了两个冠戴袍服，足登皂靴的一黑一白怪人，那黑袍黑面怪人手持一块令牌，隐约可看出牌上写着“善恶分明”四字，那白袍白面怪人则右手拿着一只粗如儿臂，长约两尺的巨笔，腋下挟着一本簿册，两人身高体大，双目精光闪闪，似木偶般的凝立不动。场中顿感鬼气森森，众人面上掠过一丝惊悸之色。鬼王方魁转身面对幽冥秀才寒着脸，打了个干哈哈道：“大教主身随黑白双判，莫非又有什么拘魂勾魄的大事要办？”司徒文见幽冥秀才现身，心下不由一喜，他虽不明他的用心，但总是站在他的一方，一看那所谓的黑白双判，与自己从前在城隍庙中所见，一般无二，心里直想笑，孩童天性，顿忘眼前生死交关的局面。

他却不知道这黑白双判，乃是幽冥教中一等高手，三十年前，辅佐前任幽冥教主创立幽冥教，声名显赫，武林中人闻名丧胆，武功较之现任的第二代教主幽冥秀才，犹高出一筹。

当下幽冥秀才并不理睬鬼王方魁的问话，侧头向白面判官道：“请贵官查一查这小孩司徒文是否寿数该终。”白面判官煞有介事般的，打开簿册，乱翻一遍之后，道：“下官查明这小孩，寿登耄耋，后福绵绵！”

幽冥秀才，把头一点，转头目注鬼王等一行。

众人被弄得啼笑皆非，怒恨交迸。

幽冥秀才，折扇轻摇，旁若无人，向黑面判官道：“请贵官即将司徒文拘来问话。”

黑判应声：“遵令！”手中“善恶分明”四字的铁牌一顺，缓缓向司徒文走去。

司徒文茫然不解的注视着这些动作，心里可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鬼王方魁、神剑无敌蒋桐、一掌断魂闻中声等三人，齐齐怒喝一声：“欺人太甚！”刷刷刷！一字儿排拦在司徒文前面，另外白云庄四壮汉和断魂谷两老者，也紧跟着纵上前去。场中空气，随着黑面判官的步步走近，而逐渐紧张。近了——

十步——

八步——

五步——

鬼王方魁等三人——一庄主二谷主，怒哼一声，各个推出一掌。

一庄二堡三谷在江湖中并不是等闲之辈，三人联合出掌，其威力可以想见，只见数股劲风，同时匝地而起，如惊涛掠岸，巨浪翻涌，猛向对方卷去。

黑面判官募觉劲风袭来，力道强劲绝伦，面色微凛，运足功劲，不闪不避，左掌右牌，两股一刚一柔的不同劲道，亦自猛迎而上。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处，沙石纷飞，劲风激荡，迫得四壮汉两老者，齐齐跃退三步，司徒文也被余劲震得立呆不住，退了五步。

鬼王等三人，身形一阵猛摇，而黑面判官则两只皂靴齐齐没入土中。

这一对掌，显见以三对一之下，势均力敌，但实际说来一庄二谷主以三

对一，讨不了好，却是大大丢脸的事。

幽冥秀才与白面判官，已在这一刹那之间，飘身进了两丈，距众人仅一丈之遥。

四壮汉长剑出鞘，两老者蓄劲作势，只要对方一有动作，立即准备出手。

幽冥秀才，不屑已极的冷哼一声，众人脸色，又不由一变，眼看双方即将有一场拚斗。

破空之声倏传，刷刷刷刷，场中多了三个貌相狞恶的老者，一式的粗蓝布长衫，下摆掖起腰间，众人中忽传出一声轻呼：“巫山三魔。”

闻声之下，众人面上不由一紧。

三老者，同时紧紧盯了司徒文一眼，然后相视哈哈一阵狂笑，声如雷鸣。

司徒文见这三老者似乎又是为了自己而来，更是茫然不解。幽冥秀才，一摇手中折扇，上前一步，向三老者道：“三位远离巫山，想是有重要事故？”

其中一个瘦长老者，咧开大嘴，哈哈一笑反问道：“大教主不在大南，却来这里与一庄二堡三谷斗上了，又是为何？”幽冥秀才，寒着一张白疹疹的脸，用手一指司徒文，冷冷的道：“敝人与这小孩有点瓜葛，所以寻踪而来！”中等身材的老者接口道：“彼此！彼此！”说完神秘的一笑。

幽冥秀才面上不由一红。

另一个矮胖老者，忽转头向鬼王等人道：“各位是否也与这小孩有点瓜葛？”

一掌断魂面上讪讪的一笑道：“这是我们一庄二堡三谷的一点私事！”

“私事！哈哈……”高中矮三个老者同声而笑。司徒文心中可难过极了。这些黑道魔头都为他而来。

一庄二堡三谷在追杀他。

少林了尘大师，名门正宗，对他掉头不顾而去。这些，为了什么？他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三老者笑声甫毕，忽地向司徒文欺近一丈，余外众人同时面色微变，围了上去，司徒文则惊愕的退了一步。瘦长老者微微一晒道：“诸位不必紧张，老夫只是要问这小孩几句话！”说完向司徒文道：“老夫兄弟巫山天地人三魔，令师可曾对你谈起过？”

“……”司徒文愕然不知所答。

“令师现在卜居何处，老夫与令师曾有一面之缘！”“……”他右手两指在袖中轻弹，茫然不语。

“小友何时投入令师门下？”

“我……我……没有师父！”

“什么？你没有师父？”

巫山三魔等众人，不由同时面现惊疑之色。

片刻之后——

地魔摇动着矮胖如猪的身形，双眼注定司徒文右手所持的乌光闪亮的铁笛问道：“那你手中铁笛从何而来？”众人不由紧张的倾听他的答话，因为这问题的关系太大，也是大家所急切需要弄清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在怀疑，铁笛主人失踪江湖已二十年，不可能有这样年幼的传人。同时，这小孩似乎武功平平，仅能及得上江湖中二三流身手，既是铁笛传人，岂有技尚未成，即入江湖的道理。如果不是，那这支曾震撼武林的铁笛，又怎在他手中？这些问题，使这些老江湖，如坠五里雾中，百思不

解。而一庄二堡三谷中人，对他的来路，则比较清楚，但对于铁笛来源，一样存疑不释。

他人小鬼大，心思玲珑剔透，心想，看情形，问题全在他得自无名白骨的铁笛上，这铁笛可能存有蹊跷，当下念头一转道：“这铁笛是一位无名老人所赠！”

此语一出，众人惊咦出声！

瘦长的巫山三魔中的天魔又问道：“那老人什么形象？”“那老公公么！白发白须，又高又大又黑！”他本是信口胡诌，不想正说对了各老魔心中的人的形象。

场中除对铁笛来历不明白的人，无任何反应外，其余老魔头不禁面目失色，连退三步。他不由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白面判官激动的道：“那老人可曾对你说了些什么？”“没有！”

“没有？那你现在意欲何往？”

“投师习艺！”

众人不由半信半疑的看着他，天底下竟有这等奇事，莫非是铁笛主人已看中了他的质资秉赋，想收他为传人，但铁笛乃是他成名武器，同时也是一件奇珍，怎么会赠送给一个不相干的小孩，众人是越想越糊涂。

众人都想得到他，因为从他身上也许可能解开一个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谜。

而一庄二堡三谷中人，要除去他的心也更切，如让他活下去，甚而学成高深武功，对一庄二堡三谷的影响太大，因他本身尚关系着两个谜，如果谜底揭穿，后果不堪设想，一庄二堡三谷可能因之而灰飞烟灭。

“小子要投师习艺，老夫破例收你为徒！”

众人循声一看，四周静荡荡的，哪来人影？不禁面上变色，心知此人系以千里传音之法，传话过来。话语字字清晰，如在咫尺，功力之高自可想见，而发声之人，似已练到“天耳通”的境地，不然哪能对场中人语，了如目见耳闻。

司徒文当然知道这话是对自己而发，心中固然佩服对方功力高绝，但却想到，不知对方是正派还是邪派，我可不能坏了父亲玉面专诸在世时的声名。

“小子，何以不答老夫之言！”

仍是闻声而不见人。司徒文心下一怔，但仍不作声。

巫山三魔中的老大天魔，忽朝发声的方向道：“何方高人，无妨请出一见，何必藏头露尾！”

那人却是不理这个碴，自顾自的道：“小子，老夫收你为徒，是你的造化，别的人即使给我跪上十天半月，也得要看老夫高不高兴呢！”

这时，场中众人，各个向自己一方的人耳语了一阵，只见随同无敌神剑和一掌断魂而来的四壮汉二老者，匆匆颌首而去。

而巫山天魔却向司徒文道：“小友是否愿意随同老夫返回巫山，我兄弟三人合力传授，不难造就你成为一朵武林奇葩！”

“别狂吹大气了，凭你们巫山三魔那几手三脚猫功夫还能造就出武林奇葩！简直是不识羞，哈哈！”那神秘之声又传了过来！

巫山三魔亦是江湖中有名难惹的人物，怎能忍得下这种奚落之语，不禁老脸紫涨，怒火填胸，地魔脾气最躁，朝发声之处怒喝道：“是人的话，就滚出来，让我兄弟见识见识！”

“哼！少停自会让你见识到！”

场中顿形沉寂无声，各怀心思。

良久之后，幽冥秀才一摇手中折扇道：“小友，是否有兴随我到天南玄阴谷，我负责替你物色高人传你武艺，如何？”说完又是阴阴一笑。

“你曾两次帮我，将来我将两次饶你不死！”

这本是存在他心里的话，他想应该如此写在“司徒文恩仇录”上，不料竟脱口而出，说完后悔不迭，一张小脸涨的绯红。幽冥秀才被说得哭笑不得，一张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变得更煞白了，但他毕竟涵养功深，或是另有打算，朝司徒文讪讪一笑，对他所说，不以为意。

“小子，有种，如你不想死的话，幽冥地府可去不得！”那怪声又起，气得众人只有干瞪眼。

黑白双判疾似流星般向发声之处划去。

“小子，如何？考虑好了没有？”那声音却自另一个方向传来。

众人不由相顾骇然。

司徒文虽然心里急着要投师，但，人虽小，可满有心思，他可不愿蓦然答应，因一旦从师，终身不改，只是怔着不答腔。

黑白双判一着扑空，又分从左右包抄而来，心想这回看你往哪里逃，不料，仍是扑了一个空。

而那声音又从第一次发声之处响起：“小子！了尘秃驴可勾了不少贼秃和杂毛寻你来了，你可得小心点，咱们前面再见！”

接着又听那声音道：“巫山鼠辈，老夫现在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武功！”

声未落，只见二十丈外的树丛，一样黑忽忽的东西，挟丝丝破空之声，向巫山三魔立身之处，电闪射来，天魔微微一笑，伸手就抓，一下抓个正着，但觉袭来之物势沉力猛，几乎脱手飞去，一看，原来是一片树叶，不由面目失色，哑口无言，众人也相顾骇然。

一片轻轻的树叶，在二十丈之外掷出，尚有如此凌厉的劲道，则那人的功力已到了骇人的地步，哪能不惊。自忖功力，实在比人家差了一段，只好闭口大吉。

果然那隐身人所说不假，一群僧道俗均有的身影，已慢慢向这边移来！

渐行渐近，当先一个白眉老和尚，正是那去而复返的少林寺长老了尘大师。

来的僧道俗，共有一十四人之多，一齐停身在了尘大师身后，人人面上皆有一层肃然之色。

司徒文惊诧万分的看着这一群来人。

白云庄主神剑无敌蒋桐、断魂谷主一掌断魂闻中声、鬼愁谷主鬼王方魁等三人，齐向了尘大师施了一礼，又复向了尘大师身后众人一个长揖。

幽冥秀才阴恻恻的一笑，手中折扇轻摇，口中却念道：

“少林了尘大师，

武当清虚道长，

武当摩云剑客，

华山吴大先生，

峨眉净因大师，

……。

哈哈，俱都是名门正派，想来也是为这小孩而来。”了尘大师身后诸人，不由对他怒瞪了一眼。

巫山三魔，却半声不吭的静立观变。

少林长老了尘大师，低眉垂目，宝相庄严，高宣了一声佛号之后，白眉上扬，双目电张，扫视了在场之人一眼，沉声道：“老纳有一不情之请，还望各位施主见谅，这小孩由老纳带回，以便与各大门派共同商讨，了结当年一段公案。”说完，双眼倏向司徒文射去。

司徒文先听老和尚说要把他带回，以为老和尚回心转意要收他为徒，心中一喜，后又听说是要从他身上了结各大门派当年一件公案，不由心中一紧，两只小眼几乎喷出火来，怎么各大门派也不能放过他。

首先白云庄主蒋桐面色一整道：“这小孩与我一庄二堡三谷，尚有私事待了，大师所说，碍难从命。”

接着幽冥秀才，冷凄凄的道：“这小孩和敝教有点瓜葛，怨在下无礼，今天非带走不可！”

巫山三魔中的老大天魔目光遍扫众人一眼，大刺刺的道：“咱三兄弟已收下他为传人，各位不必费心。”

司徒文恨得咬牙，冷哼出声。

了尘大师白眉又是一扬，双目精光炯炯，果然不愧名门大派长老，气度非凡，不愠不怒，和声道：“善哉！善哉！各位施主的意思是不允老纳所请。”

“大师有道高僧，但不知与这位小友有什么过不去，而抬出五大门派的牌子？”幽冥秀才语含讥讽的问。

“住口！大门派的事，可不用你多管！”武当清虚道长拂尘一扬，面含薄怒，目注幽冥秀才。

“道长这话未免强词夺理，在下早说过，这小孩与敝教有点渊源，那么敝教的事，五大门派也无须干预！”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哼！你们存的什么心思，可骗不了明眼的人！”这句话，可连在场的黑道人物，一并都包括在内。

众人不由冷哼一声，怒视清虚道长。

了尘大师白眉一皱，朗声说道：“诸位不必妄动无名，老纳不说，各位谅也深知，这事牵连了五大门派昔年的一段公案，同时也关于目前武林一场浩劫，如不事先设法消弭，试问各位谁担当得了？”

司徒文心中的难过，无以言喻，他不知他何以会牵连了这么多的事故，而使正邪双方都要得到他而甘心。他小脚一顿，心中暗道：“哼！五大门派，迟早一天，我司徒文必要给点颜色你们看。”

巫山天魔冷冷的朝了尘大师看了一眼，道：“大师何必危言耸听，今天在场的人，多少总是与这小孩有些关连，难道五大门派又可以一手包办？”说完，不屑的一瞥五大门派中人。“依施主之意，今日的事如何处理？”

天魔一时语塞，他可真说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白云庄主这时立即接口反问道：“依大师之见，又该如何处理？”

了尘大师毫不犹豫的道：“由五大门派秉公处理，然后昭告武林！”

众人一时沉默下来！

这时，场中分成了数派，各怀不同心思。

一庄二堡三谷中人，志在毁去司徒文以消除隐患。五大门派却要想从司徒文身上，查明昔年的一段武林公案，同时消弭一场未来的江湖浩劫，其实

他们却疏忽了朝深处去发掘事实的真象，惑于江湖数十年来的传言，反而几乎真的造成了一场浩劫。

巫山三魔与幽冥教诸人，则纯粹的是私心自用，想从这小孩身上去达到另一个目的。

所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谁也不会让步。

了尘大师见众人沉默不语，以为首肯了他的提议，于是口宣一声无量佛道：“如此老纳要带人了！”说完，身后走出俗家弟子摩云剑客与华山吴大先生，向司徒文欺去。

首先，幽冥秀才折扇一摇，闪电般的射到司徒文身前横身一拦，黑白双判也紧跟着分立左右，然后巫山三魔及一庄二堡三谷主也纷纷纵向那边。

五大门派中人，面色一变，摩云剑客与吴大先生也只好中途止步，满脸尴尬之色。

了尘大师沉声道：“各位意欲何为？”

地魔杰杰一声怪笑道：“适才并没有人同意大师之说，五大门派中人何以要抢先出手？”

武当清虚道长怒哼一声，拂尘一摆，飘身上前五尺，满面愤容的道：“各位想是不见真章不休？”

黑白双判正想出手，幽冥秀才忙使眼色止住，嘴唇一阵翕动。想是以传音入密之法，向双判说了些什么，黑白双判反而退了三步，距司徒文仅三步之遥，伸手可及。

地魔双目一瞪，挪动着矮胖的身形，缓缓上前三步，面对清虚道长，沉声道：“在下不才，领教所谓名门大派的高招！”

场中气氛，这一来顿形紧张。

“哼！”清虚道长怒火中烧，但表面上仍维持着名门大派的风度，哼了一声之后，静气宁神，凝立不动。

这时，天魔与人魔互使了一个眼色之后，两个身形缓缓向司徒文左右靠去。

地魔人最急躁，道声：“有僭”。双掌蓦然推出，清虚道长，微微一晒，但心中可不敢大意，他深知巫山三魔并非等闲之辈，拂尘飞快的朝腰绦上一插，翻掌迎上。掌风相接，轰然一声，激得沙石纷飞，狂飚乱舞，劲势相当惊人，双方各个退了一步，两人功力，半斤八两，不分轩轻。

一缓势之后，正待出手再攻。

倏然——

一阵破空之声传来，风声飒然中一连飘落九条人影。其中除方才离去的四壮汉两老者之外，又多了三个青袍老者。

场中众人不由一怔。

幽冥秀才阴恻恻的一笑，大声道：“哦，群英毕至，少长咸集，一庄二堡三谷的主人算是一个不缺了？”稍停又道：“无忧堡主东方明，离心堡主西门无忌，落星谷主孔崇明。”落身九人扫视了全场一眼之后，齐朝白云庄主等三人这边靠拢，这边实力陡然大增，其中以离心堡主西门无忌武功最高，人也极富机智，隐隐为一庄二堡三谷的领袖，数人低语了一阵之后，齐齐将目光射向司徒文。

了尘大师双眉紧紧皱在一起，心中实在委决不下，看今日的局面，要想

带走那手持铁笛的小孩，恐怕难以办到，论实力，自己一方首先在人数上已落了败着，如就此撒手一走，则那小孩被任何一方邪道得手，后果确实不堪设想，一时弄得进退两难。

当然五大门派在江湖中的地位，岂是等闲，派中不乏顶尖高手，但远水不能救近火，目前机会焉能失去。说不得只有大开杀戒，以图力挽浩劫了。

心念一起，杀机立现。

高宣一声佛号道：“各位施主，如再坚持，老纳为了卫道除魔，只好大开杀戒了！”

众人不由心中一凛，齐齐注目了尘大师。

突然……

黑白双判蓦然出手，各向分立在司徒文左右的巫山天人两魔，疾逾电闪的攻出一掌。

幽冥秀才疾快无伦的回身抓起司徒文，电射星旋而去。巫山天人两魔做梦也估不到黑白双判会向他两出手，而且黑白双判的功力何等深厚，即使明里发掌，以一对一，也难以硬挡得住，何况猝然下手，立被震出一丈开外，也是黑白双判无意下毒手，手底下留了分寸，否则准得当场受伤。司徒文被抓，一声惊叫，脱口而出，声方出口，一个小身形已被凌空挟起，向外飞射。

变生仓促，众人不由一呆。

黑白双判在得手的同时，也跟着电闪般逝去。以上暗袭、抓人、飞遁，皆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众人一呆之后，立即领悟到是什么一回事，哗然叫嚷声中，只见人影连晃，纷纷纵身赶去，刹时走的干干净净，只剩下五大门派中人，在静候了尘大师示下。

了尘老和尚望着那些逝去的背影，长叹一声，回身嘱咐了众人几句之后，一展身形，疾如流星般向那一群人身后划去，而另外的人，则四散驰去。

且说幽冥秀才挟起司徒文飞射而去，黑白双判也自后追上，三条人影，左穿右闪，转眼之间，已脱离了后面追踪者的视线，来在一座幽深的丛林之中。

身形方落，那隐形怪客的声音，又自不远之处传来：“喂！小子，你究竟考虑好了没有，到底答不答应给老夫做徒弟，别让我老人家，老是跟着你跑！”

幽冥秀才与黑白双判不由大惊失色，想不到会碰上这等辣手人物，一生装神弄鬼，反而被鬼迷了，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

司徒文心中电转一周，忖道：这隐形怪客的身手，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但不知人是正是邪，岂能轻易答应，但自己又无法脱出幽冥秀才等三人之手，想了一想之后答道：“老前辈可否现身，让后辈一见？”

“哈哈！小子，我老人家可有点见不得人，你到底是答不答应？”

幽冥秀才忙插口道：“前辈何方高人，可否将名讳见告？”“我老人家无名无姓，也不想与你们幽冥地府中人打交道，这一套免了吧！”

“对于这小友的事前辈是否可以……”

“我老人家向来言出必行，从无更改！”

“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小友必须随我回敝教！”“哈哈！苦衷，鬼才相信，你的鬼心思我还不知道，你大可不必存妄念！你真惹得起那铁笛主人么？”

幽冥秀才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他一心只顾打算达到自己的目的，忘了厉害，经这隐形人一提，仔细一想铁笛主人的一切，他确实惹不起，虽然明知，即使从这小孩身上得到了某种线索，能否达到目的，还是未知之数，但人的贪念一起，很难遏止，停了半晌之后，毅然道：“这个么，在下自有分寸！”

“看样子，你是非带走这小子不可？”“这点请原谅，事非得已！”

“嘻嘻，我只是要这小子自愿答应，以免落个迫人为徒之名而已，告诉你，只要我老人家高兴，随时都可以带走！不信你可以等着瞧！”

幽冥秀才不由一窒。

这话可不是信口而发，照他这等神出鬼没的行径看来，这事大有可能。

“如何？怎么不答老夫……”

隐形怪客声未落，幽冥秀才一使眼色，三条人影如流星划空般，向发声之处分左中右三方包抄而去。

那发声之人似已发觉三人的行动，才只说得一半，随三人闪身之势，倏然住口。

三人身手，可并非平庸之辈，身形之快，疾如电闪，谁知他们快人家却更快，依然不见任何动静，忽然想起司徒文独自一人留在原地，暗道一声：“糟糕！”一声呼哨，电闪射回，果然不出所料，司徒文人踪已杳。

到口的美食，又脱口而去，焉能不急，但在四周搜寻了半个时辰之久，一无所见，以司徒文的微末功力而言，绝对逃不出手去，但，他失踪了。

于是……

他们想象已被那神秘莫测的怪客带走，失望的离开了。半晌之后，一条灰影，在四周疾快的巡视了一遍之后，惊咦了一声，也离开了。

月亮升上树梢，漆黑的丛林中也微微明朗。

就在距离幽冥秀才及黑白双判刚才停身之处，二十丈外的林中，从枯枝败叶中，钻出来一个小小的身影，手中持着一支管状的东西，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他是谁？

他就是身负奇冤，被黑白两道追截的小孩——司徒文。他拂去了身上的枯叶草屑，深深的吁了一口气，在林中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回想他离奇的遭遇，简直不敢相信是事实。

他的父亲一代奇侠玉面专诸司徒雷，死在不知名的仇家手中，他的家人全部被屠，他有母亲、姐姐，但他不知她们的下落、形貌，两滴清泪，顺腮而下。

他又想起——

一庄二堡三谷狠狠的追杀他，为什么？

白云庄中的蒙面怪人两次救他，为什么？

无数的江湖人物要得到他，似乎与这铁笛的主人有关，为什么？

五大门派也要得到他，为什么？

隐形怪人一定要收他为徒，为什么？

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他想不出所以然。……原来当幽冥秀才及黑白双判同时飞身追截隐形怪客之际，他一看，良机不可失，急跃入林，他知道凭自己的身手，决脱不出魔掌，见林内一堆枯枝败叶，灵机一动，一头钻了进去，直到月上树梢头，才敢现身出来！

沉思了很久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又上心头，他何去何从。他的目的

是要学惊人绝艺，但，五大门派根本不会收留他，并且还在追截他，江湖上，无数的人在搜寻他，截杀他，他寸步难行。

他感觉到他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他已到了穷途末路。他知道，迟早会毁在那些魔鬼般的人手中。

于是——

一颗恨的种子，在他的心里萌了芽！

月影西移，夜——深了，他一动不动的坐在石上。月落了，林中又恢复了黑暗。

他仍坐在那里！

天明了，旭日高照。

他立起疲乏的身形，漫无目的地向林外走去。刚出林外，一个熟悉的身影浸在日辉残霜中。了尘大师——目如冷电，正瞧着他。

他心里立时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是恨，是怒，是惊。“小施主坦白回答老纳几句话！”

“请讲！”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我……我……幼遭孤露，没有名也没有姓！”“你何时投入令师门下？”

“我根本没有师父！”

“哼！你手中的坎离铁笛从何而来？”

“这个么，是一个无名老公公所赠！”

“善哉，佛家最忌妄语，你巧言欺骗老纳，当心死后要入拔舌地狱！”

“老和尚公公，我说的全是事实，你不相信，我毫无办法！”

“不管是真是假，你随老纳回转嵩山少林寺，老纳保证决不难为你，等你师父出面，事情一了，还你自由之身，你一身灵秀之气！不可误入迷津，回头即是岸！”“您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只是一个不幸的孤儿，所发生的事，我完全不知原因！”

“小施主执迷不悟，怪不得老纳了！”宽大的袍袖展处，一股劲风，疾拂而出。

司徒文右手两指在袖中轻弹，身形一闪，左手铁笛本能的一挥，一阵呜呜怪啸之声应手而发。

老和尚微微一窒之后，原式不变，仍向司徒文拂去。司徒文避无可避，不禁骇极亡魂。

蓦然——

哧哧连声，一群寒星从林内急射而出，罩向了尘大师全身三十六大穴，认位之准，劲力之强，武林罕见。了尘大师忙不迭的收势疾退，两只袍袖交挥，将近身数点寒星般的東西拂落，嘶的一声，内中一粒，将袍袖射了一个对穿，俯身一看，竟是些豆大的白色树实，想是林中人随手采自林中树上，不禁大惊失色。

“老和尚，出家人明心见性，切忌执拗，我劝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参禅吧，事情终有水落石出之日。”

司徒文一听，又是那隐形怪客的声音，心中不由一动，你也是寸步不离的盯着我。

“施主何妨请出一见！”

“哈哈，老夫名姓已忘，决心弃绝江湖，不愿见任何人，只因一点心愿

未了，所以还不能遁迹深山！”

“施主既然不愿现身，老纳自不敢勉强，但若是单凭施主几句话，就放过这……”

“依老和尚之见呢？”

“老纳对五大门派无以交代！”“老夫担保这小子五年之后，亲上嵩山少林寺，向老和尚交代一个清楚，了却老和尚所说的一段公案，如何？”“这事干系太大，老纳担不了这干系！”

“老和尚一意孤行，并非五大门派之福。”这句话可极尽了威胁的能事，了尘大师不由面色一变，沉声道：“老纳但知本我佛慈悲之旨，消灾弭劫，至于成败得失，在所不计！”司徒文听得如坠五里雾中，那林中隐形怪客还说什么五年之后要他亲上嵩山少林寺，对五大门派了结一段公案，这节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老和尚信不过老夫的话？”

“罪过！罪过……”

“老夫有件东西给你。”

声落，只见林中飞出一个银光闪闪的东西，直奔了尘大师他伸手接住，一看，脸色大变，连退三步，仿佛是遇见了什么极厉害的毒物似的。

司徒文见状，心想，到底是什么东西，竟令身为少林长老的尘大师惊骇到这个程度。

只见了尘大师再把那闪光的手掌般大小的东西看了一遍，急纳入袍袖之中，口宣无量佛道：“既然如此，老纳静候五年之约，昨日老纳已遣五大派中人回派调集高手，所以必须赶回阻止，就此告辞。”声未落，袍袖挥处，如一只灰鹤般，朝前路疾飞而去，转眼即杳。林中忽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司徒文正想出声发问。

突然——数点黑影，凌空泻来，刷刷刷！先后在两丈之外立定身形。

司徒文迭遭风险，胆子也大了不少，同时知道有一位隐形怪客在林中，从刚才的谈话里，似乎与自己有点渊源，心中安定了不少，脸上也不现出惊惧之色，闪着一双小眼，打量来人。来的是两老者，一老妪，只见其中一个老者身穿火红长袍，手持一支铁杖，肋下挂着一个红布口袋，鼓绷绷的，像是装了不少东西。

另一个老者则是红发红须，形貌猛恶，与那红袍老者站在一起，恰像一对过年时大门上所贴的门神。

而那个老妪，却是白发鸡皮，一个脸皱得似一个风干的橘子，右手持着鸠头拐杖。

三人目光灼灼的紧盯着司徒文手中的铁笛，面现诡谲的笑容。

司徒文心中一紧，暗忖，又是为了铁笛而来。

“老乞丐，这娃儿眉清目秀，骨格清奇，是一块上好的练武材料，你何不收归门下，与他那小娃娃儿正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红发红须老者嬉皮涎脸的向老妪说。

“红毛老鬼，这敢是你自己的心思，别栽在我老婆子头上，我老婆子没有这个福气。”老妪双目一瞪回道。

“哟！我红须人屠可是一番好意，你倒狗咬吕洞宾。”

“我白发仙娘却是实话实说。”说完嘻嘻一笑。

这一笑，一对三角眼，拉成了两个倒三角，满脸鸡皮，变成了倒赶千层

浪，看得司徒文直恶心。

“喂！我说得手之后，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可不能三心二意，话可说在前头。”肋悬红布袋的老者道：“玩火的，这事已经互相约定了的，用不着再废活，倒是……”话未说完，又是嗖嗖连声，一共纵落九人。

白发仙娘一顿手中鸠头拐杖，三角眼一翻，格格一阵怪笑，声如泉鸣狼嚎，令人听了不禁浑身起栗。九人被笑得不自禁的退了一步。

笑毕，厉声向九人道：“哟！巫山三魔，一庄二堡三谷主，你们来凄热闹，是吧！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识趣的乘早滚吧！别惹我老婆子生气！”

语气狂傲已极，根本视九人如无物。九人在江湖上都是独霸一方的人物，焉能吃这一套，不由齐都面现怒容。离心堡主西门无忌，冷冷一笑道：“三位辈高名重，难道也想染指么？一庄二堡三谷，却志不在此，只是要在这小子身上了断一桩私事！”

“呸！今天看谁敢动这娃儿一毛一发，小心我火德星君一把火烧掉他的鸟窝。”挂红布袋的老者一瞪眼说。

地魔凶睛一瞪，摇晃着肥矮的身躯，杰杰一声怪笑道：“玩火的用不着狂吹大气，我巫山三魔可不吃你这一套！”

火德星君未及答言，白发仙娘一顿鸠头拐杖，上前一步，向地魔道：“矮鬼，你狗叫些什么，告诉你，这里没你们的事，难道要我老婆子送行你们才肯走！”

天人二魔冷哼一声，同时上步，与地魔站了一个并肩，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离心堡主则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司徒文欺近了三步，看样子似要觅机下毒手。

红须人屠侧目一瞄西门无忌，面上现出一丝冷笑。

白发仙娘眼中棱芒暴涨，一顺鸠头拐杖，半言不发，猛向天地人三魔扫去，杖影千重，同时戳向三魔要害大穴。三魔同时各个攻出了一掌，三魔联手，岂同小可，狂飚起处，将白发仙娘的拐杖，震得直荡开去。场中众人，顿时紧张起来。

白发仙娘退后三步，白发根根倒立，面色凄厉如鬼，又复狠辣绝伦的攻上。三魔狞笑一声，错掌还攻。

刹时，杖影漫空，如神龙天矫，掌指纷飞，如惊涛扣岸，辟啪之声不绝。

西门无忌见众人皆注意场中搏斗，阴阴一笑，双掌快逾闪电的拍向司徒文，这两掌凝聚了十成真力，要想把他一举击毙。

司徒文见西门无忌双掌挟如山劲力，猛向自己袭来，不禁尖叫一声，身形猛向后退，距林缘不及一丈。接着又传来一声轰然巨响，众人不禁齐齐回头看视，只见司徒文仍兀立当地，面上满布惊悸之色，离心堡主西门无忌面红气促，怨毒的瞪视着红须人屠，红须人屠则不屑的连连冷笑。

这一来白发仙娘和巫山三魔都不自觉的停了手。

众人一看情形，就知道准是西门无忌暗袭司徒文，而为红须人屠发觉阻止。

火德星君狂吼一声，伸手肋下的红布袋中。

巫山三魔和一庄二堡三谷主，面色一变，齐齐退后三步，目注火德星君，蓄势戒备。说时迟，那时快，火德星君右手一扬，三粒鸡卵大的白色弹丸，应手而出，弹丸方一脱手，噗噗噗三声，立时爆炸开来，绿光万点，如狂风

疾雨般洒向巫山三魔等人，笼罩范围，有五丈之广。

众人惊叫一声：“万星磷火弹”，双掌齐挥，身形猛撤，豕突狼奔。鬼王方魁衣襟上沾了一点，立时燃烧起来，一个巨大身形，一溜翻滚，才算将身上的火熄灭，但前身已烧了碗大的一个洞，气的狂吼连天。白发仙娘与红须人屠，乐得抚掌大笑。笑停乱止，红须人屠回头一看，场中已失去司徒文踪影，不由大叫一声：“糟！”声随人起，疾扑入林。众人被这一声“糟”惊觉，知道是一回什么事之后，立时星飞丸射，纷纷向林中纵去，但空林寂寂，哪有半丝人影。原来当众人乱作一团之际，司徒文猛觉身后一股巨大吸力，把自己的身形向林中吸入，不禁大唬，忽听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道：“小子，别作声，让他们去狗咬狗，我们去吧！”

他几乎失声叫出：“隐形怪客！”

身方入林，感觉后颈一紧，身形凌空而起，风驰电掣而去，但觉耳畔风声呼呼，如腾云驾雾一般。

良久始停，一看，却置身在一株巨树的树穴之中，而那隐形怪客，却踪影全无。

正自思忖之时，忽觉嗖嗖连声，穿林而去，内中还有白发仙娘的詈骂声，知他们在追寻自己，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声音渐远，那隐形怪客的声音又自响起。

“小子你究竟愿不愿意做我老人家的徒弟！”

他思索了半向之后，道：“可否请老前辈现身一见？”

突然——

一声慑人心魄的厉啸，远远传来，越传越近，那啸声似要撕裂人的心肝一般，听了难受之极。

他不由寒气直冒。

只听那隐形怪客惊咦了一声。

第二章 奇缘巧合

从这一声惊咦里，他意识到发这厉哨之人，一定是不可一世的都天魔头，以隐形怪客的身手，尚且惊咦出声，其厉害可想而知，全身不由索索而抖。

“唉！只道有缘却无缘！”是那隐形怪客的声音。

“老前辈……”

“时机过了，小子，你切不可妄动，我看你杀孽情孽极重，但却过林罕见的奇材，质禀绝乘，看来你我之间，没有师徒之缘，念在你一番仁心德举上，我老人家成全你吧！这铁笛关系着武林劫运，切不可失去，一切都看你的造化，你自己去叩开你命运之门吧！五年之后，我老人家自会寻你，届时你还得替我去完成两件事，再见……”

语音顿杳，而那凄厉的啸声，已近在咫尺，但又突然转向另一个方向，逐渐远去，最后消失了。

他被这一连串的奇事，搅得头昏脑涨。

他竭力镇静心神，按捺住泉涌的思潮，他需要冷静的把全盘轻过，加以整理分析，希望能发现一点端倪。一庄二堡三谷中人追杀他，是在他获得铁笛之前，似乎与铁笛无关，当然另有别情，目前也无法推测原因，只留待以后再说。

正邪两道人物，舍死忘生的追截他，一再提到铁笛主人，并且从他们的神色中，似乎极端惧怕这铁笛主人，但又似要达到某一种目的，而不放过他。这铁笛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竟连五大门派也如此不顾一切的追索。

那隐形怪客似乎知道这事情的内幕，他又是谁？何以了尘大师在听了他的一番言语和见了一件光闪闪的东西之后，赫然变色而退，答应了五年之约，这五年之约却又要自己去了断，这又是什么原因？

那怪客曾说，这铁笛关系着武林劫运……看自己的造化去叩开命运之门，五年之后还要替他办两件事……适才慑魂夺魄的厉啸，又是何人所发？

……

他愈想愈是糊涂，愈觉错综分歧。

天色由明入暗，又由暗转明。

他脑涨欲裂，兀自思索不出半点头绪。

管它呢？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目前，他需要办理的事情太多，追索杀父屠家的无名仇踪，探寻母亲姐姐的下落，报复断指之仇，和一庄二堡三谷追杀之恨。

想到这里，他不自禁的伸出右手，看着那孤零零的两个手指，目眦欲裂。但是——

他现在连自保都来不及，还谈得上其他吗？

“是的，我必需要学成超绝的武功，我要自己叩开命运之门，从现在起，我不再用司徒文这名字，除非我的心愿全了，才恢复司徒文之名！”他激动的大声叫着。

于是——

他从树洞里爬出来，怀着坚毅但又迷惘的矛盾心情，穿林而去，他要去摸索他的不可知的命运，要自己去叩开命运之门。

阳光照着他红喷喷的小脸，把他的身影在地上拉得长长的，他看着地上的投影，自己似乎变成大人了。

他一路上思索着，他该投向何方？

“小弟弟，只身一人上路，要到什么地方？”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他惊异的回头一看，一个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者，手里牵着一匹小骡子，而骡子上则坐着一个白玉琢成般的小女孩，年纪和他不相上下，头上梳着两个丫角，睁着一双明澈如秋水的眼睛，满面天真的微笑看着他。

爱美是人的天性，他不由在心里暗赞了一声：“好美丽的女孩！”忽然想起他不曾回答老公公的问话，面上一红，忙转身作了一个揖道：“老公公，我……我不知道要去何方！”老者不由一怔道：“是不是你的父母打骂你而负气出走，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小小年纪，可不能胡闹，我送你回家吧！”

他一听提到家、父母，心里一酸，豆大的泪珠，直挂下来。

“嘻嘻，这么大的人，还要哭，羞也不羞！”骡上的小女孩，口里叫着，一只手却在脸上划着羞他。

“惠儿怎的这样淘气，一点规矩也不懂！”

那女孩见公公疾言厉色的喝斥她，顿时粉脸一绷，嘟起小嘴，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泫然欲泣。

“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老者慈祥的问：“不要伤心，有什么为难的事，说给老公公听！我给你帮忙。”“多射老公公，我没有……家，也……没有……名字！”“小猫小狗，石头，树，都有一个名字，你……”那女孩又情不自禁的嚷起来，老头回头瞪了她一眼，她急忙别转头去看着别处，老公公无可奈何的摇了一下头，又道：“哦！有这样的事，那你是一个孤儿！”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老公公被他弄得莫明其妙，怀疑的看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我的母亲姐姐，下落不明！”老公公感叹的微喟一声，又道：“那你总知道你的姓氏，怎说没有名字呢？”

他摇头不答。

忽然——

老公公发现他左手所持的铁笛，面色大变，退了一步，激动的道：“你……你的师父现在何处？”

他茫然的道：“师父，我哪来的师父？”

“你手中坎离铁笛从何而来？这是我多年好友之物！”说完，又自语道：“他失踪了二十年，难道有这样年青的传人？”“这支铁笛是一个无名的老人所赠。”他不说实话。“你说的是真话？”

“不敢欺瞒老公公！”说着，退了一步，望着这激动的老人，右手不自禁的往头上搔去。

那女孩像发现希罕事似的尖声叫道：“公公，你看他的右手只有两个指头。”

他尴尬的把右手急缩进袖里，涨红着脸，转身就走。“小友慢走，老夫还有话问你！”声落，白发老公公已立在他前面一丈之外的道中，身形之快，无与伦比。

他不由一呆，但看老公公，似并无恶意，心中十分歉然，正想把实情说出。

一阵破空之声，倏然传来，十余条人影纷纷纵落当场，他一看，赫然又是一庄二堡三谷主，四壮汉两老者。

众人相顾哈哈一笑之后，离心堡主西门无忌冷冷一笑道：“小鬼，乖乖随我们回去吧！”

司徒文双目喷火，口中大骂道：“贼子如此赶尽杀绝，只要少爷不死，哼！总有一天，要你们一庄二堡三谷冰消瓦解！”

众人听他小小年纪，说出这等怨毒的话，不由杀机更炽，除去他的心也更切。

西门无忌厉笑一声道：“小鬼，你只有今天了，别谈什么以后吧！”话未说完，曲指如钩，蓦然向他面门抓去。

他骇然大惊失色，只觉手臂一紧，已被那老公公带在一边。

西门无忌一爪抓空，目射凶焰，瞪着白发老人道：“阁下何人，竟敢伸手管我一庄二堡三谷的事？”

其余众人，纷纷上前一步，一齐怒视着老公公，声势汹汹，大有一拥而上之势。

老公公不屑的冷哼一声，傲然道：“老夫的姓名，你们还不配问，你们如果不服气，无妨一齐上来试试，这小孩的事，我管定了。”

众人见这老者，两眼神光湛然，既敢明言叫阵，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但对于司徒文，不惜传下他们轻易不用的“六色旗令”，联手追踪，誓必要将他毁去，同时无数黑白两道高手，为了铁笛的原故，要想从他身上，揭开一段武林秘辛，也在不分昼夜的追截，今天机会凑巧，岂肯放手。

西门无忌大喝一声：“老鬼休狂，要你见识见识一庄二堡三谷的厉害。”

双掌齐扬，猛向老者推去，势疾力沉，力道何止千钧。

西门无忌在众人中，武功最高，而且极富机智，他知如不迅速解决，时间一久，碰上其他高手再来横插一手，可能又要像前几次一样，无功而退。

白发老者见对方掌势雄浑，如狂涛巨浪般卷来，亦不敢太过托大，面色一整，双掌交挥，一股阴柔的劲道，应掌挥出，立将对方雷霆万钧的掌势，消解于无形。

西门无忌见自己十成劲力的一掌，宛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不由面色倏变，忽地想起一人，脱口叫道：“无极老人公羊明。”

众人一愣之后，暴吼一声，纷纷攻上，剑掌交挥，势如排山倒海。

骑在小骡上的女孩，尖叫一声，撒出一把不到两尺的银光雪亮的短剑，由骡背上飞身扑入斗场，只见她一个小身形，裹着一重银光左冲右突，而那银光寒气森森，显然是一柄宝刃，四个使剑的壮汉中，立有两人挺剑接住。

司徒文铁笛一抡，呜呜怪啸起处，也自出手。

那白发老者，冷笑连声，双掌运足“无极柔功”，交互挥出，众人攻出的掌风，似撞在一重软绵绵的物体上无处着力，而随着所用的劲道反震回去，同时一股股阴柔掌风，一沾身体，立变猛劲道。

众人知道遇上了绝世高手，但仍乍退倏进，狂扑不休，老公公似不愿伤人，所以被震退的人，发觉自己并未受伤，更形强猛的出手攻击。

那边司徒文身形方展，白云庄主阴笑一声，立时抢上掌爪齐施，不到两招，被一把抓实，腰际一麻，立被制住，横躺地上像死去一般。

白云庄主收拾了司徒文，见两个壮汉被小姑娘迫得团团乱转，小姑娘招式虽奇奥，但剑短身小力弱，故无法伤人，念头一转，疾向小姑娘射去，猛挥一掌，将小姑娘震得退了数步，向两壮汉一努嘴，示意地上的司徒文，两壮汉急飘身过去，抓起昏迷不醒的司徒文，如飞而遁。

白发老者蓦然瞰见，怒吼一声：“鼠辈敢尔！”下手再不容情，一股寒飏起处，惨号之声随起，立有三人被震飞出去，其余众人，心寒胆颤，愕然一怔，白发老者电射而起，疾向挟持司徒文的两壮汉身后射去，双掌凌空挥出。

前面两壮汉，募觉劲风袭体，阴寒彻骨，避无可避，不禁亡魂皆冒，惨呼声中，扑通栽倒，鲜血狂喷。

白发老者正想俯身抱起司徒文。

突然——

传来一声女孩的尖叫，不由肝胆俱裂，他仅有这一个孙女伴他孤凄的晚景，爱逾性命，如有失闪，岂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当下不顾地下的司徒文，返身电闪扑回，只见那小女孩面色如土，颤巍巍的兀立当场，忙一伸手抱住，急问伤着哪里。

而众人却乘此时，复挟起司徒文，纷纷朝小路上电掣而遁，瞬息无踪。

原来白云庄主，遗走两壮汉之后，心头电转，要解众人之危，只有向小女孩下手，继又见白发老者，突下杀着，一掌震飞三人之后，扑向挟持司徒文的两壮汉，暗叫一声不妙，立即出手，连向小姑娘拍出三掌，他可不敢伤她，因他知道无极老人公羊明他惹不起，所以下手极有分寸。

小姑娘被他三掌震得尖叫后退，这一声尖叫，唬坏了公羊明，闪电般飞回，而众人却得以藉机挟人飞遁。

小姑娘神色一定，急同道：“公公，那七个指头的孩子呢？”

“你没有受伤？”

“没有，那孩子是不是被他们带走了！”

无极老人一心专注在心爱的孙女身上，简直忘了形，闻言哦了一声，一看，四周静荡荡的，已失去众人身影，不禁顿脚不已。

“公公，我们去追？”

“傻丫头，你急什么，你多大年纪也称人做孩子，这孩子手持你师叔祖的坎离笛，而又否认是你师叔祖的传人，其中必有蹊跷，你不说，我也得追回问个明白。”

“如此我们快走，他长的多么俊美……”说到这里觉得不妥，小脸一红，倏然住口，一头钻到老公公怀里，撒起娇来。

“走了和尚走不了庙，一庄二堡三谷，赫赫有名，还怕找不到，此地距白云庄最近，这批鼠子，必定奔那里无疑，我们可以去上门要人！”

“公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他。”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可能与二十年前轰动武林的一段公案有关，我也是风闻传言黑白两道正在追截一个手持铁笛的小孩，才以久隐之身，重入江湖。”

“公公，二十年前什么公案？”

“说来话长，以后再告诉你，我们走吧！”

且说司徒文被点中穴道，登时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悠悠醒来，只见四周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他把方才的事回想一遍，心想，多半已落入贼子手中，不由怒恨交迸，胸膛要爆炸开来。

他起身摸索，触手都是冰凉的石壁，严丝合缝，用手中铁笛一敲，实拍拍的，不知有多厚，或者是就地凿成，不由颓然坐下。

以他的年龄和功力而论，真是插翅难飞。

由于这些日来的凶险遭遇，使他对于不意的灾患，泰然处之，小小的年纪，对于生死已有了深刻的认识，“生也何为死何地”的草莽英雄本色，此刻在他幼弱的心灵中已逐渐萌芽。

一个美丽而淘气的脸庞，浮上脑际，他说不出来是什么一种感觉，他只觉她可爱，他愿时时看见她，然而这是多么不可能啊！他的命运如何安排他的将来，或许他突然遭了毒手，永远失去了将来，也是极可能的事，以这些日来的情势而言，他的生命时时都可结束。

他又想到那慈祥的老公公，他很后悔没有告诉他实话，老公公竟为他而向一庄二堡三谷的人出手，从眼色中，他开始就断定老公公是个好人。

石室中漆黑如墨，他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刻，他置身在什么地方。

冥想中，他沉沉睡去。

忽然——

朦胧中，有人在轻轻推动他的身体，他一惊而醒，一只手捂在他的嘴上，耳边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道：“别作声，我带你出这石室！”

他默不作声，任那人背在背上，似乎在向下走，然后又改为向上，左转右折，他不知到底走了多久，他断定这是一条极为曲折幽暗的地道。

一阵凉风吹过，星月在天，他知道已出了地道。他被放下地来。

眼前赫然又是两次救过他的蒙面人。

“你由此一直向东去，越过前面的山峰，再转向右，二十里之后，就算脱出了危险地带。”

“你三次救我，将来我一定要报答你！”

“不必！”

“这里是什么地方！”

“白云庄！”

“请问叔叔的大名！”

“这个不必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曾受过令尊救命之恩！”

“那您知道我的身世来历？”

“清楚得很！”

“以叔叔的为人和武功，为什么不离开白云庄？”“我不能离开！”

“为什么？”

“这个你也不必问！”

“我有一个很冒昧的问题请问，您既然清楚我的身世，我杀父毁家的仇人是谁？”

蒙面人身形似乎猛然一震，沉吟了半晌之后，突然激动的抓住司徒文的手道：“是的，我应该告诉你，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他声音有些发颤。

“当你学成绝艺，你的身手足以对付你的仇人的时候，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你的仇人功力绝世，胜过令尊多多！”他胸中热血沸腾，对于杀父毁家的仇人，他一直无从想象，现在居然露出了一线曙光，他双膝朝蒙面人一跪，热泪盈眶，他不知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

蒙面人把他扶起，那扶他的双手，竟有些发抖。“届时，我将怎样找到叔叔？”

“这个……当你手中的铁笛，怪啸声传出江湖的时候，我自会来找你！”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叔叔，关于这铁笛……”突然——

白云庄中，警号频传。

“庄中已发现你脱走，照我所说的方向快走，我现在还不能暴露本来面目，后会有期，祝你早日艺成！”一阵微风过处，蒙面人已失去踪影。

他不敢再停留，竭尽自己的脚程，向前面的山峰奔去，那警号之声，仍自身后不断传来。

第二天的下午，他已照蒙面人的指示，脱出了白云庄的势力范围。

他心中舒畅已极，因为对于仇踪，已现出了一线曙光。他不敢再行走官道，专拣山僻小路而行，他只是盲目的奔行，他没有目的地，他只是有一天会碰上奇人异士，收他为徒，练就绝世武功，闯荡江湖，了却他心中的愿望。虽然他的想法极为幼稚可笑，但，以他的年龄见识，孤子一身，他除了让命运安排外，他能做些什么呢？他有万丈的雄心，他有坚毅的性格，他有过人的聪敏，但，他的命运太坎坷，也许是天意，要把他磨练得更坚强。本来，他已有意要拜隐形怪客为师，但，一声厉啸，使他失去了机会。

他正想得入神，突然，一声冷笑，起自身后，他凭短短几天的经验，知道又将面临一场凶险。

他机警的向侧方一跃转身。

三丈之外，一个胖大的和尚，大红袈裟，颈下挂一串核桃大的念珠，银光雪亮，手持方便铲，堆下满脸肥肉，眼睛眯成一条缝，在打量他。

他不由心下直嘀咕，摸不出这和尚的来路。

那和尚缓缓移步上前，口中说道：“小施主，我岷山笑弥勒和你结个善缘！”

他随着胖和尚移步之势，缓缓后退。

只见那和尚双眼倏睁，两股精芒如冷电般射出，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立刻就走！”

他不由狐疑万分，这和尚到底要他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所遇的怪事太多，反而见怪不怪了。

“什么问题，你说吧！”

“你只要说出你师父的住址，我决不难为你！”这时他已后退了三丈之多，与那和尚仍保持三丈距离。“我没有师父！”

“小鬼不说实话，可别怪我和尚心狠手辣！”说着，宽大的袈裟闪处，倏然欺近了一丈。他同样的跃退一丈，这时如果他回头一看，定会唬个胆裂魂飞，因为他已退到了悬崖边缘，只要再后退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告诉你我没有师父，就是没有师父！”

和尚阴恻恻的一笑，在想法如何把这小子擒到手，他已看到了他立身危岩边缘，所以不敢再进身相逼，他怕这小孩坠岩一死，他的希望就会落空。

为了江湖传言，铁笛传人——一个武功肤浅的十二岁小孩出现江湖，于是，像其他的江湖人一样，动了贪念，由岷山大悲寺住持铁佛觉空率领门下三弟子，入江湖追踪，笑弥勒就是三弟子之一。

“小子，你上前来，我们好好商量！”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这时，另一个鸠形鹄面的和尚，已自一旁悄悄掩上，向司徒文身侧慢慢欺去。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恶意，你师父与我曾有一段前缘……”

那鸠形鹄面的和尚，距他只有不足一丈的距离，笑弥勒边说边以目示意，立即下手，那和尚作势欲扑。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司徒文见笑弥勒脸色有异，目光乱闪，疑心顿起，猛退一步，想向四周察看一下，募觉一脚踏空，惊呼一声，一个小身形如殒星般飞坠悬岩之下。两和尚电闪扑去，伸手就抓，已是迟了一步。

司徒文半空中睁眼一看，云雾迷蒙，深不见底，不禁魂飞魄散，登时昏死过去。

待他悠悠醒转，细看之下，几乎又晕了过去。

原来他此刻正被半壁中一株斜伸出去的虬松枝桠夹住，上望白云悠悠，下视晦雾迷蒙，岩壁陡立如削，他不能上，也不能下。

若不是这株虬松，恰好把他挟住，怕不早已粉身碎骨，哪里还会有命在，所幸铁笛并未失去，仍紧握手中，他忙朝腰里一插，空出两手，小心翼翼的，把身体自枝桠之间拔出，改为蹲坐之势，立觉轻松许多。

“好的，笑弥勒，还有……有一天我也要你们尝尝这坠下绝谷的滋味。”

他又饥又渴，还要忍受太阳的熏晒，虽然是冬天的太阳，但对于一个又饥又渴的人，威力仍然不可小视。

天晚了，他想不出脱身的办法，枭鸣猿啼，倍增恐怖，刺骨的寒风，不断吹袭，如万针齐扎，骨痛肤裂，他咬着牙，不哼一声，他知道苦难一直在跟踪他，不让他有片刻的喘息。

天明了，太阳又升，他已被饥渴疲累折磨得半死，只觉耳鸣心悸，头晕眼花，腹痛如绞，嘴唇龟裂，但他仍撑持着，他要支持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他想象着，坠下深谷，粉骨碎身，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日影又西斜，他已感到无力再支持下去，他的忍受已到了极限，他想，迟早总是一死，在这悬岩削壁的中央，猿猴难渡，他还有什么希望。

他回想他遭遇的种种，他的理智在呼叫着他不能死，但命运之神却逐渐地把他带向死亡。

在神思恍惚中，突见一段粗如儿臂的乌黑山帘，从头顶一块小小的突出的岩石上倒挂下来，他喜极欲狂，自责何以不早注意及此，虽然脱险无望，但在那突石之上，总比虚悬树上好些。

他不遑细想，急向那粗帘抱去，只觉那藤入手油滑冰冷，那藤忽的自动往上猛升，宛如有人牵拉，呼的一声，被拉上了突石，突石之后，却是一个五尺见方的石洞。

他一松手，那乌光油滑的藤子却向洞中遁去，他不禁亡魂皆冒，原来他所抱的乌藤竟是一条大黑蛇，此刻已入洞无踪。

他急掣铁笛在手，目不转睛的注视着那洞口，冷汗直流，他极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但他不敢，他怕那巨蛇出洞吞噬了他。

干耗了一个时辰，将几乎要发狂了，饥渴使他恨不能抓起土石来啃，洞口周围，寸草不生。

他疯狂的挥动手中铁笛，一阵阵的呜呜怪啸，尖锐凄厉，震得四峰回应。

洞中那蛇，似乎受不住那笛声的刺激，呼的一声，直抢出洞，昂头作势，红信盈尺，腥涎滴滴，随着笛声，不停的摆动脑袋。

他一看这怪物，头生肉冠，眼如寒星，一个三角怪头足有蒲团般大，而颈细如姆指，颈以下则逾儿臂，半身尚在洞内，不知有多长，丑怪狞恶绝伦。

他顿时手瘫脚软，惊魂出窍，笛音一止，那怪蛇也随着不动，张口欲扑，他又下意识的挥舞起铁笛，那怪蛇立即凶焰一敛，随着笛声摆动怪头。

他看出了端倪，只要笛声不止，那怪蛇就不致伤他，但，这样耗下去，如何了局呢？何况他已到精疲力竭之境。

他忽然想起，这铁笛在峡谷中初入手时，曾经试验过击石成粉，何不冒险一击，死里求生。

他心念一决，猛抡铁笛，一阵疾舞，乘那蛇怪头转动不已的时候，一偏势，狠命向怪头击去。

“喀！嘭啪啪！”两声，那蛇头立被击得稀烂，蛇身一阵扭搐，直向岩壁滚落，此时才看出，蛇身竟长达三丈有余。

就在蛇身滚落的一刹那，他也力尽倒地。

饥渴又使他从昏迷中苏醒，他缓慢的挪动着身躯，费力的向洞中爬去，他希望能洞中找到点食水，滋润一下焦热的喉头。

洞内阴寒之气袭人，渐行渐窄，五丈之处，已到了尽头，只见一个四尺见方的石槽，槽内注满清水，他手足并用，连爬带滚的到了槽边，迫不及待的俯身就槽，张口就喝，水寒彻骨，微带甘芳。

突然——他发现水槽中央，长着一株奇草，草叶翠绿如玉，一共只有九片，中央却有一个金红色的果子，他喜之不胜，不是正好用以充饥吗？

伸手一捞，捞了一个空，定睛一看，不由失笑，原来那果子生在槽边壁隙里，水槽中，不过是倒影而已。

此时，他饥火如焚，也不管吃得吃不得，用手连根拔起，一起往嘴里塞，果叶入口即溶，甘芳无比，低头一看，那水槽内的水，已点滴不存，不禁连呼：“怪事！”

他却不知，他所吃的草果，叫做“九品兰实”，乃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异宝，数百年不一见，功能洗髓换骨，平添一甲子以上的功力，他天缘凑巧，误打误撞的碰上。

凡是这种灵草异果，都有绝毒的蛇虫守护，他来时，正值九品兰实届熟之时，同时他手中铁笛所发的怪啸，可巧正和驱使蛇虫的声音相同，所以那怪蛇受不住那笛声的刺激，放开守候了不知多久的灵药奇果，窜出洞来，铁笛本是上台奇珍，无坚不摧，而那怪蛇又被笛声所制，所以能让他轻易得手。服下兰实之后，只觉通体舒泰，饥渴全消，不多时，一股热力，自丹田升起，缓缓流向四肢百骸。

逐渐，那热力愈来愈热，流窜之势也愈来愈猛，他大感骇然，以为是误食了绝毒之物。

忙按照以前他父亲玉面专诸司徒雷所授的初步内功心法，端坐运功，他不运功还好，这一运功，立觉全身如置身烈火之中，灼热难当，而那流窜的力道，恍如浪涛汹涌，江河决口，猛冲猛撞。

全身汗出如浆，比火焚刀割还更难过百倍。

双目赤红，嘴唇翕张，满洞翻滚。

此时，他神志已经不清，渐渐滚出洞外，离那洞口突石边缘也愈来愈近，但他懵然不知，依旧乱滚不休。

忽然——

身躯落空，向谷底直泻而下，砰的一声巨响，四肢一阵抽搐，寂然不动。原来那洞口距谷底，只有十丈来深，这谷是有名的“云雾谷”，谷底终

年雾气不散，所以看去深不见底，而下面全是湿软土地，野草蔓生，不然他跌下来，岂有命在。

因为这猛然的一震，而又适在“九品兰实”的功效发挥到顶点之时，竟然被叩开了“生死玄关”之窍，这种奇缘巧合，真是匪夷所思。

这是武林中的奇迹，而这奇迹发生在一个不满十三岁的小孩身上。

对于武林的未来，是祸？是福？只有让事实来说明。

他一觉醒来，只觉浑身舒畅，百脉畅通，精力充沛，一个身形似有飘然而起之势，一点也没有受伤的感觉，大喜过望，一挺身跃起，这轻轻一跃，身形直腾起三丈之高，他骇异莫名，不知是一回什么事。

他在迷茫中，知道自己坠下谷底，心虽明白，但身不由主，自忖万无生理，岂知反而发生了这种反常的怪现象。

而原来朦朦不清的深谷，这时在他眼中，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自己尚不知道，他生死玄关之窍已通，此刻功力已足可与江湖中顶尖高手抗衡，只是他仅学过几招剑法，其余武功一概不会，是以不能发而为用而已。

他欢叫一声，起身向谷外奔去，一跃数丈，如巧燕掠空，星丸跳掷，这一天一晚的离奇遭遇，使他顿时变成另一个人。

出得山外，首先一充两日来的饥肠，然后，顺山麓而行，因他不敢直走官道。

蓦然——

一团火红的影子，迎面疾驰而来，他闪身向侧一让，可煞作怪，那红影却停身不动，一看，赫然是把他逼落悬岩的岷山笑弥勒，他不由惊得一怔，这真是冤家路窄了。

虽然他怒气填胸，目眦欲裂，但，他知道他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报仇还不是时候。

笑弥勒募见司徒文的面，不由惊咦了一声，连退三步，付道：“这小子可真是命大，坠下绝谷而不死。”更令他惊异的是，两日不见，这小孩好似变了一个人，眼中棱芒毕露，竟自使人不敢对视，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难道是碰见鬼了。沉默——双方都不开口。

笑弥勒按捺不住了，阴阴一笑，试探着道：“小施主，这两天你到哪儿去了？”

“这个不用你管！”说完，双目一瞪，精光暴射。笑弥勒不自禁的又退了一步，心中连叫：“怪事！”但他毕竟是凶残成性，方便铲一顿，狞笑道：“小鬼，你别凶，随你佛爷回家去吧！”说着，伸手上步，向司徒文抓去。司徒文不敢招架，向旁一闪，这一闪足有一丈开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何来功力，左手掣出铁笛，一抡。一阵慑魂夺魄的呜呜怪啸，破空而起。

笑弥勒脸色大变，莫非这小子先前是故意装出功力不济的样子，我得小心应付。

方便铲一挥，一招“泰山压顶”，疾逾电闪的向他当头劈落，势强力猛，铲挟千钧劲道，铲未到，劲风已袭体。他招架无从，走避也已不及，眼一红，右手突自袖中伸出，本能的猛力一挥，一股狂飚，应掌而发，掌挟嘶嘶破空之声，砰的一声，方便铲被直荡开去，笑弥勒也被当场震退三步，面如土色，愕然怔住。

他自己也是大吃一惊，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随便的一挥掌，就能震退

对方。

他心念一转，想起所吃的金红色异果，莫非那东西是什么宝物，能使人凭空生出功力？不错，准是这么一回事，不由信心陡增，脸上惊悸之容一扫而空。

他心中的高兴，真是难以言语形容，他居然有了功力，而且，一掌震退笑弥勒。

笑弥勒逼他坠岩的事，又闪上心头，脸上杀机倏露，右手两指在袖中轻弹，左手铁笛，向空一阵猛挥，呜呜怪啸之声，高响入云，愈来愈烈。

笑弥勒被这慑魂夺魄的怪声，弄得心悸神摇，血翻气涌，无论如何运功宁神，兀自不能抵挡那椎心的怪声，面上渐渐显示痛苦不堪之色，汗珠滚滚而下。

司徒文并不知道这铁笛的啸声，有这样妙用，他挥笛的本意，只是发泄胸中这些日来的抑郁之气而已，见笑弥勒痛苦之情，才顿然醒悟。

笛声停了，他一步步向笑弥勒身前欺去。

笑弥勒眼中顿露惊骇之色，但身形却无法挪动。司徒文巧食“九品兰实”凭空生出一甲子以上的功力，而功力却由笛声中传出，如遇功力不及他的人，当然无法抗拒。十步，八步，五步，三步……

笑弥勒兀自不能动弹，显系内腑已为铁笛的怪啸声所伤。他——缓缓举起铁笛，一咬牙，猛然向笑弥勒当头击落，噗——的一声，红光崩现，惨号声中，肥大的身躯，缓缓倒下。

他不由怔住了。

他居然杀了人，他心中升起一丝悔意，他在想，他该不该杀他，但他想起他父亲的惨死，家中数十口人的血淋淋的尸体，数日来被人不断追杀，而他——笑弥勒把他逼下悬岩，若不是诸般巧合，他已早死多时。

恨，淹没了那一丝悔意，他想，凡是恶人都该死。他看了地下的尸体一眼，转身想离开。

“小鬼别走！”随着这一声猛喝，场中射落三人，成品字形，把他围在中间。

他倏地转过身来，一看，三个狞恶丑怪的和尚，凶睛灼灼的凝视着他，不时一瞥他手中的“坎离铁笛”。司徒文一声不吭，冷冷注定三人。

“小子胆敢击杀我门下，小小年纪，胎毛未干，乳牙未退，竟这般心狠手辣，不亚于你那鬼师父！”居中黑塔也似的那个年在六旬上下的和尚，厉声喝斥。

他本想又要开口说出他没有师父，念头一转，所有的人都这样说法，分辩又有何用，只由鼻孔里哼了一声。

旁边两个枯瘦和尚，凶睛一瞪，向老和尚道：“师父，还与他论什么口舌，干脆毁了他吧！”

黑塔似的老和尚，微一挥手，止住两人，又复向司徒文道：“小子，你只说出你师父的住所，饶你一死，伤我门徒一节，也就此拉倒！”

“如果我不说呢？”

“嘿嘿，不怕你不说！”倏伸巨灵之掌，向司徒文抓去。

“住手！”一声断喝传来，一股刺耳阴风，劲向老和尚背后射来，他忙不迭的收手侧跃，避过掌风。

“哈哈！幽冥秀才，黑白双判，久违，敢是要架我铁佛觉空的梁子？”

老和尚转过身来杰杰怪笑一声之后，沉声道。幽冥秀才折扇轻摇，先向司徒文阴阴一笑，然后道：“岂敢！岂敢！只是阻止大和尚伤我小友而已！”

“你看那是什么？”铁佛用手一指丈外的尸身。

幽冥秀才一心注在司徒文身上，怕他伤在铁佛手下，那心中的希望，岂不是落空。此刻，顺铁佛手指一看，赫然一具大红袈裟的和尚尸体，一个光头已被击成稀烂，血肉模糊，想见下手之人，心狠手辣之至。“这是怎么回事？”

“是你这位小友的杰作……”

幽冥秀才、黑白双判同时惊退一步，怀疑的望着司徒文，只见他目蕴精光，气定神闲，大惑不解，与几日前所见，判若两人，心下想道，这小鬼莫非故意装成不懂武功的样子，险些被他瞒过。

“大和尚准备如何处理！”

“血债血偿！”

“大和尚可曾考虑到铁笛主人……”

铁佛面上立即掠过一丝阴影，但又瞬即平复，狞笑道：“老纳今天必将这小子带走，亲自向他师父讨还公道。”幽冥秀才缓缓言道：“此小友与敝教有些渊源，大和尚不能将他带走！”

铁佛面上一寒，欺上一步道：“阁下未免欺人太甚，难道我这徒儿该白死不成。”

黑白双判冷哼一声，两个瘦和尚则随着跟进一步。幽冥秀才一摇折扇，阴阴一笑道：“依大和尚之见呢？”……

一阵飒飒破空之声倏告传来。

十余人影，纷纷纵落场中。

司徒文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这是他激动时的习惯。幽冥秀才若无其事的轻摇折扇，阴阴的道：“各位！想不到又在这里不期而遇，让在下来引见。”用手一指三个和尚道：“岷山大悲寺住持，伏虎降龙二尊者，还有一位笑弥勒，喏，在那边！”说着用手一指地下的笑弥勒尸体。

众人一看茫然不解。三个和尚眼中几乎冒出火来，狠狠的盯着幽冥秀才，他恍如未觉的又朝纵落的人一指道：“一庄二堡三谷的主人，巫山三魔，哦！不，巫山三侠！”巫山三魔啼笑皆非。

他接着又指道：“白发仙娘，红须人屠，火德星君！”白发仙娘怒哼一声道：“死秀才，别在老娘面前张牙舞爪的！我看不惯你那一套。”

“哈哈！仙娘火气不减当年！”

“油嘴滑舌！”

白发仙娘双目一瞪，鸠头拐杖猛向幽冥秀才点去，幽冥秀才一闪身，折扇疾点袭来杖头。

鸠头拐杖中途一撤，“寒鸦投下”、“斜飞乳燕”、“玉女投梭”一招三式，狠辣兼备，快捷绝伦的同时点向对方“璇玑”、“乳中”、“腹结”三大要穴。

幽冥秀才冷哼一声，身形左闪右避，手中折扇，乘虚蹈隙，同样的还攻三招。

众人无动于衷的看着他们两人动手。

两人乍分倏合，转眼之间，交手了十招。

司徒文铁笛向空一挥，鸣的一声刺耳怪声，应手而发。众人不禁惊异的

把眼光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幽冥秀才与白发仙娘，也适时住手。

他眼中闪着怨毒的光芒，一步一步向白云庄主神剑无敌蒋桐欺去。

众人的眼光也随着他的身形移转，不知道小孩将要做什么。

白云庄主虽然惊异他的动作奇怪，但心里却暗自高兴，他正愁在这么多黑道高手之前，无法下手，而他却自己找上来，阴恻恻的一笑，也自迎上前去。

场中空气，随着白云庄主的上步而倏呈紧张。

一庄二堡三谷中人，是希望他能毁在白云庄主手下，其余的人则担心他如真的被毁，那希望岂不成了泡影，于是纷纷向两人移去。

两人距离不足五尺，白云庄主两掌平胸，就要推出，而他兀自如无事人儿一般，既不作势，也不运劲。

其实，他因为刚才一笛劈死笑弥勒而激起万丈雄心，见白云庄主等现身，新仇旧恨，齐涌心头，不顾一切的向他欺去，他本来就不懂运劲作势。

“住手！”一声暴喝，如雷鸣狮吼，白云庄主不由惊得退后一步，而他也停下身来，众人一瞄，这发声阻止的竟是红须人屠。

红须人屠人随声进，直欺两人身侧，二堡三谷主以为他要出手，齐齐上前一靠。

“不要你管！”一股强猛劲道直袭红须人屠，他不虞这小孩会突然来这一手，也算他对敌经验丰富，急切里挥出一掌，人也向旁疾闪。

嘭的一声，红须人屠竟吃掌风震退三步，而余劲不衰，直扑向幽冥秀士及黑白双判，三人一闪避开。

这一手，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小孩几天之内，变得成了另外一人，而内力的雄浑，并不亚于在场的任何一个高手，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这一来，使一庄二堡三谷主顿觉胆寒，如果不及时不顾一切的把他除去，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就在他右手一挥，震退红须人屠，众人一怔神之际，右掌乍收倏发，怀着无比怨毒的全力挥向白云庄主，掌挟如山劲力，势如排山倒海，白云庄主也自叫足十二成功劲，猛然推出，立意要一掌把他毁在掌下。近在咫尺，而且遽然发难，众人欲阻不及。

就在众人惊叫声中，一声轰然巨响，犹如地裂山崩，沙尘滚滚中，一声闷哼，只见司徒文瞪瞪退了三步，而白云庄主则跌坐五步之外，一角汨汨溢出鲜血。

因司徒文不谙招式，而且毫无打斗经验，虽然因巧服“九品兰实”，无形中平添了一甲子以上的功力，但并不能完全为他所用，不然，这一掌足足可使白云庄主毙命而有余。

白云庄主方一倒地，二堡三谷主疾逾电闪的各推出一掌。

五个一等高的高手，同时出掌，威力岂同小可，势如骇浪惊涛，劲道万钧，卷向司徒文。

他自一掌击伤白云庄主后，并不跟着出掌，也未蓄势戒备，愕然木立，见五道强猛掌风同时袭来，手足无措。

众人不虞堂堂二堡三谷主，会如此卑鄙狠毒，联手对付一个小孩，齐齐惊叫出声。

立身最近的黑白双判，怒哼一声，迅雷疾电的双双从横里推出一掌，轰

然一响，把五人联手的掌力卸去了一半有余，饶是如此，他一个小身形，立被震得倒飞一丈开外，立觉血翻气涌，喉头一甜，哇的吐出一口鲜血。

而他的身形落处，正好在岷山铁佛觉空身前不及三尺之地，铁佛喜从天降，一手扣住他的“腕脉穴”，另一手却按在他背后的“命门穴”上。

人影乱射中，又一齐涌向铁佛身前。

“哈哈！如果哪位要向我铁佛出手，我便先毁了这小子！”说完，目注众人。

这一手大出场中众人意外，果然谁也不敢蓦然出手，怕铁佛真的毁了这小孩，岂不是希望顿成泡影。

他穴道被制，无法反抗，只闪着怨毒的双眸，像一只被捉的野兔般，一一打量场中各人。

“秃驴，只要你敢毁了这小鬼，我一把火烧光你的大悲寺！”火德星君暴喝如雷。

“只要你敢下手，连你手下两个瘦驴，休想逃出我老婆婆鸠头铁杖之下，不信你尽管试试。”白发仙娘，猛然一顿手中拐杖，杖身入土一半，疾言厉色的说。

“嘿嘿，大和尚，我看你还是放手吧！”巫山三魔中的天魔阴阴一笑之后说。

这时，白庄主服了两粒丹药，又经离心堡主西门无忌以内力助其疗伤之后，已能起立，随同二堡三谷主站立一侧，冷冷注视场中。

幽冥秀才折扇一摇，幽幽的向铁佛觉空道：“大和尚，凡事要三思而行，你毁了这小子，于你并没有什么好处，难道，你不怕激起众怒，到那时，悔之晚矣！”

铁佛觉空闻言脸色遽变，双目一扫场中各人，俱都横眉竖目的瞪着自己，不由打从心里直冒寒气。

“我说，你岷山大悲寺的一片基荣，如果毁了，未免有些可惜！”幽冥秀才又加上了一句，语音冰冷之极。

铁佛这时可真是着了难事，放手吧，自己千里追踪，所为何来，还赔上了笑弥勒一条命，心下实在不甘；不放手吧，场中俱是有数魔头，他实在无法把他从众人眼前带走；毁了他吧，他实在不敢激起众怒。同时他想到，那武林传闻的稀世异宝，着落在这小孩身上，因为除了他以外，无人知道铁笛主人的下落。

巫山天魔一声哈哈道：“诸位同道，可曾考虑到铁笛主人的问题，我敢说，场中无人能是他的对手。”

提起铁笛主人，众人不由想起那无坚不摧的“摧心掌”，那魔笛怪啸声中，一个一个倒下去的武林高手，他那惊世骇俗的武功，无一不使他们胆寒。

但，那传说中的武林至宝，诱惑力太大，谁不想成为武林第一人，谁不想据为己有？

他们希望在这小孩的身上，来证实铁笛主人到底是生是死，是伤是残，虽然不能豪夺，但是可以巧取，所以他们不肯放松这唯一可靠的线索。

司徒文空具有高深功力，但不能发挥而为他用，所以才会上轻易的被铁佛出其不意的制住。

一庄二堡三谷主偷袭不成，懊丧已极，此刻见场中的情势，大是有机可乘，只要能激发众人向铁佛出手，他们就可以乘浑水捞鱼，伺机出手，毁去

他们心中的隐患，司徒文的存在，对他们而言，直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

此际，只要铁佛按在他“命门穴”上的右手，掌心微一吐劲，他就得立时殒命。

众人一时也无法从铁佛手里，夺下司徒文，只圆睁双目，紧紧的盯视着他，场中顿时静得落针可闻。

离心堡主西门无忌，机智绝伦，一双鹰目闪动不停，他在盘算着，如何能籍铁佛的手，毁去司徒文。

一阵叮叮铃声，打破了无边的寂静。

众人不由齐齐转头看去，只见一个白发老者，身后随着一匹小骡，骡背上坐着一个玉琢粉妆的美丽小女孩，缓缓向这边走来！

“公公，你看，那不是七个指头的怪手孩子吗？”小女孩在骡背上突然尖声大叫。

“无极老人公羊明！”幽冥秀才脱口而呼。

众人不由一怔。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离心堡主一声不吭，闪电般的扑向铁佛觉空，他希望铁佛在毫无考虑的余地之下毁去司徒文。

铁佛觉空暮见一条身影，疾逾电闪的向自己扑来，不由一窒。

司徒文心念一动，猛然旋身震腕，在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居然脱出铁佛之手，毫不迟疑，尽全身之力，向路侧的稠密林中掠去，一跃数丈，两纵而没。

众人遽然惊觉，嗖嗖连声，疾向丛林射去。

无极老人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疾掠林缘，电速反身，双掌频频挥动，无极真气应掌而出，把先头几人的身形反弹回去。

后来的立时避开正面，向侧方纷窜入林，如此一阻滞，林中已失去了司徒文的身影，丛林阴郁，幽暗深邃。

无极老人阻了一阵之后，也反身入林，又复飘身林顶树帽之上，穷尽目力，毫无所见，微叹一声，出林而去。

司徒文仗着身躯小巧，入林之后，并不直走，绕向山脚方向，伏身一丛浓密的花树中，屏息静气，从树叶的隙缝里，偷眼外视，见那些魔头，疾掠而过，随后又见那白发老公公入林，他本待现身招呼，一想不妥，遂又静伏下去。

他望着那些消逝在林中的身影，激动不已，右手两指，不停的连连弹动，愤怒的火，燃遍全身。

难道江湖上尽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那些正道的侠义人物呢！为什么任由这些魔鬼横行。

还有了尘老和尚，竟率领五大门派的高手，也来对付自己，真是不知从可说起。

哼！总有一天，我司徒文必定要杀尽凶顽，做个榜样给这些名门正派自命侠义的人看。

由于这一念头，促成后来武林中前所未有的杀劫。他又想到那被白发老公公叫做惠儿的淘气姑娘，他多么想多看她几眼，和她谈几句话，然而事实却不允许。他有一个姐姐，他不知道她是否也和她一样的漂亮。还有他未见过面的妈妈，多么渴望能倒在妈妈怀里，倾诉他满腹的辛酸血泪。但天涯茫茫，她们在哪里？

他奇怪，为什么他一提起他的妈妈时，他的爸爸就不高兴，他再也想不出其中的道理！“总有一天我要弄明白，等我寻到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明白。”

时间——

在不知不觉中消逝，林中由明而暗，又由暗而明。他想，我可以出去了。

他又盲目的奔驰在山僻小径上。

他想起，白云庄中救他的蒙面人，曾告诉他，待他手中的铁笛，怪啸震江湖的时候就会告诉他杀父屠家的仇人是谁，又说那仇人的功力，还要盖过他的父亲玉面专诸，他，毫无惧怯，只是他何时才能学成绝艺呢？

隐形怪客要他自己去叩开命运之门，对这句话，他一知半解，又说这铁笛关系着武林一场劫运，又是什么一回事呢？他越想越不是味，他恨自己的命运不济，他恨那些使他亡命江湖的人，他气无所出，掣出铁笛，向路旁的山石林木，猛挥狂扫，夺魄褫魂的怪啸声中，树折石崩，碎石如雨，夹着点点火星。

汗，一滴一滴从额角滴下，他兀自狂挥不已，似要在这下意识的疯狂举动中，发泄胸中的闷气。

蓦然——

喀的一声，他吓了一跳，铁笛之中，竟自掉出一个纸卷来，他连忙拾起，且不拆看，先审视铁笛，只见笛顶露出一截卡簧，他想可能是误打误撞的，触动了卡簧，这藏在笛中的纸卷，才会跳出来。

他心中狂跳不已，莫非隐形怪客所说的话，就应在这一个小小纸卷上。

他拣了一个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坐了下来，然后，激动而又好奇的打开纸卷，纸是极薄的绢纸，展开来足有一尺见方。

一看——

上面画着三座奇突的高山，成品字形排列，品字的中央，一个大圆圈，圈中又画着些错综复杂的线条，在正中一点划了一个十字，他反复的看，始终不明白画中的意思。

山，当然就是山，而那中央的大圆圈代表着什么？那些线条和中央的一个小十字又代表什么？他不停的看，不停的想，毫无端倪可寻。

他弄得头昏脑胀，烦躁之极，顺手往地上一抛，闭眼假寐。他不愿再去想，但那奇怪的画面，却一直盘旋脑际。

挥之不去，使他不得不想。他想到这纸卷必定是铁笛主人藏入笛中无疑，从武林中黑道魔头舍死忘生的追查铁笛主人的情况看来，他定是一位奇人，奇人多奇事，这纸上的画，必定含有深意，决不会是信手胡画出来！

想到这里，不禁一跃而起，重新拾回那张怪画，聚精会神的仔细揣摩。

这一下，心平气和，何况他聪明透顶，可被他看出些眉目了，那些线条，有粗有细，而在粗线旁边，凡是交叉的地方，都有一个极细小的箭头，而这些箭头，无论如何变换，最后总是指正中央的那个十字上。

他想这一定是指示一种极为复杂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又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对了，还有三座高山，我必须先寻到画中的高山，然后再从三座山之间，去寻找这大圆圈所代表的东西，不是就可明白了吗？

但，问题又来了，天下高山，何止千万，又到何处去寻呢？管他，我只朝有山的地方去找吧！总有一天，会被我寻到。

日复一日，他奔驰在深山大泽之间。

他曾找到了许多类似图中的形状排列的高山，但他找不到那代表圆圈的东西。

他毫不气馁，继续的奔驰，他誓要揭开这个谜底。这一天——

乌云蔽空，山峰林壑一片，昏昧黝暗，寒风刺骨，眼看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他急切的需要寻找一处可以避风雪的地方。他尽力的奔驰，但一时之间，连一个足可容身的洞穴都看不到，而一片片鹅掌大的雪花，已逐渐开始飘落。突然——

他一眼瞥见峰脚之下，一座形似馒头的小山丘，丘前隐隐现出亭台似的建筑，大喜过望，纵身驰去。

近前才看清，那小山丘般的東西，竟是一座巨大的古墓，墓前整齐的排列着两行石翁仲，中间夹着各种石雕的兽像，两根石华表，高耸入云，古柏参天，墓前两侧，各有一座石亭。他一跃入亭。

墓前一道高约三丈的圆形拱门，两扇铁门紧闭，上面生满苔藓，隐约可以看出“……公……墓”几个字。雪——越落越大，渐渐，山野林丘，一片白茫茫。他茫然四顾，心头不觉一震，自己不正是处身在三座高山的中间吗？他心里立刻浮上那一幅怪图——三座高山，成品字形排列，中间一个大圆圈。

这圆圈究竟是代表着什么呢？

他左顾右盼，苦苦的思索。

眼光掠过那巨大如山丘般的圆形墓顶，灵机一动，不禁直跳起来，对了，被自己找到了，这占地数十亩的古墓，夹在三峰之间，不正是代表着图中的圆圈吗？不错，一点也不错。他喜滋滋的取出那张怪图，一对照，半点不差，则那些圆圈中，错综复杂的线条，一定是代表着墓内的通道。一阵欢喜之后，不觉又是一阵黯然，图中的地点被他找到了，但，他准备做些什么呢？

古墓中究竟存在着什么秘密？那铁笛主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给这么一张怪图，他这些时日来的不断奔波，究竟又为的是什么呢？

在好奇心的鼓舞下，他决心要一探这古墓的秘密，问题又来了，那巨大的庞然铁门，它们如何能开启呢？他不断的看看墓门，又看看怪图。

果然，他看出了一丝端倪，那圆圈上代表墓门的地方，在右侧一内一外各点了细如针尖的一点，如果不注意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

这小点又是代表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老江湖，这些问题都不会成其为问题，但，他一共才只十三岁不到的年纪，还算他资稟超人，否则一样也谈不上。

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想，应该先寻到墓门上这黑点所指的东西。

于是，他拿起铁笛，照图上所画的部位，拨开苔藓，不断的敲点，忽然一方半尺的墓石应笛而落，立即现出一个石槽，槽中央一个黑黝黝的拉环，他信手一拉。

一阵嘎嘎巨响过处，铁门朝两侧退去，现出一个幽森的巨孔，一股霉湿的怪味，直冲鼻孔，他一闪避开。

俟那怪味消失，他惊恐而又好奇的举步慢慢向墓洞移去，向内一张望，甬道深不见头，阴森可怖，四周全用白色大理石砌就，他欲前又止。

因为这是以生命作赌注的冒险。

突然——

一阵破空之声传处，刷刷刷，一连纵落数条人影，当先三人，赫然是那幽冥秀才和黑白双判。

他大吃一惊，毫不考虑的就向墓洞跃入，就在他双足刚一离地的刹那，幽冥秀才已横拦洞口。

此时，风雪已止，但天空仍是一片晦冥之色。

他眼角一瞄，来的又是白发仙娘等一众九人。

一阵阴柔的掌风，把他直送出一丈开外。

他怒极返身，一扬手中铁笛，就想出手。

幽冥秀才毫不为意的阴阴一笑道：“想来这虢公古墓，必是令师清修之地？”

他眼中射出慑人的精芒，默然不答。

“鬼秀才，你与我滚开！”白发仙娘鸠头拐杖一顿，戟指幽冥秀才，厉声喝斥。

幽冥秀才脸色一变，双目向黑白双判一示意，黑白双判半声不吭，上前三步，同时向白发仙娘劈出一掌。白发仙娘冷哼一声，白发根根竖立，鸠头拐杖一抡，凌厉绝伦的迎着掌风，向黑白双判当头劈去，砰的一声，鸠头拐杖被震得直荡开去，身形也一阵摇晃。

幽冥秀才乘黑白双判出手的瞬间，疾逾电闪的扑向司徒文。

数股疾劲的掌风，自不同方向，齐朝幽冥秀才袭来，他大惊之下，飘身旁闪一丈开外，阴阴避过。

一看，这发掌的竟是红须人屠、火德星君与巫山三魔，不由冷笑连声。

那边黑白双判与白发仙娘，一招之后，便已住手。此时，各魔头怒目相对，在盘算制胜之道。

他们不惜苦苦追踪司徒文，探索铁笛主人的落脚之处，现在总算有了着落，他们判断，如果铁笛主人此刻不现身，必是坐关，或者是早已物化，那么传闻中异宝的下落，必须着落在这小孩身上，目前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他们首先便是要排除异己，然后独吞异宝，但他们却低估了此时司徒文的功力。

司徒文冷静的注视着场中众魔头，他的目的是如何能够摆开纠缠，觑准机会，进入古墓。

此刻，场中实力最强的是白发仙娘、红须人屠、火德星君一派，其次则数幽冥秀才与黑白双判，最弱的是巫山三魔。

巫山三魔心中自然明白，但存着万一之想，同时异宝的诱惑力太大，岂肯自动放手，如果能先挑起另两组的战火，则自己一方，仍然有机可乘。

现在问题的重心，是在古墓，而不在司徒文，但如果能挟持这小孩，则事情更容易着手而已，因为他们心目中最大的顾虑，还是铁笛主人惊神泣鬼的武功。

红须人屠，杰杰一阵怪笑之后道：“宝只一件，而人却如此之多，我看诸位最好是自动退去，免伤和气。”

黑白双判冷哼了一声，身形向前移了一步，白发仙娘与火德星君，也同时向前一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巫山三魔心里暗自高兴，存着隔山观虎斗的心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对于自己大是有利。

幽冥秀才折扇一摇，双目电扫众人一眼，幽幽的向巫山三魔道：“三位

是否有意离去？”言中之意，当然是要三魔识趣退去，然后就可以使三足鼎立之势，变成两方之争，事情可就简单多了。

地魔凶睛一瞪，就想出手，天魔用手一阻，不屑的朝幽冥秀才道：“我弟兄走与不走，不劳阁下费心，是否你堂堂幽冥教主有意让贤，准备离开？”这话无异是告诉幽冥秀才，如你不顾幽冥教的声名，尽可一走。

白发仙娘一举手中鸠头拐杖，历声道：“你们赖着不肯离开，是否要我老婆子一个一个的打发！”

“打发！可没有这么容易，看是谁打发谁！”幽冥秀才虽阴沉险诈，但也沉不住气，抗声回答。

“好，你就接老婆子一杖试试！”

杖出如风，挟破空之声，猛然挥向幽冥秀才，杖沉力猛，劲道何止千钧。

幽冥秀才冷笑一声，一闪身形，折扇倏张，疾挥而出，一股透骨阴风，应扇而出，从斜里袭向对方。

白发仙娘见一杖落空，刺骨寒风袭体，硬生生将直劈之势，改为横扫，身形随着侧移三步，避开正锋，这出招变式转身，一气呵成，不愧一代魔头。

幽冥秀才一扇方自出手，对方的拐杖，已凌厉无俦横扫而至，一合折扇，疾点杖头，人却顺势凌空腾起，当的一声，拐杖自脚底疾扫而过，手中折扇险些反弹出手。

就在白发仙娘出手的同时，红须人屠双掌一抡，攻向白判，火德星君则径奔黑判，顿时，掌风呼轰，沙飞石走，双方均是硬接硬拼，劲势之强，使一侧的巫山三魔咋舌而已。

司徒文却慢慢后移，向墓门靠近。

“住手！”一声暴吼，如晴天霹雳，震得场中众人，耳膜刺痛欲裂，齐齐涌身而立，却不见人影现踪。

众人正自惊疑莫释之际，迎面出现一庄二堡三谷主，六人这一现身，白发仙娘不由怒气上冲，喝道：“你们方才是谁在鬼吼？”又是一声重重的冷哼传来，众人脸上齐齐变色。一庄二堡三谷主脸上挂着奇异的笑容，缓缓步入场中，在众人丈外之地停身。

“你们在场之人，通通与我退出墓地之外！”话如斩钉截铁，毫无余地，视在场的人如无物。

众人虽惊异这发声人的口气竟如此托大，当然不是等闲人物，但，场中众人也不是易与之辈。

幽冥秀才似已看出蹊跷，不屑地朝一庄二堡三谷主冷冷一笑道：“各位今天气色之间，豪气万丈，想是有所恃而来？”言中之意，不啻是说，六人枉称一方之霸主，临事还得请人撑腰。

此语一出，白发仙娘等人都一齐不屑的盯着六人。六人面上不禁一红，离心堡主西门无忌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江湖之中强者为霸，无须在口舌上争辩！”红须人屠冷哼一声道：“凭你们这六块料，也想来分一杯羹，我看省省吧！”

司徒文心悬古墓的事，不暇理会众人的事，不断的向后退步，渐渐，距墓口不及五尺之地。

鬼愁谷主鬼王方魁，一摇巨大的身形，声如雷鸣道：“红须人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信你就试试看！”

声音未落，人已电射而前，快逾飓风的向鬼王方魁推出一掌，这一掌含怒而发，声势惊人，宛如惊涛拍岸。一庄二堡三谷主这时也顾不了什么脸面问题，六人同时出掌，迎向红须人屠。

一声巨响过处，红须人屠被震得倒缩而回，气得须发猬张，鼻中喷气如牛。

“不要脸的东西，让我火德星君教训教训你们！”双掌齐扬，六颗大如鸡卵的红色弹丸，疾射而出，六人知道这专门玩火的火德星君的厉害，不敢用掌风来挡，闪电般四散逃开，形状狼狈至极。

红色弹丸甫一落地，轰隆一声，雪地上红光闪处，立时现出六个雪窝，冰雪四射，洒下满天花雨。

六人赫然变色。

幽冥秀才等人，也不禁为之动容。

火德星君哈哈一笑，正想连珠出手。

蓦然——

又是一声冷哼传来，近在咫尺，众人回头向发声之处一看，三丈之外，石翁仲之旁，不知何时已多了一座比人略高的黑色宝塔。

宝塔黝黝放光，在雪光掩映下，分外的瞩目。“铁塔怪魔！”白发仙娘惊呼一声。

众人闻声，面上立现惊怖之色，不自觉的退了一步。“我要你们都滚出墓地之外，听见没有？”一股沉郁的声音，自塔中透出。

众人又退了一步，一庄三堡三谷主面现得意之色。司徒文此时，本可以一跃进入古墓，但为这奇事所吸引，反而静下心来，要一观究竟，他却不知危机已迫在眉睫。“铁塔怪魔”极少现身江湖，数十年来，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一座铁塔，神出鬼没，武功深不可测，江湖上提起此魔，没有不胆寒心颤的。

众人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刷刷刷！一阵破空之声，场中又增加了五个高矮不等的怪老头。一色的青布袍，腰系一条草绳，布袍下摆高掖腰间，赤脚，手里各持一根四尺长的铁烟杆，上有拳头大的一个烟斗，怪模怪样。

五人齐齐向司徒文看了一眼，然后移目场中众人。巫山天魔轻轻的说了一声：“阴山五怪！”

阴山五怪见众人面色不正，一看，三丈之外一座巍然铁塔，也是脸上勃然变色。

“阴山五怪，莫非也要来淌这一场浑水？”铁塔怪魔冷声说道。

阴山五怪中最矮的大怪金罗汉，目扫其余四怪一眼，阴阳怪气的说道：“不敢！不敢！我兄弟五人来凑凑热闹而已！”“识相的最好是我走！”

五怪土蜘蛛愤然道：“尊驾未免太过目中无人，难道你来得我们就来不得！”

“我再说一遍，给我走！”

五怪同时哼了一声，不予理睬。

“难道要老夫亲自送客！”

大怪金罗汉冷笑一声道：“尊驾未免欺人太甚！”“哈哈！老夫一向言出法随，从来没有人敢对老夫讨价还价，我由一数到三，如果不动身离去，嘿嘿……”“一！”——众人脸色遽变。

“二！”——阴山五怪齐齐蓄势戒备，其余众人，既舍不得离去，又不

敢停留，迟疑的退了数步，紧紧注定了那神秘恐怖的铁塔。

司徒文也不由紧张万分，场中都是武林中有数的魔头，何以会如此惧怕这怪物，那这怪物的功力必定是相当骇人了，这倒要见识一下。

场中的空气似乎已冻结了，迫得众人几乎窒息。“三！”这一声三，如千斤巨锤，击在众人的心上，随着这一声三，只见一个黑黝黝的东西，朝五怪立身之处电射而来，挟着隐隐雷鸣之声，一片罡风，径逾五丈，随黑影电卷而至。阴山五怪吐气开声，迎着黑影各挥出一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处，阴山五怪齐齐跌坐在地，面如土色，喘气如牛。而那黑黝黝的东西，也被五怪的掌风，震得一溜歪斜，速度锐减，晃晃悠悠的凌空飞回，众人惊魂入窍，才看清正是那铁塔怪魔，这时已矗立原处。

“你们到底走是不走！好的，等我先毁了这小子，再给你们算帐！”声音甫落，黑影一闪，一座铁塔快逾闪电的射向痴立一旁的司徒文。

他如大梦初觉，身形猛然一个倒纵，直向墓门之中射入，轰然一声巨响，就在铁塔刚刚射到的刹那，墓门已封闭如初，两扇铁铸的庞然墓门，又恢复了它的旧观。

……

于是——

一批批的武林人物，闻风而来。

徘徊在虢公古墓之外。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拉动被司徒文掀开的石槽中的拉环。

但——

墓门纹丝不动。

他们无法进入。

冬去春来，岁序几番更新，人们也逐渐淡忘了这进入墓穴一去不返的小孩。且说司徒文在千钧一发之间，逃过了铁塔怪魔的毒手，射入墓道，恰巧触动机关，墓门自动封闭。

他站直身形，望着那幽森的墓道，一种莫名的恐怖，使他不敢举步，然而他也知道，墓外无数的魔头在等待着他，他没有退出去的余地。

他因巧服“九品兰实”除了平添一甲子以上功力，和巧破生死玄关之外，两眼也能暗中视物，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墓道黑暗。

也许有武林异人，隐居在这墓穴之中也不一定，这可能性极大，他一定是一位盖世奇人，也许是铁笛主人的朋友或师父，如果他能传我武功……想到这里，不由雀跃万分，立即自铁笛顶端的机簧中，取出那一幅怪图。

他照着图上箭头所指示的墓道左旋右转的前进，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喜悦，好奇，恐怖等复杂的情绪。他不敢想象他可能的遭遇，是祸是福，也许他能达到心中的愿望，学成绝艺，也许他什么也得不到，又空着手出去面对那惨酷的现实，也许他永远葬身古墓……

行行重行行，他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更不知道那画有十字的中心点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默数着图上的箭头。

近了，还有两个弯。

他的心几乎跳出口来，汗滴不断的滚下。

一个谜将要揭晓。

突然——

墓道中大放光明，一看，洞顶每隔一丈左右，就镶嵌着一粒明珠，照得墓道明如白昼。

一转之后，墓道忽然开阔，现出殿堂模样的石室，八个金盔金甲执戈带剑的武士，分立两侧，突然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不禁惊叫一声，连连倒退。

久久并无动静，他干咳了一声壮壮胆，然后持笛作势慢慢向前移去，走到金甲武士之前，用笛一挑，哗啦一声，一个武士应手而倒，从那金光闪闪的盔甲中，抖出一堆白骨，他唬了个亡魂皆冒，险些晕厥。

这是古时殉葬的武士，当然他不会知道。

半晌之后，惊魂稍定，又硬着头皮走进去。

这是一间宽大的石室，中央一列放着七具水晶棺材，他大胆的走上前去，一一审视，正中一具躺着一个冠服俱全的老者，两侧则是美艳绝伦的两个贵妇和四个少女，面目栩栩如生，一点也不恐怖，比起活人只差了一口气。

他猜想这正中的一具必定是虢公无疑，那旁边的那些女人又是谁呢？以他的年龄见识，当然猜想不出，也就不愿多想。

四周各有四间石室，其中两间，分陈着无数的金银宝物，珠光耀眼，琳琅满目，他随手一摸之后，又放下，转到另外的两间。一间内堆满书籍，他从三岁起，就开始读书，当然对文字方面已有很好根基，他纵目一看，诸子百家，医卜星相无不应有尽有，目不暇接。

又转到另外的一间，里面桌椅床帐，各式各样的衣服用具，井井有序的陈列着，灿烂夺目，不同凡品。

他好奇的一一触摸，那些衣服衾帐，一碰就成灰末，因年代久远，表面上是完好无缺，其实早已腐化，只有其中一件青衫和两件袍服，入手光鲜柔软无比，不知是什么原料所制。

桌上放着一个五寸见方的玉匣，泛着莹莹碧光，他走进一看，玉匣上写着四个古篆字“玄天玉匣”，他并不感到如何惊奇，他不知道这玉匣就是风摩武林的异宝。

他失望了，他没有发现任何稀奇的东西，更没有他想象中的隐居奇人，只是一座墓穴，几具棺木和一些金珠宝玩而已。

他想，他现在退出去，一定有那些不断追截他的魔头在外面等待他，但他又不能久留穴中，他需要饮食，还有，他又必须要学成绝艺。

他思绪潮涌，下意识的又朝桌上看去，玉匣之旁，一块手掌般大小的牌子，银光闪亮，这东西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努力的朝记忆中搜索。

对了，他想起来了，隐形怪客从林中飞掷给少林了尘大师的东西，他虽然只是瞥了一眼，但他记得清清楚楚，正与眼前的银牌一模一样。

他拣起一看，上面赫然雕有一颗心，一只笛子穿心而过，灵机一动，莫非这是铁笛主人的信物，那么这玉匣可能也是铁笛主人所有之物，这内中一定包含有极重要的秘密。

但，林中的隐形怪客，何以会有铁笛主人的信物？为什么了尘老和尚见了这玉牌变色而退？答应了林中人五年之约？

而隐形怪客何以要说五年之后，要自己亲自向五大门派交代一件公案，同时还说有两件事，要请自己去办，这又是什么原故？

如果说，那隐形怪客就是铁笛主人，那自己在峡谷中掩埋的白骨又是谁呢？自己手中的铁笛分明是得自那堆白骨啊！

他愈想愈觉扑朔迷离，奇幻难解。

既然思索不出所以然，他就干脆不再去深想。

泛着碧光的玉匣，又吸引回他的注意力。

我必须打开它，也许它能帮助我解开这些复杂的谜。

玉匣——像是一块整玉凿雕而成，没有丝毫隙缝，他参详了半天，仍然无法开启，他想“坎离铁笛”无坚不摧，不难把玉匣击碎，但，他又怕损坏了里面的东西，一时之间，把他给怔住了。

他反复的审视，发现玉匣中腰，有一丝极细的红线，围绕着匣身，除此之外，平滑光洁，毫无瑕疵。

也许这红线就是开启的诀窍所在，何妨一试呢！他四处张望，寻找一样尖锐的东西，一眼瞥见桌旁几上放着一柄长不及一尺的匕首，黝黑无光。

他随手拿起这柄毫不起眼的匕首，看了一眼，摇摇头，顺手往地上一抛，嚓的一声，那匕首直插入大理石地面中，没及匕柄，他惊喜莫名的从地上拔起，细细一看，匕首柄上刻有“两仪灵匕”四字，匕首非金非铁，黝黑无光，看去极不起眼。

他执着匕首，用匕尖对准玉匣的红线轻轻划去，奇事出现了，玉匣应手而启，他紧张的注视着，匣内一张锦笺，笺上写着数行蝇头小楷，揭起锦笺，下面是一本小册子，册面上“玄天宝篆”四字赫然入目，他心头禁不住一阵狂跳，再下面则放着五粒龙眼大的红色小丸，清香扑鼻，他拿起锦笺一看，上面写着：

“玄天宝篆，留赠有缘，辟谷丸五粒，每服一粒，可以一年无需饮食，得此篆者，必须善体天心，除魔卫道，如果仗所学而为恶，天必弃之。逍遥子”

他激动得全身发颤，他怀疑这是不是事实，他竟然得到了稀世难逢的武功秘篆，只要武功练成，那时——哈哈！……。

他想到他之所以能得此奇缘，应该归功于铁笛主人留图赠匣的德意，但铁笛主人，已被自己埋葬在洞宫山侧的一座绝谷中。

铁笛主人得到这武林瑰宝之后，为什么不觅地隐修，任何一个武林人，决不会无故放弃这种旷世奇缘，而他——铁笛主人，留图笛中，藏宝古墓，而自己却弃骨深山，这又是一个谜，一个耐人寻味的谜。他想，当他重入江湖，他要揭开这个谜。

他朝玉匣恭敬的拜了三拜，然后打开宝篆，只见里面有图有文，注释得十分详尽。

首页开始是调息运气的内功心法，其次依序为各种掌指剑招等等，奇奥莫测，一时之间，也看不出什么。

他想，这种上古绝学，必须循序渐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为功。

于是——他服下了第一粒“辟谷丸”，开始照册上所载，修习起来，他因巧服“九品兰实”的原故，任督已通，内力深厚，这一照诀修习，当然事半功倍，轻而易举，那存集身内的内力，他已能运用由心，收发自如。

但学到后来，因无人指点，有时一个招式，一句口诀，他需得化上很多的时日去揣摩，去反复的演练。

他除了发挥他的超人天赋到极限之外，他还具有非常坚强的忍耐力，他知道，他任重道远，如果不学成惊人艺业，他无法完成他的心愿。

古墓无岁月，他只知道倦了就睡，醒了就练。当他的肚子感到饥饿时，

他知道，一年过去了，于是他又再服下一粒“辟谷丸”。五粒“辟谷丸”全部服完，而他感到饥饿时，他知道，他在古墓之中，已度过了五年，已经到了他该离去的时候了。

“玄天宝篆”中的武功，他仅学到了八成，他不知道凭这八成的功力，是否可以敌得过那些魔头，因为他没有试验过，他把其余未曾习练的二成，强记心里。

他原来的衣服，早已不能穿着，他换上了古墓中那件经古不损的青衫。

五年——他已长成了潇洒脱俗的翩翩少年，他也学就了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

他把“玄天宝篆”仍旧放回玉匣之内，置于原来的桌上，“坎离铁笛”斜插腰间，“两仪灵匕”和那枚银牌置于怀内。最后，他看了一眼那陪伴了他五年的七具水晶棺，他心中暗叫一声：“别了！”对于那些奇珍陪宝，他不屑一顾，分毫不取。

当他一脚踏出那五年以来未曾稍离的陵堂，心中怀着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他要踏入江湖了。他照着怪图上的标记，从内拉开了关闭了他五年的铁铸墓门。

他吸入了第一口清新的空气，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苍苍山林，朗朗青天，他几乎高兴得发狂，他长衫飘飘，丰神俊逸，伫立古墓之前，他看了一眼仅存两个指头的右手，不自禁的冷哼了一声，藏进衣袖之内，这是他毕生的遗憾。

于是——他想到，白云庄少庄主游蜂蒋树芳，那削去他三个指头的仇人，他仿佛已看到他血迹淋淋，断去了六指。他重温一遍，那追杀他的一庄二堡三谷主。

那些追截他的黑道魔星，罕见奇绝的“铁塔怪魔”。

隐形怪客——他要他替他做两件事。

蒙面怪人——曾应许当铁笛怪声重现江湖的时候，告诉他杀父屠家的仇人姓名。那白发老公公——还有那惹人喜爱的淘气姑娘——惠儿。是的，他清楚的记得，那老公公曾叫她惠儿。

他也想到那不曾见过面的母亲和姐姐。

他豪气冲霄，心怀激荡，不由拔出腰间“坎离铁笛”运足内力，一阵挥舞，夺魂慑魄的怪啸声，应手而起，震得四谷应鸣，树叶簌簌而落，鸟兽闻声远遁。

他蓦出右手，那仅余的两个手指，指端冒出丝丝白气，指向丈外的石翁仲，一阵哧哧之声响处，石粉纷飞中，石身翁仲被指力隔空穿了两个透明窟窿，他满意的一笑，右手乍收倏放，推向一株合抱古柏，一阵呼轰之声，古柏齐腰而折。他撮口一声震彻云天的清啸，身形如一缕淡烟，转眼消失在山风雾影之中。

第三章 造化弄人

一条青色人影，飞驰在千山万壑之间，如出岫之云，行空天马，身法之奇、快，惊世骇俗。

只见这人影，一飘十几丈，在岩顶树梢，稍沾即起，如一团轻絮似的，不带丝毫破空之声，如若此际有人看见，定疑是空山幽灵现身，是人，哪有这样飘忽快捷。

他是谁？

他就是身负血仇，遭遇迷离，在古墓之中，幽居了五载的司徒文。

五年——

这不算太短的日子，江湖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他，何尝不是在变，他已由一个被人追杀截击的平凡的孤苦小孩，变成了身负武林绝学的翩翩少年。

他正以“玄天秘笈”中，“天马行空”的至高轻功身法，向山外疾驰。

他要去了断恩仇，去揭开许多困惑了他五年的谜底，心里充满了兴奋，悲伤，快意和焦灼。

一片五彩缤纷的桃花林，忽然呈现在眼前。

穷山绝岭之间，哪来如此繁茂的桃花林，看那些桃树，井井有序，显然是经过人工培植，不由放缓身形，向林中飘去。饥肠一阵辘辘，心想，卜居在这里的必定是高人隐士之流，何不去要点吃喝，顺便讨些教益也好。心念一转，踏着满地落英，径自缓缓穿林而内，行约里许，桃林尽处，忽听见水声潺潺。

举眼一看，一条小溪弯弯曲曲的绕林而过，溪上搭着一条红木板桥，桥那边是一个山环，万竿修竹之中，隐隐露出一座低矮的茅屋。

此情此景，不啻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通过修篁幽径，一椽三间一明两暗的茅屋，突呈眼前，但却寂无人声，他不敢太过造次，整衣肃容，缓步上前，在距茅屋三丈之处，深深一揖，和声道：“不知是哪位前辈仙居，请恕小可冒昧造访，望能容拜见，并赐些许食物充饥。”连问数声，竟没有人应声，不觉心下大疑，莫非屋主人有事外出，当下也不管失礼不失礼，径行移步走上前去。刚想举步踏入，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使他愕然止步，做声不得。

只见堂中桌椅凌乱，地上流满鲜血，血泊中躺着三具尸身，肚破肠流，血肉狼藉，惨不忍睹。血迹已呈黑血，尸身阵阵腐臭味，中人欲呕，看来陈尸已有两天以上。

约略可以看出一个是须发斑白的老者，另一个三十上下的中年人，一条齐肩削落的断臂中，还紧握着一把带鞘长剑，另一个却是家人模样半老中年。

看样子，还未交手，就一齐遭了毒手。

而三人面目清平祥和，显见不是凶恶之辈，既然已避居在这种人迹罕至的山僻之地，何以还会遭人毒手，看这三人的死状，厥状至惨，这动手的人，不是心怀极深怨毒，就必定是穷凶极恶之徒。

他忍着刺鼻的血腥腐臭之味，走入屋中，仔细一看，右边的一间摆了张木床，陈设极为简单。左面一间，好像是女人的居处，他不遑细看，忙退身出来。

堂中正面挂着一中堂，两条幅，一看后面落款，赫然是“主人桃源居士

慕容刚题并书”几个字。

他如中巨雷，几乎昏厥，眼泪扑簌簌直挂下来。

他双膝一屈，跪在老者尸前，先时不曾注意细目，这时辨识之下，天啊！这不正是父亲玉面专诸司徒雷生平至好慕容伯父吗？

七岁时，他清楚的记得慕容伯父带着一子一女来他家住了三天，后来不知为了何事与父亲争执，愤然离去，而父亲也因此而常常长吁短叹。

想不到，竟然主仆三人同遭了毒手，还有那比他大一岁的婉姐姐呢！是追赶敌人去了，还是有事外出？

“伯父云音在天之灵不远，文儿不论天涯海角，也必要将仇人碎尸万段，以慰在天之灵！”

他祝祷之后，立起身来，径到卧室之中，想找寻点蛛丝马迹。

蓦然——

微风飒然，他机警的转身，一条纤细红影闪处，一个风姿绝世的红裳女子，已伏倒尸前，一声尖叫，登时昏死过去。他不用看，就知道是慕容伯父的幼女慕容婉回来了。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怔立一旁。

他看着这自幼丧母的婉姐姐，如今已是孑然一身，与自己正是遭遇相同，不禁又流下几点泪来。

心中盘算着，料理后事之后，与婉姐姐一同杖剑寻访仇踪……久久仍未见她醒来。不由暗骂自己一声糊涂，伸出右手仅存的二指，曲拇指，食指遥遥点向她的“天殷穴”，一声长喘之后，她已悠悠醒来！“婉……”刚说得一个婉字，只见她杏目圆睁，杀机满面，一跃而起，刷的拔出长剑，猛向他刺来。

“贼子，我父女与你何仇何恨，如此赶尽杀绝，姑娘与你誓不两立。”连哭带骂，掌中剑尽向致命之处刺来，形同拚命。他左闪右避，也是急得双泪直流！茅屋狭小，他又不能还手，只好破窗而出。

她跟着一跃而出，一只剑如灵蛇吞吐，尽是拚命招式，目眦尽裂，满含怨毒。

“婉姐姐，是我，文儿，你误会了！”他一面闪避，一面右手连摇，口中不停悲叫。

但她此时，因受了这巨大的刺激，神智已是不清，哪能听得进半个字去，只一味的拚命猛攻，看样子不把他毙于剑下，决不甘休。

“贼子，万恶的魔鬼，你还手呀！今天本姑娘不把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婉姐姐，你听我解释呀！我是文儿，文儿！”任他喊破喉咙，对方只作不闻，而招式也更见凌厉。他心中电转，看今日之局，绝对无法解说清楚，不如暂且离开，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说吧！反正自己已经在慕容伯父尸前立誓，要代报血仇，不争这早晚，还是正事要紧。他一面躲闪，一面悲声叫道：“婉姐既然不听文弟解说，我只好先行一步了，天涯海角，誓要找到仇家！”身形如柳絮飘风般，凌空而起，直向林顶树梢泻去。“贼子休走，留下命来！”

红影闪处，她紧紧纵身追来，但，哪能及得上司徒文绝世轻功身法，转眼已被抛后老远。

她一看，功力悬殊，不容易追上，而且心悬茅屋中父兄的尸体，只好停身，怨毒已极的朝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叫道：“贼子，任你骨化飞灰，姑娘也

认得你，总有一天血债血偿！”

他一面悲伤慕容伯父等人的惨死，一面痛心婉姐的误会，心如刀割，待到身后已不闻声息，方才停下身形。他仰首云天，心含悲痛，何以天下竟有这么多不幸的事，这是谁造成的？——一些肆虐武林的魔头，败类。

一颗五年前深埋在心头的“恨”的种子，迅速的发芽，茁壮，充满心胸。他觉得一切为非作歹之徒皆可杀。

只有杀，才能止杀。

杀一个恶人，保全无数的善良的人。

恨——

在胸头激荡汹涌。

他直觉的需要刺激，血的刺激，他的心胸似要爆炸开来，以前，他被苦苦追杀的时候，他也会有过同样的冲动，但那冲动促使他去学习绝艺，现在——他奇缘迭遇，武功无师自通，这冲动的情绪，却要他去实际行动。

他脑海中，一直转着婉姐姐凄厉的面容，和慕容伯父主仆三人的陈尸惨状。

桃源居士慕容刚和玉面专诸司徒雷，并称为中原双奇，内外功都臻上乘，而先后遭人毒手，行凶者的动机似在灭门绝族，仇家的身手当已到登峰造极之境，否则以中原双奇的身手，焉能如此容易得手，他越想越觉得两事如出一辙，很可能有连带关系。

但，他此刻既乏江湖阅历，也没个商量处，婉姐姐可能有几分眉目，双方既已发生这么大的误会，当然无法交谈，他真不知如何安排自己。

他忽然想起曾三次救他的蒙面怪人，说过当铁笛扬威江湖之时，告诉他仇家的姓名，看来只有遇到蒙面怪人之后，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端倪。

他忍受不了内心的激动，他需要发泄。

一声响彻九天的长啸过处，身形如殒星划空，直向山外泻出。

月光如银，给大地披上了一袭轻纱。

他——足下如行云流水，顺着官道，向白云庄方向驰去，他不时弹动他的右手两个指头，他要去索还这一笔帐。他忘了饥渴，忘了疲累，整夜的奔驰。

当旭日刚从东方露出它的笑脸时，他已奔到行距白云庄不及百里的永华镇。

草草用罢酒饭，甫出镇头，便已发觉有人跟踪，他暗笑一声，不疾不徐的走去，对跟踪的人，恍如未觉，连头都不曾一回。

面前忽现一片苍林，浓荫蔽日，他脚下一紧，闪电般射入，回身由右反绕而回。

只听嗖嗖连声，两老者一壮汉，已自现身顺官道淌入林中，其中一个鹰鼻兔唇的老者咦了一声之后，向其余两人道：“这小子好滑溜的身手，怎么转眼就不见了？”另一个尖脸削腮的猴形老者，眼珠一转，似不放心的朝四边重新扫视了一遍之后，向那壮汉道：“铁牛，你可是看准了，这小子右手只有二指，一直深藏袖中，腰插铁笛……”“错不了，用饭时，我与他是邻座，一点不差。”“咦！这小子莫非会飞不曾，怎的一转眼就不见了？”那鹰鼻老者眉头一皱，不断的左顾右看。

“我看还是放起旗花火箭吧……”

“不用，小生已恭候三位多时！”一个幽幽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三人不由大吃一惊，猛然转身，只见一个俊美绝伦的书生，右手笼在袖中，腰间插着一支乌光闪亮的铁笛，正对自己淡淡而笑，不正是被自己三人追踪的是谁！

人家如何欺近身来，尚且懵然不觉，如果人家要自己的命，岂不是易同反掌，心头一震之下，不自觉的退了三步，满脸尴尬之色。

“三位尾随在下，究竟是什么意思？”

“笑话，阳关大道，难道只许你一个人走？”猴形老者讪讪的一笑答道。

“三位如果不说明真相，可别怪在下心狠手辣！”“你准备怎样？”那叫铁牛的壮汉环眼一睁道。“小意思，既然碰上，每人自动给我留下一只耳朵，说明来意，然后再走！”

三人闻言，脸色一变，呛啷一声，兵刃出鞘，两老者各使一支青铜长剑，壮汉则是一把厚背鬼头刀，蓄势戒备。俊美书生冷笑一声，右手缓缓自袖中伸出，拇食二指轻轻一弹，一缕利厉指风，应指而出，挟刺耳尖叫，快逾电闪，射向那壮汉。

惨号声中，那壮汉一只左耳，已应声落地，疾以单手掩耳，哼声不止，血自指缝间汨汨渗出。

两老者哪曾见过这等功夫，登时脸呈死灰，连退数步，冷汗涔涔而下，目中流露出骇极光芒。

“两位意下如何？是否要在下动手。”

“小子欺人太甚！”两老者同声喝斥一声，两支剑颤起朵朵剑花，疾刺而来。

只觉眼前一花，持剑手腕一紧，两支剑已到了书生手中，连人家如何出手均不曾看清，惊呼一声，三人齐齐转身，正欲起步逃走……

眼前又是一花，俊美书生已拦在前面一丈之外道中，脸含轻笑，手腕一震，那两支青铜长剑顿时寸寸而断，洒满一地，唬得三人寒气直冒，张口瞪眼，出声不得。

“我最后再说一遍，自去一耳，说出来由，否则，哼……”哼字方一出口，右手两指，顿冒丝丝白气，朝路旁树身一指，哧哧连声，径尺树身，突现两孔。

三人亡魂皆冒，面面相觑。

两老者对望一眼，似已下了决心，一咬牙，硬生生的将左耳撕下，痛得龇牙咧嘴，冷汗直流。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燕北双雄，不忘今日之赐！”鹰鼻老者，声音比哭还难听的交代了这几句场面话，向二人一摆手，正想……

“慢着，三位追踪在下，是什么意思，或是受什么人指使，说完再走不迟！”说完冷笑一声。

三人知道今天如不说出来，决难走脱，但一想起身后那人，阴残绝伦的手段，一说出来，还是免不了一死，一时之间进退维谷，比死还要难受。“三位不说，我也不强人所难，就留在这林中吧！”说着上前两步，目中射出骇人棱芒，右手缓缓自袖中伸出。三人顿时面色如死，又退了数步，正要……

蓦然——

一条红色人影，自天而降，寒芒耀眼，向他当头罩下，口中娇斥道：“贼子，任你上天入地，姑娘必将你碎尸万段，方才称心。”

他一闪身，已移开一丈开外，一看，慕容姑娘，满脸怨毒之色，身方落

地，又挺剑恶狠狠的扑上。

“霓裳仙子！”那叫铁牛的壮汉脱口叫出。

他一面躲闪，一面想道，“霓裳仙子”果然人如其名，看来婉姐姐在江湖中也闯出了万儿了。

“婉姐姐……”他正想解释。

“呸！贼子，谁是你姐姐，你还我父兄的命来！”她不容分说，狂攻不已。

他连急带气，心中的话，反而说不出来！

只见剑风嘶啸，剑影千重，一条古衣人影，顺着剑势，如粉蝶穿花般，游走不休，剑势虽凌厉，但却沾不上他的一丝衣角。

燕北双雄和那铁牛，连逃走都忘记了，只顾欣赏那绝世身法，目眩神迷。

他们哪会知道，这就是“玄天秘篆”中，所载的旷古凌今的绝世奇学之一“烟云缥缈”步法，此时司徒文不过施出了三成，如果施展到极限，根本不见人影，只见一缕轻烟缥缈，即使遇到功力胜过自己的高手，也可自保有余。

转眼几十招过去，他几次出声，每次启口，都被霓裳仙子慕容婉厉声喝止，他苦在心里，急在心头。

他不恨她，他知道她的心境，他同情她的遭遇，并且这两家的血案，似是同样的仇家所为。

他和她都是中原双奇的后人啊！

他知道，目前虽然误会，但事情终有水落石出之日，只有慢慢的寻找机会解释。

一阵破空之声突传，场中立时多了一个白发老者和一个妙龄少女，只见她生得芙蓉为面玉为骨，一身月白劲装，恍若嫦娥临凡，西子重生，与霓裳仙子一比，竟是各有千秋，无分轩轻。

众人一怔之下，霓裳仙子的招式不由一缓，司徒文一闪脱出圈外。

“公公，那不是怪手……”她本是慌不择言，一想不妥，玉面登时飞上两朵红云。

他一看，可不是那无极老人公羊明，和存在心底的情影公羊惠兰，心中一喜，立现笑容。

公羊惠兰见五年前被自己称为小孩的他，已长成英姿焕发的翩翩美少年，不禁心中顿起遐思，何况在她心目之中，这怪手少年和她还有极深的渊源。

霓裳仙子一瞰来人之后，发觉那俊美书生已脱出自己剑风之外，忙不迭的又狠命攻上，霎眼之间，又将他包裹在重重剑影之中。

燕北双雄与那壮汉铁牛，经这白发老人与美艳少女入场一搅，忽地惊觉，若不乘早溜走，难道在这里等死不成，相互一施眼色，慢慢退至林边，闪电般转身越林而遁。

由于惠兰姑娘这一声怪手，“怪手书手”之名，立即传出江湖。

他虽眼见三人逃走，但为了要应付婉姐姐的攻招，又要想向无极老人祖孙打探一下铁笛之谜，另外惠姑娘那一双慑人的双眸和宜嗔宜喜的樱桃小口，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使他不忍遽离，所以眼睁睁的看着三人遁去，而在心中又存下一个被人追踪的谜。

白发老公公曾两次出手救他，而惠姑娘是第一个闯进他心扉的人，而且

此中说不定还有其他原因存在，所以就难怪他了。

婉姑娘此际钗横发乱，状类疯狂，一脸凄厉怨毒之色，着着不离要害大穴。

公羊惠兰自己心目中的人儿，只一味的闪避，决不还手，虽然窃喜心上人五年之中，居然练就了一身绝学，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心中大是不愤，手按剑柄，就想……

无极老人不愧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见红衣女子不类邪派人物，如此的拚命狠攻，其中定有极大的蹊跷，见状忙伸手止住孙女，不使出手。

“婉姐姐，可否让小弟……”

“呸！”

剑势反而更形加紧。

老人微微摇头，知道事情决不寻常。

这一声婉姐姐听到惠姑娘耳朵里，可满不是滋味，一股酸溜溜的感觉，直冲心门，暗自把牙咬得紧紧。

哼！没来由，让他们去拚命吧！与我什么相干，把头转向别处，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又使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注视着心上人。无极老人看着他怪异飘忽的身法，眉头紧皱，频频摇头，似乎十分困惑，从这少年的身法上看，与他心中的推想，大相径庭，但看到他腰中的铁笛又使他狐疑不已。良久之后，忽地一点头，自言自语的道：“是了，必定是这么一回事！”“公公，你说什么？”

老人微笑不语。

其实无极老人这时心中所想，只猜对了一半。

司徒文越来越觉不是意思，对方不容许他解释，也不容他缓手，像这样一味的缠下去，如何了局。

“公公，您说这怪手书生是师叔祖的传人？”

“他既身怀坎离铁笛，很可能是！”

“但他的身法……”

“我也在怀疑这点，但也许有其他原因！”

“那我该叫他什么呢？”

“应该是你的师叔！”

“哼！我才不呢！他年纪和我差不多！”公羊惠兰，小嘴一噘，满脸的不高兴。

“什么话！礼不可废！”

“但愿他不是……”她天真的说。

“淘气，这么大的姑娘，一点规矩都没有！”

她面上一红，泫然欲泣。

司徒文此时，又气又急，恨不能有以前追截他的魔头现身，痛快的大杀一阵，方才能消这一口气，不时的望着老人苦笑。

“老朽无极老人公羊明，姑娘可否暂时停手，容我一问情由？”无极老人忍耐不住，出声向霓裳仙子道。霓裳仙子一听老人之名，知他是武林前辈，不忍拂逆他的意思，当下一停手，叫了一声：“老前辈，请恕后辈无礼！”口虽说话，眼却注定司徒文，生怕他溜走。

司徒文这才有空向无极老人恭施一礼，口尊老前辈，称谢上次援手之德，然后向惠兰姑娘点首为礼。

惠姑娘嫣然一笑，这一笑有如百花齐放，春到人间，司徒文不禁为之动容。

无极老人听他这一声称呼“老前辈”，不啻又否定了他的推断，正想启口追问……

“前辈有何事指教？”霓裳仙子突然发问。

“姑娘好像心怀极大怨毒，究竟因何……”

霓裳仙子面色一凄，泪流满面，悲声道：“晚辈父兄及老仆，均遭这贼子毒手！”说完怒目切齿的注定司徒文。“不！老前辈，这是绝大的误会，她——婉……”他急着分辩，但慕容婉心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不等他说完，长剑刷的一声，又分心刺去。

他一闪避过，长叹一声，立施“天马行空”轻功身法，如经天长虹，电闪而去。

三人不约而同的飞身尾追，仅一步之差，顿失他的身影，这种轻功身法，无极老人以数十年修为，也自叹不如。婉姑娘对这“怪手书生”的绝世风标，和出类拔萃的武功，未尝不动心，只是父兄之仇，岂能容她多想。他展开身形一阵疾驰，怕婉姐姐追上，又是纠缠不清，改道偏西而行，一口气飞驰了近三十里，才缓下身形，心中的悲愤痛苦，简直无可言喻。

他此刻的功力，十丈以内，飞花落叶，都瞒不过他，突闻身后，十丈以外，似有衣袂飘风之声，心知又有人追蹑上了他。

暗哼一声，故意放慢脚程，宁神一听，果然他快人家也快，走了片刻，蓦地回身，疾逾闪电飓风的向来道射去，追踪的人，不虞他有这一着，欲避不及，瞬眼之间，已成面对面之势，双方一停身，相距不及一丈。

追踪的竟是一老者，三中年。

四人同时惊咦一声，近了一步，蓄势戒备。

“四位追蹑在下，意欲何为？”

那虬髯老者，目射精芒，显然功力不弱，哈哈一笑道：“你断定我们是追踪你的？”

“嗯！”他嗯了一声之后，面上杀机立现，目中精光暴射，令人不敢逼视。

“你怪手书生，未免太过张狂！”

他心里一动，自己怎么被安上了怪手书生这一个名号，他下意识的伸出只剩拇指二指的右手，凄然一笑。“你们四人究竟是被何人差遣？”

三个劲装疾服中年，似是一切都以那老者为主，并不吭声，那老者阴恻恻的一笑道：“这个么，不劳动问！”“你到底说是不说？”蓦然欺进两步。

“不说你又待怎样？”

他满腹的积怨，此时正好找到发泄的对象，冷笑一声，右手似迅雷疾电般猛然向那老者挥去，势如狂涛掠岸，巨瀑猛泻，锐不可当。

那老者见对方手下一扬，一股强狂绝伦的掌风，已自临体，刚劲快捷，生平仅见。心头一凛，疾以双掌迎上，一声轰然巨响，惨号随之而起，两手齐腕而折，鲜血如泉涌，噔噔噔！直跌坐五尺之外。

三个中年面色遽变，惊叫一声，连退三步，背脊骨里，寒气直冒，以老者的身手，挡不住对方一招半式，自己三人齐上，也是白费。

看来武林传言不假，这“怪手书生”的功力，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境地。

三个劲装中年，弃受伤的老者于不顾，转身就想开溜。“且慢，看你三

人决不是什么好东西，竟弃受伤的同伴于不顾！”

三人被这一声“且慢”钉在当地，不敢稍动。“我问你们的话，到底答是不答？”

他的话，似具有无上的威严，三人欲言又止，面上现出极端为难的神色。

“念在你们有些替人跑腿的小脚色，小爷真不屑动手，不然，哼，哼！……”

三人面面相觑，不知是说好，还是不说好，走是走不脱，打吗，更是以卵击石，休想了。

他面色陡然一凛，神目如电，直瞧着三人，三人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寒噤。

“我最后再说一遍，你们追踪本少爷，系受何人的指使，还是有什么企图？”

右手两指，在袖中轻弹三下，脸上同时升起一片杀机，然后，右掌缓缓上扬，如果三人不说，他准备一掌毁去他们。其中一个目光闪烁不定的中年人，瞥了同伴一眼之后，嘎嚅着道：“少侠，我说……我们是……是奉了……”

蓦然——
数缕几乎听不出来的破风之声传处，连同地上受伤的老者，惨嗥半声，倒地寂然不动，这破风之声，如换别人决听不出来。

司徒文一怔之后，大喝一声：“好狠毒的心肠！”人随声起，向一株大树顶上，电射而去。

足踏叶梢，展眼一看，四外寂寂，哪有半丝人影，心知来人功力不弱，不愿盲目追赶，疾泻回原地。

一看四人，业已气绝多时。

检视死者身上，并无半点伤痕，大觉奇怪，自己分明听见极微的暗器破空之声，难道……

忽见一具俯卧的尸身后脑“玉枕穴”上，微微有黑色血水渗出，心中已自了然一半。

疾出右掌，“玄天神功”随意念而生，照正“玉枕穴”上方，凌空一吸，一根长逾两寸，细如松针的泛着暗蓝色的钢针立现掌心之中，显然是歹毒霸道的毒针。

他看着这一根小小毒针，在揣想这出手的人，能在十丈之外，同时取四人的性命，劲力之强，识穴之准，手法之精，同时轻功之妙，皆已达到了顶尖地步，只不知何以要杀人灭口。对了，这出手的人，即使不是幕后操纵追踪自己的人，也必是同党无疑，有了这一根钢针线索，看来不难查个水落石出，随手把钢针谨慎的藏入铁笛卡簧之中。

他逐一回忆与他照过面的一干魔头之中，谁能具此身手一庄二堡三谷主不可能。

巫山三魔、白发仙娘、火德星君、红须人屠不可能。

觉空秃驴也不可能。

幽冥秀才、黑白双判、阴山五怪，也似不可能。

五大门派已有约在先，同时也不会使此阴毒手段。

铁塔怪魔——对，只有这魔头有可能性，在虢公古墓之前，这魔头似专为替一庄二堡三谷撑腰，对付自己而来，追溯思源，一庄二堡三谷仍脱不了干系。

他同时联想到，一庄二堡三谷苦苦追杀和断指掌伤之恨，一股无名孽火，

直透脑门，冷笑一声，径朝白云庄方向驰去。

一阵兵刃交击之声，夹着女子的喝骂，突自路边林空隙地之内传来。

他一变势，转向路边，蹈枝踏叶而行，“天马行空”轻功身法，果然不愧盖世绝学，如一缕淡烟，飘过树梢，叶不动，枝不摇，轻如浮云，捷逾星泻。

只见林中一片空地之上，剑芒闪烁，剑风丝丝，一男一女正在拚斗，那女的身着玄衣似已不支，招式散乱，而那男的却一味的尽朝不便之处下手，口里还不住的风言风语，轻薄阴损已极，玄衣女气得不住口的叱骂。

旁边站了两个文生装束的廿许少年，不停的比手划脚，喋喋不休，看来也是轻薄之徒。

司徒文看得心头火发，怒气冲天，轻啸一声，殒星般飞去。

那女的本已不支，只是凭一口怒气支撑，耳闻啸声，不由一怔神，嘶的一声，前襟被剑尖划开五寸长一道口子，露出粉红胸衣，惊叫一声，掩胸而退，三个少年不由同声一阵得意的哈哈！笑声未止，场中已立定了一个丰神俊美的青衫书生，一只手笼在袖中，面上煞气隐隐，恍若从天而降，落地无声，气定神闲。

三人齐齐惊忆一声，面现不豫之色，似乎怪他大胆冲犯，那女的也不由一愣，呆呆地看着这书生。

“怪手书生！”方才交手的少年脱口惊呼，另两人面色倏变，退了一步，而那交手的少年顿时面如死灰，簌簌而抖。司徒文先朝那玄衣女子看去，只见她年在二十上下，满脸惶然之色，额际汗渍俨然，娇喘不止，但仍掩不住她的国色天姿。

他只觉得这女的面上似乎有一种魔力，使他不自禁的生出亲切之感，又觉得这女子似乎在哪儿见过，但自思生平所见女子，又没有这么个人。

那玄衣女子也是直着明如秋水的双眸，怔怔地看着他，面现惊疑之色。

“姑娘伤着哪里没有？”

“谢谢你援手，我……我没有事。”说完，感激的一笑。“如此姑娘少憩，待我先收拾这三个小子。”头一转，与那三少年一对面，不由血脉贲张，怒气填胸，新仇旧恨，齐涌心头，眼中射出骇人棱芒，杀气满面，一个身形也激动得微微发抖。

原来方才动手的那少年，正是白云庄少庄主游蜂蒋树芳，五年前削断他右手三指的仇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他目眦欲裂，数年积愤，化作无边怒火，缓缓自袖中伸出仅余两指的右手，发出一阵刺耳欲聋的长笑，笑声中，包含了怨、恨、怒、仇、悲、哀。

游蜂蒋树芳，做梦也想不到五年前，逞一时之快，削断了对对方三指，现在，对方居然练就一身绝艺，还是传说中，一代鬼才铁笛主人的传人，怎不令他丧魂落魄。

虽然他仗着五年来的苦心勤练，武功已增进不少，但看对方适才的身法，他就望尘莫及。

另两个少年虽震于怪手书生的威名，但未曾见识过，心里倒不怎样惧怕，仗着一身不算弱的家传武学，倒很想会一会这新出道即名噪一时的人物，同时见对方年龄，最少比自己还小上三岁，胆气顿豪。

其中一个面无血色的一撇嘴道：“喂！用不着直眉瞪眼的，我鬼王阴司

书生方崇武倒想领教一二！”

另一个斜眼钩鼻的也不甘示弱的道：“哼！我离心堡西门杰，也想会一会阁下，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

司徒文一听，心里想道：“好哇，全是狐鼠的后代，今天算是碰上了，宰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面。”从鼻孔里不屑的哼了一声。

依然盯着蒋树芳，右手向空连摇，怨毒已极的道：“在下五年前蒙兄台一剑之赐，不敢稍忘，特来讨还公道。”

“你……你……待怎样？”白云庄少庄主蒋树芳道。“嘿嘿，不怎么样，本利一起收。”

嗖的一声，“两仪灵匕”已自掣在左手中。

游蜂蒋树芳，平日骄纵作恶已惯，哪里会听任人家宰割，阴司书生方崇武与西门杰更是桀骜不驯之辈，尤其当着玄衣女之前，明知不敌，场面上也得敷衍一下。

三只剑，如灵蛇出洞，齐齐攻向司徒文。司徒文冷笑一声，身形怪异的一旋，径自穿入剑影之中，惨号起处，他已捷如鬼魅的飘身圈外。

只听呛啷一声，长剑坠地，白云庄少庄主两手鲜血淋漓，各断去了二指，痛得他惨叫不止。

阴司书生与西门杰亡魂皆冒，心知功力与对方悬殊太大，不服气也得服气，忙不迭的去扶住蒋树芳，替他敷药止血。司徒文毫不为意的把“两仪灵匕”揣入怀中。

玄衣女见这书生的身手，真是又惊又喜，若不是他来解围，后果不堪设想，但却料不到，他与他们还有这一段过节。“三个小狗听着，若论你们的行为，本当诛却，姑念初犯，本少爷网开一面，各人自残一臂，与我滚吧！”三人唬得冷汗直流，平日的威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现在一副可怜相，眼巴巴的望着怪手书生。

“你们是自己动手，还是要本少爷代劳？”司徒文脸笼杀气，逼进一步。

三人同时退了三步，作声不得。

“也罢！索性成全你们到底，你们为非作歹，无非仗着一点微末之技，现在废去你们武功，以免再作恶江湖。”声落，身形似电，绕着三人疾转一周。

三人念头还来不及转，连着三声哀鸣，已自软瘫在地，武功全失，眼中流露怨毒光芒。

“小子，这一笔帐，自会有人找你算！”西门杰哀声叫道。“哈哈，用不着找，一庄二堡三谷对本人厚赐良多，当一一拜访答谢！”

玄衣女在一旁可称心快意。

三人挣扎着起身，狼狈已极的相扶而去。他望着他们的背影，面上展露出一丝笑意，他已完成了一件事——断指之恨。

玄衣女这时方姗姗移步上前，福了一福道：“关小倩敬谢公子援手之德！”说完，面上挂着一抹神秘的笑意，看着这俊美秀逸的小煞星。

司徒文自第一眼看见过关姑娘之时，心里就泛起了一丝莫名的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感，他自己也说不出到底为了什么，只是觉得她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使他不自主的想亲近她。“姐姐……”他心里在想，他有这么一位姐姐该多好，心里想，不料竟脱口而出，刚叫得一声姐姐，立时俊面绯红，木讷说不出话来。

关小倩被他这一声“姐姐”叫得喜上眉梢，甜在心头，也许是她和他的命运相同或许是所谓的“前缘”，所以才会感应相同，彼此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都希望互相亲近。

他曾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自幼随母亲而去，他无法想象她的容貌，他想，如果眼前的就是他的姐姐，该多么美妙，但人家是姓关，而不是姓司徒。

他很奇怪何以一见对方的面，就有似曾相识的依依之感，他不知道她的感觉如何，固然她很美，但这种思想并不建筑在儿女私情上，而是一种神奇的直觉……

“恕我托大，叫你一声弟弟，我看你有很大的心事？”

他微喟了一声，点点头，真有身世茫茫，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满腹的愁怨孤凄，尽在这一声微喟里！

“弟弟的身世，能否为姐姐一道？”

“以后有机会时再向姐姐详述吧！”“那你的名字总该让我做姐姐的知道？”

“司徒文！”

“司——徒——文，好像在哪儿听过！”

“那姐姐的身世呢？”

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眼圈一红，眼角已包含了一泡泪水，一副楚楚可怜之相，真是我见犹怜。

“啊！姐姐，都是我不好，惹你伤心，不说也罢！”“不！弟弟，我总要告诉你的，我姓关是随母性，我在很小的时候……”

一阵破空之声，打断了她的谈话，一团黑影，从林外驰过。“铁塔怪魔！”他大叫一声，身影电射而起，疾朝那团黑影驰去的方向泻去。

“姐姐，保重！后会有期！”最后一个字传来，人影已渺。她偶然若失的望着他逝去的方向，她自忖没有这分功力能追得上，叹息一声，也自飞身驰去，但心里却深深的印上了一个俊美的影子。

他的目力何等锐利，虽然那团黑影，从十丈之外的林缘疾驰而过，快得有如神驹过隙，但他已能辨认出来是追杀他的魔头之一“铁塔怪魔”！

同时以钢针杀死追踪他的一老者三中年，企图灭口，他怀疑是这魔头所为，千载一时之机，岂肯轻轻放过，目前他急切的要揭开五年前追杀他，五年后的今日追踪他的这个谜底。他虽然舍不得这么快就离开甫认识的倩姐姐，但兹事体大，所以毫不犹豫的疾起直追。

“铁塔怪魔”轻功身法虽盖过一般武林高手，但比起稀世绝学“天马行空”身法，未免相形见拙，不到半盏茶的时间，已自追了个首尾相衔。

一丛参天古树掩映中，现出一所巨宅大院，他不由欢叫一声：“白云庄。”

就在这眨眼工夫，铁塔怪魔已隐入庄中。

他越发的肯定了他的推断，这魔头与一庄二堡三谷有密切的关系，既到地头，还怕他飞上天去，身形也随着缓了下来。虽说是缓，但速度还是相当惊人。

他停身庄前，只见庄门紧闭，阒静无人，他不愿逾楼而入，他要堂堂正正的入庄。

五年前被追杀的事实，一幕幕重映心头，他热血沸腾，怒气冲霄，蓄足内力，大叫一声：“怪手书生拜庄。”良久，毫无回声。

满腔积怨，使他不能再有片刻的等待。

双掌蓄足七成功劲，猛然向庄门推去。

一片轰隆哗啦之声，木石砖土齐飞，厚重的庄门被劈成满地碎屑，八字门楼震坍了一半。

他徐步昂头走入。

偌大一所庄院，寂无人声，恍若鬼域，他不由心中微凛，蓄劲戒备，以防不意的袭击。

因为他亲见铁塔怪魔没入庄中，一定有什么诡谋。进入中门，眼前是一大庭院，山石花木，布置得倒也气派。

他伫立院中，抬头向厅内一看，一庄二堡三谷主，高踞厅中，面露阴森奸笑。

他一时倒被这莫测高深的气氛怔住了。

白云庄主首先一阵奸笑之后，冷冷的说道：“小子，想不到你倒自己闯了来了，五年蛰伏，想来你已练成了“玄天秘篆”中的绝技，可是——哈哈！白云庄就是你的埋骨之所！”

他蓦地一阵长啸，如春雷乍发，老龙清吟，震得庭院中的花树无风自舞，屋顶积尘簌簌而落。

啸毕，双目怨毒已极的注定厅中诸人。

众人不由赫然变色，但瞬即回复阴森脸容。

“在下五年之前，蒙蒋庄主一掌之赐，又感各位追杀之德，今天特来讨还公道。”

哈哈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鬼愁谷主一晃戴着恶鬼面具的脑袋，粗声暴气的道：“小鬼，你已名列鬼录，不用多说废话了，我鬼王座下，又将新添一名怨鬼，我看，你干脆自裁，还可落个全尸，不然……”

他恨得一咬牙，右手突自袖中伸出，拇食二指戟指鬼王方魁，两缕白蒙蒙的指风，挟丝丝破空之声，电射而出。

众人哪曾见识过这等功力，惊叫声中，纷纷离座闪避，只听哧哧两声，厅中正面座后的屏风，立时现出两个小孔，众人又是一声惊叫，脸色遽变。

他立身阶檐之下，距那屏风少说也有五丈，竟能指穿两孔，这种功力简直是骇人听闻。

众人只揣知他已练成了“玄天秘篆”中的武功，想不到竟到如此地步，幸而早有布署，否则……

“今天如不说出追杀本人的原因，可别怪在下心黑手辣，哼！一庄二堡三谷，将被夷为平地！”说完，面容陡转肃煞凄厉，杀气蒸腾，笼罩全面，令人不敢正视。

众人听了这句充满怨毒血腥恐怖的话，心头不由一震，如让这小子逃出手去，夷平一庄二堡三谷，可不是一句空话，同时这个谜底如被他揭穿，一庄二堡三谷，将死无焦类沦入恐怖杀劫之中。

而另外一个谜底，如果揭穿的话，即使这小煞星不出手，一庄二堡三谷同样难逃武林公道。

想到这点，不由心神皆颤。

半晌惊定，众人一字横排厅中，目光灼灼的看着他。“小鬼，你要问为什么追杀你吗，少时你就会知道，到了丰都城阎王老那里，你的死鬼父亲会

告诉你！”离心堡主西门无忌阴损的说。

这句话损及他的亡父，他焉能忍受得了，登时双目尽赤，厉吼一声，身形电射而起，直向厅中射去。

众人疾向屏风之后闪去，他情急之下，右掌蓦伸，向最后闪身的白云庄主蒋桐，一拍一收。

白云庄主忽感一股绝大吸力，将他身形向后猛拉，他忙运功一挣，就在这一吸一挣之间，一只手掌，已抓实他的“肩井穴”部位，五指如钢钩，直刺入内。

他不禁亡魂皆冒，惨哼不止。

怪手书生左手扣定白云庄主，探头向屏风之后一看，可煞作怪，无门无户，心知不妙，像抓小鸡似的，提起白云庄主，电闪般飘出厅外。

白云庄主琵琶骨已被五指洞穿，这一提痛彻心肺，不由杀猪也似的惨叫起来。

惨叫声中，他足方一沾院地，轰然一声，庭院上空，已被一重钢网罩住。

网上密布蓝光闪闪的钩刺，显然含有巨毒。

他微一怔神之后，恍如未觉，一松手将白云庄主摔在院中地上，脸上杀机更浓。

白云庄主一方领袖人物，焉能如此不济，只因自恃太甚，同时慑于怪手书生的玄奇武功，而且料不到他的功力，竟到了凌空摄物的地步，满以为他今天已坠入算中，成了瓮中之鳖，所以疏神被制。

“老狗你究竟说与不说？”

白云庄主强忍痛楚，暗地里功集双掌，闪电般朝旁边的怪手书生推出，人也跟着一跃而起。

他真是料不到白云庄主有这一手，近在咫尺，闪避决不可能，意动功生，护身神罡应念布满全身，硬生生的承受了一掌。

白云庄主双掌推出，见对方毫无闪退还手的余地，心方一喜，岂知身形尚未立稳，一股潜力反震回来，不亚于自己击出的力道，心内一寒，念头未转，立被弹出一丈之外，摇摇欲倒。

不禁心颤胆寒，想不到这小煞星功力如此之强。

“你到底讲还是不讲？”他怒喝一声，欺近三步，右手自袖中伸出，缓缓上扬。

“你既然抵死不说，自有别的人会说，小爷不耐与你久缠，先成全你了吧！”

白云庄主明知敌不过他，但自恃大援在后，情急之下，不顾一切，运足十二成真力，咬牙忍住伤痛，狞笑一声，狠命劈出。

他右手早已蓄足七成真力，运用“玄天掌功”中的“卸”“震”二字诀，右手猛然迎着对方掌风一圈，一扫。

白云庄主见自己以十二成功劲击出的一掌，被对方一圈之下，卸于无形，立知不妙，方待转身向厅内纵去，紧接着对方一挥之下，一股如山劲道，反震回来，心头一紧，直被震飞起离地两丈之高，几乎触及钢网毒钩，惨号起处，张口喷出一股血箭，砰的一声，势尽落地，登时晕厥。

他恨满胸膛，杀机炽烈，正想跟着一掌挥去。

蓦然——

一声阴森刺耳的冷笑传来，只见钢网之外，西厢屋面之上，一座巍然铁

塔高耸，旁边分立着二堡三谷主，那阴森冷笑，就是发自铁塔之中。

“小子，死到临头，还妄逞凶顽，告诉你，今天你就是一百个怪手书生，也得留在白云庄中。”话语阴冷如发自寒冰地狱。

“哈哈！老魔，告诉你，这区区钢网毒刺还不放在小爷眼下，今天小爷必定成全你们，以报追杀之德！”二堡三谷主看了躺在院中的白云庄主一眼，听了他这句怨毒的话，不由打了一个冷颤。

怪声又自铁塔之中发出。

“小狗，你别自恃‘玄天秘笈’的武功了不起，告诉你，还不在我天毒门的眼下！”

“天毒门”！他当然不知道“天毒门”为何物，他根本没有半点江湖阅历，除了曾追杀他的魔头和各名门大派之外，他一无所知。

“天毒门”他自语了一声，心中忖道，莫非一庄二堡三谷主都是和天毒门有关，或许就是天毒门人，那苦苦追杀自己，可能是天毒门授意而为，但，天毒门又为什么要追杀自己呢？他解开了一个谜，又进入了另一个谜中。

“小鬼，怎么不说话了？”

他冷哼一声之后，突然问道：“一庄二堡三谷，是否天毒门下？”

二堡三谷主望了铁塔一眼，不敢作声。

一阵杰杰怪笑，自铁塔中发出。

“小鬼，你死在目前，无妨告诉你，一庄二堡三谷主正是天毒门人，至于为什么追杀你，你死后自知！”

“哈哈，本人有生之日，就是天毒门灰飞烟灭之时。”他豪气冲霄的道。

“小子，别胡吹大气，你说不惧那钢网毒钩，你且看看脚下是什么东西？”

他怀疑的朝地上一瞅，果见院中地上洒满一层薄薄的黄色粉末，他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毫不为意的抬起头来，不屑的哧了一声。

“告诉你，地上洒的是‘三刻绝命散’，任何大罗金仙，只要稍沾一点，一刻绝命，神仙难逃，你的绝世武功，又有何用？哈哈！”

他听了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试一运气，又觉百脉畅通，毫无中毒迹象，他入白云庄为时已久，照理应该发作了，莫非是他们故意危言耸听……

朝地上的白云庄主一看，肤色已呈乌黑，七孔中溢出缕缕黑血，显然是中剧毒而死的现象，心内寒气顿冒。

他却不知他巧获“九品兰实”，连叶带根一齐吞下，那“九品兰实”却是解毒圣品，他一连食下九叶，药力充满全身精血之中，本身已是百毒不侵，所以毫无中毒迹象。

他现在方才大悟，何以庄中阒无人迹，原来是魔头们布下了这个毒计，同时由铁塔怪魔故意现身，引他来此，设想可谓周密之至。

他既然默察自己并无中毒迹象，胆气顿壮，故意装成中毒现象，身形微微颤动，面上变色，摇摇欲倒。

二堡三谷主顿时面现喜色。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趁早说出，迟就来不及了。”

他心中暗笑，暗暗把“两仪灵匕”紧握左手之中，身形摇晃着向西边移去。

众魔心中暗忖，牺牲了一个白云庄主，换得“怪手书生”一条命，除去天毒门一条祸根，没有什么不值。“小子，‘玄天秘笈’是否带在身边？哈哈，我天毒门又多了一件传代异宝！”

“邪门外道，也想染指武林异宝，别做你的千秋大梦。”蓦然——

他飞身而起，直向西侧钢网射去，手中灵匕本是上古奇珍，削铁如泥，运劲一绞，如摧枯拉朽，钢网在铁屑纷落中，已被削开一个三尺许的大孔。

一条青影冲天而起，半空中一个转折，轻飘飘的落在屋面之上，距众人三丈不到之地，目红似火，宛如一尊煞神。铁塔怪魔与二堡三谷主做梦也估不到，眼看将要中毒而亡的“怪手书生”会突然来了这一手，登时齐齐惊叫一声，面如土色，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怪事，难道这小子已练到了“金刚不坏之身”的地步，连天下至毒的“三刻绝命散”也奈何他不得。

嗖嗖连声，齐向后纵去。

一缕青烟飘处，“怪手书生”以快到不能再快的速度，挡在后院屋脊之上，右掌连连猛挥，一阵阵汹涌如滔天巨浪的掌风，不断涌出，硬把众魔逼落后院之中。

二堡三谷主立于铁塔之后，静立院中，心中却忐忑不已，对面两丈之外，“怪手书生”脸上杀气未退，嘴角噙着一丝冷峻已极的笑意。

“官道之外林中，以毒针连伤四人，企图灭口，是否你老魔的杰作？哈哈！你虽毒似蛇蝎，不惜杀害自己手下之人灭口，怎奈天网恢恢，人算不如天算！”他厉色朝铁塔怪魔道。

二堡三谷主除鬼王戴着面具看不出表情外，其余四人，面色遽变，显然有兔死狐悲之感。

“哼！老夫出道江湖以来，还没有人敢对老夫如此说话，小子能有多大气候……”

“呸！大言不惭！”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三下，欺近了三步，二堡三谷主脸色又是一变。

一股劲风，自铁塔之内涌出，势如排山倒海，强猛绝伦，挟呼呼之声，直罩怪手书生。

他恍如未觉，护身神罡遍布全身，他要试一试铁塔怪魔的功力，他这一大意轻敌，几乎铸成大错，这魔头纵横江湖数十年，岂是偶然。

劲风触体，他立即觉出不对，但，傲性天生，岂肯闪避，硬接一掌。

轰然一声，沙尘飞扬，院中花木簌簌飘动有声，铁塔怪魔被护身神罡反震之力，震得铁塔连连晃动。

而他则一连退了五步，方始稳住身形，脸色煞白，护身神罡几被震散，心头血气翻涌，忙就地原式不动。飞快运气一周天，觉出未曾受伤，才放心来，心中亦暗惊此魔功力果然不凡。

铁塔怪魔心中更是凛骇不已，想不到这小子竟狂到敢硬接自己一掌，如果是相互对掌，恐怕自己还要比他逊上半筹，看来此子不除，百毒门的大计，恐怕难以实现。

但当他又想到另一件事时，心中又稍感宽慰。

二堡三谷主以为他已受伤，认为机不可失，同时上步，各劈出一掌。

五人联手之势岂同小可，劲风猛烈，恍如巨浪排空，疾电奔雷，轰隆有声。

他刚刚运功一周天完毕，见五人联手袭来，新仇旧恨齐集心头，无边怨毒狂涌而起，双掌猛然迎着袭来的五股凌厉掌风挥出。

一股狂飚，匝地而起，劲气之刚猛，骇人听闻。

掌风相接，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直使风云变色，泣鬼惊神，惨呼之声

顿起。

他身形一晃即止，而五人中功力较差的无忧堡主东方明与落星谷主孔崇明，立被震飞出去一丈之外，口喷鲜血，倒地不起，另三人则瞪瞪瞪，连退五步以外，面如死灰，急遽喘息不已，显然内腑受伤不轻。

数点小星，忽自铁塔之中飞出，离心堡主西门无忌，受伤最轻，忙伸手接住，自服一粒，又向四人口中各塞入一粒，想来必是治伤丸药。

服药之后，各个坐地调息，而震飞的二人仍躺着不动，看来如不速予治疗，可能就此西归。

“今天如不说出追杀本人的原因，哼！谁也别想生离此地！”他岂肯放过这个机会，五年来，这问题一直横梗心头，他现在要揭开这个谜底。

他百思不解天毒门何以要追杀他？

“只怕未必！”

一条灰影，随声纵落院中。

他抬头一看，来人是一个身着灰色长袍的白发老者，黝黑瘦长，一张马脸，鹰鼻巨口，一双绿豆眼，闪烁着精光，满头白发用一只黄澄澄的金圈束住，不伦不类，鬼气森森。怪老者打量了场中一周之后，小小的绿豆眼一翻，向他狂傲的问道：“你就是怪手书生？”

“嗯！正是在下！”他冷漠的回答。

“你是魔笛摧心的后人？”

“魔笛摧心的后人？”他惊诧的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小鬼，你那死鬼师父的骸骨，已被人在洞宫山峡谷中掘出！”

“何以为证？”他念头一转之后道。“哈哈！小鬼，不必装疯卖傻，你看这个！”一块银光闪闪的手拿大牌子一晃之后又道：“魔笛摧心令随骨掘出！”

“魔笛摧心令！”他本能的一摸腰间，一块同样的牌子，他得自古墓石室中，心内疑云大起，他清楚的记得，他掩埋骸骨之时，并没有发现令牌呀！真是怪事！

他忽然记起五年前，隐形怪客与少林了尘大师五年之约，从林中掷出的也正是这“魔笛摧心令”牌，他如坠入五里雾中，迷离莫辨。

这时他恍然而悟，许多黑道魔头追截他，逼问铁笛主人下落，原来都是为了想觊觎“玄天秘篆”而来！

虽然他不是魔笛摧心的传人，但，魔笛摧心对他实有遗笛留图的恩德，他虽是无心获得，岂可不饮水思源，何不承认是铁笛传人，当下坦然道：“不错，在下正是铁笛传人！”“玄天秘篆可带在身上？”

他不由心中暗笑，一拍腰问道：“嗯！尊驾何人？”老者忽露喜容。“老夫蛇魔崔震！”

“想来也是天毒门中人？”

蛇魔崔震脸色一变，退了一步，绿豆眼凶芒顿射。这时受伤的三人已运功完毕，缓缓起立，注目场中。铁塔不知何时已移到倒地的二人身前，想是在助二人疗伤，这时呼的一声，又飞了回来。蛇魔向三人一摆手，三人立即回身扶起倒地的二人向后退去。

“慢着！”他正想飞身阻止二堡三谷主溜走。

铁塔怪魔与蛇魔同时横里一拦，就在这一拦之间，五人已隐入屋中不见。他怒哼一声，右掌疾逾电闪的拍出，攻向蛇魔，“偷天换日”、“星云

漠漠”、“雷鸣九天”一连三招，恍如同时攻出，尽都是奇绝武林之学。

蛇魔但觉无数掌影挟隐隐风雷之声，凌厉无俦的同时向全身上中下三路攻来，绵密快捷，根本无从招架，心中大感骇然，左闪右避，连退数步，方始险险避过。

也是他初次以“玄天秘篆”所载掌法五招中的前三招对敌，未能发挥全部威力，否则蛇魔当场不死也得受伤。就在他三招刚一攻完之际，呼的一声，一座铁塔挟雷霆万钧之势，当头压下。

他错步移身，双掌猛向铁塔挥去，轰然一声，他退了一步，而铁塔却一溜歪斜，飘向地面，落地之后，尚自摇晃不这一对招，显示铁塔怪魔比他逊了一筹，他得理不让，又是一掌向铁塔挥去。

蓦觉一股强猛劲风来自身后。

他的功力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地步。半途收招，疾逾电闪的回身出掌。

原来是蛇魔崔震背后突袭。

砰的一声，掌风相接，他身形微晃，而蛇魔却退了两步。一声冷哼过处，铁塔之内，又是一股劲风涌出，而蛇魔在退了两步之后，双掌一抡，飞身攻上。

他轻啸一声，气透百穴，内力泉涌，双掌交相劈出，一股股弥天劲气，应掌而出，一波接一波的分攻二人，刹时之间，轰轰之声震耳欲聋。

铁塔不停摇晃，灰影乍分又合，院中一片惨雾愁云，风云变色，星月无光。

他愈打愈觉内力有增无减，迫得双魔采取守势，先机尽失。

他自巧服“九品兰实”之后，又巧破生死玄关，内力不虞匮乏，同时在敌对之中，不断的悟出奇学中的玄奥难通的无穷变化，所以越打越觉得得心应手。

同一招式，每重复施出一次，就增加了一分威力，他越打越起劲，把两个不可一世的魔头当做了试招的对象。他完全沉醉在穷极变化的玄奇招式之中，他几乎忘了他是在作生死的搏斗，口里还不断念着招式的名称。两个魔头越打越不是味，只觉得对方招式，愈来愈是玄奥难测，威力不断增加，不禁寒气直冒。

“偷天换日，哦！原来是这样的奇异。”口里念，手却不停，身形怪异的一旋，明是一掌拍向铁塔，看将拍实，却又疾逾电闪的随着身形，从极其诡异的角度，改攻向蛇魔意想不到的部位，而在同一时间，左掌已迅雷的拍向铁塔怪魔。

招式的诡异迅捷狠辣，世无其匹。

“砰！膨！两声，惊叫声中，人影乍分，两魔各被切实的击中一掌。

他如梦方醒，定睛一看，蛇魔以手抚胸，气喘如牛，两只绿豆眼，射出怨毒凶芒，活脱像一尾赤练蛇，铁塔怪魔隐在铁塔之中，这时已停立两丈之外，看来也不怎样舒服。

先前他一连施出三招“偷天换日”“星云漠漠”“雷鸣九天”，仅把蛇魔逼退，而现在参透了其中奥妙之后，一招连伤二魔，他心里能不欣喜若狂。

如果最后两招“天风贯日”“旋乾转坤”施出，其威力不知要更大多少倍，可惜还未曾完全参透其中奥秘。

他脚不移，身不动，如鬼魅般向蛇魔飘近三尺。

蛇魔面如土色，疾退两步。

最令两魔吃惊的是，一番周密设计，以为可以手到擒来，岂知不惟奈何不了他，而且死伤多人，看来毁去这小子的使命，决难达成，能全身而退，已是不错了。

“在下与天毒门究竟何怨何仇，而竟劳贵门兴师动众苦苦追杀，今天非要还我一个公道明白，否则，哼……”

“小子，你等着，逃得了今日，躲不过明日，自有人来收拾你。”蛇魔色厉内荏的道。“何必明天，今天就得见个真章！”

说着，随口又念出“星云漠漠”，蓦地欺身上步，双掌怪异绝伦的回绕挥劈，一片强烈罡风之中，挟着万千掌影，如浓云密雨般罩向蛇魔。

蛇魔一连拍出六掌，踢出四腿，方始险极的应付过这一招，额角汗水已涔涔渗出，面色凄厉已极。

想不到这小子竟是愈打愈厉害，此子不除，只要谜底一被揭穿，天毒门可能要毁在他的手中。

若不是格于掌门人时机未成熟不能用毒的禁令，五年之前早就毁了这小子，如今禁令乍解，这小子已成了气候，连毒绝天下的“三刻绝命散”也毒不倒他，确实是有些不可思议。

“老魔！再接我一招星云漠漠试试看！”

他略一思索之后，突然领悟到这一招的精微之处，心中一喜，招随声出。

这种报出招式名称出手的打法，实在是开武林的先例，简直是视对方如无物。

招式出手，立觉气势果然比方才大了一倍还多，匝地罡风之中挟着如山掌影，方丈之内，没有半丝空隙，劲风砭肤如割。

蛇魔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天下竟有这等奇奥狠辣至极的招式，以他数十年的浸淫，竟自无法还手撤身，不禁骇极亡魂，双掌连连挥舞，护住全身要害，以求自保。

铁塔怪魔早经蓄势，呼的一声，铁塔旋起半空，电光石火的朝怪手书生罩下，劲力万钧，非同小可。

他招式不变，身形怪异的一旋，避过当头的铁塔，而蛇魔已在同一时间之内，惨叫一声，左臂软软下垂，看来已被折断了，痛得他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如鬼。

想不到数十年苦修，还敌不过一个娃儿。呼的一声，铁塔在一缓势之后，又飞临头顶。他一咬牙，双掌齐扬，一招“雷鸣九天”已自出手，如山劲气挟着轰轰雷声，直向铁塔卷去，一声震天霹雳过处，铁塔之内传出一声闷哼，一个倒翻，飘落三丈之外。蛇魔此时，凶性大发，白发蓬立如猬，手一扬，一蓬隐泛蓝光的针雨，夹轻微的丝丝之声，电闪般射向怪手书生，劲道十足。

他心头一凛，双掌交挥，狂飚卷处，针雨被卷得如旋风中的落叶也似的，变做一束，堆在地上。

蛇魔不由心胆俱寒，双手连扬，如半空飞花，缤纷弥漫，蔚为奇观。

一声啸起处，铁塔怪魔朝院外电闪遁去。

蛇魔也在最后两把针雨出手，乘他挥卷之际，电射而逃。他心里一急，两掌加劲向外一挥，扫落针雨，一条青影冲天而起，落在正厅屋面之上，四外寂寂，已失去了两魔身影，想是隐入什么机关秘道之中去了。

他恨得一跺脚，哗啦一声，屋梁竟被震断，登时塌了下去，他一闪身飞回院中。

低头一看，被他扫落院中的针雨，赫然与他在前途林中所见杀人灭口的毒针一般无二。

原来杀人灭口，就是蛇魔崔震这老鬼所为。

他怒气冲霄，举掌便朝假山石劈去，隆然一声，一座丈许的假山石被击成粉碎。

“我司徒文若不杀尽天毒门这一干妖孽，誓同此石。”他呆立院中，让微风轻拂他的长衫，恍若一尊雕像。万千心事，纷至沓来！天毒门五年来一定要得他而甘心，为什么？

铁笛主人留图笛中，藏宝古墓，弃骨荒山，而目前连隐形怪客出手算起，一共有三面“魔笛摧心令”出现江湖，这内中有何蹊跷？

中原双奇之一的慕容刚伯父主仆三人死于何人之手，是否与自己父亲玉面专诸之死有连带关系？

白发老公公无极老人公羊明与自己有什么渊源？于是——

他连带着想起天真美丽的惠姑娘，误会他是杀父仇人的婉姐姐，他仿佛又看到她那充满怨毒悲凄的面容，还有在林中一见就觉非常投缘孺慕的玄衣女关小倩姐姐……他也想起未谋一面的母亲和姐姐，即使见面，他也不会相识啊！他抚着胸前自小悬挂的玉佩，他姐姐也有同样的一块，但天涯茫茫，他如何去寻觅呢？

他一任泪水，滴落襟前。

……

我必须找到隐形怪客和蒙面人。

至少，我可以知道“铁笛”之谜和仇家的姓名，想到五年前，杀父屠家的仇人，他不禁胸胀欲裂，目红似火。白云庄主已死，二堡三谷和天毒门这笔帐，遇上时再算，目前先寻觅隐形怪客和蒙面人要紧。心念既决，飞身离庄，缓缓向前路驰去。

他知道他要寻找的人，实际上根本无从寻起，只有在通都大邑、随处现身，藉江湖传言，让他们自己寻来。“怪手书生”出现江湖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武林。因为他是铁笛传人！因为传说中，他身怀武林瑰宝“玄天秘笈！”“天毒门”消声匿迹了近十年，又得东山再起，虽然一样的使武林震惊，但没有人去深究，因为被“怪手书生”挟宝出现的重大消息冲淡了。

于是——

武林中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各帮派的魔头纷纷兼程直趋中原。

白道中好事之徒，也出动来赶这一场热闹。

名门正派的不肖子弟也赶来参与。

蛰伏了多年的巨魔大憨也纷纷现身。

但——

见过怪手书生庐山真面目的并不太多，传说中、他貌若潘安，武功高绝，身着青色儒衫，年纪在十七八岁之间，腰插铁笛，右手仅有两个指头，除出手之际，一直隐藏在袖中。一些见多识远之士，在慨叹着江湖杀劫未已：往事——

血淋淋的往事，使他们心存余悸。

血的教训，戛止不了武林中人的贪欲。

因为“玄天秘笈”的诱惑太大了。

人人都梦想着成为武林第一人。

南昌城——

顿时成了卧虎藏龙之地！

无数武林人物，似潮水般涌来，客栈旅寓，家家客满，茶楼酒肆，利市十倍。

满街都是横眉竖目，奇形怪状的草莽豪士，江湖巨擘，他们一个个面容严肃而紧张。因为“怪手书生”出现南昌城。

怪手书生司徒文，见自己甫一出道，就掀起了这么大的轩然巨波。

他痛恨那些为贪欲蒙蔽了心智的众人，他要会一会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物。

他豪气干云，热血澎湃，决不避忌，公开现身茶楼酒肆，听人们在谈论着他的种种事迹，当然，这其中十有八九都是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而来，他像是在欣赏一出趣剧。他发现五年前追截他的那一干魔头，也来到了南昌，他轻蔑的报之以不屑的一瞥。

夜晚——他拥被高卧，了无心事。

他知道，彻夜都有人在他的住室附近守伺，那些贪婪之徒，互相监视倾轧猜忌，生怕被他人得手，所以不眠不休的守望，他们要等一个机会，出手争夺。

南昌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洞在酒楼，座无虚席，尽都是三山五岳的人物，闹嚷喧嚣，谈话的中心，当然离不了“怪手书生”、“玄天秘笈”。角落上一个年青貌美的青衫书生，自顾自低头浅酌，时而也抬起头来，冷冷的打量酒座中的众人一眼。“雪山魔女！”酒客之中，突然有人惊叫一声。众人眼前一亮，楼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宫装佩剑的二十许丽人，美如天仙，恍如散花天女现身，月殿嫦娥临凡，身材妙曼，曲线浮凸，眼角含春。

楼中顿时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如醉如痴的看着这美如天仙、毒如蛇蝎的女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她——以袖掩口，嫣然一笑，这一笑大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之慨，众人心头不由一震。只见她莲步蹒跚，婀娜生姿，姗姗的径朝角落上的青衫书生座前行来，微微一笑之后，就毫不客气的在对面坐了下来。他——俊面一红，仍自斟自饮，对这尤物似乎毫不动心。小二忙不迭的过来张罗。

众人这时才看清角落座上的青衫书生，俊秀绝伦，潇洒出尘，与雪山魔女坐在一起，竟是璧人一对，天造地设。座中窃窃之声四起：“这小子好俊的人品，与雪山魔女恰似一对！”

“嘿嘿！艳福不浅！”

“他敢情就是怪手书生？”

一语惊四座，无数双充满惊奇贪婪赞赏的眼光，纷纷向他投去。

他微有所闻，不屑的扫了众人一眼，眼光收回恰好与雪山魔女四目交投，见她凝脂白玉般的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心头一阵鹿撞，面上立时红若涂脂，缓缓低下头去。他心中暗忖，这女子美则美矣，只是眉眼含春，看来必是一个荡女，这一想，顿起轻视之心。

“公子敢是怪手书生？”声如乳莺弄舌，银铃轻震悦耳之极。

“在下正是！姑娘有何话说！”他面容一整冷然道。“我叫李玉兰，江湖中却称我做雪山魔女！”她满心以为对方闻名必然有所表示，岂知换来的

只是一声轻嗯，大大出她意料之外。雪山魔女美胜天仙，毒如蛇蝎，武功玄奥，心狠手辣，毁在她手里的成名人物，不知凡几，武林中人闻名丧胆，谁也不敢轻易招惹。她毫不为意的轻轻一笑，宛如百花乍放，使人蚀骨销魂，娇声道：“公子可知道目前处境？”

他微一点头，表示知道，好像对这即将来临的风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这份干云豪气，使她无限心折。

楼中群雄，只顾欣赏他们这一对，连酒都忘了喝。“我斗胆自称一声姐姐，愿助你一臂之力！”

“好意心领。在下不喜别人助拳，失陪了！”说完，顺手将一锭银放在桌上，飘然而去。

众人不由一阵鼓噪。

她从未见识过这等狂傲的人，气得花容失色，娇躯微颤，如在平时，她早已出手了，但，对于他，她似乎已入了迷，她由衷的欣赏这一分狂态，因为她看腻了那些阿谀谄媚之輩，她恨极那些见色即迷之徒。

她所杀的都是觊觎她的美色的人，虽嫌手段太辣，但说起来，那些好色之徒实在是咎由自取。

她被称为魔女，其实她尚是玉洁冰清的女儿身呢！数年来，她行走江湖，从未见过像怪手书生一样的人品武功，花晨月夕，也曾感怀美人迟暮，她要找一个好的归宿，一见钟情，她的一寸芳心，牢牢的系在他的身上。清晨，晓风犹寒，宿露未干。

他——怪手书生司徒文，施施然走出南昌城。

于是——

那些有所为而来的武林人，或明或暗，前呼后拥的随他而去。

他恍如未觉，他有无比的雄心壮志要一会群雄，藉此考验他在古墓五年的成果。

当然——他不会真的狂傲到如此目中无人。

他知道这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将是一场生死之斗，但他即使想逃避也不可能，因为人家不会放过他。

他一遍又一遍的重温由“玄天剑法”演化而来的笛招，他没有剑供他使用，所以在古墓中，以他超凡的天资，把剑招化为笛招。

他默念着那奇绝人寰的四招笛法：“方生不息”、“九天凝碧”、“斗转星移”、“穷阴极阳”。

虽只四招，但每招之中又含无数变化，生生不已，奇奥绝伦，尤其最后一招“穷阴极阳”，秘笈中特别注明，这招夺天地之造化，穷宇宙之玄奇，乃糅合古今各门各派剑法之精英而成，出手必伤人，嘱不得轻用。

他沉缅在那玄奇的招式之中，连已被人围住而未觉。

“小子狂得可以！”一声猛喝，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原来已置身在一方荒野的空场之中，迎面站定五人，不及五尺就要撞上，他心中微凛，瞩目四望。

四外高矮老少男女不等，僧道俗俱全，少说也有三余百人，个个眼中闪烁奇异目光，紧紧的盯着他。

他料不到竟来了这么多人，心中一震之后，随即释然，他静气宁神，准备迎接这一场震撼江湖的暴风雨。

场中鸦雀无声，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朝四方细细打量，除五年前追截他的人外，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俊目一扫群雄之后，安详的道：“为了区区在下一人，各位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有何见教？”那一份英风豪气，的确使人心折。

场中竟无人应声，只用一种渴望贪婪的眼光看着他。

他心中当然十分明白，他们是为了“玄天秘篆”而来，不由暗自好笑，秘篆仍然放置在古墓之中，根本就不曾带在身上。

他心中电转，这些魔头小丑，不问可知是江湖上穷凶极恶之徒，至少决不会是侠义中人，如能乘机除去几个，即可减少几分作恶的力量，也算是一件功德。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指教，在下只好失陪了！”说完装着要走的模样。

众人不由一阵哗然，向前移了几步。

他豪气冲天，神光焕发，跃跃欲试，无边的积怨，他需要痛快的发泄一下。

“慢着！”风声飒然中，纵落五条人影，停身丈外之地，原来是五个高矮不等的怪老头，一色的青布袍，赤着双脚，腰系草绳，手中各执一根四尺长的铁烟杆。

他一看就认识是五年前追截过他的阴山五怪，一股无名怒火，自丹田升起，微微一晒道：“久违了，五位有何见教？”

“你只将玄天秘篆献出，就可走路！”五怪中，最矮的老大金罗汉扬声道。他心中暗暗发笑，凭你阴山五怪，在这种场合中，也敢大言不惭，但面上却不显出，徐徐的说道：“这个容易！”五怪心中登时一喜。

“但！五位秘篆到手之后，是否有自信全身而退，至于在下走与不走，却不劳费心，还没有人能留得住！”

这话软硬兼备，同时也自负得紧。

五怪闻言，同时转头向四下一看，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都集中在他五人身上，不由胆寒起来。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阴山五怪的名头，当然不能就此退去，何况是处心积虑而来。

老五土蜘蛛阴恻恻的一笑道：“你只将秘篆交出，其余的也不劳过问。”

他右手两指，在袖中连连弹动，这是他准备出手的先兆，当下哈哈一笑道：“五位执意要取，就请动手吧！”此语一出，五怪同时作势，场中空气顿形紧张。众人是存着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巴不得有人出手，一方面可以测验一下怪手书生的功力，另一方面也可乘机谋渔人之利。

他面色一寒，两眼神光湛然暴射，杀机陡现。五怪不由心头一颤，场外众人心头上也是一紧。他欺前两步，右手蓦自袖中伸出。

大怪金罗汉铁烟杆一扬，挟丝丝破空之声，闪电般向他当头劈去，左手屈指如钩，同时抓向腰间。

只见他右手一挥，一股强劲绝伦的掌风，应手而出，嘭的一声，铁烟杆脱手飞上半空，左手一闪，正好扣住抓来左手的脉门。

金罗汉心头一凉，左腕如被五只钢爪抓住，力争不脱，面上立现死灰之色！

场外众人面色一变，想不到他举手投足之间，就制住了声名不小的阴山五怪之首金罗汉，看来他五年之间，恐已传练了至少七成秘篆中的武功。

其余四怪，见老大被制，齐齐吆喝一声，四支铁烟管，幻起漫天杆影，

攻向对方要害大穴。

四怪联手，威力岂同小可，狂飏乱舞，劲气横溢，锐不可当，四支烟杆，激起啸声如涛。

“五年前追截之德，今日敬报！”招随声出，左掌一抖，右手连翻，风起云涌，劲气弥天。

接连数声惨号，金罗汉被甩飞三丈之外，被扣左掌齐腕而折，血如泉涌，倒地狂嗥不已；二怪三怪横飞七尺之外，鲜血狂喷；四怪五怪，如滚地绣球般，直滚出二丈之外，寂然无声，显然死多活少。

四外众人，赫然变色，想不到这小子功力竟到了不可思议之境，一些武功较差的，如当头一瓢冷水，顿萌退志，看来要想染指秘笈，已是无望了。

不谈怪手书生的功力，还有许多未现身的魔头，他们应付得下应付不下，大成问题，但又不舍立时就走，存着观望的态度，怔立场外。

他两目怨毒光芒四射，满面杀气，扬声道：“五年之前追截本人的魔崽子听了，今天新旧债一起结算，有种的给我统统滚出来，本少爷要排练一下你们的道行，没有种的，与我夹起尾巴滚，从此不许涉足江湖！”

这话阴损刻毒之至，等于是指名叫阵，那些不可一世的魔头，见阴山五怪的前例，如果是一对一，死也不敢，对方既然向全体索战，何乐而不为，说不定还可乘机将秘笈捞到手。

首先幽冥秀才，折扇轻摇，长衫飘飘，后随黑白双判，步出场中，随后白发仙娘、火德星君、红须人屠、巫山三魔，分从人群中缓步而出，面色沉凝，如临大敌，到距怪手书生两丈外之处，齐齐伫身站立。

内中却不见天毒门人现身。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杀机。

这时，人群之中，有三个人在为他担着沉重的心事。一个是娇憨淘气的公羊惠兰姑娘。

一个是一见投缘，视他如手足的玄衣女关小倩姑娘。另一个则是雪山魔女李玉兰。

她们各怀心事，紧张的注视着场中的他，她们沉迷于他的绝世武功和大英雄的凌云气概，但又担忧他万一不敌……场中不少一等一的黑道巨孽，都是一跺脚使江湖失色的人物，另外未曾现身的赫赫魔魁，想来也到得不少。

“在下五年之前，承蒙厚赐，不敢稍忘，今天一并清结！”说完，抬头向天，岳峙渊停，大有气吐河岳，壮志凌云之势。场中众人，哪曾料到五年前的手下亡魂，今天竟然成了震撼武林的人物。

“老弟台还请三思，不要太过冲动，所谓双拳难敌四手，而且五年前的事，也并未有什么恶毒存心，只是……嘿嘿！情商性质而已！”幽冥秀才折扇连摇，皮笑肉不笑的说。他不屑答理，重重的冷哼了一声。

这一哼，众人心里不由一颤。

幽冥秀才碰了一鼻子灰，仍然不死心，又道：“老弟台的意思，要想如何解决？”

“很简单，弱死强存，手底下见真章，要你们这一干跳梁小丑，知道武林中仍然有正义和公理！”他依然仰首向天，语音冷漠已极。

众人都是雄踞一方的魔头，竟被这不到二十的少年，斥为跳梁小丑，这口气，焉能忍得下，面上齐现怒容，眼中凶芒暴射，就要出手。“那么昔年本门上一代教主和无数其他高手，齐遭令师毒手，这一笔债又如何算法？”幽冥秀才仍是那一副不死不活阴恻恻的腔调。

他一听这话，似乎又扯到铁笛主人身上，他根本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但心愿铁笛主人留图之德，当下毫不考虑的道：“在下一起接着！”

“好狂的小子！”白发仙娘早已忍耐不住，白发倒竖，手中鸠头拐杖，重重的往地下一顿。

战火一触即发，场外众人心头蓦然收紧。

第四章 鬼哭神号

人影一停，只见怪手书生仍是满面杀气的卓立当地，右手笼在袖内，铁笛横斜胸前，冷峻的注定来人。

方才场外的玄衣女关小倩，与公羊惠兰二位姑娘，因太过于关心个郎安危，蓦见一人电射入场，一掌震散众人，显然功力不弱，故而惊叫出声，此刻见他无恙，才放下心来。来人竟是威震南七省的天南穷家帮首领穷神聂飞，须发虬结，眼暴精光，年约四十上下，一领百补千疮的粗麻布长袍，用一根草绳高掩腰间，扫了场中各人一眼之后，紧盯着怪手书生。

接着西边人群中又缓缓走出四个鹑衣百结，体态威猛的大汉，各人倒曳一根打狗棒，走到穷神聂飞身后，一字式排定。这四人是天南穷家帮以剽悍见称的风、火、雷、电四大金刚。

其余众人，在一散之后，已看清来人，又复围上。一声宏亮的佛号过处，场中又走入三个丑怪的和尚。怪手书生怒视了三个和尚一眼之后，面带鄙薄的道：“哦！原来是岷山大悲寺住持觉空老师父和降龙伏虎二尊者，佛驾光临，在下恭迎三位大驾。”

觉空和尚怪笑一声道：“杀徒之恨，老纳不曾稍忘，今天要你还我公道！”

“好说！好说！五年前追截大德，在下也是念之不忘，我只道三位已经悟彻回头是岸的禅理了，想不到，已在阎王殿前挂了号，仍然按时赶来！”

三和尚气得面目失色，齐齐怒哼一声，蠢然欲动。他转头向穷神聂飞冷冷一瞥道：“在下不愿多造杀孽，贵帮在江湖上赤薄有声名，最好不要来淌这一场浑水。”穷神聂飞另有存心，怎能听得进这句话，厉声道：“小子心黑手辣，比你那死鬼师父犹有过之……”

“那你五人今天是行侠仗义而来？”

五人齐齐冷哼了一声，并不作答。

“别装你的臭美，你的存心还能瞒得了我，你想乘群殴合斗之便，来达到你的目的，是也不是？”

穷神聂飞被他一语道破心事，不由老脸微红，后面的风、火、雷、电四金刚，也是面色一变，眼暴凶光。“小子不必嘴上卖乖，我老化子今天要叫你知道，江湖之大，却由不得你这乳臭未干的娃儿逞能！”

“哈哈！冠冕堂皇之至，可惜存心太以卑鄙！”“小子敢出口伤人！”

须发俱张，两掌缓缓上扬，四金刚也同时举杖作势。

阴山五怪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心想老四老五被震飞惨死，手足折翼，脸如喷血，目中喷火，也自缓缓进逼。

其余幽冥秀才、黑白双判、白发仙娘、红发人屠、巫山三魔及三个丑怪和尚，虽心怀怯意，但又舍不得退走，照样蓄劲运功，乘机下手。

场中情势，紧张到极点，眼看一场杀劫，即将展现眼前，四围人群，看他那杀气腾腾，手横铁笛的雄姿，对着这么多的高手，仍是神闲气定，不慌不乱，那一份英豪气，能不令人心折。

数十年前铁笛主人震撼了整个武林的英姿，今日又重现江湖，而且较之当年，更为出色。

这对江湖是祸？还是福？

除了刚才两个尖叫的女子，现在各怀着忧喜参半的心情外，暗中还有一人，心神俱醉。她是谁？

就是那黑白道闻名丧胆，姿色颠倒众生的一代妖姬，雪山魔女——李玉兰。

她沉思在遐想中，她第一次动了真情，她紧闭着的心扉，已为他——怪手书生司徒文而开启，这时，她不复再是叱咤风云的女魔，而是一头柔顺的绵羊，她内心已回复了女子应有的温婉。

但，他，不会知道。

穷神聂飞，双掌挟雷霆万钧之势蓦然拍出。

匝地飚风，应掌而起，惊涛骇浪般卷向他。

场内场外众人，也因穷神突然出手而精神一振。这一掌，揭开了一场庞大杀劫的序幕。

他冷哼一声，不闪不避，右手突地由袖中伸出，两指如戟，直指穷神。

玄天指功岂同小可，两缕白森森的指风，挟嘶嘶破空之声，透过对方雄浑刚劲的掌风，直趋胸前“璇玑”“中堂”两大死穴。

穷神聂飞掌劲方吐出，募觉对方指风锐不可当，如此刚猛的掌风，竟自封挡不住，心中大骇，忙不迭的闪身侧避，击出的掌劲，收回了一半，另一半自是失了准头，飘向空处。而就在他闪身的电光石火之间，一声凄厉的惨嚎发自身后，一看，四大金刚中的火金刚，倒卧血泊之中，前胸已被指风射穿两孔，鲜血喷，登时气绝，魂归极乐。原来穷神聂飞，闪身躲避袭来的两缕凌厉指风，站在他身后的火金刚正好补上空缺，立时洞胸而亡。

场外众人，不由惊叫出声。

场中各魔头，唬得寒气直冒，齐退三步，愕然怔住。玄天指劲，洞金裂石，何况血肉之躯。

穷神及风、雷、电三金刚，见状之下，目眦皆裂，厉吼一声，两掌三杖齐出，声势之强，骇人听闻。

场中各人，被这一声厉吼惊觉，纷纷亮掌举杖，举剑出刃，势如万马奔腾，巨瀑天泻，泣鬼惊神，风云失色。无极老人祖孙，关小倩姑娘，雪山魔女，心头猛然一震，正待飞身入场。

突然——

一道乌黑闪亮光芒，冲天而起，挟着追魂夺魄的呜呜怪啸，如利剑般戳入众人心窝，功力稍差，纷纷掩耳不迭。一阵锵铿砰蓬之声夹着数声惨呼立传，人影乍合倏分，怪手书生铁笛斜举，面色凄厉，满脸全被杀气笼罩，瞪视着身前众人。

场中众人，脸如死灰，喘息可闻。

地下多了三具尸体。

四周群豪，一阵哗然，对于夺取“玄天秘笈”一事，不由凉了半截，谁也没有自信能接下他的十招。

关小倩与公羊惠兰两位姑娘，内心的兴奋，自不用提，雪山魔女李玉兰，更是如醉如痴，芳心中早已相期。她完全忘记了她此来的目的——不，不是忘记，是放弃，她对他已一见倾心。

无极老人，手抚长髯，仿佛又唤回了畴昔的豪气。他——

对着这些五年前追截他，五年之后又生心谋夺“玄天秘笈”的人，杀机阵阵自心灵深处涌出。

恨——

几乎使他发狂，他右手两指，在袖中不停的弹动，左手所持的“坎离铁

笛”，微微颤抖，他已考虑出手。他觉得对这些卑鄙贪婪，巧取豪夺之辈，无需姑息。静——

场中静得落针可闻。

对邪魔宽恕，就是对正道残酷。

倏然——

他右手募出，迅快绝伦的向穷神及风、雷、电三金刚连拍三掌，这三掌快得有如同时击出，匝地狂飚，波翻浪涌般卷出。

四人一咬牙，同时全力封出一掌。

一声巨震过处，穷神聂飞，面色煞白，被震退三步，风、雷、电三金刚，齐齐闷哼一声，倒飞一丈之外，张口喷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摇欲倒。

穷神聂飞称雄天南四十年，未逢敌手，竟接不住他的一掌，众人焉得不大惊失色，心旌摇摇。

就在他一连三掌，震退四人之后。

鸣的一声怪啸，应乌亮光华之势而起，一招“方生不息”，已然施出，卷向场中众人。

呜呜怪声愈响愈烈，震得众人血翻气涌。乌溜笛影，如逆浪千里，漫空飞舞。

迫得众人手忙脚乱，闪避无从。

接着又是一招“九天凝碧”，漫空笛影，忽化成一片黑幕，有如一堵钢墙罩向众人，惨号之声立传，人影向四外疾射，招式一收，地上又多了四具尸体。

看得四外群雄，心胆俱寒。

先后已有十一个高手，丧生在他手下。

幽冥秀才奸狡绝伦，见机得早，只随在众人身后，所以受伤较轻，但也唬得亡魂皆冒，闪退在两丈之外，手中折扇下垂，威风尽失。

黑白双判与阴山大怪、红须人屠四人，面无人色，强忍住上涌逆血，愕然看着他，斗志全失。

穷神聂飞略一调息之后，怨毒的狞视了怪手书生一眼，带着已负重伤的风、雷、电三金刚，蹒跚离场而去。杀机一发，即不可遏止。

他冷眼一瞥穷神等四人离去的背影之后，又缓缓向眼前的幽冥秀才等五人走去，他有心不让他们生离现场。五人见他目红似火，杀气直透华盖，缓缓逼来，不由亡魂俱冒，冷汗涔涔而下。

他们自忖不是他的对手，虽然可以不顾以往名声，一逃了之，但能逃得了吗？

现在他们五人，根本就完全的抛开了谋夺秘笈的心思，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行为，他们不敢尝试了。

他们在转着脱身的念头。

但，他已欺身到不及一丈的地方。

他瞥了地上那些尸体一眼，心中微觉不忍，虽然他恨满胸膛，虽然他们是咎由自取，可是他并非生性凶恶的人，在无边杀机之中，仍存有一分蛰伏的善良天性。

他左手铁笛又缓缓上扬！

这不啻是死亡的号召。

场中五人，面色骤变，全身簌簌而抖，但困兽犹斗，狗急了也敢咬豹子，

当然不甘束手就毙，明知敌不过，但也蓄势运劲，图背水一拼。

四外群雄，摒住了呼吸，紧盯着那上扬的铁笛，他们似乎已料到了，在铁笛奇奥无匹的招式之下，那五个人的命运。他们庆幸，见机得早，没有出手抢夺，否则……上扬的铁笛，并没有击下。

奇怪，他在打什么主意，还是改变了念头。

“兄台何必如此赶尽杀绝？”幽冥秀才一张本来就没有血色的白疹面孔，这时更形煞白透青。

“玄天秘笈，武林异宝，惟有德有缘者居之，既非各位之物，如此蓄意谋夺，情理难容！”

红须人屠凶残成性，至死不悟，闻言冷哼了一声。阴山大怪捧着已折断的左腕，眼中闪着怨毒至极的光芒，五个不可一世的阴山魔头，只剩下他一人。

黑白双判永远是那一副木然的神情。

此际他们五人中，已有四人受伤，决无法承受一击。“你们如果能够承受我铁笛啸声半刻的时间而不死，今天的事，就算揭过，如果不幸而死，那是你们命里注定该死，怨不得我！”

五人心头一转，虽然铁笛怪啸，摧心裂肝，凭自己的修为，只要能支持半刻，就可拾回一条老命，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以后再徐图报复不迟。

一声不吭，同时跌坐地上，宁神运功。

他轻啸一声，铁笛信手挥起，只见一团乌亮光影之中，发出阵阵蚀魂夺魄的怪啸。

越挥越疾，啸声也愈来愈凄厉刺耳，像一柄柄的利刃，戳向心肝。

啸声中，他已贯注了八成内力。

场中五人，勉强以全部功力抵御，但，哪里能承受他八成内力贯注笛中所发的摧心怪啸。

渐渐面色愈来愈惨白，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落，血气翻涌如潮，坐在地上的身形，也不停的颤抖。

四周群雄纷纷掩耳，退避二十丈开外，仍觉心悸神摇，极不好受。

铁笛怪声愈来愈烈，五人面色，由白转红，由红变紫，眼看就要七孔溢血，心肝碎裂而亡。

突然——

三个面目狰狞可怖，装束诡异的老人，徐徐的步入场中，对阵阵摧心厉声，听而不闻，恍若没事的人儿一般。这一份功力，确实非比等闲，看得场外群雄点头不已，眼看一场精彩的拼斗，又要展开。

三个老人，走到距怪手书生三丈之外的地方，立定身形，互使一个眼色，同时气纳丹田，爆发了一声“狮子吼”，如旱地起雷，声震四野。

怪啸立停。

场中五人压力顿解，不啻鬼门关里逃生，各张口喷出一口淤血，缓缓睁开眼睛来，长长舒了一口气。

“小子想来就是铁笛传人怪手书生了，难道你真的认为没有人能够收拾你？”三老中的一人，疾言厉色的道。他一看这三个诡异老人，就觉得不顺眼，不屑已极的答道：“就凭你们三个！”

三老者同时一声嗷嗷怪笑，其中之一又道：“小子，你狂得真可以，数十年来，没有人敢对老夫弟兄三人用如此态度说话，你可知道我三人的来历

么？”

“也不过是觊觎秘笈，想来乘机抢夺的宵小之辈而已！”说完将头微仰，根本不把三老者看在眼内。

这三老者，乃是十年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沂蒙三凶，武功高绝，出手必定是三人齐上，凶残暴戾，杀人不留全尸，黑白道闻名丧胆，已经十年不履江湖，想不到今天在此现身，目的当然是想插手抢夺“玄天秘笈。”

他不由心中暗笑这些魔头，盲目蠢动，秘笈安安稳稳的存放在“虢公古墓”之中，他们却一味的拼命争夺。

沂蒙三凶何等桀骜不驯之辈，哪里能听得下这种话，怒哼一声，逼进三步，眼中凶芒暴射，也亏是怪手书生，如换了别人，这一眼就得骨软筋酥。

老二三眼貔貅狞笑一声，虎吼道：“小子，你可知道我弟兄的规矩？”

“咦！这倒是奇闻，巧取豪夺，还立有规矩，你倒说说看！”

“出手必是三人同上！”

“嗯！这样省事些，我最喜欢群打合殴！”

“小鬼不必嘴上卖乖……”

“还有呢？”“手下例无全尸，嘿嘿！”

他心头电转，这三个老怪物，定是凶残绝伦的家伙，杀之以为江湖除害，倒是功德无量。

“还未曾请教三位大名？”

老三山魃阴阴一笑抢着答道：“沂蒙三凶，哦！不，三杰！”

“我看准是沂蒙三凶，老脸不羞，还称三杰！”三凶脸色不由一变，杀机顿起。

老大赤手怪眼珠一转，皮笑肉不笑的道：“小子，如你肯乖乖的将秘笈交出，老夫兄弟为你破一次例，饶你不死，这是我兄弟三人出道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你看如何？”“哈哈，这倒大可不必，盛情心领，不过，你们是凭什么断定秘笈在我身上？”这最后一句话无异是对所有在场的群雄说，他的声音很大，场内场外，都听得一清二楚。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这句话弄得疑云顿起。

是呀！有谁亲见秘笈带在他身上。

“在不在身上无所谓，只要你说出藏在什么地方，我弟兄自会去取，不过，你的一条小命，得等到秘笈寻到之后，才属于你自己。”

这句话好像怪手书生已成为他们的掌中物。

他剑眉一掀，俊眼一扫众人之后，大声道：“秘笈的收藏地点，说是可以……”

说了半句，即行顿住。

沂蒙三凶，面露喜色，上前了一大步，静听下文……场外群雄一阵骚动，接连走出十余人来。

当然，如果知道地点，总可以另外设法取到，目前又可避免流血之争，这对功力稍逊的人来说，真是好消息，谁也不愿放过这机会。

除了那已入场的十几个人外，其余的人，本能的蜂拥上前，停身五丈之外。

他冷眼注视着这些贪婪之徒，一言不发。

三眼貔貅杰杰一阵怪笑之后，朝指那停身三丈之处的十余人道：“哦！难得之极，武当元真子，华山三剑客，南海四怪，绵山双鸟，崆峒五子，依

老夫之见，最好是立即退走，否则，哼！我三兄弟可不管什么交情！”

山魃与赤手怪也附和着哼了一声。

公羊惠兰与关小倩两姑娘，也随着众人，进至他身前两丈之地，无限关切的看着他，芳心焦灼不已。

在这种高手环视，不见真章不休的情形下，后果极是可虑，但她们自忖功力，又无法施以援手。

无极老人紧随在他孙女公羊惠兰身后，双目神光炯炯，严肃之极。

他一眼瞥见她们三人，报以闲适的一笑，似乎对目前的阴恶风涛，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这一笑，惠兰姑娘不由芳心一阵荡漾，一丝甜意，飘上心头。小倩姑娘，则是生出一种手足之情似的喜悦，她心中爱极这一见投缘的弟弟，但芳心深处，也无形中在酝酿着一丝另一种情感。

虽然她不愿朝那方面去想，但情感是极奇怪的东西，它无形中左右着你的意志，使你陷入而不自觉。

另外，一个白色宫装的丽人，她远远的注定场中的他，她放弃了她此来的目的，她在考虑着在适当的时机里出手。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她改变呢？

情！爱！——这无形的力量改变了她。

她就是被视为盖世女魔的雪山魔女李玉兰。

入场的十余人，震于三凶的武功，没有一个答腔，但也不退步，那一份贪婪的丑态，令人作呕。

赤手怪凶睛一瞪，厉声道：“各位当真不肯放手？”众人以沉默作了答复。

赤手怪俯身作势，两掌缓缓上提，待提到平胸之时，两掌已赤红如火，喉中咕咕牛鸣。

“烈火掌！”武当元真子惊叫出声。

众人心中方自一震……

三眼貔貅与山魃，也同时举掌平胸。

电光石火之间，赤手怪的“‘烈火掌’”已自出手，快逾闪电的击向绵山二鸟，三眼貔貅与山魃，也各推出一掌。一热二寒的三股掌风，会合之后，激成一道涡流，疾旋而进，劲势之强，惊世骇俗。

绵山二鸟做梦也估不到沂蒙三凶，会先向他两出手，怔得一怔，径丈涡流，已然临体，心头一窒，两掌已无力举起……惨号之声倏起，众人惊叫声中，绵山二鸟的身形，被旋起丈余之高，一溜翻滚，直落到三丈之外，倒地不动。山魃厉啸一声，电射而前，两手十指箕张，分向绵山二鸟面上抓下，鲜血冒处，面目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观。众人惊魂出窍，浑身起粟。

沂蒙三凶的残凶毒辣，众人只是耳闻，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他目观惨状，也不禁动容。山魃高举两只血迹淋漓的手，厉声吼道：“还有哪些不长眼的东西，妄想插手，绵山二鸟就是榜样！”众人怀着惊怖的心情，齐齐退至五丈开外。

受伤在地的幽冥秀才等五人，也随着众人退出。场中——

除了沂蒙三凶、怪手书生之外、另有一老者、二少女，凝立不动。

读者不问可知，这一老人二少女，正是那无极老人公羊明和他的孙女公羊惠兰，另外的一个是玄衣女关小倩。他（她）们担心怪手书生的安危，不愿离开当场，两个少女互相看了一眼之后，面上现出极其复杂的表情，彼此

虽然不明身分，但少女特有的敏感，使她俩知道，都与他有关，心中不自觉的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因为爱是绝对自私的。

无极老人则是要弄清楚他的来历，他一直在怀疑他是否铁笛传人，铁笛何以会在他手中？

沂蒙三凶回头一看，竟有三人不肯离开，当看清楚是准之后，心中不觉一动。

无极老人在江湖中的辈分极尊，难道也想……赤手怪阴恻恻的一笑之后说道：“无极老头儿，是否也想插上一手？”

“笑话，插上一手，玄天秘笈是老夫师弟魔笛摧心之物，而这位小友手持我师弟的铁笛，就事论事，老夫有护持的责任！”无极老人白眉掀动，义正词严的说。

三凶心中大震，想不到这老者竟是魔笛摧心的师兄，看来今天的事，有点扎手。怪手书生恍然大悟，原来无极老人几番出手相救，是因了铁笛的原故，但，自己事实上并不是魔笛摧心的传人啊！可是眼前，他无法解说。

他上前三步，向无极老人深深一揖。

“后辈敬谢老前辈关注之德，至于一切因果经过，稍停再向前辈禀明！”

这正是无极老人心中急于要问的话，他即已说出来，不住把头连点，他也急于要证实心中的谜。

江湖上第一次传出魔笛摧心挟宝远扬，第二次传说铁笛传人出现江湖，但——怪手书生并不承认是铁笛传人，而最近又传出魔笛摧心，埋骨洞宫山侧峡谷之中，并有“魔笛摧心令”牌作证。

这生死之谜，一直困惑着这老人，他看出怪手书生资禀俱佳，真是一朵武林奇葩……

他心中大喜过望，无极老人既是魔笛摧心的师兄，那在他心中的许多疑问，可能得到解答，他想待此间事了，再向老人详细请教。

玄衣女关小倩莲步姗姗，上前三步。

“弟弟，真想不到又在此见到你，原来怪手书生就是你啊！”说完满脸无限眷爱之情。

他无限欣喜的叫了一声：“姐姐！”

他心中激动不已，竟然还有人关心他这孤苦无依的人。公羊惠兰心中大不是意思，她的意中人，竟然有这样一个娇美的姐姐，那自己一番心思，岂不变作了绮梦一场，不由幽幽一声长叹。

他蓦然警觉，他竟冷落了第一个钻进他心扉的人。俊面一红，低声叫了一声：“姑娘！”

她小性儿一发，眼圈微红，嘟起小嘴，侧过头去。这一发娇嗔，更觉动人。

他心中一急，不由脱口道：“我自见姑娘之后，心中无时不在想……”

她心中这一份甜密，可就无法形容，正要……

三眼貔貅狞笑一声，向怪手书生问道：“小子，刚才你说愿意说出藏宝所在？”

“不错，有这回事！”

无极老人正想出声阻止，却为他一挥手止住。

“那你就说吧！”场外众人，不由聚精会神的竖起耳朵，想听这消息。

沂蒙三凶凶眼一瞪，分向场外众人移去，把众人迫到二十丈之外，方才回身，行近他身前。

当然，这消息关系太大，岂容人窃听。

他转头向无极老人等三人道：“请三位退出场外！”三人见他面笼杀机，神态十分凝重，不知他要弄什么玄虚，心恐他敌不过三凶，一时犹豫不决。

“三位请放心退出，在下自有主见！”三人只好迟疑的退到十丈之外。

赤手怪犷声道：“小子不要浪费时间，趁早说吧！我弟兄不耐心候！”

“我也有个规矩。”

沂蒙三凶诧异已极的退了一步，想不到这小子会说出这等话来，还立有规矩，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你且说说看。”三凶同声说。他剑眉一扬，俊目中精光暴射，如两道冷电般，射向三凶，脸上杀机陡炽。

以三凶的残暴仍不由自主的心生寒意，忖道：“这小子好重的杀气，好精湛的内功。”

一扫三人之后，沉声道：“在下说出这规矩之后，三位可别动气。”

“说吧！别婆婆妈妈的调胃口！”山魈不耐烦的道。“凡是行凶作恶，不肖之徒，决不让他逃生手下。”

“小子找死！”

三凶听了，肺都要气炸，齐齐暴吼一声，各推出一掌。他早已料到这句话出口之后，三凶必然气极出手，早已运足十成功劲。

一股寒热相间的旋涡劲气，如排山倒海般匝地卷来，劲道之强，惊世骇俗。

十丈之外的无极老人等三人，犹感劲气盎然，焦急的注目怪手书生，援手是万万不及。

三凶含怒出手，较之方才掌击绵山二鸟，还要强劲三分，放眼武林，能接三凶联手一掌的人，实不多见。二十丈外的群雄，也不由心中一紧。

他不闪不避，双掌以十成功劲推出，隐挟风雷之声。掌风相接，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过处。

怪手书生退了三步，身形一阵急晃，面色微白。沂蒙三凶闷哼一声，直退出一丈有多，须发猬立，胸部急遽起伏，形态狞恶凄厉之极。

地上——被交激的气流，卷出一个丈许大坑。

场外群雄，瞠目结舌，半晌才惊叫出声。无极老人皓首连点，自叹弗如，即使当年的师弟一代鬼才魔笛摧心，也不过如此，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公羊惠兰与关小倩两位姑娘，粉拳紧握，惊喜莫名。三凶做梦也估不到，偷鸡不着蚀把米，数十年英名，毁在这刚出道的黄口娃儿手里，心中比死还难受百倍。愣了半晌，厉吼如狂，同时进身攻上。

三股寒热交流，刚柔互济的不同掌风，蓦地卷出。他豪气干云的轻啸一声，左掌右指，弥天劲气之中，夹着两缕凌厉无比的白蒙蒙的锐利指风，疾迎而上。人影乍合倏分——

电光石火之间，交换了五掌。

劲风呼轰，沙石疾射。

一分之后，又合在一起。

一个是心除魔卫道，一方是羞怒交迸，存心拼命，彼此各出全力，互不相让，劲势之强，无与伦比。转眼之间，斗了廿余个回合。

看得群雄惊心怵目，暗叹生平仅见。

他疾退三步，又飞风般扑上，玄天绝学“偷天换日”“星云漠漠”“雷鸣九天”相继使出。

招里套招，式里套式，奇招怪式，源源而出，刹时之间，只见掌影漫空，如朔九瑞雪，劲风雷鸣，一如怒海巨波，翻翻滚滚，迫得三凶，先机尽失，运掌如飞，腾挪闪躲，才险极的避过这一轮猛攻。

他虽然得“九天兰实”的助力，平添近百年的内力，生死玄关之窍已通，又复在古墓勤练五载。但毕竟是没有明师指导，全靠自己参悟，他虽聪明绝世，也难完全贯通，发挥全部威力，否则方才的三招，足可使三凶毕命有除。

话虽如此，以他目前的功力而论，能力拼三凶而占了上风，已足令群雄相顾失色，自叹望尘莫及了。

沂蒙三凶连遭败北，真是生平的奇耻大辱，这口恶气焉能吞得下，略事喘息之后，又疯狂的出手抢攻。

他凝神一志，仍以玄天掌法前三招应敌。

莫看这短短三招，变化之奇，招式之繁，叹为观止。“公公，他能斗得过三凶吗？”惠兰姑娘，明见他占了胜筹，但仍不放心，焦灼不已的问道。

“三凶并非滥得虚名之辈，要胜也得百招之后！”

玄衣女关小倩更是满面关切之容，一缕芳心，随着他的招式起伏，但自忖功力，决谈不上援手，只有空自着急而已，否则她早已出手了。

转眼之间，五十招已过。

他出手更快，更凌厉，迫得三凶风车般乱转。

玄衣女突然转头向惠兰姑娘问道：“他与姑娘如何称呼？”“他！他……可能是我的师叔，但也可能不是！”她极不情愿的说。

这句话弄得关小倩满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姐姐呢？”她反问“他是我新认的义弟！”

“义弟？”

“是的！”

惠兰姑娘心中暗忖，义弟，哼！恐怕不是这么回事，但心里想，口里可不说出来。她愿意他是她的师叔，那她与他的关系可就更近了，但，她更希望他不是她的师叔，因为她已爱上了他。她每天都浸渍在这矛盾的心情中，场中拼斗，已近百招，双方都觉得血气翻涌，额角见汗，但，三凶较之怪手书生更甚而已。

四周群雄，被这武林罕见的搏斗，弄得心悸神摇，浑陶陶的，几忘了本身的存在。

蓦然——

一声消魂夺魄的厉啸，远远传来，愈来愈近。众人心头猛震，不知又来了什么厉害人物。

他一听这啸声，心头不由猛然一震！

这啸声五年之前，引走了隐形怪客，他决不会忘记。他兴奋之极，他急欲一窥这发声人的真面目。他可以揭开心头的一个谜。

高手过招，切忌分神，他这么一思索，招式自然一缓，沂蒙三凶何等人物，洞察机微，刷刷刷，一串急攻，抢回先机，迫得他后退三步，几乎着了赤手怪侧击的一掌。心神一凛，忙不迭的平神凝气，两掌一圈一抖，一招“天风贯日”已自出手。

三凶正喜得手之际，见对方招式突变，出手之奇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心念未已，一股强猛至极的罡气，挟雷霆万钧之势，已然临身，以十成功劲劈出的掌力，竟然封挡不住，骇极亡魂，疾电闪侧跃。

山魃起身较迟，且正当其锋，嘭的一声，身形向后平飞一丈之外，惨嗥半声，便已寂然坠地。

赤手怪与三眼貔貅应声停手，一看，老三山魃胸前洞开，五脏全糜，鲜血流了一地，死状厥惨。

二凶目眦尽裂，悲啸一声，狠命扑上，出手尽是拼命招数，压箱底的杀着，全搬了出来！

看得无极老人白眉紧皱，两个姑娘也是秀眉微蹙。场外群雄惊心动魄不已。

他第一次施用这招“天风贯日”想不到竟有如此威力，沂蒙三凶杀人又复毁尸，用这种招式对付，最是恰当不过。他一见对方意存拼命，岂敢疏神，小心的出手应付。怪啸之声，竟越过群雄头顶，直入场中。

啸声乍停，场中已出现一个高大猛恶白发满头的驼背老者，目如电炬，扫了正在拼斗的三人一眼之后，目光却停留在无极老人身上。

无极老人一看来人，心头猛震，不由后退一步，脱口呼出：“大漠驼叟！”

“大漠驼叟”四字甫一出口，十丈外的群雄，个个面目失色，忘了去欣赏那泣鬼惊神的拼斗，齐将带着惧意的眼光，注定这边。

沂蒙二凶心切山魃惨死，出手尽是厉害杀着，挟毕生劲力而发，怪手书生年少气盛，为了要实现他方才所说的“决不让、凶残肖小之辈生出手下”的一句话，也是全力施为，不遑稍让。

双方均是硬打硬拼，硬接硬架。

这种打法，最是消耗功力不过。

他虽然任督早通，内力源源不绝，但他所对的，却是武林中不可一世的魔头，而且是以一敌二，人，终究是血肉之躯，哪能经得起这巨大的消耗。这时已到了百招之外，双方都是气喘力促，额角汗如滚珠，仍是死拼不已，除非有一方倒下，不然不会停手。在舍生忘死的搏斗中，他肩头被赤手怪掌风扫中，痛得他咬牙竖目，而二凶则各中了他的一掌，身形已逐渐迟滞，但出手仍是不可轻视。

两个姑娘惊怔的望着驼背老人，不知他此来的意向为何？“大漠驼叟”独霸塞外，武功自成一家，出手狠辣无匹，曾九进中原，每进中原一次，必闹得遍地血雨腥风，中原武林，竟奈何他不得。据传闻，三十年前，以一招之差，败在魔笛摧心手下，从此之后，三十年间，未见出现中原，想不到今天会突然现身此地。

大漠驼叟一阵声震四野的宏笑之后，向无极老人道：“公羊老儿，那身带铁笛的小娃儿是你的什么人？”无极老人一摇头道：“无可奉告！”

“别装蒜了，他是否你师弟魔笛摧心的传人？”“目前真象未明！”

“江湖中尽人皆知，有什么真象未明，他身上的坎离铁笛难道世上还有第二支不曾？”

“你既不相信，我也无法！”

“那你先接我一掌试试。”声落，双手上扬……“你敢辱我公公！”娇斥声中，公羊惠兰手持短剑，横挡她公公无极老人公羊明身前。

初生之犊不怕虎，她哪知大漠驼叟的厉害。

“蕙儿退下，你不是他的对手……”无极老人话未说完，只见大漠驼叟右手轻轻一挥，一股阳刚掌风已自随一挥之势倏然涌出。尖叫声中，一条娇小人影，已凌空飞起，向外射落。

无极老人一飘身，移出三丈之外，正好接住。

“蕙儿伤着哪里没有？”

“没有！”她略一运气之后，愤然不已的答道。“大漠驼叟，岂肯与年青后辈动手过招，刚才不过是略施警告而已，不然十个公羊蕙兰也得当场殒命。

无极老人白发根根倒立，放下孙女，缓缓向大漠驼叟欺近，他本来不轻易动怒，但如果碰了珍逾性命的孙女，他可是不依。

那边，怪手书生募听尖叫之声，心中大是惶急，他眼风一挥，已知蕙兰姑娘遇险，可不知伤得如何？

心头电转，只有速战速决，才是办法。

轻哼一声，运集全身劲，玄天掌法最凌厉的一招“旋乾转坤”蓦地施出，匝地飚风，以天翻地覆的骇人径势，暴卷而出，风雷之声大作，三丈之内，尽为掌风笼罩，真有惊天地而泣鬼神之威。

掌劲方一吐出，沂蒙二凶即已感到，压力奇猛，血气翻涌如涛，不由亡魂皆冒，正想……

念头未及转完，洪流巨浪般的掌风已然临体，惨嗥声中，射出两股血箭两条身影，如流矢般直射落三丈之外，倒地无声，看来死多活少。

四周群雄，被惨嗥声唤回视线，见不可一世的黑道巨擘沂蒙三凶，竟然横尸就地，直惊得浑身起栗，簌簌而抖。

他独战群魔半日有多，最后又力拚三个一等的顶尖魔头，先后近两百招，内力损耗至钜，而方才所施的“旋乾转坤”一招，最是损耗真力。这时——

他脸色灰白，双目微闭，就站立之式，疾作调息。又是一声闷哼和两个少女的尖叫声传来。

他睁开疲惫的双眸一看，无极老人长须之上一片殷红，公羊蕙兰和玄衣女，一左一右，挟扶着他，显然已受了极重的内伤。

一个驼背老者，站在他三人前面不及一丈之处。无极老人功力声誉岂同小可，竟然伤在对方掌下，则对方的功力，可想而知。

他不顾本身功力未复，勉聚一口真气，疾掠过去，面对那发怪啸的驼背老者。

“小子是否铁笛传人？”

“不错！”他一方面气愤他伤了曾有恩于他的无极老人，而无极老人却是他意中人的祖父，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饮水思源，铁笛主人留图笛中，德意不可泯没，所以毫不考虑的脱口而说。

无极老人面如金纸，身形缓缓落坐地上，运功疗伤。公羊蕙兰珠泪双抛，不断的悲声唤着“公公”，如杜鹃泣血，令人不忍卒听。

他听在耳里，痛在心头。

他自知目前强敌环伺，而且他已无力运用本身真元为老人疗伤，因他经整日的搏斗，内力已消耗殆尽，若换了别人，怕不早已力竭而亡。

晚风，吹拂着他的长衫，微微飘扬。

夕阳，照着他惨白的面孔，变成了金黄之色。

他屹立如山，面对强敌，毫无惧容，这正是他迭经沧桑，所养成的“生

也何为死何地”的草莽英雄本色。场外群雄，这时又缓缓的欺近到五丈之外，他们存着要看个水落石出的念头。

“娃儿想已得你师父的全部真传，老夫忍辱含恨了三十年，今天要连本带利讨还！”大漠驼叟无限怨毒的道。他对这些话，根本莫名其妙，但他倔强嫉恶的性格使他不计一切利害，他觉他该这么做。

“在下一切接着就是！”

一阵轻微的破空之声传处，众人眼前一亮，一个美艳若天仙的白色宫装丽人，已飘落当场。

“雪山魔女！”群雄惊叫出声，不由一阵骚动。她的姿容和武功，在江湖中可称为两绝。

他看了她一眼，默不作声。

“慢着！”她袅娜的娇躯，逼进两丈之处！

大漠驼叟不由噫了一声！

“你不宜再出手搏斗！”她面向怪手书生，满脸关切之色，声如乳莺出谷，听得众人心里一荡。

他对她全无好感，甚至有些讨厌，他看不惯这种冶荡的神态，同时从她的名号雪山魔女，可以想见她的为人。“我的事不用旁人过问！”

她一番好意，碰了一鼻子灰，当着这么多人，如何能受得了，粉脸一红，杀机顿起。

群雄可深深知道她的为人，杀人根本不当回事，不由心中一动，看她如何下手。

当她的眼光触到他的俊面时，她幽怨的叹了一口气，缓缓退到三丈之外，美目流光，一扫群雄，群雄不由低下头去。这是她出道以来，第一次遭遇到对她的美色不动心的人，愈是这样，她越觉得他的不凡。

她爱上了他！她动了真情，众人心中同时这样想。“娃儿看掌！”

声落掌出，一股匝地飓风，暴卷而出。

他一咬牙，双掌齐推。

轰然一响，大漠驼叟身躯不动，而他却一连退了三步，登时眼冒金星，血气翻涌，强忍住一口逆血。

倔强的又上了三步！

玄衣女关小倩抢步上前，一双柔夷扳住他的肩头，连声问道：“弟弟！弟弟！你没事么？”

“姐姐，你退下！”他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这种关切是多么的真挚而动人啊！

她满怀哀伤的退下，她看得出，他决非大漠驼叟的敌手，因为他搏斗一日，已到了筋疲力竭之境，他的对手，无一不是江湖上的一等一高手。

但，她毫无办法。

公羊蕙兰骨肉情深，全心全意的守侍着她的祖父，对身外之事，不闻不问。

“娃儿！再接一掌试试！”

他身形摇摇欲倒，方才的一掌，已使他仅余的一点真力，也几乎撒尽。

“老头子，你枉自大漠称尊，竟想乘人之危，如果你一定要见个真章，应该错过今天，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过节，但以他的年龄而论，想不至与你有何深仇大恨吧！”大漠驼叟不禁老脸一红，厉声道：“好的，错过

今天，哪里遇上哪里算！”

“放心，我自会找你，无极老人承蒙厚赐，我必替他找回公道。”

“好极！好极！”

怪啸起处，人已电射而去。

他虽明知雪山魔女是帮着他说话，唯不能改变他的成见，面上一片冷漠之色。

大漠驼叟方才离开，四周忽然拥上二十余人，“玄天秘笈”的诱惑，竟使他们想乘他功力未复之际，来个强取豪夺。他气得双目赤红如火，半声不吭，推出一掌，他虽在内力剧损之下，但这一掌含怒而发，仍不可轻视。

武当元真子首当其冲，奋力一接，闷哼一声，连退五步，而他，也就在这一掌劈出之后，哇的喷出一口鲜血，身形缓缓倒下。

南海四怪疾逾电闪的扑上，八只手同时向他腰间抓去，眼看……

“鼠辈敢尔！”一声娇斥，寒芒乍现。

四怪身形不由一窒，白光闪处，惨呼顿起，四怪已身首异处，尸横就地，鲜血喷了一地。

雪山魔女仗剑而立，杀机隐现，美目一扫众人之后，嫣然一笑，娇声道：“还有哪位想试试，不妨出来！”群雄见她一举手之间，就杀了四个高手，连用什么招式都看不清楚，哪能胆战心寒。

“雪山魔女，你究竟凭什么出手？”崆峒五子中的凌云子高声叫道。

“这个是本姑娘自己的事，不用你管，难道你活得不耐烦了，要想超生极乐？”尖酸刻薄之至，根本就不把崆峒五子放在眼里！

“我幽冥秀才，倒很想会会你！”幽冥秀才折扇一摇，缓缓步出，一脸轻薄之相，后随黑白双判。

另外的二十余人，也乘机围了上来。

她粉面一寒，杀机陡炽。

怪手书生这时已能坐起身形，闭目调息。

玄衣女关小倩仗剑立在他的身侧，双眉紧蹙，芳心之焦灼，无可言喻。

雪山魔女心头电转，暗自忖道，群雄中不乏高手，以自己的功力，并无可惧，但要她在这么多高手虎视眈眈之下，兼顾到他，可就不容易了。

她用手一摸怀中的“雪山神芒”，已得了一个主意，必要之时，挟他脱出险地，以“雪山神芒”的威力，任你一等高的高手，中上一根，也得登时昏倒，睡上三个时辰。雪山神芒乃是取自雪谷之中的雪果芒刺制练而成，细如牛毛，发时无声，上有迷魂草汁，被击中的人，虽不会致命，但要昏迷三个时辰才醒，可算是一种霸道而不阴毒的暗器。她微微一笑之后，四顾围上来的群雄一眼道：“奉劝各位，还是及早离开的好！”

幽冥秀才色迷迷的道：“姑娘要替这十指不全的小子顶缸，莫非是看上他长得……”

“呸！”

她恼羞成怒，一蓬雪白寒芒，应手而出。

幽冥秀才忙不迭的连挥折扇，将牛毛似的白芒悉数扫落地上，正想开口再逗她几句……又是接连两蓬寒芒如雨点般射来，他故技重施，连挥折扇，但这次所发，先后劲道不同，散落如雨，先先后后，不绝如缕，只觉肩头一麻，立时昏倒，黑判急忙一伸手捞住。白判轻哼一声，大笔一抡，笔影千重，疾点向雪山魔女全身各大要穴。

她哪里会放在心上，长剑信手一抡，轻轻的就将白判的笔封了回去，紧接着招“万花献媚”，剑势如涛，剑尖颤起漫空银花，向白判罩去。

以白判的身手，竟至避无可避，封挡无从，骇极暴退，唻！的一声，一件白袍前襟，被划成两片，算是他闪退得快，同时雪山魔女也不想要他的命，否则当场就要被破腹开膛。双方干耗了半晌，崆峒五子不愤她方才出口伤人，互使一个眼色，五只剑同时攻上，其余众人，呐喊一声，纷纷出手。她格格娇笑一声，手中剑如长虹经天，夭矫如龙，穿插在剑光掌影之中，惨号之声，此起彼落。

刹那之间，天愁地惨，全场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声尖叫传自身后，她微一回顾，只见白判一笔荡开玄衣女的长剑，伸手抓向正在调息的怪手书生，电光石火之间，她连看都不看，抖手就是一蓬寒芒，白判应手而倒。她杀机大起，右手剑一紧，左手不停射出寒芒。凄绝人寰的惨叫声，响成一片。

二十多个入场的高手，只剩下寥寥四五人，退身丈外，地下，横七竖八的都是尸体。

她为了他而大开杀戒，不惜与黑白道双方为敌。他——怪手书生，不过是脱力而暂时昏厥，经过一阵调息之后，气机又缓缓复苏，但在群雄虎视，以他为目的物的境况中，他无法继续调息，恢复功力。

他缓缓睁开眼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白衣飘飘的雪山魔女，这时，她长剑拄地，背对着他。

然后他目光一扫描地下的尸体和四周怒目而视的群雄，他知道雪山魔女在为他挡灾，若非是她，他刚才昏厥的时候，恐怕早已被杀，活不到现在了。

他受了他心中极不欢喜的人的恩惠。

最后，目光触及倒在他身前的白判，心中不由一怔，他知道他是死里逃生。一抬头，眼光正好和玄衣女关小倩相接，看她仗剑而立的模样，他意识到是什么一回事。

“姐姐，谢谢你的护持！”

“弟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目前已无大碍，只是真力不济！”

“那你赶快调息吧！”

他用目一扫描四外群雄，摇摇头苦笑了一声。

她也觉察到目前危机仍然紧迫，会意的一点头道：“弟弟，那位穿白衣的雪山……姑娘，多亏她全力抵挡，不然……唉！”他心里不由升上了一丝歉意。

她为什么要帮助他？他不明白……

这时，雪山魔女忽然回头，四目相对，他心头一荡，她那眼睛似乎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使人无法抗拒。不愧是一个尤物，但她的心肠……不然，为什么会被人称为魔女呢？

他向她感激的一笑，因为不管如何，人家总是有援手之德于他，岂可再以冷眼对人呢！她心里甜蜜无比，他终究不再以冷眼相待。

夜幕已降。

星星在开始眨着鬼眼。

一弯上弦月，斜挂林梢。

这恬静的夜景，却为无边的杀气所淹没。

他回头看了正在疗伤的无极老人祖孙一眼，不禁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想到那发怪啸的大漠驼叟，一股恨意立涌心头。铁笛主人、隐形怪客、大漠驼叟——这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牵缠，而他已被牵入这场纠纷之中。

沉寂——又是一场暴风雨的先兆。

突然——四周群雄一阵鼓噪，纷纷逼进。

他摇晃着站起身形，不顾真力未复，恨——在心里燃烧。他恨透了这些贪婪卑鄙的人群，怒火烧得双目赤红，本来苍白的面孔，这时已罩上了一层紫晕，凄厉已极，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

杀！杀！杀！杀尽这些武林败类，江湖蠹虫。

他右手两指又在袖中弹动，左手缓缓按上铁笛。五年前，他们追截他，为了要得到秘笈的下落。五年后，他们又聚众围杀，为了要抢夺秘笈。

但——玄天秘笈，并不在他身上，安稳的存在古墓中。如果他们之中，任何一人得到秘笈，武林中将变成一种什么局面？血雨腥风，无法无天的局面。

“你们若再上前一步……”

雪山魔女一声娇斥，声音中含着一股冷森的杀气。群雄果然应声止步，他们对她仍然畏若蛇蝎。

他闷哼一声，缓缓移步上前。“弟弟，你……”玄衣女拉住他的衣袖。

他一摔挣脱，不顾而去。

群雄怔了片刻之后，又欺身上步。

倏然——白影晃处，银芒电起，雪山魔女已自出手。他一咬牙，强聚回复了三成左右的真力，拔出铁笛，就手一抡，一溜乌光，在淡月疏星之下，夭矫而起，挟着刺耳惊悚的呜呜怪啸，狂风疾雨般挥去。

于是——暴吼声，吆喝声，厉啸声，惨嗥声，夹着哧哧金刃破空声，呼轰劲风声，破空而起交织成一首悲壮凄凉恐怖的交响曲，震撼着四野。

肢体横飞，血雨飞射。

星月无光，大地也黯然失色。

玄衣女关小倩，也加入了战围。

无极老人正值运功紧要关头，已入忘我之境，头上冒着蒸蒸白气，对这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杀劫，泯然不觉。公羊蕙兰不敢离开半步，手握短剑，紧咬香唇，杏目圆睁，注视着斗场。

目眩神摇，宛若置身一场狂风暴雨之中。

天在旋，地在转。声音渐弱，人影也不断减少。半刻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微弱的星月之光，照着遍地积尸断体，血像一滩滩的黑水，一阵风过，血腥之味触鼻欲呕。

一条条的人影，狼狈的消失在蒙蒙的夜空中。

狂风骤雨过去了，留下一片恐怖的死寂。

怪手书生适才恢复的三成真力，又告消耗净尽，身形摇摇欲倒，只靠着一股倔强的脾气在支撑。雪山魔女洁白的衣裙上，洒满了斑斑点点的血迹，粉面煞白，娇喘之声，丈外可闻。

玄衣女关小倩以剑尖拄地，支撑着身形，钗横发乱，摇摇晃晃的向他身旁靠近。

一声长叹声中，无极老人运功完毕，站起身形，向他们身前行去，公羊

蕙兰这时才算放下一桩心事，紧跟着走过去。公羊蕙兰疾走两步，上前拉着雪山魔女的手道：“姐姐！谢谢你出手相助！”

雪山魔女见她一脸诚挚娇憨之态，用手抚着她的如云秀发道：“这不算什么！”

她天真未泯，突然问道：“姐姐，我看你是一个好人，为什么人家要称你为魔女呢？这名字多难听！”

“唉！妹妹，江湖中风涛险恶，慢慢你就会知道！有时你必须要杀人，因为有些人该杀，一个女孩子行走江湖，处处都是陷阱，如果你心软，寸步难行，否则只有随波逐流……”“就是因为杀人太多，所以才有这名号！”

她微一颌首。她不禁忖道，江湖中常常黑白不分，也许她是好人。

“晚辈雪山李玉兰参见前辈！”她轻轻挣脱公羊蕙兰的手，向无极老人衿衽为礼。

“李姑娘不必多礼！援手之德，老朽心感！”

无极老人说完之后，向摇摇欲倒心神不属的怪手书生走近，无限慈祥的道：“小友叫什么名字，与我那师弟魔笛摧心关任侠是什么关系？”

“晚辈复姓司徒，单名一个文字，与铁笛主人关前辈……”“司徒文？中原双奇之一的玉面专诸司徒雷是……”“那是先父！”鼻头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雪山魔女李玉兰不由一震，他就是名满武林的玉面专诸之子，他全家悉数遭害，不想他会逃出命来，虎父无犬子，难怪他如此不凡，心中爱意更浓。

“老前辈，我幼从母姓，也是姓关呢！只是我对于我的身世，一无所知，我妈也不肯告诉我！”玄衣女接口道。无极老人哦了一声之后，急切地问怪手书生司徒文道：“你可知道老夫师弟关任侠是你什么人？”

他心头巨震，急道：“我？是我什么人？……”蓦然——一阵破空之声，倏受传来，眨眼间落下一条娇小人影，停身之后，一言不发，白光闪处，长剑出手，向司徒文劈去。

来者正是那父兄遭害，误认司徒文是凶手的霓裳仙子慕容婉！她闻讯赶来，已是曲终人散，想不到怪手书生司徒文还在当场，她一眼就认出来。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不容分说，举剑就刺。“又是她……”公羊蕙兰愤然叫道。

话只说了一半，霓裳仙子又一声不吭的出手就刺。司徒文此刻已无还手之力，即使有他也不会还手。突然，白影闪处，雪山魔女已电射般挡在他的身前。众人惊叫声中，霓裳仙子凌厉的一击，已被雪山魔女轻轻的封了回去。

她志切亲仇，一退之后，又挺剑刺去。

怪手生怕误会越弄越深，叫了一声：“婉姐姐！”一伸手把雪山魔女推出去三四步远。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哧的一声，剑尖划过右臂，他闷哼一声，疾退数步，一只右袖，已被鲜血湿透。

雪山魔女任性已惯，武林中谁不怕她三分，她虽看出事有蹊跷，但这一口气却是吞不下。

“好个不长眼的东西，在我面前，还敢张狂！”娇喝声中，银芒一闪，直劈过去。

“姑娘不可！”无极老人极口一呼，扬掌劈出一股劲风，同时把两人的剑锋震了开去。

司徒文又急又气，加以右臂负创，一口真气再也提不住，翻身躺倒地上。

霓裳仙子当然知迎雪山魔女的厉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可顾不了这么多，一愕之后，剑出如风，又狠快绝伦的攻上。

无极老人电闪般欺身而上，一把扣住了霓裳仙子持剑的手腕，口中高叫，“姑娘听老夫一言！”

其余三个姑娘同时奔向倒地的司徒文。

但，毕竟是雪山魔女功高一筹，快逾疾电的超越二女，一俯身，挟起怪手书生司徒文，星飞电闪般射去，转眼之间，消失在星月茫茫之中。

二女不觉呆了。

霓裳仙子力争不脱，急得涕泪交流。

“姑娘何以断定他是你杀父兄的仇人？”

“我赶回时，他正好在当场！”她无可奈何的道。“依老夫看来，是你误会他了！”

“天下事哪有这么巧，他无缘无故到我家中做什么，先父隐居多年，早已和外人断绝了往来！”“他口口声声称你为婉姐姐，交手时不还手，若以他的功力而论，早在第一次交手时对你下手了，不是老夫多嘴，姑娘你实在不是他的对手！”

她闻言一怔，细思前后情形，果然十分费人猜疑，但她成见已深、一时真不容易醒悟过来！

“狼子野心，谁知他另有什么诡谋！”

“他和姑娘你一样，身负血仇，而不知仇家为谁！”公羊蕙兰与关小倩满面怒容的看着她，若不是碍着无极老人，她俩早就出手了，同时也恨她这一搅，让雪山魔女挟走了他，心中恨怒交迸，连连冷哼。

霓裳仙子不由怀疑的看着白发苍苍的无极老人。“姑娘可知他是谁？”边说边松开扣住她的手。“这个……”

“他就是中原双奇之一的玉面专诸司徒雷的后人司徒文，与姑娘可算是通家之好！”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差一点跳起来，一把抓住无极老人的手，连连摇动，惶急的道：“老前辈这话当真？”“哈哈，老夫这一大把年纪，难道你信不过我？”她不由急得连连顿足，心中自责道：“我真该死，原来他就是文弟，怪不得他不住口的叫婉姐，而且面貌也好像很熟悉，我为什么就想不起！方才还出手伤了他。”一阵急痛攻心，长剑蓦地入鞘，向无极老人一衿衿道：“请前辈恕后辈莽撞之罪！”含着两眶泪水，朝雪山魔女逝去的方向，闪电般追去，她发誓要找到和她一样命运的文弟。

且说怪手书生司徒文悠悠醒来，睁目一看，他竟置身在一个山洞之中，耀眼的阳光，从洞口射入。一缕幽香，送入鼻端。

他惊奇的缓缓坐起身来，一扫四周，在他身前五尺之外，近洞口的地上，躺着一个白色窈窕身影，甜睡方酣，恍如一朵白海棠。

他不由一震，她不是雪山魔女李玉兰吗！

他想不透到底是怎么回事。

试一运气，真力竟自恢复了少许，口中清香犹存，像是服过什么丹药，当他眼光触及臂上包扎的一方粉红罗帕时，他想起了一切的经过。

在与群雄惨烈的拚斗中，他几乎脱力而死，幸得雪山魔女慨施援手，方化险为夷，最后，他清楚的记得，他受了婉姐姐的一剑，以后就不省人事，可能是雪山魔女把它救来此处。她一再示惠，不知用意如何？莫非她也想得

到“玄天秘篆”而用诱惑的手段……

他不愿实情是如此，否则他不但不感激她的出手相助之德，反而要恨她，比那些明目张胆抢夺的人更甚。嚤的一声，她一翻身坐起，睡眼惺忪，益显娇媚。她见他正怔怔的看着自己，粉面一红，展颜一笑。“姑娘将在下挟持到这山洞之中，有何用意？”她闻言之下，粉脸剧变，一缕幽怨，来自心的深处，想不到他竟是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人，自己三番两次，舍死忘生的救他，不唯一个谢字都没有，反而说出这种话来。眼眶一红，真想痛哭一场。

她是何等心高气傲的人，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一咬牙，冷笑一声道：“算是我李玉兰瞎了眼，错认了人，哼！天底下的男人……”她话还没说完，转身就要离去。他见状不由心中大急，他觉得他不该怀疑她的用心，而说出那等话来，人家数番援手，岂不伤心欲死，而自己堂堂大丈夫男子汉，怎能存这种小人之心。

情急之下，也顾不到男女有别，蓦然伸出左手，一把捉住柔若无骨的玉手，连叫“姑娘！姑娘！……”

她正在气愤头上，用力一甩腕。

嘭的一声，把他直摔到丈外的洞壁之上，一声啊唷，反弹落地，脸色顿呈灰白。

他一来功力只恢复了一二成，再则根本料不到她会出重手对他，同时雪山魔女功力岂同小可，这一甩之力，一般武林高手也吃不下，所以轻易的被甩飞持去。

他知错在自己，毫不愠怒，强忍痛楚，站了起来。她并非有意下这重手，她忘了他功力未复，身体正在弱的时候，一甩腕之后，倏然惊觉，但已无及了。

她不由顿然止住身形，回转身来！

“姑娘请原谅在下刚才口不择言，援手之德，我司徒文谨记在心，将来必要报答！”

“我是无心的……”

“不！姑娘不必挂在心上，没有什么！”

“无极老人他们怎样了？还有那霓裳仙子婉姑娘？”她不由秀眉一蹙，忖道：“到底他与这婉姑娘是什么纠葛，挨了她一剑，还如此念念不忘。”但瞬又恢复平静。“婉姑娘被无极老人止住，我见你真元耗损过钜，如不及早调息，必然会受重大影响，所以乘你昏迷的时候，把你带到此地，我已经给你服了一粒‘雪莲实’，功能益气培元，你只调息上一日半日，必能回复如初！”“姑娘大德，没齿不忘。”说完深深一揖。

她不由噗哧笑出声来！

空气顿时融洽起来。

“你是否允许我称你一声文弟？”说完粉脸一红，意似娇羞不胜，芳心噗噗跳个不住，她怕他说不……

“哪里的话，我也该称呼你兰姐才是！”

她不由芳心大悦，喜上眉梢。

“恕我多嘴，文弟与婉姑娘到底是什么一档子事？”他摇头深深一声长叹之后，把桃花林中偶然发现中原双奇之一的桃源居士慕容刚父子主仆，遭人残害，凶手早已鸿飞冥冥，那时他正在屋中，适逢婉姑娘回家撞见，误会他是凶手的经过，详细说了出来！

“啊！原来文弟是司徒前辈后人！”

“依我推测，我两家的惨案，很可能是出自一个仇家，而凶手的意思似乎是存心灭族！”他语音悲哽。

“对于仇家，文弟可有什么线索没有？”

“五年前得遇蒙面怪客，曾应允待我艺成出道之时，告诉我仇家的姓名！”

“那蒙面怪客的行踪呢？”

“他只说会自己寻来，行踪我根本不知道，踏遍天涯，我也要寻到他，否则一家十余口将冤沉海底！”

“以你所知，令尊生前有没有提过什么厉害对头？”“先父一生行侠仗义，与人结怨当所不免，但我却未曾听过提及什么特殊仇家！”

“这事颇费猜疑，以中原双奇的武功，这行凶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为姐的当尽力为文弟探查。”“文弟这里敬谢！”

“玄天秘箓，武林瑰宝，文弟何以这般托大，落入江湖人的眼中，引起这么大的风浪？”

“哪里，我身边根本没有带什么秘箓，我也不知道这消息由何而发生？唉！江湖风浪，实在险恶！”

“文弟，我看定是与你所持铁笛有关，这些事以后慢慢再谈，目前你赶快调息恢复功力要紧，我就权且充任护法吧！”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他无限感激的朝她一笑，依言盘膝而坐，闭目垂帘，凝神内视，刹时之间，顿入忘我之境。

她静坐洞口，一心一意为个郎护法。

两个时辰之后，他头上冒出蒸蒸白气，如烟云缭绕，汗粒滚滚而下，俊面赤红如火，显然已到紧要关头。她望着他，梨涡浅浅，自内心发出了微笑。

蓦然——

远远传来一丝轻微的飞行破空之声，她芳心大急，调息运功，切忌干扰，否则将导致走火入魔，轻则残废，重则丧命，以她的功力，当然不会惧怕，任你是三头六臂她也敢斗上一斗，但此时情况不同，万一不巧，岂不遗憾终生。她一闪身，隐在洞外一块突兀的山石之后。

她心中暗暗祝祷，不要是冲着他而来。

风声飒然中，落下两条人影。

一个是枯瘦如柴的中年，满面阴鸷之色，另一个则是须眉皆白的赤面老者，一式的黑布长衫，胸前绣一只白蜈蚣，作飞扑之状，栩栩如生。

她不由心里大震，来人竟是天毒门下。天毒门偃旗息鼓近十年，最近忽然明目张胆的出现江湖，看来武林浩劫又将起了。

“咦！这十里地内，都搜遍了，难道这小子和那妞儿飞上天了不成！”那枯瘦中年咦了一声之后道。

“据手下弟兄传报，那头狐狸挟着那小子，入林之后，并未见离去！”那老者面现困惑之色。

“八成是那骚娘儿见小子生得漂亮，到什么隐秘之处，去销魂了。”中年男子说着咽了一口口水。

她肺都几乎气炸，若不是为了他正在行功的紧要关头，她早已出手了。

“喂！你看，那不是个山洞吗？搜搜去！”老者道。她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

“我看还是小心一点，那娘们儿手底下可真辣，若是真的在里面，敌暗我明……”

“哈哈！十年不出山，我看你冷面银豺要变成冷面银鼠了！”老者打了一个哈哈，讥讽的说。

那叫冷面银豺的中年人面上一红，分辩道：“凡事总以小心为上，走吧！”两人缓缓向洞口欺去。

这时，她不现身也不行了，若让他们进入洞中，那还得了，听他们的口气，竟是专为怪手书生而来，他出道未久，怎会与天毒门结上梁子，她百思不解。

白影晃处，她已横剑站立洞口。

两人惊咦一声，齐齐止步。

“二位来此何事？”

“嘿嘿、明人不说暗话，为了怪手书生而来！”那老者冷笑一声，大刺刺的道。“两位谅来不是无名之辈，请亮出万儿来！”她面上故作镇静，内心焦灼不已，藉着说话，筹思对策，两人既是专为怪手书生而来，功力决非等闲，不问可知。“嘻嘻！在下天毒门冷面银豺计魁”又一指那老者道：“这位是本门赤面神煞翁子都，姑娘你想必就是黑白道提起就头痛的女煞星雪山魔女了，幸会！幸会！”

“此地没有怪手书生，两位请吧！”

她面上已微微泛起杀机。

“这话只能骗骗三岁小孩，姑娘是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看扁了！”冷面银豺上前一步，冷冷的说，一双色迷迷的眼，骨碌碌的朝她全身上下打量，恨不能一口水把她吞下去，那丑态令人作三日呕。

这种事情，她可经验得多了，死在她手下的无数黑白道年青高手，哪一个不是垂涎她的美色而丧生。

她毫不为意的一笑，娇声道：“二位信不过我？”“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问题，我们进去一看，如果真的没有，马上就走。”赤面神煞沉声道。

“里面有些不便，两位还是不要看吧！”

这洞口宽只一丈，而且是在一个斜坡上，她在洞口一站，两人根本看不到洞内的情况。

“这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只看上一看！”冷面银豺贼秃嘻嘻的一笑，伸长脖子，想看个究竟，可是什么也看不到。“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

“老夫看在雪山派掌门的面上，一再容忍，姑娘可得放尊重些，不然，老夫只好得罪了。”赤面神煞面色一沉，白须乱颤，面色赤红，显然已动了真火。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必牵扯到门派上！”

“姑娘最好是不要太过固执，敬酒不吃吃罚酒，天下美男子多的是，何必……”

“放屁！你把姑娘当做什么人看待？”粉面一寒，杀机倏起，两眼直瞪着冷面银豺，似要射出火来。

“姑娘不要后悔！”赤面神煞逼进一步。

看情形，不出手是不行了，她惶然回顾了洞中的他一眼，只见他面色祥和，顶上白气也已收敛，芳心大喜，想不到他内功如此精湛，行功已快接近

完毕。

她心中百转，如何能设法拖延一下时间，面色又转平和柔声道：“怪手书生出道不久，与二位有何恩怨？”“老夫二人，奉命行事，无可奉告！”

“如此说来，两位是奉了天毒掌门人天毒尊者的命令而来，但他与贵门也无从结怨呀！”

她故意拖延时间，希望他行功赶快完毕。

“老夫没有空与你闲磕牙，你到底让是不让开？”“姑娘自信能挡得了我二人？”冷面银豺不屑的说。“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赤面神煞暴喝一声，呼的斜斜向上劈出一掌，劲强力猛，势若奔雷，锐不可当，果然不愧神煞之名。

她此刻如果闪身避开，那掌风将直灌洞内，她闪电般的将剑交左手、功集右掌，蓦然拍出。

一声轰然巨响，赤面神煞吃了仰攻的亏，不由退了一步，而她虽占了由上攻下的便宜，仍被掌风震得连晃不止。冷面银豺一错双掌，由侧方击出，劲势亦相当骇人，不亚于赤面神煞刚才劈出的一掌。

她略一定神，紧咬下唇，反手挥去。

这一下，可就不同了，震得她向内连退三步。赤面神煞乘机进身，直逼洞口。

她这一急，非同小可，剑交右手，刷刷刷！狠快绝伦的向赤面神煞一连攻出三剑，快得有如一剑。

赤面神煞不由一窒，暗赞不愧魔女之名。

电光石火之间，冷面银豺又已攻到。

她不由顾此失彼，狼狈万状，又不敢离开洞口。掌影如山，分进合击，劲势之强，无与伦比，她双目赤红，运集全身劲力，剑气如虹，左封右挡，左手不停的撒出“雪山神芒”，方才将对方的攻势止住。

但对方的功力，并非等闲，如果以一对一，胜败自不可预料，在二对一的情况下，她可有些捉襟见肘了，同时她还要分心顾及身后的怪手书生司徒文，越打越是不济。只见冷面银豺单手向她一扬，一阵异香，扑鼻而来，心中方自喊得二声不妙，登时胸头一窒，昏倒在地。赤面神煞一闪身就向洞内窜去。

倏然——

一股万钧力道，自洞内涌出，嘭的一声，赤面神煞的身形，直被震飞出去三丈之外，立脚不住，踉跄倒地。冷面银豺不由大愕，疾飘身过去，扶起赤面神煞，并肩站立，注目洞口。

只见一个面如冠玉的青衫书生，神采飘逸的现身洞口，右手隐在袖内，目射奇光。

原来当雪山魔女倒地的刹那，他正好运功完毕，只觉内力充盈，经脉畅通，功力竟比先时增进了不少，因他巧服“九品兰实”，一部分药力，还未行开，自经昨日一场拚死苦斗，反而助他把药力行开，经这半日调息，功力剧增，不由大喜过望。

方一睁眼，见雪山魔女猝然倒下，心知来了强敌，身形刚一站起，一条人影，已迎面飞来。

他连看都不看，右手迎着来势，猛然一挥，把那飞来人影，直震出洞而去。他一闪身飘近雪山魔女身前，伸手一探鼻息，呼吸均匀，方始放下心来。

现身一看，发现三丈之外，站定了一老一中年，身着黑衫，胸前绣着一只活灵活现的蜈蚣，他可看不出端倪，那老者衣衫不整，面色不正，显然是方才被自己震飞出洞的人影。那老者与那中年互相耳语一阵之后，齐向洞口迫来。

他们早已耳闻这少年的身手，所以面色十分沉凝。

他冷冷的看了一眼他们逐渐移来的身影，毫不为意的蹲下身去，细察雪山魔女的伤势，一探经穴脉道，都很正常，他断定她是中毒。

他不慌不忙的隔衣飞指点遍周身三十六大穴，认穴之准，手法之奇，看得已经迫到丈外的二人，瞠目咋舌。

“小子，她中了本门七日摄魂散，若无独门解药，七天就得魂归离恨天！”冷面银豺得意的说。

“你们是天毒门下？”他突然起立，怒声喝问。“既然知道，就不必再问！”

怪手书生沉声道：“在下承蒙贵门厚赐良多，愧无以报答！哈哈哈哈哈！……”说完，一阵哈哈狂笑，如老龙长吟，响遏九霄，震得四外林木急摇剧摆，落叶纷纷而下。

笑声突转凄厉，中含无限怨毒，刺耳如割。

以两人的功力修为，竟自抵挡不住，心旌摇摇，血气微涌，不禁骇然变色，退了三步。

笑毕，俊目忽发奇光，如两道冷电般直射二人。

二人自心底泛上一丝寒意，忖道：“这小子内功已有惊人火候，看来今天的事，十分棘手，恐怕又要无功而返。”

第五章 借刀杀人

片刻之后，赤面神煞白眉一掀，狞声道：“小子，老夫现在给你两条路走，看你走哪一条？”

“你且说来听听看！”

“一条是你乖乖随我们回去，老夫保证替你救活这娘们儿，另一条吗！你准备给她整理后事吧！”

“哈哈！如果我两条路都不走呢？”

“谅你也难逃出老夫二人手下！”

“你两人有这样自信么？”

“嗯！”

他愤怒已达顶点，右手两指，在袖中不停弹动。他要出手了。

“两位如果能回答在下一个问题，破例放你们一条生路！”言中之意，视二人如掌中物一般。

“哼！小子死到临头，还口发狂言！”

“黄口娃儿，不知天高地厚！”冷面银豺补上一句。“不必尽吹大气，今天如果不说出天毒门追杀本人的用意何在，哼！就别想生离此地！”

两人是天毒门中数一数二的高手，比起铁塔怪魔、蛇魔崔震有过之而无不及，焉能吞得下这口气。

两人暴喝一声，四掌齐推，匝地寒飚，卷地而来，势如排山倒海，惊涛掠岸，骇人已极。

他冷哼一声，飘身三步，意念方动，内力泉涌，两掌以八成功劲，倏然，迎拍向疾卷而来的狂飚，劲势之强，无与伦比，两人募觉不对，但已无法收势闪避。

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响处，他身躯一晃即止，而两人却被震退五步之多，丑脸变色，气翻血涌。

他顾及昏迷不醒的雪山魔女躺在洞口，怕一个照料不及，误伤了她，蓦地欺身上步，连拍三掌，掌掌俱有开山裂石之威，把二人直逼到五丈外的一片平地之上。

若以他原来的功力而论，只能和二人成个平手，但他现在功力又已精进了许多，所以能将他们迫退。

两人羞愤填心，凶焰陡炽。

赤面神煞须发倒立，面如喷血，曲背矮身，吐气如牛，运集全身功力，双掌猛然推出。

他微微一晒，不闪不避，以十成功劲迎上。

又是一声巨震，他稳立如山，赤面神煞噤噤连退五步，喉头一甜，喷出一股血箭，面容凄厉已极。

就在这双掌接实，对方退步的刹那之间，冷面银豺的双掌，已自侧方击出，无息无声，他正感奇怪，突觉这轻飘飘似无力的掌风，竟自夹着一片腐尸恶臭之气，扑面而来，他忙不迭的屏住呼吸，但已吸入一丝丝，顿觉头昏脑涨，难受已极。

他方想运功迫毒，冷面银豺的第二掌又告袭来。

这正是天毒门中的“腐尸功”，只要吸入少许，一时三刻之后，内腑尽烂而死，端的阴毒无比。

他的功力已达通玄之境，忙屏息闭窍，快逾闪电的一旋身，已欺到了冷面银豺身后，左手五指，疾扣他的左肩琵琶骨，右手则紧贴“命门穴”上，此际只要他掌心微一吐劲，他就得立时丧命当场。

冷面银豺面如死灰，他做梦也估不到，对方在吸入了他所发的“腐尸功”掌风毒气之后，仍有这般骇人的身手，对方出手欺身之快，简直使他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

赤面神煞虽已负伤，但以他的功力修为，略一调息已自好了大半，但投鼠忌器，他无法出手，只圆睁双目怨毒的狞视着他，半筹莫展。

他方才吸入的一丝毒气，已被存留在他经血内的“九品兰实”的药力化解，已无不适的感觉。

在白云庄中，毒绝天下的“三刻绝命散”对他尚无伤害，何况这区区腐尸之毒，所以心中泰然，毫不在意。

即使没有“九品兰实”之助，他一样可以运用“玄天秘篆”中所载的“搜穴清脉功”，把毒迫出体外。

他方才在洞口连点雪山魔女的三十六大穴，目的在不使毒气蔓延攻心，好易于救治。

他右掌微微一按冷面银豺的“命门穴”，沉声喝道：“天毒门为什么一再不肯放过小爷，你到底说是不说？”

冷面银豺要穴被制，生命操在他人的掌握中，性命悬于一发之间，吓得冷汗遍体而流，但他不敢说，这件事关系太大了，他宁愿一死。

“小狗，你下手吧，要我说那是妄想！”

他不由怒火上冲，左手五指一紧，齐根隐入左肩琵琶骨内，他痛得杀猪也似的惨叫不止，汗下如雨，左半边已染成半个血人。

“你到底愿不愿说？”

“小狗！自会有人找你算帐，你只管狠吧！”他微一用力，咋的一声，琵琶骨已被捏断，痛得他死去活来，心知今天难免一死，仰首向天，厉声叫道：“师父，弟子要以身殉派了！”声音凄厉如夜半鬼啼，又转头向赤面神煞道：“翁师叔，你不是这小狗的对手，赶快走吧！请面禀师父，为我报仇！”

怪手书生不禁被他这突兀的举动，弄得一怔。

“你真的不说？”

“不说！”

赤面神煞悲呼一声，突地一错双掌，疾逾电闪的扑来，他此刻已无所顾忌，救人无望，只好拚命。

“我必杀尽你们这帮豺狼为心的贼子！”

他杀机潮涌，右手掌劲一吐，惨嗥声中，冷面银豺的身形缓缓倒下，作恶半生，他得到了应得的收场。

风声飒然中，赤面神煞已然扑到，亡命般向他一连拍出九掌，一夫拚命，万人莫当，他一连数闪，方才避过。“你找死！”

右手两指疾伸，两缕白蒙蒙的凌厉指风，电闪般射向对方，左手一圈一挥，一股排山劲气，与两缕指风，同时攻出。赤面神煞满脸戾气，双掌疾推。

这一掌，是聚毕生功力而发，居然将对方的掌风阻住，但那两缕指风，却透过掌风，直射而入。

赤面神煞电疾的一闪，但仍不能完全避过，肩头一阵剧痛，已被穿透一孔，血如泉喷！他直闪到丈外之地，方才停住身形，口角沁出一股鲜血，凄

厉如鬼。

怪手书生双手一收，原地不动，厉声喝道：“老狗，你如果不说出真相，叫你死活都难……” 蓦然——

一声冷哼由身后传来，冰冷阴森得像是发自九幽地府。他突地转身，一看，三丈之外，站立了一个面目像僵尸般的高大白发怪人，两眼射出骇人棱芒，直瞪着他，一不稍瞬。看那木然的神态，显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以他的功力而论，被人欺近身边三丈，兀自不觉，则这白发怪人的功力可想而知。

他不由心中一凛。

赤面神煞在来人现身之后，已缓缓坐地疗伤。念头未及转完，洞口雪山魔女倒卧的地方，也出现了三人，其中一人是一个年在二十左右的少年，另两个则是五十不到的老者，仍然一式的黑袍胸前绣一只白蜈蚣。他寒气顿冒，飞身就向洞口射去。

“与我停下！”

一股万钧力道，如飞瀑怒潮般涌来。

他欲起的身形，被这股万钧劲道，硬逼了回来！发掌的竟是那戴人皮面具的白发老者。

心中微感骇然，以老者刚才随意一挥的掌力来判断，是他出道以来，所遇的唯一高手。

他越想越恨，也越发的急着要揭穿这个谜底，天毒门究竟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五年之前，一庄二堡三谷主追杀他，五年后，无数的高手追杀他，而这些人，都是天毒门下。五年前，他是一个平凡的小孩子，天毒门顾名思义，当然是以用毒称雄，如果那时用毒来对付他，他岂能活到今天？但，为什么不用毒？为什么？他心里又打上了一个结，百思不得其解。“小子，你不必妄想救她，你自身难保！”戴人皮面具的老人阴恻恻的说，阴冷得不带一点人味。

“不见得！”

声方出口，身形如飞矢般电射而起。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双掌交挥，一股重如山岳的力道，隐隐含有风雷之声，排山倒海般涌来！

他半空中就势伸拳舒腿，巧极的倏然一翻一腾，身形闪电般突升一丈，那股如山掌风，堪堪由脚底呼啸而过。电光石火之间，他的身形又向洞口射落。

戴人皮面具的白发老人，一掌劈出，竟不能阻住他的身形，心中一动，暗赞一声好功力，身形电射，与他差不多同时到达洞口。

洞口立身在雪山魔女身侧的两老者一少年，见一条人影星旋电射而来，快得简直看不清人影，大感骇然，两老者齐齐往侧一跃，而那少年却迅捷无伦的一俯身，右手已按在雪山魔女的“天灵穴”上。

他不由一窒，愕立当场。

“你只要一动，我就先结束了她！”那少年阴阴一笑得意万状的说，那按在“天灵穴”上的手，示威的微微往上一扬。就在那少年得意忘形，微一扬手的间不容发之间，他右手两指蓦出，两缕锐利指风，脱指而出，快得简直不可思议的射向那少年。

咫尺之隔，连那白发老者出手救援都来不及。

众人惊叫声中，夹着半声惨嚎。

那少年仰面朝天，前胸被射穿两个洞，鲜血如喷泉般射出，早已魂归天国，往阎王老那报到去了。白发者因带着人皮面具，脸上仍是一副木然神色，但从那慑人的眼光中，可以看出愤怒已达顶点。

另两个老者，一脸悲愤怨毒的神色，眼暴凶光，直似要把他生吞活剥了才能甘心的样子。

赤面神煞仍在原地运功，对这边发生的事，不闻不见。他满面杀气的盯着眼前三个魔头，心中在疾转着应付的方法，他衡量情势，如果三人向他出手，那白发老人是一个劲敌，他决无法兼顾到雪山魔女的安全。

最好的办法是先除去两老者，再全力对付白发老人，但这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在白发老者虎视眈眈的情况下，除非他一击奏功，看那两老者也不是寻常之辈，哪能会容他轻易得手。

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设法把三个魔头，引离洞口……白发老人，年已近百岁，竟然让他在自己面前击杀门徒，气得七窍生烟，身形簌簌而抖，厉声喝道：“小鬼胆大包天，百死莫赎！”

他俊目奇光闪射，反问道：“小爷与天毒门，何怨何仇，为何如此赶尽杀绝？”

“九泉之下，你那死鬼父亲会告诉你！”

他一听辱及他的亡父，同时，也连带勾起了全家惨死的恨事，顿时悲愤填膺，目眦欲裂。

募出双掌，猛然推向白发老人。

这一掌，含怒而发，劲势之强，无可言喻。

白发老人沉哼一声，也是双掌齐推。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起处，沙石纷飞，洞口上方山壁上的积石，狂泻而下，劲风呼啸，触体如割。

白发老人料不到他小小年纪，竟有这么深厚的功力，出掌时，未用全力，当场被震退五步，血气一阵翻涌。

他自己也被对方的雄浑掌力，震退一步，胸头微感一窒，他心头电转，良机不可失，略不迟延，飞扑怔在一旁的两老者。

双脚才一沾地面，两掌已然拍出，他的目的是要把两老者往坡下逼去，所以功力已运足十成，双掌交相挥出，刹那之间，一连拍出一十三掌，掌掌俱有开山裂石之威，铺天盖地，毫无间隙。

两老者本是天毒门中第二代杰出高手，一时之间，竟被他迫得手忙脚乱，直朝斜坡之下退去。

白发老人一时大意，被他一掌震退五步，心中难过万分，猛喝一声，飞风也似的攻上。

他连头也不回，脚踏“烟云飘渺步”，身形怪异已极的连闪连晃，两掌仍凌厉绝伦的不断拍出。

两老者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直被逼退到方才交手的平地之上，白发老人连挥数掌，都被他神奇莫测的轻轻让过，气得白发根根倒立，凶焰顿炽。

他就猜不透这小子飘忽不定的玄奇步法，是属于何门何派，料定必是得自“玄天秘篆”。

到了平地之上，他宽心大放，双掌募收，巍然卓立，人如临风玉树，气似贯日长虹，飘飘然有不可一世之概。

三老者成品字形把他围在当中。

一场罕见的搏斗又将展开。

他右手两指，又在袖中不停的弹动，飞快的运功一周天，内力源源涌出，充满全身经穴。

白发老人鼻孔内哼了一声，双掌一错，连攻八掌。

他立地旋身，左封右架，在刹那之间，架开了对方刚猛无前的八掌之外，还攻出了三掌。

两老者同时暴吼一声，从两侧抢攻而上。

这一来，情势大变，他一方面要专心应付功力和他差不多相等的白发老人，同时那两老者也非弱者，掌劲十足，不容轻视，三招一过，顿有捉襟见肘，接应不暇之感。

三老者存心要把他毁在掌下，招招都朝致命之处下手，为了他一人，天毒门劳师动众，伤亡了这么多高手，还是把他没办法，他的存在，使天毒门如芒刺在背，如果谜底被揭穿，后果不堪设想。

他清啸一声，“烟云飘渺步”已自展开，奇幻无比的飘忽游走，穿插在漫天掌影之中，任三人如何全力施为，都被他从意想不到的方位脱出，身形越转越快，最后不见人影，只见一缕轻烟，飘忽不定，无从捉摸。

三人大感骇然，心中暗忖，这小子的功力，已到了神奇莫测的境地，要想把他除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只听一声闷哼，两老者中的一个，已被掷出场外三丈之遥，口中鲜血狂喷，接着又是一声惨呼，另一个老者，身形被抛起两丈之高，嘭的一声，落在地上，寂然不动。

白发老人目眦欲裂，怒吼道：“小鬼仗着一点鬼步法，连伤我两个门下，老夫与你决不甘休！”双掌蓦地加紧，挥舞起漫天劲气，三丈之内，尽为猛烈罡风笼罩，劲势之强，骇人听闻。

“且住！”

声落，人已脱出劲风之外，白发老人应声停手。“你说我仗着步法神奇虽胜不武，是不是？”

白发老人气急败坏，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半声不吭，以他的辈分修为，竟斗不过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此事如传出江湖，他羞也得羞死。

“小爷将凭真实功力，与你决斗！务必使你输得心服口服，不过，如果我侥幸得胜，你须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到时再说！”

“恐怕你没有机会再说了！”

“哈哈！你这句话，未免言之过早！”

“小鬼狂妄得世上少有！”

“狂与不狂，马上就见分晓！”

白发老人气得闷哼一声，一言不发，上步欺身，狠快无俦的抡掌就攻，如风雨骤至，雷电突临。

他面色凝重，丝毫不敢大意轻敌，展开“玄天掌法”着着抢攻，劲气弥天，罡风凛冽，不遑稍让。

刹那之间，劲气四溢，砰嘭之声，不绝于耳，震得四山皆应，沙石迸飞，径尺大树，齐腰倒折。

只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五十招之后，双方额角见汗，喘息可闻，仍自苦斗不休，一个为了要揭开一个可能震撼武林的谜底，另一个为了一世名声和本门使命，都存了不见真章不休的决心，舍死忘生的苦苦拚搏。

渐渐，招式由疾而缓。

最后变成一招一式的拚斗，倏合乍分，久久方才互攻一招，看来好像是印证武学，哪里像是生死之争。其实，别看这轻描淡写的比划，每出一招，都是奇绝武林的绝学，中间暗藏极厉害的杀着，只要一方应付不下，马上就得上得尸横就地。

转眼百招已过，双方仍是不上不下的僵持着。赤面神煞这时运功已毕，缓缓站起身形，看见场中二人奇幻莫测的攻招，不由心中剧震，凭自己的功力，要想斗怪手书生，实属梦想。

目光转处，触及雪山魔女倒在洞口的身影，凶念陡发，缓缓向洞口移去，距离从五丈缩短到三丈、两丈、一丈、五尺、伸手可及，不由大喜过望，双手齐扬，就要劈下，如果这一掌击实，雪山魔女登时就得成为肉酱。

危机千钧一发，眼看一代尤物就要……

一声惨号，蓦地传来。

场中正在拚斗的两人，同时住手，扭头一看。雪山魔女白衣飘飘，晃若月里嫦娥临凡，卓立洞口，而那赤面神煞，却已横尸五尺之外。

这一幕奇突的变化，看得二人如坠五里雾中。她朝这边看了片刻之后，身形一连两闪，已风姿绰约的站在距两人丈外之地，向他展颜一笑，如百合初放，牡丹盛开，他疑惑的看了她一眼，心中忖道：“真不愧是天生尤物，只不知她如何会自己醒转，击毙赤面神煞，她不是中了冷面银豺的‘七日搜魂散’吗？”

心中虽疑，却无法询问。

白发老人似是忽然悟出一记绝招，两掌怪异的一剪一划，突然攻出，雪山魔女不由脸色一变。

他陡然惊觉，招架不及，连闪数闪，方才险险避过，不由惊出一身冷汗，心中连呼好险！

两人又斗在一起，招式的奇幻，看得她咋舌不已。白发老人已施尽所学，而他，也用尽了所能，兀自奈何不了对方，出手的时间，也拉得更长，久久才出一招。他使尽全部智力，在苦苦思索“玄天掌法”中，最凌厉的一招“旋乾转坤”中的两式杀着。

时间，不断的过去——

蓦然——

他面上顿露喜容，左手迅快无伦的一圈一挥，幻起掌影千重，挟轰轰雷鸣之声，右手却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蓦然从左掌之下穿出。

白发老人只注意他先发的左掌，堪堪出手封挡，却估不到右掌后发先至，部位招式怪得不能再怪，嘭的一声，被一掌击实胸腹之间，噤噤！连退五步，身形摇摇欲倒，嘴角沁出一缕鲜血。

这一掌，如换了功力稍差的，不必接实，当场就得五腑离位，吐血而亡，算是老人功深力厚，然而也受伤不轻。他两掌一收，神目如电注定老人。

“这一掌承让，现在请回答在下一个问题！”

“罢了！罢了！想不到我九州一霸数十年莫名毁于一旦！”白发老人声音悲哽，大有英雄迟暮之感。

雪山魔女一听老人自称九州一鹗，心中也吃惊不小。哧的一声，九州一鹗已自撕下面具，现出一个白眉白须，鸷猛已极的面孔来，但却目光迟滞，满脸悲愤之容。“你问吧！”

“天毒门何以苦苦追杀在下？”

“这个……这个，老夫不能回答你！”

“为什么？”他眼含杀机，逼进一步。

“旁的问题，既然有言在先，老夫知无不言，唯独这个问题，老夫不能回答你！”

“为什么？”他厉声再追问一句。

“从现在起，江湖上没有老夫的名号，永不再出江湖，以谢食言之过，如果你需要老夫项上人头，只管取去，决不皱眉，至于这个问题，老夫说过不能回答你！”他杀机倏现，右手上扬。

九州一鹗凄厉的一笑，缓缓闭上双目。

他看着这须发如银的老魔头，思维再三，兀自下不了手，扬起的手掌，又缓缓放下，隐在袖内，叹口气道：“你走吧！”九州一鹗突然一阵哈哈长笑，状类疯狂，踏着不稳的步子，摇晃而去，口中兀自念着：“罢了！罢了！”他望着他逝去的背影，心里升起了一片莫名的惆怅。他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文弟！你知道这老人的来历吗？”雪山魔女道。他摇一摇头，表示不知道。

“九州一鹗是天毒门唯一存在的长老，纵横江湖数十年，黑白道闻名丧胆，虽然出身黑道，平生向无多大恶迹，今天败在文弟之手，想已无颜再立足江湖！”

“兰姐见闻广博，可知道天毒门掌门是何等样人？”“天毒门掌门叫做天毒尊者，至今无人知道他的真面目，武功远超过这九州一鹗，但却以用毒出名，狠毒绝伦，江湖上都怕他三分，十年前，不知何故，天毒门忽然绝迹江湖，最近又东山再起！”“天毒门总坛不知设在什么地方？”

“这个倒是不知道！天毒门息影江湖，我还没有出道。”“哦！我倒忘了，兰姐不是中了毒而昏迷不醒吗？何以会突然好了？”

她嫣然一笑，向他靠近了两步，一缕似兰似麝的幽香，飘送过来，他心中不由一荡，忙镇慑心神，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再多看她一眼，他怕……

他对她纯粹是出于一片感恩之心，丝毫没有儿女的私事在内，甚至心中多少还有些不齿她的为人。

而她却是一颗芳心，牢牢系在他的身上。

于是——

她说出了一番经过。

原来她中了冷面银豺的一把无声无色的“七日搜魂散”之后，当时就昏迷倒地，司徒文飞指点她三十六大穴之时，用的是“搜穴清血”大法，毒已被迫出了大半。

因为强敌突然来临，所以未竟全功，但她的功力深厚，隔了不久，便已悠悠醒来，唯四肢酸软，好像喝醉了酒一样不能动弹，只是心里清楚而已。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细如蚊呐的声音道：“看在司徒文的分上，我救你一次！现在你张开口！”她骇异不已，这人分明是用“千里传音”之法在向她说话，她如言张开了小口，舌尖突然一麻，一粒黄豆大的丸药，已直

射入口，立化津液，顿觉一股清香顺喉而下，不久，酸楚全失，毒已尽解。她心中大喜，娇躯一动，正想……

又是那声音传来！

“你暂时不要动，也不要插手！”这时，赤面神煞已慢慢向她欺近。

那声音又响起：“姑娘注意，有人向你偷袭，请转告司徒文，就说白云庄的蒙面人在前面等他，事完就来！”声音顿杳。

赤面神煞已距她不及五尺，她仍装做昏迷的样子，手里早扣好了一大把“雪山神芒”，半睁着眼，注意对方的行动，赤面神煞，双掌才扬，她一把神芒已自出手。

在猝不及防之下，钉得满头满身都是，身形将倒之际，她一跃而起，伸手点了他的死穴，登时呜呼哀哉。这就是她遇救的经过。

“文弟！这自称白云庄蒙面人的怪人你……”

“他还说了什么？”他着急万分的问道。“就只说在前面等你，我可不知道这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她口里说，心却在想，他何以会急成这个样子。

往事——

又电闪般涌上心头。

蒙面人三次救他脱出魔掌，曾经答应他，等他艺成，笛声震江湖的时候，就来找他告诉他仇人的姓名。

现在，他找来了，他将告诉他屠他全家的仇人姓名。他抬头看着天上飘浮的白云。他忖想着，他将要仗一身所学，快意恩仇，把仇人尽诛铁笛之下，以慰全家惨死的英灵，然后，他再寻到不明下落的母亲和姐姐。

还有，他以前曾心许为他解围的隐形怪客，为他完成两件事，为中原双奇之一的慕容刚伯父报仇。

最后——

揭开天毒门追杀他的谜底。揭开魔笛摧心生死之谜。

恩仇了了之后，他将奉母归隐，退出这险恶的江湖，一如天上的白云，悠游自在，无拘无束。

“文弟！你在想什么？”雪山魔女，见他一副失魂落魄，脸上乍阴乍晴的样子，忍不住问道。

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发出一声豪气凌霄的清啸。

“兰姐，后会有期，援手之德，容后图报！”

声落，人如一缕轻烟，电闪飘去，瞬息无踪。

她怔得一怔，突然意识到，他走了！

白影闪处，也朝同一的方向疾追而去。

山石、林木、溪流、村落，被他飞快的抛落在后。他一味的疾驰，把“天马行空”的轻功身法，施展到极限，如一缕淡烟幻影，夹着铁笛的呜呜怪啸，奇、怪、快、异，惊世骇俗。

他不知道蒙面人所指的“前路等他”，是什么地方。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寻到蒙面人。

蒙面人对于他委实太重要了，他一面飞驰，一面轻轻舞动铁笛，他希望笛声能惊动蒙面人，这真亏他想得出。行行重行行，十余里的路程，转瞬即逝。

但，蒙面人并未现踪，他犹豫了，脚下不由放缓。眼前出现一片怪石林立的地面，峥嵘突兀，如果有人隐伏其中，决难发现，他想蒙面人也许……

思念未完，身前丈外，一个人立般的怪石后面，突然出现一个蒙面怪人，不言不动，像幽灵似的站在那儿。是他！对！多熟悉的身形。

他高兴得流下泪来，急步上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恭喜小侠学成了绝艺，司徒老前辈的大仇可以报雪了！”蒙面人，声音低沉，语音悲哽！

他不由心中大奇，正要开口，蒙面人又接着说道：“在下二十年前，还没有出道，被仇家围歼，承令尊慨施援手，救了我一命，终使我大仇得报，这件事一直横梗心头，没有机会报答，不想司徒老前辈竟……”

他听到此处，触动了血淋淋的往事，泪水涔涔而下。“小侠先听我说一件武林惨案！”

“请讲，后辈洗耳恭听！”他知道这一定与他有关。两人相对席地坐下。他聚精会神的倾听蒙面人所说的每一句话。

“距现在十三年前，被视为武林瑰宝的上古奇珍金吾剑，在洛阳出现，消息传出，黑白道高手五十多人，群起争夺，后来大家议定以比武方式，决定金吾剑的得主，谁的武功最高，剑就属谁！”

“一把剑竟有如此诱惑力，值得这么多高手相争？”他忍不住插口问道。“金吾剑乃上古奇珍，是春秋时秦宫故物，不知如何流入民间，此剑削铁如泥，功力高的人运用起来，剑芒可暴长三尺，加上剑身，七尺之外可以伤人……”“怪不得引起这么多人的觊觎，后来呢？”

参加的黑白道高手之中，除黑道人物外，有五大门派的人，还有中原双奇……”

他听到他的父亲玉面专诸司徒雷、桃源居士慕容刚伯父也在参加之列，不由血脉贲张，心跳加速。“比武的地点是在洛阳城外十里的黄叶山庄，由庄主黄叶散人作主持人，比武之前，盛宴款待各参加比武的高手，谁知酒宴未终，所有高手除中原双奇事先见机滴酒不沾，汤菜浅尝即止，所以中毒较轻得以逃生之外，其余全部死于当场，这件公案，曾轰动整个武林！”

他几乎惊得直跳起来。

“那是谁下的毒手呢？”

“五大门派曾派出多人，调查这件公案，但连主人黄叶庄主一家，都无一幸免，终于成了一件悬案……”“那金吾剑呢！”

“自那时起就已失踪！”

他一时想不出，蒙面人讲这件武林公案是何用意。“武林中，再无人知道这金吾剑的下落？”

“有！”

“谁？”

“五年前，中原双奇！”

“现在呢？”

“我！”

他一跃而起，惊奇的注视着蒙面人。

“可否请问前辈尊讳？”

“哈哈哈哈哈！”一阵低沉的笑声中，蒙面人一把抓下蒙面黑布，赫然是一个四十左右面目威棱的中年人。

他哦了一声，连退两步。

“我叫宋长青，江湖中称我为无影客！”

“无影客……”

“天毒门掌门人天毒尊者首徒！”他杀机倏现，但当他意识到面对的人，就是他的恩人时，不由一阵赧然，又复歉意的一笑。

“天毒门何以突然绝迹江湖十年之久？”

“掌门人闭关潜修本门绝学，疏令闭关之期，门人不奉命令，不得出现江湖，同时绝对禁止用毒！”

他恍然大悟，原来五年之前天毒门中一庄二堡三谷主等人追杀他时，不曾用毒，即是这个原因。

“天毒门为什么苦苦追杀我？”

“因为你是中原双奇之后！”

“家父的被害是……”

“因为他知道金吾剑的下落！”

他眼中杀机大炽，仇恨的火在胸中燃烧，他恨不能立刻手刃仇人，激动得浑身发抖，不能自己。

“那中原双奇之一的慕容刚……”

“也是同样的理由！”

“我被追杀，也是为了恐怕我知道此事而要灭口？”“嗯！”

“天毒门忽然潜踪，绝迹江湖，是为了恐怕这件公案被揭穿，而引起武林公愤？”

“小侠颖悟超人，所说不差！”

“请问下手的人是……”

“共有十人之多，而主凶只有一人！”

“主凶是天毒门掌门人天毒尊者？”

无影客点点头，但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像是痛苦又像是追悔的复杂表情，身形也在微微颤动。

“大恩不言谢，请先受我一拜！”说着已拜了下去。无影客一把没把他拉起来，只好向旁一闪。

“天毒尊者武功已臻化境，小侠不可大意轻敌，凡事应谋而后动，不宜操之过急！”

“后辈敬谨受教！”

说完站起身形。

一阵微风掠处，三丈之外，人影一闪而没。

锵的一声，一面黄光灿灿的小圆牌，落在无影客脚前。无影客一见圆牌，面色立呈死灰，仰天一阵悲啸。啸声凄厉，不忍卒听，他正想飞身追去，一见无影客情形有异，只好又停下身形，狐疑不已的看着他手中的圆牌发怔。

“小侠！我宋长青心愿已了，虽死无憾！”

“前辈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闻言大吃一惊，似已料到这小小圆牌必定来历不小，其中大有文章。

无影客凄然一笑，手中圆牌一扬道：“小侠可认识此物？”“不知道！”

“这是本门的天毒法牌！”

“天毒法牌？”他诧异的重述一遍。

“不错，天毒法牌是本门执法之物！”

他睁大双眼，愕然不知所答。

“我泄露了本门最大机密，等于叛门背师，所以……”他话还未说完，飞快的把那小圆牌放入口中。

待他发觉，已是无及了。

无影客脸色渐变青紫之色，身形也缓缓倒下。

他死了，死于他本门的执法牌。

他为了报答当年司徒雷的救命大恩，不惜背叛本门，他早已下了决心，他早已料到他必然的结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怪手书生司徒文，脑中一片混沌。

他已揭穿了他被追杀之谜。

他也知道了他和婉姐姐一家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但，这个谜底揭穿的代价，是他视为最大恩人无影客宋长青的一条命。

他的心在滴血，全身如被烈火焚燃。

为什么好人都是这样悲惨的下场？

他慎重的掩埋了无影客的尸体。

他再一次恭敬的下拜，两滴英雄泪落在墓前的土中。拜罢，立起身来，怅望着悠悠苍穹。

他心中只有一个意念，就是“杀”！

杀！杀！杀！

他游目四顾，希望发现他想杀的对象！

然而，四周寂静如死，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无法抑制脑中仇恨之火，功运双掌，向那些峥嵘怪石，疯狂的劈去，一阵轰隆哗啦之声，石屑纷飞，石笋倒了一大片，他兀自不停手。

蓦然——五丈之外，传来一声冷笑。

他被从疯狂的举动中唤醒，电射星旋般朝发声之处飞去。以他的身手分秒之差，竟不能发现发冷笑的人的踪迹，这人身手之高，可以想见，同时这冷笑，决不是无因而发。他展目一看，很快的作了一个判断，东西北三面，都是旷野，一眼可以看得很远，来人身法再快，也不能逃出视线以外，只有南面，有一片稀疏的枫林，来人极可能从这方面遁去。

他毫不犹豫的向那片枫林射去，枫林并不大，仅有十亩左右，林外却是一条坦荡的官道，依然不见人影。他不由放缓身形，顺官道而行。

经过这一阵奔行，头脑似乎清醒了许多。

他此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探访天毒门立派的地方，好为自己一家和慕容伯父一家复仇。

他又想起可怜的婉姐姐，她此刻不知流落何方，她当然无法知道仇家是谁，还一心一意以他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却不知道，霓裳仙子慕容婉，已从无极老人口中，知道了他的身世，误会冰释，正在四处找他哩！

他要做的事情，当然还很多！

探寻母亲、姐姐的下落。

再访无极老人，因为无极老人曾说过：“你可知道魔笛摧心关任侠是你的什么人？”当时若不是婉姐姐突然来临，他已弄清楚了，所以对于魔笛摧心的生死，他更急于要知道。再斗大漠驼叟，他不但要替无极老人报那掌伤之仇，而且大漠驼叟言中，似乎铁笛主人与他有约，要自己去了断，这件事更是扑朔迷离。

他要寻到隐形怪客，去为他完成两件事，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两件

事，但，他已从心中应许了他。还有，三面“魔笛摧心令”之谜。

思绪如潮涌，使他顿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他要做的事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虽然——从无影客的口里，他明白了中原双奇被杀的原因，同时，他也知道了这件惨绝人寰的“毒杀案”。

但，目前他还不愿揭穿，他要独诛元凶，力歼群丑，他决不愿假手别人的力量，来消灭天毒门，天毒门与他仇深似海。他对于五大门派，怀有很深的成见，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徒然挂着名门大派的牌子，毫无侠义道的风范。他有干云的豪气，他要做一个榜样给他们看。

正行之间，突然前路传来数声惨号，他心中一动，疾朝前路驰去，他判断又定有人丧生。

“天马行空”轻功身法，何等迅捷，倏忽之间，已飘出百丈之外，一幅惨象，立呈眼前。

官道上，横躺着四具和尚的尸体，他身形一落，上前去一探鼻息，早已气绝多时，全身并无伤痕，“灵泉穴”上，指印清晰的现出，显然是被重手法点中而死。

他翻起僧衣，略一检视，从尸体身上所带的度牒看来竟是少林寺的僧人，他心中大奇，是什么人，竟敢对武术完派的少林僧人下手。

突然，他眼光触及死者胸前一个手掌般大小的紫印，惊得直跳起来，他简直不相信所见的事实。

那紫印赫然就是“魔笛摧心令”。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难道下手的竟是铁笛主人可能吗？

以他自己的看法，铁笛主人，早已不在人间，因为他亲手掩埋了骸骨，而“坎离铁笛”就是得自那堆骸骨。但从大漠驼叟口中，铁笛主人最近还与他有约，了断一段过节，但这档子事，却找到了自己头上，武林中一致的说他是铁笛传人。

离奇，错综，复杂。

他任怎样思索，仍然找不出一丝头绪。

他又想起五年前，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的隐形怪客，向少林了尘大师所说的一句话：“五年之后，要这小子亲赴少林寺，向五大门派了却这一件公案……”然后他亲见林中射出一面“魔笛摧心令”付与了尘大师。

看来这一切关键，都在隐形怪客身上。

他不由自个的说道：“对，我必须寻到隐形怪客，他一定知道这些事的来龙去脉。”

他自己问自己一百个为什么？

他得不到答案，他猜不透他怎会介入这错综纷歧的武林旋涡中，他困惑不已。

他默默的离开那四具少林僧的尸体。

前面是一个镇集，他忽然觉得饥肠辘辘，信步走进一家酒店，他要藉酒暂时麻醉一下自己。

座中，不少江湖人物，他们在热烈的谈论着最近江湖上发生的新闻，有声有色。

而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怪手书生”。

他不由注意的倾听。

一个獐目鼠耳的猥亵老头，拿起酒杯，咕嘟一声，喝了一个杯底朝天，然后干咳了两声，嘎声道：“嘿！诸位见过那怪手书生没有？”

酒客都睁大了眼看着他，没有人回答，当然，他们之中谁也不会见过怪手书生。

“他右手天生的只有两个指头，所以称为怪手，人长得虎背熊腰，胸阔膀圆，威猛已极，但却喜欢文士装束，身手之高可以说前无古人，就以最近群雄夺宝这一役来说……”他故意一卖关子，住口不说，手举起酒壶，倒了半天，却一滴酒也不曾滴出来，故意连声干咳。

司徒文见他信口开河，胡吹乱说，大感兴趣，童心忽发，向小二一招手道：“小二哥，你给那位老丈添酒，酒钱算我的。”

小二喜滋滋的给添上了一大壶。

众酒客见一个美如处女的俊俏书生，自动请客，都惊奇的看着他，认为他是一个有钱没处花的纨绔子。那猥亵老者，嘿嘿一阵干笑道：“谢谢公子爷，我看您不是附近的人，您对这些江湖凶杀的事儿，也感兴趣吗？”“小生最爱结交江湖豪客，喜欢听听武林逸事。”他几乎失声而笑。

老者又干了一杯酒，舔唇砸舌，一副谗相，连连干咳，清了清嗓门，一竖拇指，扬扬自得的道：“不是我尤三爷夸口，对武林掌故，了如指掌，一般稍有名气的高手，还算看得起我……”

“哦！老丈想来名气不小，在下倒失敬了，你刚才所说的什么怪手书生，请继续说下去吧！”

众酒客做出一副滑稽相看着尤三爷。

“刚才才是说到哪里，啊！对了，黑白道高手二百多人，围攻怪手书生，经过一整天的拚斗，二百多人，只剩下不足十个，而且还负了伤，而怪手书生却分毫未损。”众酒客不由惊咦了一声，咋舌不已。

他只是微笑不言。“怪手书生曾扬言，要杀尽五大门派的人！”这句话关系太大，使他大吃一惊。

“这并非我尤三随口乱道，有事实证明。”

众酒客大感兴趣，齐齐摧促他快讲下去，他也是兴头盎然的，要听听尤三爷胡诌些什么出来。

“武当派第三代十大弟子中的三弟子在望云集被杀，华山四剑客在断涧山遇害，峨眉慧大师横尸沉雁塔……死者胸部都印了一个“魔笛摧心”的令牌，这令牌就是怪手书生的表记，端的是心黑手辣，世无其匹。”

他心中大震，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前面官道上横尸的四个少林僧人，他亲眼目睹，也是同样的情形。

“不错，就在距这里三里不到的官道上，四个少林寺的僧人遇害，也是胸前有一个掌大的令牌紫印。”一个刚入座的酒客，大声的附和着，更证实了尤三所说不虚。尤三爷听这人一证实，手捻鼠须，得意已极的嘿嘿一阵干笑之后，更添油加酱的胡吹起来，口沫四溅，口说指比……他——司徒文，此刻已陷入沉思中，尤三爷在讲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脑涨欲裂。

他在揣想这一连串的凶杀事件，照江湖所传，他将要成为五大门派的公敌，五大门派岂肯容他。

难道魔笛摧心没有死，而真的大开杀戒。

而江湖传言，指定他是杀人者。

最令人费解的，是尸身上所留的“魔笛摧心令”的紫印，难道铁笛主人

杀了人，还要留下标记。

就他所知，“魔笛摧心令”一共出现了三面，他不知道是否还有第四面，一面是由隐形怪客在五年前，交与少林了尘大师，一面是自己得自古墓之中，现在仍好端端的放在身上，另外一面却是天毒门蛇魔崔震，得自洞宫山峡谷内他所掩埋的那一堆白骨中。

他百思不解，何以那堆白骨中会生出令牌来。

还有，就是武林惯例通常令牌只有一面，何以“魔笛摧心令”会三面之多，这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他本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厌其烦的详细分析。

铁笛主人如尚在人世，不会放弃“玄天秘篆”，更不会留图笛中，而弃置荒山，使他轻易的获得这稀世之珍。据隐形怪客所说的：“……铁笛不能失去，关系着武林劫运……你自己去叩开命运之门……”照这样看来，隐形怪客已知道笛中的秘密，那他与铁笛主人之间，必定有极深的关系。以事实而论，铁笛主人和隐形怪客，都是存心正大的人，当然不会无故杀人，而且还留下标记。

如果没有第四面令牌的话，那只有天毒门……

对！这定是天毒门借刀杀人的诡计。

他怒火万丈，杀机炽烈。蓦然伸出右手，砰的一声，拍在桌上，把一张柏木酒桌，击得粉碎，木屑散了一地。众酒客见状，瞠目结舌，猜不透这书生到底是什么来路。他自己一掌击下，追悔不已，为什么如此的失神，一只右手，兀自放不下去，不由也怔住了。

“啊！看他的右手，只有两……”

“怪手书生！”

“怪手书生！”

众酒客随着这几声惊叫，唬得脚瘫手软，一阵鸟乱。“我的妈呀！”刚才大谈其怪手书生的尤三爷，大叫一声，面如死灰，抱着头，就往桌腿之下钻去。

他顺手把一锭银子扔在地下，作为酒资和赔偿被击毁的桌子的钱，头也不回的匆匆出门而去。

刚出店门，远远发现一个十分眼熟的红衣人影。

那不是婉姐姐吗？

他大喜过望，正要上前出声招呼，同时告诉她仇人的姓名。

一想不妥，若是她不分青红皂白的又动起手来，岂不麻烦，她会听自己的解释吗？还是以后再说吧！

疾往人多的地方一挤，遮住身形，向相反的方向，闪身驰去，心中难过万分，好几次想不顾一切的返身去找她，但他终于又忍住了。

他和她同是中原双奇的后人，有着同样的悲惨遭遇，正应该相扶相依，共同探访仇踪，但造化弄人，使两人之间，生出这么大的误会，相逢而不敢相见。

其实霓裳仙子慕容婉经无极老人提醒之后，误会早已冰释，此刻，她千里奔波正是在寻觅他，而他却避开了。

江湖上，轰传着魔笛摧心的传人怪手书生，要杀尽五大门派的人，魔笛摧心并没有死，隐居在虢公古墓之中。

无数黑白道的人物，又拥向虢公古墓，但那复杂的隧道，阻挡了他们，

没有人能进入，一怒之下，用炸药炸毁了古墓，要把那黑白道闻声胆落的一代鬼才，活埋在内。

他听到这个消息，毫不为意，事实上古墓中并没有魔笛摧心其人，只是，那每出现一次就引起一场浩劫的武林瑰宝“玄天秘篆”，又一次埋沉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现江湖。

五大门派的掌门人震怒了。五大门派又一次大联名，相继派出高手兜杀怪手书生，认为他竟胆敢明目张胆的向各大门派下手，比起当年的魔笛摧心，还要张狂十分，简直是罪不容诛，如果不把他扑杀，五大门派在武林中的声誉，岂不一落千丈。

怪手书生司徒文万分不情愿的避开了可怜的婉姐姐，怀着悲凄的心情缓缓上道，他一路上注意着每一个来往的行人，他希望发现襟上绣着白蜈蚣的天毒门徒，他要从他们身上去寻求天毒门立派的地点，以报中原双奇两家惨死的血仇。

突然——

一声响亮耳熟的佛号响处。

面前一字排定了三僧五道一尼。

为首的一个老和尚，赫然就是那少林寺的长老了尘大师，一齐怒目瞪视着他，满面怨毒之色。

他一怔之下，停身退了一步，困惑的看着这三僧五道一尼，心念急转，他们莫非是为了……

了尘大师寿眉一挑，沉声道：“小施主为什么不遵守令师五年之约亲赴少林寺，旧案未了，现在又大开杀戒，向五大门派弟子下毒手，今天你必须回老纳一个公道，否则……”了尘大师以外的二僧五道一尼，像助威似的同时哼了一声，向两侧包来，把他围在核心。

他一看这情形，又将是有理说不清的不了之局，但仍然心平气和的向了尘大师深深一礼，朗声道：“大师如果相信得过在下，我有一言奉告！”

了尘大师环顾了众人一眼之后道：“你且说出来看！”“最近所发生的凶杀案，不是我所为……”

缙衣老尼手中铁拂尘一扬，厉声道：“我佛虽然慈悲，却不能容你这万恶的人，难道死者身上所留的记号，是假的不成！”

他脸色不由一变，正要……

了尘大师高宣一声佛号之后接口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小施主造这如山杀孽，上干天和……”

他气得簌簌直抖，不等了尘大师说完，大声抢着说道：“我说过这些凶案不是我所为，如果能限我一个时间，我负责澄清这一段公案，公诸武林！”

五道中的一个苍须道人，无限怨毒的斥道：“小子这点年纪，竟敢这样胡作非为，我武当十子，已去其三，任你舌泛莲花，今天休想逃出剑下。”

其余四个道人，不问可知是武当十子中的一分子，满面悲愤之容，手摸剑柄，正想相机出手。

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展开。

另两个僧人，想是少林门下，碍着本门长老在前，不曾吭声说话，但神情也是激动非常，跃跃欲试。

了尘大师转头向那缙衣老尼道：“凌风师太，依你的意见，作何处置？”

“此子不除，今后武林杀劫，将更要变本加厉，我佛慈悲，恕弟子妄动

“ 无明，今天只有一开杀戒了！ ”

说完，一双湛湛神目，注定怪手书生。

他自己遭了这黑天冤枉，竟连分辩的余地都没有，强按捺住满腹怨气，赤红着眼道：“ 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尊重各位是名门大派的长者，希望多加考虑，分明黑白！ ” “ 好利害的一张口，你到底是说谁黑白不分，难道你意犹未尽，还要多造一些杀孽？ ” 凌风师太声色俱厉。“ 希望各位不要逼我出手！ ” 他杀机渐露。

“ 哈哈哈哈哈！ ” 武当五子，一阵哄笑之后，刷刷连声，五只长剑，在日光下，发出刺目银芒。

了尘大师退后一步，念了一声：“ 我佛慈悲！ ” 双眼一睁，精芒电射，身旁的两个少林僧人，立即蓄劲作势。凌风师太一抖手中铁拂尘，那五金合制的帚丝，登时根根笔直，显见内功修为已经到了登堂入室的地步。他虽然怒火攻心，杀机上涌，但他内心之中，实在不愿意对五大门派中人下手，他没有错，但人家也一样没有错，错只在那移脏嫁祸的人，他的心目中，这种阴谋毒辣的行径，只有天毒门中的人，能做得出来！

“ 我再说一遍，不要逼我出手。 ” 他发狂似的大叫。“ 逼你出手，又待怎样？ ” 武当五子剑已上扬，其中的一个，不屑已极的大声喝道。

“ 我不愿意伤害你们！ ” 他大声应道。

“ 你竟有多大的道行，发此狂言？ ” 凌风师太厉声道。他已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他知道不出手绝对不成，他悲愤填膺的一声凄笑，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三下，左手蓦地掣出插在腰间的“ 坎离铁笛 ”，向空一抡。

一声夺魄褫魂的呜呜怪啸，划空而起。

众人面色不由一变。

就在啸声刚落的光石火之间，了尘大师肥大的僧袍飘处，已刚猛无俦的劈出一掌，劲道十足。

另两个僧人，如响斯应的各劈一掌。

他冷哼一声，右掌倏出，挟丝丝破空之声，已将临身。他右掌已出，左手铁笛一挥，一溜乌光闪亮的笛影，如神龙舞空，直向那一片银芒卷去。

一声轰然巨响，夹着一片金铁交鸣的声音。

三僧被震退三步，武当五子虎口发麻，五支长剑险险脱手飞去，大惊之下收剑后退一步。

而他，右接三掌，左挡五剑，身形连连晃动，几乎立脚不稳，一口气还未喘完，凌风师太的铁拂尘，挟着一片罡气，当头卷到。

劲势之强，比武当五子联手的一剑还有过之。

他心中微栗，左手铁笛又疾挥而上。

呜的一声，碰个正着，只觉手中一紧，铁笛已被对方的拂尘丝芒紧紧缠住，一挣不脱。

凌风师太见对方铁笛已为自己拂尘卷住，运劲一拉竟分毫不动，心中大感骇然，此子功力未可轻视。

就在这一拉一扯之间，五只长剑闪电般又再袭来。三道刚猛掌风，也同时遽发。

他见状情急，猛运真气，大喊一声：“ 撒手！ ” 一抖一震，一柄铁拂尘立时飞上天迎向三股掌风。

他是怒极出手，功力已用到十成。

又是一声震天巨响，夹着两声闷哼，三僧变色而退。咣啷连声，银芒乍敛，五只长剑，已折了两只。他自己两脚下陷半尺，血气一阵翻涌。

一看——

凌风师太羞惭满面，怔立当场，以她的辈分和地位，联手对付一个后生小子，已属不得已之举，竟然连兵器都被震飞出手，心中的难过，非笔墨所能形容。

了尘大师愕立三步之外，另两个僧人，已坐地调息。

武当五子退身五步之外，一个个面如土色，唯是目光之中，一半怨毒，一半惊惧，狼狈之极，尤其长剑被震断的两个，手捧半截断剑，更加不是意思。

先后只两个照面，便镇住了九个五大门派精选的高手，这种功力，简直是神乎其技，怎不使众人胆颤心寒。

他缓缓上前三步，把铁笛插入腰间，俊目神光隐隐，如两道冷电，扫过众人面上，徐徐说道：“我早说过不要逼我出手，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愿伤害你们，这一连串的凶杀案件，并非我所为，我一样的在追查凶手，待真相大白之后，自然会对武林有所交待。”

话方说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冷笑，阴森刺耳。

这冷笑和无影客死于“天毒法牌”时所听见的一般无二，他心中一震，不顾再和了尘大师一行解说，电掣星射般向发声处驰去，他决心这次一定不让发这冷笑的人，逃出手去。

以他的“天马行空”轻功身法之快，竟自不能追上那发冷笑的人，只见百丈之外，人影一闪而没。

不由激发了他少年人好强的天性，把轻功施展到极限，如殒星般划空而去，这人影曾两次对他发出冷笑，似乎一直都追踪在他身边，而他兀自不曾发觉，不由气恼万分，穷追不舍。

约莫追出了十里之遥，那人影却未再现身。

他想，莫非是追错了方向，或者是那人已经绕道去了，心中沮丧已极，身形也随着缓了下来。

现在，他成了黑白两道的公敌，心中的愤慨无可言喻。心头像压了一块重铅，使他透不过气来。

五骑骏马风驰电掣般迎面驰来。

以他超凡的目力，已看出来人是天毒门中人，黑色劲装，胸前一条白蜈蚣，渐渐已到身前，一股无名孽火，陡然升起。

他横拦在路中央，右手一挥，一道狂飚，匝地而起，迎面卷向驰来的五骑骏马，劲势之强，无与伦比。

五骑正在奔行得紧，忽见道中出现一个青衣人影，竟然不知道闪避，眼看就要丧生马蹄之下，心中刚骂得一声：“找死！”忽觉一股刚猛劲道，迎面袭来。

五人方觉不妙，念头还未及转，坐下的五匹骏马，在快速奔驰之下，冲力何等之大，竟然如同撞上一堵钢墙般，悲嘶一声，前腿一曲，直跪落地上。

马上五人，暮感情形不对，惊呼声中离鞍飞起，倒纵两丈开外，犹觉劲风刺肤，如针扎刀刺。

身形方定，正想出声斥问，一见来人形象，齐齐惊叫一声：“怪手书生！”回头就要……

青影闪处，怪手书生已鬼魅般的站在眼前，怒目而视，身法之快惊世骇俗，不由亡魂皆冒，面如土色。

五匹马这时已站了起来，垂头丧气的停在路中。

他方才受了五大门派中的人一场恶气，又被那发冷笑的人逗得一肚子的火，正在气头上，可巧碰上了生死对头的天毒门中人，杀机顿涌，不可遏止。

五人见他那一副凶煞也似的形象，一阵阵寒气由心底直冒，眼中露出骇极的神色，直向后退。

这五人不过是天毒门中二流角色，对一般江湖道来说，功力也算不弱，但遇上了这小煞星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天毒门中一等一的高手，先后死伤在他手里的不在少数，五人自然清楚，遇上了他等于死星照命，焉得不魂飞魄散。他怨毒的扫了五人一眼，心中倏地升起一个念头。杀！

杀尽这些危害武林的蠹虫。

右手两指在袖中连连弹动，身形也渐渐前移。脸上的杀气，也愈来愈浓。

左手动处，一溜乌光舞成一堆乌云般，包没了整个身形，消魂蚀魄的呜呜怪啸，破空而起。

五人但觉那怪声如一柄利剑，直朝胸腔之内乱扎，五腑如割，血翻气涌，足不能移，满面痛苦不堪的神色。内力又加两成，铁笛愈舞愈疾，怪啸也愈来愈凌厉，以他的内力修为，贯入笛中，五人如何能抵挡得了。渐渐，面色转为青紫，身形也虚脱的往下倒去，那五匹马，喉中不断低声哀鸣，缓缓躺下。

乌光乍敛，怪啸倏停，五人五马口鼻耳眼之中溢出汨汨鲜血，横尸就地。

他把笛慢慢插回腰间，忽然触及一物，倏生一个奇怪念头，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疾从怀里取出那面得自古墓的“魔笛摧心令”，走到五人尸身之前，右手两指虚空划处，哧哧连声，五人衣襟片片飞舞，露出胸部，左手持着令牌，在五人胸前，各按了一个清晰的牌印。

他得意的笑了一笑。

“糟了！”他忽然大叫一声。

他一心一意的要寻找天毒门人，探查天毒门开宗立派的地点，好报那血海深仇，同时追查那面令牌，以澄清五大门派中人被害的谜，不想气愤头上，把他们全给毁在铁笛之下，不由顿足后悔不迭。

一丝轻微至极的风声，起自身后，功力稍差的人，根本听不出来，他机警的蓦然回头，两丈之外，又站定了两个丑怪绝伦的白发老太婆，两个面孔，一黑一白，那白的有如还魂的僵尸，白得不带丝毫血色，那黑的黑得像锅底。

他心中暗惊来人的功力，竟然欺身到他身后两丈，才被发觉，又不知为了什么事找上他了。

他面不改色的瞪视着两个一黑一白的老太婆。

“喂！小子，你就是玄天秘箴的得主是吗？”那白脸的尖声发问，声如少女，娇嫩之至，如果不见她的尊容，还以为是为豆蔻年华的少女哩！

他正想要笑，一听又是为了秘箴而来，不由气往上冲，俊面一变，冷哼了一声，默不作答。

“噢！这娃儿敢是个聋子！”黑脸的声如破锣。他俊目忽发奇光，射向黑脸老太婆，她不由心中一动，这娃儿好精湛的内力，目光如此犀利。

“不错，秘箴正在我身上！”

两个老婆子相顾一笑，一粗一嫩的两个声音同时叫道：“拿来！”四只枯瘦如鸟爪的手，快逾闪电的向他抓来！只见上下左右全是爪影，迅快奇诡兼而有之。

他微微一晒，身形动处已闪出爪圈之外。

俩老婆子扑了一个空，同时惊咦了一声。

“两位偌大的年纪，怎的贪心之念还如此旺盛？”

白脸老婆子凶睛一瞪，白疹疹的面上，简直看不出丝毫表情，尖声道：“娃儿，你胆敢教训我老婆子！”上步欺身，迎面就是一掌。别看轻这随手挥出的一掌，劲道可也十分骇人。他不闪不避，右手募出，同样以单掌回敬。

砰的一声，他身形一摇，而白脸老太婆却退了一步。就在这掌风相接的电光石火之间，黑脸老太婆的两只鸟爪，已然临身，一抓面门，一抓腰间。

他身形未稳，出手已自不及，就着身形一摇之势，一扭，一曲，一旋，脱手凌厉无俦的两抓，身形已转到了对方的身后，迅雷疾电般拍向对方“命门穴”。

身法的玄奇，出手的快捷，使人叹为观止，放眼武林，具有这等身手的实不多见，而这种奇迹却出现在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身上，怎不令人称绝。

白脸老婆子心头大震，惊叫一声却来不及援手，眼睁睁的看着她的同伴就要……

黑脸老婆子不愧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就在两爪落空，对方身形突然失踪，背后风声飒然的电光石火之间，原式不变，两脚微一使劲，朝前直射出两丈开外，险险避过这致命的一掌，应变之速，也是令人叫绝，然而已惊出了一身冷汗。白脸老婆子见同伴无恙，一颗虚悬的心，才放了下来，暗叫一声：“侥幸！”

他也不由暗暗佩服对方的应变机智。

破空之声，倏告传来……

“黑白双妖，败在一个娃儿手上，还不夹紧尾巴滚，兀自在这里丢人现眼，真是老不知羞！”

三人同时回头。

声落，一个干瘪精瘦的白发老头儿，笑嘻嘻的兀立当场。他现在知道这两个老怪物是黑白双妖，但不知道老头儿又是何等人物，听他调侃双妖的口气，绝非等闲人物，不由直勾勾的凝视着他。

只见他生得干瘪精瘦，白发蓬松，像一堆乱草放在头上，一件土布长袍下摆高高掖在腰间，穿一双八搭麻鞋，腰间鼓绷绷的，不知放了些什么东西，小鼻小眼大嘴，一副滑稽突梯的形象，但却满脸正气，不类邪道人物，他一见之下，不由的对她生出一丝好感。

黑白双妖在闻言之初满面怒容，及至看清了来人是谁之后，面色又倏地和缓了下来。

“老偷儿，我老婆子丢人现眼，却不会在名字上要一个贱字，千人骂，万人咒哩！”白妖立还颜色！

“老偷儿数十年不出来做买卖，今天敢是手又痒了？”黑妖紧接着加上一句。

场中空气顿时松弛下来。

“老偷儿，说老实话，你是也想……”白妖上前两步，紧张的向老偷儿问道，话未说完……

“嘻嘻！我千手神偷章空妙不想则已，要想吗，嘻嘻，还不是探囊取物，手到拿来！”

“如此说来，你也想插上一手？”黑妖沙声道。

千手神偷咧嘴一笑，毫不为意的道：“告诉你们，这娃儿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秘笈，如果有，嘻嘻！也早到了我腰中，同时，事隔多年，人家已练成了秘笈中的武功，凭你两个，绝讨不了好，这一大把年纪了，何苦呢？还是省省吧！难道还要想称尊武林，弄不好，落得个不得善终……”

“老偷儿，闭上你的鸟嘴，你说这娃儿身上没带着玄天秘笈，我却不信，我要摸一摸！”白妖尖声斥道。“哟！我的老婆子，人家可是十七八岁的少男呢！亏你说的出口，要摸一摸，真是，唉！”千手神偷煞有介事的摇头摆脑的说，一双小眼乱翻乱眨。

司徒文在一旁，听他们言来语去，几乎笑出声来！“老偷儿，你说话口上可得积点德，你下一代的子孙，还是三只手，贼子贼孙。”白妖恼羞成怒。

“这叫做克绍箕裘，子承父业，可惜我孤子一身，看来只有含恨九泉了！”说完摇头一叹。

他不禁噗哧笑出声来！

千手神偷回头向他眨眼一笑。

黑白双妖明知在嘴上决斗不过这老偷儿，但一时之间，又翻不下脸，弄得啼笑皆非。

这千手神偷有名的难缠难惹，一身顶尖武艺，外加一手神偷绝技，滑稽玩世，黑白道中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千手神偷笑容忽敛，顿变肃穆之色，道：“天下奇珍异宝，出世便知择主，唯有德有缘者居之，强取豪夺，徒然自招祸败，我们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也曾在江湖中扬名立万，奉劝两位息了这条心吧！”

司徒文不禁暗暗点头。

“呸！臭偷儿，我老婆子可不是三岁小孩，你那一套，还是收起来吧！你既无意获得，趁早请便吧！”

“你再不知趣，可别怪我老婆子反面无情！”

黑白双妖一先一后的说，怒意渐生。

“我老偷儿一生不曾知道什么叫做害怕，用不着空口说大话，真有什么能耐，拿两套出来看看！”

黑白双妖好不容易碰上这一个好机会，稳想得偿所愿，却平空钻出个老偷儿从中胡搅，心中早已不耐，闻言之下怒不可遏，一粗一细的大喝一声，四只鸟爪，蓦向千手神偷抓去，势疾力猛。

老头儿既以神偷为名，那轻功身法自然有独到的造诣，只见他滑如游鱼似的，在四爪之下，穿梭般一来一往，突然脱出圈外。

他已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在双妖身上做了手脚，司徒文神目如电，看得一清二楚。

“且慢动手！”千手神偷高声一叫，侧头向司徒文一眨眼接着说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老偷儿一番善意，算是丢到海里了，也罢，你们两人如能接得下娃儿三掌，不管什么秘笈，娃儿双手奉上，我拍拍屁股走路，如何？”

双妖面上不由一变。

“老偷儿你能做得了主？”黑妖粗声问道：“在下愿意三掌定输赢！”

怪手书生司徒文，知道其中必大有文章，又见神偷频施眼色，毅然答道。

“娃儿可不许撒赖？”白妖意似不信的说。

“笑话，如我接不下三掌，撒赖又有何用？”

双妖一想，对呀！如他接不下三掌，就证明功力不及我两人，谅他也逃不出手去，不由大喜过望。

双妖凝神蓄势，功力提聚到十成，要想把他一举毁在掌下，只因方才对招，已经领教过他的厉害，若以七八成功劲出手，必然讨不了好。

千手神偷笑嘻嘻的站在一旁。

司徒文真气暗提，表面上仍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请发掌！”

第六章 扑朔迷离

吐气开声，四掌齐推，募觉腰间一松，下面一凉，裤子直褪下来，丑相毕露，惊呼一声，忙不迭的收掌拉裤，羞愤难当，狼狈之相，简直无法形容。

千手神偷一拉司徒文的衣袖，道声：“走！”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神偷，一个是武林奇葩，轻功身法各有千秋，走字一落，双双转身，如两缕轻烟般逝去。

黑白双妖气得咬牙切齿，白发根根倒立，目中似要喷出火来，但是又不能提着裤子追赶。

“千刀万剐的老贼，我老婆子两人只要三寸气在，与你不休不完！除非你死了，不然你等着瞧。”

骂声未完，已失去两人身影。

千手神偷人老心不老，有意要考究这获得“玄天秘笈”的霁秀奇缘只于一身的小娃儿，究竟功力高到几许。

而司徒文童心未泯，一样的要想见识一下这滑稽玩世的神偷，轻功竟妙到什么程度。

两人一老一少，无形中较上了劲，各展功力，互不相让，电射星飞般一味狂奔，根本看不出是人的影子，只如两缕轻烟般飘忽而过。

一个时辰之后，两人足足奔出了百来里路程，老偷儿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看那怪手书生，仍是一副从容之态，老偷儿不禁心服口服，大声道：“娃儿，停身吧！我老偷儿不成了，我还要多活几年呢！就这样断送了老命，可有些不值。”

他一笑缓下身形，看那老偷儿确已气喘力促，但他心中，对这老偷儿的身手，也着实钦佩不已。

“娃儿，我老偷儿一生以轻功自诩，从不服人，今天算是栽了，我服了你了！”千手神偷略一定神之后说。

“老前辈谬奖，对您的功力，后辈钦服十分。”他一脸至诚的说，显见决不是虚言巧语。

千手神偷暗暗点头。

眼前是一片遮天蔽日的丛林。

“娃儿憩憩吧！我有话对你说，同时，嘻嘻！也得喂喂酒虫了，我生平什么都不怕就怕饥渴二字！”

他心中虽奇怪，这荒郊野林哪来的酒食，莫不成你神偷会上天入地去偷，想是这样想，口中却连应：“好！”两人拣了林中一块平坦大石，对面坐下。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探手怀中，先是掏出一个大酒瓶，接着是一个大蒲包，一打开香味触鼻，烧鸡卤肉，总有三四斤之多。

他一面好奇的欣赏着，一面被引得饥涎欲滴，直咽口水，肚中不断的咕噜作响，先时还不觉怎么饿，这一来就有些饥火中烧，恨不能抓来就吃，但又不好意思下手，只眼鼓鼓的看着这怪老人一件一件的摆开。

“老前辈真是设想周到！”

“嘻嘻，我老偷儿就是肚子受不得委屈，来吧，先祭了五脏庙，慢慢再谈！”说着捧起酒瓶，嘴对嘴的咕噜直灌，半晌，一瓶五六斤的酒，至少一半下肚，方才递与司徒文，舔唇砸舌，然后，撕下一只鸡腿，旁若无人的大嚼起来，吃得津津有味！

司徒文见状，也不再客气，依样画葫芦的大吃大喝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有味的一次。

风卷残云般，不一时吃个精光。

“小兄弟可知道我此来的用意？”

他一听小兄弟这称呼，不由一怔，他以为听错了。“后辈不知，请老前辈明告。”

“什么后辈前辈，你就叫我一声老哥哥吧！”

“后辈不敢！”

“呸！你别给我酸溜溜的了，什么敢与不敢，我最不喜欢那一套，我一见就喜欢你！”

“这……这……怎么……”他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来。“别这那的了，你如不愿意，我马上就走！”

他知道这些武林奇人，都有一种不拘于世俗的奇行怪癖，他也是一见千手神偷就觉投缘，当下期期艾艾的叫了一声：“老哥哥！”

千手神偷喜得咧嘴大笑，连叫了两声：“小兄弟！”“老哥哥我受了无极老儿之托，来助你一臂之力！”“无极老人？”他大惑不解，满面惊奇之色。

“你知道无极老人的师弟魔笛摧心关任侠是你的什么人？”他更惊奇不已，他曾听无极老人说过同样的话，可惜被婉姐姐横岔一枝，没法问清楚。

“老哥哥敢是知道？”

“魔笛摧心关任侠，就是你的外祖父，你母亲无双女关淑珍是他的独生女。”

他一跃而起，急问道：“老哥哥可曾知道我母亲和姐姐的下落？”

千手神偷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他不由又沮丧的坐了下来，泪光莹然。

“怎么你母亲和姐姐不曾遇害？”

“在我一岁时，母亲携姐姐一去不返，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其中的原故，连她们的生形相貌都不知道！”“小兄弟不要难过，有我老哥哥在，总得助你寻出个头绪来，让你们母子姐弟团圆。”

“谢谢老哥哥！”

“无极老人，特别挂心的是你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的生死问题？”

“这个我也不清楚！”

“什么？你不清楚？你不是魔笛摧心的传人？”“不是！”

“那你腰中的坎离铁笛从何处得来？”

“这件事，我在第一次见到无极老前辈时，就想说明，但一直没有机会解释，以至我自己也坠入迷雾之中。”“你且说与老哥哥听听看！”

于是司徒文把五年之前，被一庄二堡三谷追杀，无意中在洞宫山后的峡谷内，发现白骨，一念之仁，巧得坎离铁笛，及后来一切经过详细说出。

千手神偷听得神驰不已。

又说到三面“魔笛摧心令”先后出现一节。

千手神偷长长叹了一口气，一反他滑稽嬉笑的态度，十分认真的说道：“魔笛摧心令一正二副，一共有三面，正牌是你外祖父关任侠行道的标志，副牌是他取信江湖的信物，正副牌外表看来似乎是一样，其实有极大的差别，瞒不过老一辈的人物，正牌图案上的铁笛是七孔，而副牌只有五孔……”

他疾从怀中取出得自古墓的一个令牌，一看，赫然笛有七孔，心里的疑团，去了一大半。

“依老哥哥之见，我外祖父关任侠的生死……”

“这个目前疑云重重，不能断定！”

“那么那隐形怪客又是何等样的人物，为什么代表铁笛主人向少林了尘大师和大漠驼叟订约，而且他二人曾经说过同样的话，责我不遵守铁笛主人之约，他们都认我为铁笛传人。”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只有寻得隐形怪容，一切事情的真相就可大白，但我老哥哥的见闻来说，虽不敢说通晓武林掌故，但所知的也不少，就没有听说过像隐形怪客这人的行径！他既与铁笛主人有关，当然辈分不小。”

“有关我外祖父魔笛摧心的生平，老哥哥可否……”

“当然！当然！这些事该告诉你，你外祖父关任侠，成名在四十年前，仗着一支坎离铁笛和无坚不摧的摧心掌，纵横武林罕有敌手，博得魔笛摧心的称号，做事独断独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凡是为非作恶之辈，碰在他手里不论黑道白道，下手决不容情。”

“这是侠义道的本色！”他以有这样的外祖父为荣。

“你且听老哥哥说下去。十年之间，黑白两道高手，死在他手里的不下二百人之多，因此他被人目为巨魔煞星，黑白两道都想除去他而甘心……”

“武林中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我司徒文有朝一日，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他激动的说，眼中自然的流露出一股骇人的异样棱芒。千手神偷眉头一皱，暗道：“好重的杀气。”又接下去说道：“二十五年前，听说他独得了武林异宝玄天玉匣，引起武林中人的觊觎，黑白道高手联手围攻他于洞宫山顶，经彻夜激斗，围攻他的人，全部横尸山顶，无一生还，而他就此失踪，直到今天，一般魔头宵小，还是在不断的追寻玄天玉匣的下落。”

他听得血脉贲张，激动不已。

“所以你持有坎离铁笛，自然的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禁连连点头，又拨开了一重疑云。

“他获宝而不据为己有，觅地隐修，反而去应黑白道中人的联手挑战，作生死搏斗，藏宝古墓，留图铁笛，实在令人费解。”

千手神偷仰脸一瞥叶隙中的苍穹之后，又道：“若说他还在人世，那他视为拱璧的铁笛和白骨从何而来，若说他已死，那他所订的约会，又怎么解说？”

“老哥哥，依我看来，这件扑朔迷离的公案，关键全在隐形怪客身上，只要他再次现踪，不难云开见日！”“小兄弟说的不错。至于最近发生的凶案，五大门派被害人的尸身，我已曾过目，尸身所留的紫印，笛只五孔……”

“这件事是天毒门所为，目的在借刀杀人，故布陷阱，藉五大门派的力量对付我！”

“噢！你何以如此断定？”

“一面副牌落在天毒门蛇魔崔震手中，不但如此，中原双奇两家的血案，也是天毒门所为！”他越说越激昂。“哦！”千手神偷小眼倏射奇光，满面惊奇之色！“还有十年前轰动武林的一件惨案，也是……”

蓦然——

林外传来一声阴森刺耳的冷笑！

他一听到这冷哼之声，怒气陡升，身影电射而起，如殒星般向林外划空

而去，一闪即没。

千手神偷不由怔得一怔，飞身疾赶时，已失去了他的身影，弄得满头玄雾，不知又是什么一回事。

司徒文一连被这冷笑声，虚弄了两次，现在声才入耳，就不顾一切的飞身急扑，连闪两闪已出林外，湛湛神目四外一扫，一条灰色人影，已在百丈之外。

他把“天马行空”轻功身法，施展到极限，快得简直无法形容，但前面那条人影，功力也非等闲，两人一先一后飞驰了整整一个时辰，距离才拉近了五十余丈，要想追上，一时之间确实不容易办到，他不由心中一阵凛然，暗赞前面那人的功力不凡，只不知紧紧盯踪自己，是为了什么。

他是存心要追上去弄清楚这人影的用意，内力泉涌，速度有增无减，看看就将要追上，相隔只有十丈左右。

眼前突然现出一所巨宅大院，四周围墙高筑绿荫环绕。

那灰衣人径向围墙内射去，待他赶到时，已杳无影踪，他心中大是气愤，三番两次被人戏弄，连对方的长相都不知道，古墓五年难道是白费了。

这庄堡靠山脚而建，房舍栉比，约莫也有数十间，围墙高约三丈，四周都是高大的黄叶树，与山上的林木连成一片，展目一看，十里以内尽是荒野。

这时夜幕已临，而庄内却连一丝灯光都没有，寂静阴森之中，带着浓厚的恐怖气氛，他觉得这所巨宅透着古怪。

同时，那灰衣人是否隐身庄内，也是问题。当然，他不甘心就此罢手，他暗夜视物明如白昼，全庄景况看得一清二楚，他三不管的就朝居中一间广厦飘去，落身一座广厅之前的大院中。

一看，院中野草没胫，蓬蒿满眼，房舍油粉斑剥，蛛网尘封，显见是一所久无人居住的废院，风过处，窗棂咯吱作响。但觉鬼气森森，心底顿冒寒意。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蓄势戒备，向厅中慢慢欺去，足方踏入厅门，微风过处数团黑影迎面扑来，他闪电般返身，扬手劈出一掌。

砰嘭哗啦声中，夹着几声吱吱尖叫，木屑粉飞，积尘弥漫，弄了他满头满脸的灰土，响声过后毫无动静，定神一看，六扇厅门，竟被他一掌劈碎了四扇，木屑中有三个黑糊糊的东西，还在噗噗连声，原来是三只大蝙蝠，不禁失声而笑，心想何以这样沉不住气。

他拂去身上灰尘，再次举步走入厅中。

眼前黑影，又是一晃而没，以他超凡的目力，兀自分辨不出，那黑影是人还是其他动物，这下他反而沉住气了。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他强自忍住，暗中一打量，厅房一明两暗三开间，十分宽大宏敞，桌椅俱全，但都为厚厚的积尘盖住，看去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

没有什么异样。

他转身向东间走去，用手虚空轻轻一推，咯吱连响中，房门已缓缓打开，赫然摆着三具棺木。

暗夜，

荒庄，

废屋，棺木，

他不由肌肤起粟，寒气直冒。

咔嚓一声，眼前又是黑影一闪而没，他毛发倒立，伸进去的脚，又退了

出来，心想，难道世上真的有鬼？半晌之后，他执拗之气大发。

就是有鬼，也得看个清楚。

三步两步，直趋那三具棺木之前。

只见正中一具棺木的前面，摆着一个灵牌，他随手拣起，拂去灰尘，赫然是“庄主黄叶散人之灵位”几个字，不由心中剧震，手一松，那灵牌掉在地上，碎成几块。

“黄叶散人！”他自语道。

难道这里就是那蒙面人无影客所说的黄叶山庄。十三年前，黑白两道高手五十余人，为争夺“金吾剑”而集会于此，除了中原双奇逃出之外，连主人黄叶散人在内，全部中毒而死，此案轰动了整个武林，至今仍是疑案，“金吾剑”下落不明，下毒的人是谁也不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有！

五年前中原双奇知道，但先后全家被杀。

无影客知道，但已死在“天毒法牌”之下。

现在——

他知道，他在无影容的口里知道——是他不共戴天的仇家主凶天毒掌门人的杰作，但他目前，却不愿把此案真相，公诸武林，他要亲手去索还这一笔血债。

突然——

一股冰冷的寒气，向他身后吹来，他倏地转身，快如电闪，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四周仍然死寂阴森，恍如置身鬼域。

西屋之中，突然传来一声冷笑，冷得有如极地寒冰，根本不像是发自活人的口，鬼气更浓。

他根本不相信世间会有鬼，越发的要探查个水落石出，一飘身，越过大厅，一掌劈碎西屋的门，意动功生，运起护身神罡，浑身劲气缭绕，宛如在体外，筑了一道气墙，闪身射入，直到壁角，然后蓦地回身。

竟是一间空屋，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他不由怔住了，天下竟有这等怪事。

一声冷笑，夹着咔嚓的好像棺材盖开启的声音，又从他刚离开摆着三具棺木的东屋传来。

这下他可是听清楚了，这冷笑声竟和三番两次戏弄他的灰色人影所发的一般无二，他的恐惧顿时变为愤怒。

“见不得人的东西，装神扮鬼！”

声落，人已立足东屋之内，轻捷如狸猫。

他怒火高三丈，对准正中那具棺木，就是一掌，一声巨响过处，积尘纷落，空屋回声，久久不绝，木片飞舞中，竟是一具空棺，地上原来停放棺木的位置，却露出了可容一人进出的幽幽洞口。

一蓬白蒙蒙的雾气，突从洞口涌出，腥臭之味，闻之欲呕，他不料及此，虽然电闪退身屋外，已吸进去了少许，顿觉头脑一阵昏眩，而那雾气，却袅袅不绝的喷出，刹那之间，已弥漫了整间屋子，向厅内涌来。

也是他功力深厚，同时巧服过连根带叶的“九品兰实”，体内自然的蕴藏了极强的抗毒力，不然早已昏倒当场了，这一点，他本身当然不甚了了。

他一看情势不对，吸进的腥臭毒气，使他一阵阵的作呕想吐，胸腹之间，说不出的难受。

电闪般射出厅门，立身院中，就着站立的姿势，陡运“搜穴清脉”迫出体内毒气，玄天神功奇奥无比，运功一周，所有毒气已丝丝排出体外，又回复神清气爽。

一声惊咦传处，厅中像鬼魅般的现出一个人影，全身由头到脚，都包在灰布之中，只露出脸部的两个小孔，射出两股绿光，如磷磷鬼火，骇人已极，缓缓向他身前移来，到两丈左右的距离，才停下身来。

又是几声微风拂草的声音。

他扭头一看，左右身后，丈外之地，幽灵般的站定了九人，连当面的灰衣怪人，不多不少，正是十个，年纪都在六十以上。

“各位意欲何为？”他毫气万丈的大声问道。

“哈哈哈哈哈！”十人同时扬声狂笑，并不答他的问话，笑声有如风雨骤至，充满了这幽寂阴森的黄叶山庄。

他不由心中嘀咕，这十个怪人，同时出现这荒郊废院之中，加上适才厅屋中的各种怪象，事情决不简单。

他江湖阅历极浅，无法认出他们的来路。心想，若是老哥哥千手神偷章空妙在此，定可看出些端倪来。

“阁下一再追踪本人，是什么意思？”他向当面的灰衣人欺近两步，声色俱厉，大有出手之势。

灰衣蒙面人阴恻恻的一阵冷笑，眼中绿芒更炽，如鬼魂现身，骇人已极，换了别人唬也得唬坏。

他募觉背后，风声有异，不问可知，他背后的三个老者已向他出手，他电疾回身，双掌就这回身之势，已然凌厉万分的横扫而出。

劲风激撞中，他退了一步，而那三个老者，只是身影一晃即止，他心中不由骇然，看起来今夜的事可有些棘手。

那三个老者是蓄劲出手，而他却是仓促之间出掌，所以功力打了折扣，但这一掌，也足够场中的人心惊，因为他们是三人联手，而对方仅是一个雏儿。

“诸位到底是与在下有些什么过不去，摆设圈套，诱我入壳，联手暗算，也该交代一下呀！至少各位的大名……”

“小鬼，这些你大可不必问了，今晚你就认命吧！”三老者中的一个，冷冷的道。

他俊面一变，杀机陡起。

“天下还有这种不讲理的事。”他大喝一声，右手二指倏伸，两缕白蒙蒙的指风，疾射那发话的老者。

那老者嘿嘿一笑，以十成功劲，劈出一掌，但对方的指风，竟自透过掌风而入，直指胸前要害，不由大为骇然，疾向侧一闪，双掌也乘势收回，要害之处虽已避过，但肩头仍被指风沾了一点，其痛彻骨，不由闷哼了一声。

他两指未收，左右六个老者，已各个同时拍出一掌，六人联手，左右突击，劲势如裂岸惊涛，飞瀑怒泻。

他还手不及，护身罡气随念而生，足踏“烟云飘渺步”，极快的一旋，捷如鬼魅般的脱出掌风之外。

正当旋身之际，刚才出手的三个老者，又悄没声的全力劈出一掌，无巧不巧的恰好封住他的去路。

那六个老者，掌出人渺，竟看不出他是如何脱走的，心中一惊，忙不迭

的把掌劲卸去大半，同时返身，方才免了自己人打自己人。

他身方脱出六人的掌风，那另外三人的掌风已迎着他旋身的方向而来，劲风凛冽，已将要沾身。

“烟云飘渺”步法，何等玄奥，在这千钧一发当中，身影电光石火的就势再旋，差之毫厘的险险避过。

那股强猛绝伦的掌风，已然直卷向站在厅门方向的灰衣蒙面人，灰衣人恍若未觉，也未作势，劲风临身，声息俱无，一似泥牛入海，消于无形。

他心中不由一震，灰衣人的功力竟到如此高深之境。

场中众人，见他居然能脱出九人合攻，也是寒气直冒。

一愕之后，九个老者同时飞身运掌，迅雷疾电般的向他攻来，但见掌影如山，漫空覆地，掌风激起震耳锐啸，把他罩在一片猛恶的掌影罡风之中。

他豪气干云的一声长笑，乌光闪处，坎离铁笛，发出蚀魂夺魄的呜呜怪啸，右掌左笛，如孽龙搅海般穿插在弥天掌势之中。

右手一招“星云漠漠”，左笛一招“方生不息”，声势之强，骇人听闻，九人不由被这狠辣无俦的招式，迫得同时退了一步。

俗语说心无二用，而他竟能在同时间内，施出绝不不同的两招盖古凌今的招式，确属武林罕见。

灰衣人在一旁，目中绿光乱闪，显然非常激动。

九个老者做梦也估不到这二十不到的娃儿，功力竟深厚至此，一招就把他们迫退，今天若不把这小子毁去，后患简直不堪设想，再假以时日，武林中恐怕找不出可以和他颉颃的人。

以场中人的辈分身手，已是武林中的顶尖角色，以九人联手之力，还讨不了好，这已经是大失面子的事，何况他们的目的是要毁去他。

一分之后，又复狠快毒辣无比的再度攻上。

他杀机炽烈如焚，怒气填膺，目眦欲裂，他连人家的来历用意全不知道，而人家却对他下此毒手。

一咬牙，功运双臂，施展开“玄天秘篆”中的掌笛（原是剑招，他把它化为笛招）绝招，狠攻猛打。

刹那间，地惨天愁，星月无光，那泣鬼惊神的掌风撞击声和铁笛怪啸声，在这静夜之中，更显得惊心动魄。

在双方各出全力拚斗不死不休的情况下，搏斗的惨烈，简直无法形容，厅院四周的房屋，想是年久失修，已经腐朽，经不起这激荡排空的劲风震动，一阵阵墙倒屋塌、栋折梁断的声音，频频传来。

五十招过去了，九个老者喘息之声渐闻，而他也感到血气已在逐渐翻涌，虽然他奇缘巧合，生死玄关之窍早通，内力不虞匮乏，但，人，终究是血肉之躯，任你功参造化，在遇到这种势均力敌的生死搏斗时，仍然有力竭气散的时候。

双方仍自狂冲猛扑不休。

灰衣人又移近了三步，目不稍瞬的注视斗场，两眼中那骇人的绿光更加碧绿，像一对野兽觅食时的眼光一样，贪婪的看着他的目的物。

只要待到百招之后，除这娃儿，不费吹灰之力。他想象那娃儿在久战力竭的时候，他只要这么轻轻一吓，这颗眼中钉就拔去了，还有，这娃儿获得的武林异宝……不，不能让他死，废去他的武功就行，那“玄天秘篆”岂可不要……他不由得意的轻轻一笑。

转眼之间，已到了百招。

九人的攻势，已不如先前的凌厉，逐渐的缓了下来，喘息如牛，而他，也觉得血涌气促，汗透重衫。

以“烟云飘渺步”的玄奇，他大可不必硬拚，全身而退，更是不难，但他天生的强傲执拗性格，使他不屑为此。

他蓦然奋起神威，运集所有残存的功力，施出最凌厉的两招杀着，右掌“旋乾转坤”，左笛一招“穷阴极阳”，两招都是“玄天秘笈”中最厉害的也是最后的狠着，他知道久战下去，于他有害无益，旁边还有一个灰衣蒙面人，虎视眈眈，功力无疑在九老者之上，随着两招的施出，场中形势陡变。

九个老者但觉对方的笛招掌式，玄奇妙绝，劲道万钧，铺天盖地，毫无空隙，双掌无论以任何角度部位，都无法对挡，而且连退身都难，那铁笛的锐啸，陡然高亢，直似要撕裂自己的心肝般，不禁骇极亡魄，惊叫声中，夹着数声惨嚎，已有三人倒地……

一阵杰杰怪笑，如鬼哭狼嚎，使人毛发悚然，他强忍住一口上涌逆血一看。

那灰衣人，全身鼓涨如球，两掌平胸，缓缓的向他欺来。

他不由骇然一震，连退三步。

灰衣人两眼所发出的碧绿光芒，在暗夜中，有如鬼火飞磷，恐怖阴森之极，加上他蒙头盖脸的装束，就好像冤鬼显魂似的。

若以他的功力而论，单打独斗，场中除灰衣人外，没有人能在他手下走出三招，如果他一上手，不采用硬打硬拚的方法，他仍可稳操胜券，一着之差，几乎遗憾终身。

看样子，人家是早有预谋，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已，但他连对方的来历动机全不知道……

他方才力拚九个老者之后，真力亏损甚剧，而灰衣人却不容他稍有喘息的时间，乘机逼来。

此刻，随着灰衣人逐渐移来的身形，危机千钧一发。场中老者，连刚才被震飞的在内，又已形成包围之势。他悔不该自恃过甚，舍弃奇妙绝伦的身法步法不用，和人家用内力互拚，现在正中对方的圈套。

悔——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必须要面对现实。他运集全部残存真力于双掌，以图作拚死的一搏。灰衣人已停身五尺之处，平胸的双掌缓缓推出。在暗夜中，以他的目力，仍可清晰的看出灰衣人的双掌，其黑如墨，显然是含有剧毒，但时间已不许他有任何考虑。掌未到，一股触鼻腥臭已扑面而来。

他一咬牙，双掌猛推而出，虽在功力亏损之后，但这一掌，乃是拚命之举，仍然不可轻视。

灰衣人的双掌，看似缓缓推出，但潜力却相当惊人，如换别人，不须掌风接实，只要吸进少许腥臭之味，就得当场倒地。

掌风甫接，他已觉出对方的掌劲潜力如山，而灰衣人也似感到对方在久拚力乏之后，掌势仍然威凌无伦，劲力又加三成。

一声巨震，劲气激荡，拂得四周的老者衣衫猎猎作响，几乎立脚不住，同感一阵凛然。

两声闷哼声中，灰衣人蹬蹬蹬，连退五步，方始稳住身形，而司徒文则退了三步，张口喷出一股血箭，身形也缓缓跌坐地上。灰衣人发出一声阴森至极的冷笑，突地欺身上步，单掌朝他前胸印去，他闪避无力，只觉胸口一

紧，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掌，张口又是数口鲜血。

“小子，你中了这天毒法掌，除了大罗金仙……”“天毒门！”他心中暗叫一声，知道落在仇人手中，决无幸理，可恨血仇未报，很多事来了……一阵急怒攻心，登时晕厥，人事不省。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又悠悠醒来。

他不知置身何地，只觉霉湿腐臭之气阵阵袭来，使他几乎窒息，他奇怪，他竟然还没有死。

略一转侧，全身骨痛如折，不禁嗯了一声。

运足目力一看，竟是宽广十余丈的一个大石窟。四面上下，都是天然石壁，只正前方有一个碗口大的小孔，微微透入一丝昏黄的光线。仔细一看，那小孔竟开在一道铁门之上，那铁门与石壁浑如一体，若不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来。从那小孔的深度看来，这铁门至少有一尺厚。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即使他功力全复，能否破门而出，大有问题。何况门外尚有什么样的厉害布置，不得而知。

一些白森森的东西，突然映入眼帘，一看，不由毛发倒立，竟是些磷磷白骨骷髅，骨架完整，有伏身的，有仰卧的，有卷曲如球的，有跌坐如老僧入定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不愿费神去揣想这些白骨的来历，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也是其中的一具……

蓦然——

靠壁角的一隅，一堆红色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人，不知是死是活。而且是一个女人。在好奇心与同遭遇的双重驱使下，他不顾伤痛，咬着牙，向那红色身影爬了过去，渐爬渐近，他觉得这身影十分眼熟，一颗心不由急痛的跳动起来。

他闭上双眼，思考着他所认识的人当中，谁爱着红裳，全身陡然一震，莫非是她！

他希望事实否定了他的猜想，不然，太残酷了……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半晌之后，他鼓足勇气，爬到身侧，费力的把那身影翻转，一阵昏天黑地，泪如泉涌，谁说不是霓裳仙子慕容婉，误会他是杀父仇人的婉姐姐。

他肝肠寸断，心痛如割。

“婉姐姐！”

“婉姐姐？”

只有四壁空洞的回声，她却一动也不动。

他用手一探鼻息，气如游丝，一摸腕脉，若有若无，已经离死不远了，他嘶哑着声音，不停的叫着婉姐姐！心里在思考着“玄天秘笈”中所载的“疗伤大法”，只要心脉不断，仍可起死回生。

但，以他现在重伤之身，他无法施行“疗伤大法”，那需要极强的内力真元，才能为功，否则两败俱伤。可是，他即使愿意拚着两败俱伤，冒险一试都不可能。

他久战脱力之后，与灰衣人对了一掌，内腑已受伤，复又被灰衣人在胸前印了一记毒掌，若换了别人，一百个都报废了。

他内功精湛，生死玄关之窍早通，而且又巧服了整株的“九品兰实”身体内无形中产生了一股抗毒力，所以每次都能履险如夷，不过，他自己只是感觉奇怪，而不知其所以然罢了。

他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勉运右手食指，点了她的“天殷穴”，渐渐鼻

息转粗，微微的一动。半晌之后，她竟能睁开眼来，唯两目无光。

“婉姐姐！”他哽咽着叫了一声，眼帘已被泪水遮没。“哦！你……你是……文弟！”声音微弱得根本听不出来，只见樱唇微颤而已，面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她心中悲喜各半。

喜的是她居然在这临死前的一刹那，看到了司徒文，她曾经误会他，追杀他，现在她可以安心了，文弟一直都谅解她，从每次他不还手，不怨怼，可以体味出来。

悲的是他也入了罗网，中原双奇将冤沉海底，永无报雪之日，正逐了仇人斩草除根的心愿。

她觉得有许多话她必须要告诉文弟，冥冥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持她，鼓励她，她不能就此死去，行将熄灭的生命之光，又开始回复了一些火焰。

失色的双眸，又开始放光，心跳也渐次加强。

“文弟！”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婉姐！”他心中一喜，她还有救。

“文弟！你……你……恨我吗？”

“不！婉姐！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同情你！”她面上露出一丝凄然的笑。

“我们……的……仇人……”

“婉姐！我已探查清楚，是天毒门所为，原因是十三年前的一段武林惨案，只有我父亲和慕容伯父两个人，侥幸得脱，所以对方要杀人灭口！”他眼中射出怨毒之光。“文弟……你……如何……陷入此……地？”

“我中计被围攻失手……”

“你受了伤？”石窟虽然黑暗，但凭着那圆洞口微弱的光线，加上习惯了黑暗，她仍可清楚的看到他那苍白的脸色，她的内功原来也有很好的基础。

他点点头，表示她说的对。

这一提到受伤，他又感到全身一阵阵的剧痛，但他忍住了，他不愿她此刻再为他而伤心。

“不要紧……吗？”

“不要紧！”他言不由衷的回答。

“文弟……我……我……不行了！”

“什么，婉姐姐，只要我不死，总要设法救治你！”“我……五脏离位，生命……只在旦夕……之间！”他枯乾的眼中，竟然挤出了一滴清泪，面上掠过一丝凄然神色。“不！不会的，婉姐！”

其实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还是渺茫得很。

“文弟！这报……仇……的事……”

“婉姐放心，只要我司徒文三寸气在，必将仇人千刀万剐！我两家的事情，本来是一件事！”

“如此！我……将含笑……九泉……”她凄然一笑。这句话，不啻千万柄尖刀，直插在他的心上，他直觉的感到，婉姐姐可能没有救了，泪水又涔涔而下，他忙用衣袖擦去，他不愿她看到。

“文弟……”她面上突然现出一层红晕，掩住了她的苍白，目中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辉。“什么！婉姐！”

“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她精神大振，容光焕发。他依言抓住他的一

双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诧异的看着她，他此刻才真正的领略到她的美，一种恬静纯朴的美，他似乎也感觉到什么，俊面倏红。

她贪婪的看着他英俊潇洒但苍白的面容。

“文弟！我……我……爱你！”她徐徐闭上双目。他心中不由一震。

她自从在无极老人嘴里，深知她所误会的俊美书生就是通家之好的司徒文后，一颗芳心由恨转爱，她记得，当她小的时候，曾随父亲到他家里作客，大人们都喜欢逗她，叫她小媳妇，说她与司徒文是天生的一对……

她又睁开眼来，紧紧地盯着他。

“文弟！你……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爱我……吗？”

她满脸渴望希冀的神色！

“婉姐！我……我……我爱你！”他嗫嚅的说，俊面顿觉一阵热烘烘的，他的答话只有几分之几的真实，完全是为了不忍拂逆她，因为在此以前，他从未想到过这问题。“文弟！我……我……很高兴……我们两……家……的……血仇……全……仗你……”

她目光渐渐黯淡下去，脸色也渐变苍白，眼中滴出两颗泪珠，嘴角擒着一丝微笑，安详的闭上了眼。

“婉姐！婉姐！……”

他不停的叫着，但，她再不会答应他了。

她含笑合目离开了人世。他发觉她已返魂乏术，永远的离他而去了。

一阵急痛攻心，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他只觉得飘飘渺渺的，像是做了一场恶梦，这会事实吗？

她死了，真的死了，死在这不见天日的石窟里。

他没有勇气再看她一眼，他疯狂的用手向地上乱抓乱打，泪尽了，继之以血，悲痛使他麻木。

他口中喃喃的念着“天毒门！天毒门！……杀！杀！……杀尽这些恶魔！……”

“我要活下去！我不能死！我必须活下去！”

他嘶哑的叫着。

求生之念一生，他的灵智又开始抬头，人也逐渐冷静下来！目前唯一要紧的事，是恢复功力。

他怕引人疑窦，又挣扎着爬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阵脚步声，突然传来。

他不禁骇极亡魂，心中暗叫道：“完了，一切都完了。”如果此刻他们来取他的性命，他只有闭眼等死，他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

他如前状的俯卧着。

一阵轧轧之声过处，那厚重的铁门开了，他偷眼一看，进来的是两个壮汉，一个提着一个花瓶，另一个则拿着一个竹篮，缓缓向他身前走来！

从铁门外望，现出一个长长甬道，甬道中，灯光明如白昼，原来小圆孔透进来的光，就是灯光。

“这小子恐怕死了！”一个说。

“死不了，掌门人下手极有分寸，哪能错得了，他中的那一掌天毒法掌，要七日才会死呢！”另一个说。“咳！真是，一掌劈死算了，还要我们送东西给他吃，迟早还不是一样的死，哼！真是……”

“你懂个屁，掌门人交代自有他的道理，三天之后，掌门人就要回来了，

万一他真的死了，哼！我俩都活不了！”“你懂，你倒说说看！”

“这小子听说还藏有什么秘篆，掌门人要从他口里探出那秘篆下落后，才让他死呢！”

他心中不由大喜，他目前还死不了，只要十二个时辰，哈哈！十二个时辰，用“玄天秘篆”中所载的“疗伤大法”，他可以完全恢复如初，到那时……

他下意识的一摸腰间，铁笛仍在，心中又是一喜。砰的一声，他被踢了一脚，正踢在前胸掌伤之处，不由哼了一声。

“如何？我说他死不了！”

“喂！小子，别装死，这里是一瓶水，一些干粮，你可千万别自己寻死！三天之后……”

他气得牙根紧咬，浑身战抖，恨不能把这两个天毒门人，撕成碎片，才能消这一口气。

“别婆婆妈妈的唠叨了，去吧！这石牢的味道……嗯！”“那妞儿不知死了没有，花朵般的人儿，真是……”“如你不希望尝天毒法牌的滋味，就快走吧！”脚步声由近而远，铁门又徐徐关上。

石牢又恢复原有的幽森恐怖。

他毫不客气的喝了些水，用了些干粮，精神似乎好了些。他听方才的两人说，他中的是“天毒法掌”，但他并没有中毒的感觉，以前，在白云庄中，“三刻绝命散”奈何不了他，他可不知道为什么毒不能侵害他，但他根据几次的经验，任何绝毒都不放在他心上，何况“玄天秘篆”所载的“搜穴清脉功”神妙无方，任何绝毒，都可迫出。

他坐直身形，抱元守一，潜运“疗伤一法”。神功绝学，岂同凡响，两个时辰过去，痛楚全消，神清气爽，功力已能提到六成。

真气发自丹由，流遍全身经脉穴道，透重楼，过紫府，达气海，复归丹由，如此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浑身白气缭绕，入人我两忘之境。

时间——

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他不知到底过了多少时间。他只觉得真气迷漫，内力充盈，功力似乎又精进了许多，功力恢复之后，他藉此时间，在石牢之中，静心揣摩他强记在心中的“玄天秘篆”内还未完全参悟的部分。他断定那灰衣人就是天毒掌门人天毒尊者。

静中参悟，进境之速，不可以道里计。

他自己也感觉到以前许多深奥不通的地方，也豁然贯通了不少，他体会出了心、气、神三者合一的妙用，内力运用方面，更为如意，威力也更为强盛，收发由心，真是快接近了意动即可伤人的地步。

在他的推测中，三日的期限已到，他该早作应有的准备，首先是婉姐姐的尸体，他不能让她暴露白骨堆中。三天来，他第一次接近她的尸体。

她仍是那一副安详的死态，丝毫也没有狰狞恐怖的现象，他又一次勾动悲怀，泪落如雨，而心中的怨毒，也升华到了顶点。他再一次的向她宣言，誓报血仇。

要以更多的血，来补偿所流的血。

他相准石牢中的壁角，右手运足功劲，只见掌缘透出蒙蒙白气，向壁角石地上横砍竖削，嚓嚓声中，石屑纷飞，大块的岩石，像切豆腐似的应手而起，不到一个时辰，已被掘成一个三尺深的狭长石槽。

他双手捧起霓裳仙子慕容婉的尸体，平放石槽中，然后用那些劈削出来

的碎石掩盖。

他跪在婉姐姐的新坟之前，默默志哀，任那泪水，畅快的流，他在心里祝祷：“婉姐姐，别了！你安息吧！你在天有灵，在地有知，你看着你的文弟昭雪大仇，诛尽那些丧天害理的凶徒……”

他沉浸在极度的悲伤里。

他的婉姐姐将永远长眠在这幽森的石窟里。

他的心在滴血，鲜红的，一滴又一滴，灵魂似乎已离躯体而去，向虚无的空间，飘荡！飘荡！

他又一次尝这死别的苦果。

……

远远一阵脚步声传来，把他从迷惘中唤醒。

悲哀，顿时化作怨愤。

杀机，像熊熊的火焰，炽烈的燃烧，燃烧！

他躺回原来的地方，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噼剥有声，他热血沸腾，似要破体而出，这时意念中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杀”字。

铁门又移开了，进来的仍是三天前送饮食给他的那两个壮汉，他把牙咬紧，他要先以这两个壮汉开刀。两人有说有笑的走近他的身前。

“喂！小子，别再装死了，随大爷出去吧！”“今天黄道吉日，早死早超生……”

他缓缓站起身形，目中喷火，闪射着怨毒至极的棱芒，在幽暗的石牢中，宛若两道电芒，冷冷地注定两个壮汉。两个壮汉一声哎呀！倒退三步，心胆俱寒，手足无措，脸上流露出骇极的神色，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这小子到底是人还是神，他分明中了“天毒法掌”，并且还负极重内伤，命在旦夕，怎的会……

他仰首一声凄厉的惨啸，一闪身，抓住了一个壮汉，倒执两腿，一声惨叫，血雨飞射，那壮汉已被活生生的撕成两半，五脏六腑，流了一地。

另一个壮汉，魂散魄飞，脚软如棉，一步都不能移动，面如死灰，人已死了一半。

又是一声惨嚎，与他的同伴一样的命运，被撕成两半。鲜血喷得他满面满身，成了一个血人。

他回顾再看了一眼长瞑不视的婉姐姐的新坟，暗道一声：“别了！”徐徐向石牢之外走去。

牢外，是一条狭长的石壁甬道，灯火通明。

大概是刚才两个壮汉的惨哼声，惊动了外面的魔党。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甬道尽头，突然奔来十余人影，当先的三人，正是那三天前围攻他的九老者中三人。来人见他满身鲜血，凶神恶煞也似的模样，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倏然止步，惊骇莫名的看着他。

“天毒法掌”毒绝天下，任你一等高的高手，稍估即死，而竟没奈他何，这宁非天下奇闻。他恨满心头，杀机炽盛，半话不吭，捷于电闪的向人丛飘去，众人只觉眼前一花，当先的一个老者，已被他扣住脉门，那老者顿觉全身麻木，一点劲也用不上，骇极亡魂，张口竟呼不出声来。

众人齐齐惊叫出声，念头未转……

惨呼声中，血雨飞射，他的一只右手，已齐腕插入那老者的胸膛，一勾，心肝五脏，全给勾了出来，厥状惨不忍睹。暴喝声中，掌风呼轰，剑芒打闪，

齐向他攻来！

甬道宽不及一丈，最不利于群殴合击，一方面转闪不灵，另一方面又怕误伤自己人，最多只能容四人同时出手，其余的人，只有伺机而进。

他目射寒芒，欺身上步，左掌右指，狠辣无伦的抢攻过去，他怨毒已深，下手极重。

又因他石牢三日，除了功力尽复外，又悟彻了许多“玄天秘篆”中他以前不曾领悟的精微至理，心、气、神三者合一，较之三日前，功力又高了几成。

他原来的功力，已使武林魔头闻名色变，这一精进，那更是如猛虎添上翅膀，猛威无匹。

刹那之间，血雨乱射，肢体横飞，惨号之声不绝，他有心不让任何一人逃出手去，他曾说过，他要杀尽天毒门人。

倒下的不是肢残体碎，就是洞胸裂脑，不到盏茶时间，只剩下两老者和另两个使剑的中年门徒，仍苦苦撑持。试想三日之前，合九老者之力，尚在他手中讨不了好，何况区区二人，而另两个使剑的功力又较两老者稍逊，哪里会是他的敌手……

越打越是胆寒，眼看三招之内，这四人也得搁下。四人见不是路，正待转身……

又是嗖嗖连声，六个老者相继现身。

一字形堵在甬道中，暴喝一声，同时发掌，掌风锐啸，加上甬道回声，更显得触目惊心。

他冷笑一声，双掌齐飞。

两老者及两个使剑的中年人，乘机闪身，贴向甬道石壁。掌风相接，一声轰然巨响，闷哼声中，六个老者被震得倒飞丈外，甬道本窄，六个身形，在空中互相激撞，砰嘭倒地。他略不稍停，一掌震退六个老者之后，回掌伸指，快如电光石火，两缕指风，射向贴壁而立的两老者，左掌则猛然挥向两个持剑的中年人。

四人见他一掌震退六个天毒门中一等高的高手，方自怔愕之间，料不到他出手如此快捷，掌指齐来，凌厉绝伦。惊叫惨呼及哧哧声，同时发作。

两老者身手终究不凡，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顾不得体面攸关，老命要紧，齐齐惊叫一声，一个“懒驴打滚”，就地滚出丈外，险险避过两缕指风，那两股指风，直射向甬道石壁，登时石屑纷飞，射穿了五寸深的两个小孔。

两个中年人，身手究竟差了一筹，募觉重逾山岳的掌风，压体而来，闪避不及，惨呼声中，被劲气往石壁上猛挤，胸骨尽碎，张口射出两道血箭，紧贴石壁而亡。

以上掌指齐出伤人闪避，都是一眨眼之间的事。两老者亡魂丧胆，身形方起，人影晃处，怪手书生已站在身前伸手可及之地，满面带煞，好不怕人。

他冷哼一声，玄天掌法中的第三招“雷鸣九天”已狠快无伦的施出，如山劲气，挟轰轰雷鸣之声，迎头猛袭。两老者脸色灰败，心旌摇摇，对攻来的掌式，简直封架无从，不得已故技重施，双双又来一个“懒驴打滚”。就在两老者翻身打滚的刹那之间，适才被震退的六个老者，心虽震惊对方的绝世神功，但自己人命在顷刻，焉能袖手旁观，齐齐暴吼一声，又是十二只掌齐出。

他飞身离地尺许，招式一变，改为凌空推掌，猛然迎向六人，而两脚却

不空闲，在发掌的同时，左右双打鸳鸯腿，迅雷疾电般，分踢地下两个打滚的老者。

这一招掌腿齐施，妙到毫颠，完全出于众人意料之外。轰天巨响中，夹着两声惨嚎，同时飞起两条身影。六老者被他的掌风震退三步，而地下的两个老者，这一次“懒驴打滚”可没有滚得出去，对方的双腿快得简直近乎神奇，分别被踢中腰部。

这一腿少说也有千斤以上，惨嚎声中，腰骨已折，两个身形被踢得直朝六人飞去，去势极猛。

六人募见人影飞来，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齐朝两旁一闪，砰！砰！两声，重重的摔在甬道石地之上，登时气绝！六老者，不由胆裂魂飞，这种功力，简直是匪夷所思。他杀机一发，即不可遏止，略一定神，又待……

——
一声阴森至极的冷笑传处，六人身后，甬道转弯之处，出现了那灰衣蒙面人，六人同时向旁闪开。

“天毒尊者！”他心中大叫一声。

于是——

他一家惨死的情状，慕容伯父主仆三人被洞胸裂尸的惨象，婉姐姐埋骨石牢，他被不停的追杀……一齐涌上心头。他面对不共戴天的血海仇魁，目眦欲裂，热血翻涌，激动得不不住的颤抖，牙齿咬的山响。

“恶贼！小爷要喝你的血，食你之肉，揭你的皮！”灰衣人扫视了一眼甬道中遍地残尸之后，心中杀念陡燃，阴恻恻的说道：“小狗，你死在目前，还狂吠些什么？”“老狗，我只问你一件事，杀害中原双奇全家的凶手，除你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哈哈！”灰衣人发出一长串怪笑，声如枭鸣狼嚎。“你如不说，小爷将杀尽所有天毒门中人！”灰衣人心中大震，以怪手书生的功力，可是说得出，做得到，但，他能说出来吗？他早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千方百计的要把他毁去，否则天毒门将冰消瓦解。他一方面震惊于他的绝世武功，一方面更使他大惑不解的是他何以不惧绝毒。

司徒文悲愤填膺，满怀怨毒，缓缓欺去。

“小狗，你再进一步，就得立死当场！”

他恍若未闻，仍然缓缓欺去。

灰衣人本来不想要他立刻死去，因为他心中另有打算，不然，三天前，一百个怪手书生也完了，哪能活到现在。他考虑再三之后，认定他要想从他身上得到玄天秘箓已属无望，还是趁早除去这根祸苗为要，以免节外生枝。心念一决，轻轻一挥手，六个老者躬身隐去。

司徒文已逼近到灰衣人身前，不及两丈之地，正想……突然——

一块巨间，迎头压下，快逾电闪，如被压中，怕不立成齑粉，要想闪身避过，难如登天，试想，甬道高不过三丈，这下压之势，何等迅快，而且巨间直径寻丈，重逾万钧，岂同小可。

玄天绝艺，罕绝人寰，在千钧一发之中，表现出了他超人的机智，身形贴地，闪电般离地五寸，水平射出。

如果他以站立的姿式闪出，那身体所占的空间必大，在时间上必也会延迟了一瞬，这极微细毫发之差，可以决定他的生死，所以他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贴地平射，争取这毫发的一瞬时间。

一声轰然巨响，半尺之差，巨闾已落地。

他翻身而起，也不由唬出了一身冷汗，连呼好险。惊咦声中，他雷疾回头，已失去了灰衣人——天毒门掌门人天毒尊者的身影，他怒吼一声，飘身向前驰去。

身形方到达甬道转角之处，一阵轻微的丝丝破风声忽传，暗蓝色的针雨，密如飞蝗，迎面罩来，整个甬道，没有半分空隙。

念动功力，护身神罡，立在体外布了一重钢墙，那含有剧毒的针雨，射到身前三尺之处，纷纷倒激而回，足有半盏茶的时间，方才射完。

“雕虫小技，也来班门弄斧！”他不屑的自语一声，身形又顺甬道飘去，他心急如焚，生怕仇人乘机遁去，以后再搜寻时，却不是件易事。

行不过十丈，只见前面布满了一重茫茫白雾，腥臭之味，已隐约可以嗅到，他知道这是毒雾。

不由一怔。

他志切亲仇，不顾一切，屏住呼吸，直穿毒雾而去。

几个转折之后，甬道已尽，毒雾全消，步出甬道，眼前景物又是一变，只见朱栏重户，奇花瑶草，美仑美奂，每隔一丈，即有一盏宫灯，照得明如白昼，但却不见人影。

上望不见天光，原来此身还在石窟之中，可惜他这时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巧夺天工的布设，他只念念仇人。

他逐间逐户的搜去，就是不见人影，不由纳罕万分。

一声冷笑，传自身后，他倏然回身，那灰衣人如幽灵似的，站在他前面三丈之地。

“恶魔，纳命来！”

人随声起，疾扑天毒尊者。

冷笑声中，天毒尊者一闪而没，一招扑空，立即收势，募觉右侧劲风袭体，他连看都不看，反手一掌挥出，随着电疾转身，嘭的一声，他连退三步，一看，赫然是那天毒尊者，他不由暗惊对方的身手，不愧一代枭魔。

他怨毒已深，不再开口，功集双掌，以十成劲力猛然推出，劲势之强，足可撼山拔岳。

天毒尊者两眼碧芒闪处，天毒法掌已自蓄足，掌心之中竟透出丝丝黑气，缓缓推出，腥臭触鼻。

掌式看似缓慢，但潜劲却强猛无匹，双方掌风一接，响声震天，轰隆之声，久久不绝，他退了三步，而天毒尊者却退了两步。

双方功力，差了半筹。

天毒尊者大感骇异，这小子年纪不到二十，功力却如此惊人，就算他习得了“玄天秘篆”全部武功，也只是招式和各种练功诀窍上得以通晓超越常人而已，而这内力除了赖天材地宝等灵药补助，可以速成外，却丝毫也不能取巧，难道这小狗，奇缘都集于他一身不成。

思念未已，司徒文又是双掌直劈，这一掌运集了他毕生功力，他恨不能立劈仇人于掌下。

天毒尊者募觉对方掌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劲势之强，无与伦比，较之先前一掌，更加凌厉。

他猜不透对方的功力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是何等奸狡之辈，怎肯与对方硬拚，待对方掌劲全吐，方才快逾电闪的移步侧避，身法的玄奇巧快，

相当骇人。

震天巨响中，司徒文十二成真力的一掌，袭向天毒尊者身后的大厅，一时木屑横飞，整间华美大厅，全部被毁，真是骇人听闻。

天毒尊者不由惊咦出声，这种功力，出现一个刚出道的少年身上，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小狗如让他活着出去，无异是天毒门的末日来临。

他一掌劈空，气得七窍生烟，转身又面对天毒尊者。

忽觉对方眼色有异，那碧绿光芒越来越盛，就似有一股魔力，使他不克自制，功劲渐渐松懈下来，两手下垂，如醉如痴，他本来欠缺江湖阅历，方感奇怪，心神一分，立时就着了魔。

他仿佛觉得，那碧绿光芒，越来越扩大，渐渐连他自己也被包没其中，眼前失去了天毒尊者的身形，婉姐姐、玄衣女关小倩、雪山魔女、天真活泼的公羊蕙兰，一个个向他姗姗行来！

他欢喜无限的移步上前招呼。

他忘了一切，随着意念，生出无数的幻景。

他觉得他大仇已报，天毒尊者的尸身倒在他的脚前。……

一声清越的啸声，如午夜钟声，直钻入他的耳鼓，他陡然一震，灵台一明，幻象全消，天毒尊者的乌黑毒掌，距他顶门不及五寸。

他心头猛震，头一侧，右手疾挥，接个正着，右臂一阵酸麻，而天毒尊者，痛哼一声，一闪而逝。

他怔得一怔，眼前白衣飘飘，站定了一个天仙也似的人儿，正是那雪山魔女李玉兰。

“那魔头呢？”他一看，已没天毒尊者的影踪，着急的问道。

“去了！”

他不由连连顿脚，且不理睬雪山魔女，逐屋细搜，哪有天毒尊者的半丝影子，早已鸿飞冥冥了，他知道这神秘的石屋中，一定有其他的暗道机关，要追查可无从着手。

雪山魔女见他遍身血污，满脸杀气腾腾，深情款款的看着他，一时之间，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他见事不可为，心神略定，忽然想起，方才入魔的一幕，若不是她及时赶来，怕不早已遭了毒手，而自己只顾追查天毒尊者的下落，连谢字都不曾对人家说，心里顿感一阵愧疚，歉然的一笑道：“多谢兰姐又一次相救！”

“自己姐弟，算得了什么，何必言谢！”她格格一声娇笑，柔媚已极的说，眼中却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波光。

他不由心中一荡，忙又振慑心神。

“兰姐何以会来到此间？”

“偶然遇到千手神偷章前辈，承他相告，你在这黄叶山庄附近失踪，他因有急事待办，必须离去，嘱我在这里继续搜寻，终于在废庄的厅屋中，发现棺木破碎处露出一个洞穴，误打误撞的走了进来，恰好见你被那灰衣人天魔眼所迷，即将遭毒手，所以才发声唤醒你，出手相救已是不及，不想文弟功力竟精湛到这地步，在危极一瞬中，举手退敌，愚姐我由衷的佩服。”

“什么？天魔眼？”

“这是一种武林失传的邪道武功，能使人在眼光的接触中入魔，但遇到定力强的人，却无所施其技！”

他恍然而悟，原来天毒尊者那慑人的碧绿眼芒，是练了“天魔眼”的功

夫，同时想到自己一疏神，险遭不测，不由俊面微红。

“以文弟的功力而论，当不致于如此容易入魔，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这种邪功的缘故。”她微有所觉，她方才的话，无异是说他定力不坚，所以忙加以解释。

他连连点头，深深佩服这位被视为一代女魔的兰姐，阅历丰富，心细如发，连自己的心思都瞒不过她。

“兰姐可知道那灰衣人是谁？”

“这个可弄不清楚！”

“他就是天毒门掌门人天毒尊者！”

“哦！天毒尊者，是文弟的大仇人，早知道，就不该放他走脱！”她秀眉微蹙，恨恨的说。

“任他逃到天边海角，我总要找到他，把他碎尸万段！”他怨毒已极的说，眼中杀气随现。

“兰姐，婉姐姐已遭了毒手！”

“谁，婉姐姐，那个追杀你的霓裳仙子？”

他泪光莹然，微一点头，仿佛他又看到了婉姐姐临死时，向他诀别的一幕，他想，如果不是他功力未复，婉姐姐可能还有救，不由一阵刀扎心肝。

“在何处？”

他将石牢中的事略略述出，雪山魔女也不由一阵黯然。“文弟，如此说来，这里可能是天毒门的一个根本重地，看这些布置，确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呢！”

“先把它毁去再说！”他眼中满是恨毒之色。

双掌连施，再加上雪山魔女的湛湛长剑，半刻工夫，已把这辉煌的地下石窟，捣得稀烂。

幕然——

一阵潺潺水声传来。

雪山魔女粉面一变，急拉着他的手，口里叫着：“快退！径朝他来时的通道窜去，略不稍停。

他也觉察了事态的严重，俊面失色，惶急不已。地下石窟，如果通道被封住，施以水灌，任你功力通天，也只有死路一条，焉能不着急。

三转两折之间，沿石阶上升，雪山魔女惊咦一声，她方才进来的通道，已被乱石堵塞，据估计至少有十丈以上的上升孔道被塞。

“不行，另找其他出路！”她惶急不已的又拉着他，飞奔下去，一看，原来停身的地方，已是汪洋一片。

而那水势，更是有增无减，逐渐上升。

他俩又被水慢慢的逼回到乱石堵塞的地方。

水势渐涨，退无可退，水由脚踝上升，刹那之间，已齐腰部，眼看就要活活被淹死在这石窟之中。

女人终是女人，那一分柔弱的天性，任你是叱咤风云的女杰英雄，也不能完全泯灭。她感到死神已向她俩发出召唤，半刻之后，将要变作一对同命鸳鸯，她想到，能伴着心爱的人一同长眠，虽死又何憾！她紧紧地抱住他的腰身儿相贴，脸儿相偎，在临死之前，她要尽情的领略一番，脸上神光湛然，毫无恐惧的表现，大有生不同衾，死当同穴之慨！

他的想法，则根本不同，他觉得万分的对不起她，他死不足惜，却无端

的害得她同葬石窟。

他又想起亲仇未复，许多大事未了，而就要含恨以终，一时百感交集，不禁一声长叹！

“文弟！”她爱他已深，虽死不悔。

“兰姐！是我害了你！”

“不！这是命运！”

“命运？命运！”

“文弟！在临死之前，我要听你亲口说一句，你爱我吗？”她一脸希冀之色，这是心声，毫无半点做作虚伪。他能拒绝吗？他能连一句话都要吝啬吗？

“兰姐！我爱你！”

他两手突然紧拥她的娇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流遍全身，他似乎身心都融化了，虚飘飘的，然而这时刻是多么的短暂啊！瞬息之后……他不敢往下想。

水淹没了他俩的身影，只剩头脸在外。

这种眼睁睁等待死神光临的况味，笔者无法形容。四片嘴唇，陡然合在一起，互相吮吸，一股热流立即遍及全身，她双眸微阖，享受这刹那的温存。

陡然——

一个意念闪上心头，这水灌入的地方，不是极好的出口吗？玄天秘笈所载的“龟息大法”，不是可以用内功封五官七窍，停脉闭息吗？对！“龟息大法”！

“兰姐，抱住我，不要放手，用内功闭住呼吸，愈久愈好！”话刚说完，水已漫及口鼻。

雪山魔女忽听他这么说，可不知他想出了什么生路，她功力本来不弱，闭止呼吸，一时半刻还做得到。

事实不容她深思，两手一紧，闭住了一口气。

“龟息大法”罕世绝学，练到极处，可以停息十年而不虞死亡，他虽略窥门径，但几个时辰，却可以胜任，他自责为什么早不想起，险些遗恨千古，兰姐并不懂“龟息大法”，仅凭她精湛的内功，暂闭呼吸，如果时间久了，不能支持，岂不又是件天大的憾事。

水已没顶，他抱着她缓缓向下落去，顺着逆流狠命的冲去，他的目力因巧服了“九品兰实”之故，异于常人，在水中仍可清晰辨物。

逆流潜行，所耗真力，可想而知。

“龟息大法”，须不言不动，才能持久，全凭一点真元保住心脉，简单的说就等于一个活死人。像这样的艰辛行动，支持的时间也有限得很，他同时还担心她万一不支……

水道迂回，狭窄的地方，恰容两人通过，阻力之大，不啻千钧，一个时辰过去了，他微感力促，而雪山魔女，娇躯不停扭动，显然已经不能再支持了，他不由大感着急。

水道越来越倾斜向上，冲力也更大，如果是他一个人，这倒难不倒他，可是他身上还附着一个人。

他艰辛的在水中爬行，眼前光亮陡盛，他知道离出口已不远了，精神大振，而雪山魔女此时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咕嘟一声，水朝喉里直灌。

他知道危机已迫近了，如不能在短时间出水，她的一条命很难保住，奋

力又往前爬进一丈。

眼前忽现出一道铁栅，粗如儿臂的铁条，交错互织，他不觉又傻眼了，他稳住身形，已是十分困难，若再运力去破除铁栅，真不容易办到。

雪山魔女口中气泡直冒，而水也就不停的灌入。他急得心火直冒，穷思极想，脱困的办法。

情急智生，心念转处，已筹想到了一个方法。竭力靠近铁栅，左手倏出，伸掌就向水底石道插入，稳住了身形，右掌运足“玄天神功”，疾拍向铁栅，浪花翻涌中，三掌过后，那粗如儿臂的铁栅，似摧枯拉朽般的折断下来，孔道大开，心中方自一喜……

雪山魔女抱着他的双手，陡然一松，人也就顺流而去，水道是斜坡形，加上水的冲力，去势如脱弩之箭。他一把没有捞住，心胆俱碎，亡魂皆冒。

猛一回身，脚尖在水底一蹬，电射而下，十丈之外，方始抓住雪山魔女的腰带，用力过猛，手中一轻，腰带又告打断，惶急中，拉住她的玉足。

双脚踏定水底岩石，折转身形，用右臂弯，夹住她的娇躯，一咬牙，奋力往外冲。

她这时已喝足了水，进入昏迷状态。

他知道多延一刻，她就多接近死亡一步。

越过铁栅洞口，光亮更盛，四周都是空蒙水色，他知道已脱出了水道，双脚一蹬，疾如游鱼般射出水面。原来这水源只是三丈宽阔的一条小溪，沿山脚而流，他这一射之势，已到了岸边，忙抱着她离水上岸。

阳光耀眼难睁，四野景色艳丽，他又重见天日。

但，他的心仍是沉重万分，雪山魔女的生死还在未定之数，他抱着她水淋淋的娇躯，疾走两丈，到了一棵大树蓬下，平放了下来。

娇躯水湿，衣裙紧贴，曲线玲珑浮凸，纤毫毕现，他面上一热，心头卜卜猛跳，绮念顿生，他别过头去，不敢多看，但眼前除了他，没有别人，他能不管吗？

勉强镇住心神，蹲下身去，只见她双眸紧闭，面如金纸，腹部向上隆起，鼓胀如球，一探鼻息，已弱如游丝，心知一分一秒也不能再迟延了，必须赶快设法施救。

先飞指点了她几处大穴，护住心脉。

这时他也顾不了许多了，虽然在水中时，他们曾紧紧互抱，但现在是在地上，在荒僻无人的郊野。一伸手，把娇躯翻转，俯在自己的腿上，使头部向下，然后右掌紧贴“命门穴”，一股真力，源源涌入。

樱口一张，腹水徐徐吐出，半个时辰之后，水已吐完，血气又开始正常运行，人也悠悠醒转，吁出一口浊气，而他，头上白气蒸蒸而冒，汗下如雨。

她醒转之后，只觉一股热力，由“命门穴”中，源源涌入，如滔滔大河，秀眸微睁，竟是置身在心上人怀里。

她立即意识到，她还没有死，心上人正在运用本身真元，助她恢复功力，忙自镇慑心神，运用本身真力，去迎接那汹涌而入的热力。

两股巨流一经会合之后，劲势何等强大，遍走奇经八脉，热力愈来愈强，全身有如火焚，那股汹涌巨流竟猛然向任督二脉攻去，全身陡然一震，人也随着昏迷过去。

醒来时，但觉真力充沛，全身经脉穴道畅快无比，试一运气，真力泉涌，连那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任督两脉竟然畅通无阻，这一喜，非同小可，心中

的甜密，更不用提了，这时，他贴在她“命门穴”上的手，已缓缓移去。

她一翻身坐起，见心上人兀自运功未醒，头上白气蒸腾，额角汗粒如珠，俊面却绯红如火。

她不敢惊动他，慢慢站起身形，走得两步，一声惊叫几乎脱口而出，忙忍了下去，粉面如胭，回眸一看，且喜他尚入定未醒，不然这一张脸，可就无处放了。

原来在水道中时，腰带已被司徒文抓断，经过这一阵折腾，衣裙已干，这一走动，衣散裙落，她有魔女之名，并无魔女之实，一个黄花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掉下裙子，岂不令她羞煞，急煞。

她胡乱撕了一条布条，把裙扎好，摘下腰间的剑，擦去水渍，正待转身走回去……

突然——

一丛小树后面，传来两声哧笑。

她转头一看，树丛之后走出四个黑色劲装疾服的壮汉，一色的前胸绣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蜈蚣，限露邪光，缓缓向她行来，她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是天毒门人。

她粉面一寒，杀机顿起，她怕影响到一旁的心上人，面含轻笑，反而姗姗迎了上去。

这四人煞星照命，不曾注意到那旁边跌坐的小煞星，更不知道她就是武林中人闻名变色的女煞星雪山魔女，否则天大的胆也不敢露面，早绕道鼠窜了，还以为她是江湖中荡妇淫娃呢！

这四人被她这春花乍放的一笑，不避反迎上前来，早已骨软筋酥连祖宗八代都忘了，色迷迷的走过来。

“姑娘怎的一个人来在这荒野的地方？”其中一个道。

她格格一笑，紧行三步，距四人一丈不到，笑容未敛，一扬手，四根早就扣在掌心的“雪山神芒”电射而出，四个人连她扬手的用意都不曾想完，穴道一麻，就被制住，木立当场。骇极亡魂，只恨口不能开，身不能移，心中可明白得紧，知道碰上了硬手。

心中虽骇，但自恃是天毒门下，或许对方会手下留情。

“四位想来都是天毒门下，本姑娘和贵门渊源颇深，既然碰上了，当然得好好打发各位！”

四人心中一喜，但又不明白她说的好好打发，是什么用意，念头未及转完，只见她又是破颜一笑，这一笑，足有倾国倾城的媚力，四人死到临头还以为对方在寻开心呢！

“本姑娘江湖人称雪山魔女便是！”

这一道出名号，四人不啻五雷轰顶，失魂落魄，知道今天决难逃公道，什么人不好惹，偏偏惹上这心狠手辣的盖代女魔，真是自己找死。

她飘身上前，脸上依然含着迷人的媚笑，右手一抬，食中二指屈指如钩，距那最先一人三尺之外，一点一钩，两颗眼珠，已脱眶而出，挂在面上，血如喷泉，那人穴道被制，连一声都不哼，身形急速的颤抖。

另外三人，面如死灰，心碎胆裂。

这时怪手书生，运功已毕，神采奕奕，缓缓行来。

她竟不容情的如法泡制，连挖了两人的眼珠，正待举手朝最后一人点去……

“兰姐且慢动手！”

她一听是心上人的声音，立刻垂下手来。

他上前与她并排而立，眼中杀气陡现。

一看那被挖眼的三个天毒门人，右手一挥，直被震飞五丈之遥，骨碎胸裂而死。

那仅存的天毒门徒，一见他现身，就知道是本门的克星“怪手书生”，三魂七魄，几乎全部出窍。

“这人该如何处置？”她微笑着柔声问道。

“我有话要问他！”

他右手轻轻一拂，又解开了那人的穴道，唔的一声，那壮汉宛如几个月大的婴孩般，虚软的跌坐地上，眼中的神色，恰如猫爪下的老鼠，忽然一阵臭气薰天，原来那人竟被唬得尿尿齐下了呢！

雪山魔女掩鼻向后连退数步。

“我有几句话问你，你得从实的讲，省得多受活罪！”那人眼珠骨碌碌的一转。

司徒文朝前面里外的丛林一指道：“黄叶山庄是天毒门的什么所在？”目射棱芒，静待他回答。

那人心中想到，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何必落个叛门的名声，干脆来个相应不理，不言不动。

“你到底说是不说？”司徒文大声喝问：

雪山魔女笑盈盈的走上前来，飞指朝那天毒门人的身上一点，那人顿时逆血攻心，全身虫行蚁咬，杀猪也似的叫起来，满地乱滚，两手朝身上乱抓，衣破肤裂，血水涔涔，头上的汗珠，大粒的滚下，片刻之后，已是声嘶力竭。“你如果不说，还有更好的在后面！”雪山魔女粉面透煞，不经意的说，作再出手之势。

“我……我……说！”那人气息微弱的说。

司徒文凌空虚点，替他解了穴道。

“说！”

“那……那黄叶山庄……地下……石窟是……本门作为联络各地……门徒支脉的所在，现在已奉令不用，转移别地！”“天毒门开派的地方在哪里？”

“本门开派之地在白……”

白什么还没有说出，蓝芒闪处，惨号半声，登时死去。司徒文不虞此时此地会有人潜伏近旁，以他和天山魔女的功力造诣，竟让人欺近五丈之内而不发觉，则这人的功力，当不可轻视，最失面子的是眼睁睁看着手掌下的人，被人击杀，而不及阻止。

两人不约而同的冷哼一声，向发蓝芒之处射去。刷的一声，一条灰色人影，冲天而起。

第七章 魔笛摧心

雪山魔女自司徒文乘救治的机会，替她打通任督二脉之后，功力遽增一倍以上，这一飞身射出，竟与司徒文差不多同时射落人影冲起之处，而那人影已在二十丈外。双足方一沾及小树丛枝叶，借这极微的一丝弹力，又复电射而起，如经天长虹，疾射追去。

他已看出那灰衣人影，正是天毒尊者。

就这一步之差，瞬息之间，那灰色人影已没入山脚一片莽林之中，待他追到时，哪有半丝人影。

他知道天毒尊者的功力比他还高半筹，追也无益，只有另等机会，就在他一怔神之间，雪山魔女也已赶到。“文弟，怎么样？”

“又被这魔头走脱了”他咬牙切齿的说。

“文弟不必急在一时，只要寻到他的巢穴，还怕他飞上天不成！”她无限关切的说。

司徒文此刻的心中，复仇不啻第二生命。

他懊丧的点点头，除此之外，还有何法。

“小子，奇缘已得，你也该替老夫完成五年前所说过的两件心愿了！”

声音苍老沉郁，入耳是那么的熟悉。

“隐形怪客！”他大叫一声，没转头匆匆向雪山魔女道：“兰姐，请恕小弟有紧要的事待办，后会有期！”边说身形边起，如流星般划空而去，最后一个字出口，人已在二十丈之外。

雪山魔女被他这奇突的举动，惊得一怔，等她意会到心上人已离她而去时，眼前已失去了司徒文的身影。方才那苍老的声音所说的话，她也听得一清二楚，可猜不透何以司徒文一听这声音，竟激动到这样的地步，当然她更无法猜测司徒文所说的紧要事，是什么样的事，她下意识里暗恨这发话人带走了她的心上人。

她轻啸一声，身形电射而起，急起直追，她的功力造诣，源出雪山一派，以轻功和剑术见长，已是武林中拔尖的高手，又得司徒文为她打通任督二脉，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就在这一怔神的分秒之差，直追出十里之遥，仍然看不到司徒文的影子，心中难过万分，同时也着实的钦服心上人的功力造诣，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司徒文自离古墓出道以来，念念不忘隐形怪客，他心中蕴藏了五年的许多疑问，只有隐形怪客才能给他答复。所以他暮一闻声，惊喜如狂，立时循声追去，施展开“天马行空”轻功身法，捷逾电闪星驰。

“玄天秘篆”所载，都是罕绝武林的奇学，这一全力施展，如淡烟过眼，惊鸿一瞥。

他一味朝前疾驰，转眼已奔出了数十里。

“小子果是天纵之才，不负奇缘遇合！”

又是那隐形怪客的声音，却发自身后。

他收势停身，一看，哪有半丝人影，心中不由一震。“请老前辈现身，容后辈拜见！”

“哈哈！小子，老夫二十五年之前，就已勘破世情，立誓此生不再见任何人的面！你也不能例外！”

“既然如此，后辈斗胆也不敢相强，不过有些不明的事，要请老前辈指

示迷津！”他肃容躬身的说。

“小子，前面峰顶有一块红石，如你能比老夫先到，随你问什么，老夫知无不言！”

他不由心中暗笑，既然已经勘破世情，不见人面，何以还有如此好胜的心，真是奇人奇事。

“后辈岂敢和老前辈较量……”

“小穷酸，少废话，老夫言出不二！”

好呀！小子又变做了小穷酸，他心里想，可不敢说出来，他一定要从这怪客口中，揭开几个谜底，怕他一怒而走，如要再碰上他可比登天还难，他根本就不知道怪客的庐山真面目，相见也不相识呀！

“走！”语音斩钉截铁，毫无思考的余地。

他还是一个大孩子，好胜心是习武人的通病，他当然也不能免，当下，一展身形，“天马行空”身法施到极限，如一缕淡烟般直朝前头峰顶闪去。

峰顶上果然有一块丈许方圆，光滑平整的大红石头，他身形甫落，那苍劲的声音又自侧方响起，仍未现身。他暗惊隐形怪客的功力，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小子，你慢了一步！”

他心中大急，他又无可如何，俊面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他并不是因功力不及隐形怪客而难过，他只怕愿望成空。“不过，以你的这分功力，已足使老夫心折，不要着急，刚才的话只是一句戏言，考较一下你的功力而已！”他心中大定，朝发声处深深一揖，然后端坐石上。“老前辈五年之前，解救后辈困危时，曾说要我到少林寺了断一件公案，另外还要后辈效劳两件事，请明白指示！”“哈哈，小子真是有心人，不枉老夫一番苦心！”他又是一愣，不明白这隐形怪客对他的一番苦心是什么用意？不错，五年前隐形怪客曾说过这样的话：“要他小心护持铁笛，自己去叩开命运之门。”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苦心吗？“小子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

“后辈司徒文！世居颍州。”

“司徒文？”隐形怪客声音竟有些发颤。

“是的！”

“中原双奇之一的玉面专诸司徒雷，是你什么人？”他一听提及他的亡父，心痛如割，悲声道：“那就是先父！”

声音寂然，半晌，传来一声幽幽长叹。

“文儿，你知我是谁？”语音苍凉，不复先时的强劲。这一声文儿叫得他一时答不上话来。

“我就是在二十五年前失踪的魔笛摧心关任侠！”他这一震惊，宛如焦雷轰顶，身形一跃而起。

“文儿坐下！”声音变得无限的慈祥，但又含有无限的威严，使他无法抗拒，立起的身形，又缓缓坐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这隐形怪客，就是他的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激动得瑟瑟而抖，一股孺慕的心念，油然而生。“文儿要拜见外祖父！”泪光随着声音滚落。

“文儿！外公已有誓言在先，今生不再与任何人见面！”声音显得柔软而无力，苍凉已极。

老人何尝不想让这武林奇葩的外孙儿见上一面，但誓言在先，他不能自毁。

“外公，文儿一家遭劫，母姐不明下落……”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此心如止水，只为了几件心愿未了，不能遁迹终老，天幸绝学异宝为文儿所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安心了，以你的功力，何事不可为！”

他心中明白，要想见外公的面是没有指望了，反而镇定了下来，一些盘据心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又随着涌现脑际。

他不由精神大振，即将揭穿谜底的欢悦，冲淡了他不能面见外公的悲思。

他暗自想道：“我虽见不着外公的面，但外公可是看得到我呀！”他肃容整衣，朝着发声的方向，跪下叩了三个响头，口中说道：“文儿叩拜外公！”

“哈哈哈哈哈！文儿少礼，起来坐下！”笑声有如黄钟大吕，声震九霄，久久不绝。

他拜罢起身，仍端坐红石之上。

以他的功力来说，他要见对方之面，亦不困难，“天马行空”身法，罕绝武林，只要他施展开来，对方要想遁形，可真不容易，但对方是他的外公，他不敢违命。

“文儿有数事不明，请外公指示？”

“你问吧！”

“外公何以隐迹遁世，息影江湖？”

“二十五年前，偶然在天山绝谷之中获得‘玄天玉匣’，不意这消息竟传出江湖，而引起一场夺宝血劫，虽然参加劫夺的黑白道高手悉数被歼，但我也在最后一击中，负伤跌落洞宫山千丈绝壑，虽然不死，但武功差不多全废，整整疗息了十年，才恢复如初，十年中悟出了许多真理，所以立誓永绝江湖！”他听得悠然神往。

“那谷中的白骨呢？”

“那是一具无主枯骨，外公我利用它来遮掩武林人的耳目，以证明我确已负伤而死！”

“那铁笛藏图的原因呢？”

“我既已弃绝江湖，武林瑰宝对我又有何用，同时异宝奇书，唯有德有缘的人始能保有，否则等于引火焚身，所以我把经多年苦探而绘成的秘图暗藏笛中，放在骨堆之下，一方面是证明我死的铁证，另一方面是留待有缘，以免异宝永沉！”“外公为什么追踪我呢？”

“我见你一片仁心，掩埋白骨，所以暗中决定要成全你，想不到你是我外孙儿，哈哈哈哈哈，天意！天意！”“天毒门蛇魔崔震，在埋骨之处，又起出一块魔笛摧心令牌……”司徒文紧接着问。

“因为自你掩埋白骨，取走铁笛之后，仍不断有武林人在附近穷搜密索，我不堪其扰，所以把身边的一块副牌，置回枯骨堆中，让人发现，以杜绝无穷烦扰。”

“哦！”他不由恍然大悟。

“外公五年之前，所说的少林之约，和……”

刷的一声，一卷黑忽忽的东西由林中射出，他一惊之下下意识的伸手按住，原来是一个黑布包扎的小卷。“文儿可持此物，直接到嵩山少林寺，面见了尘大和尚，把这纸卷交与他，并索回魔笛摧心副牌，以了昔年公案。”他心中虽感奇怪万分，但他不敢追根究底。他慎重的把黑色卷放入怀中，应道：“文儿遵命！”

“现在听我说出两件事，须牢记在心！”

“外公请吩咐！”

“第一件，昔年大漠驼叟，曾败在我手下，誓言待武功超过我时，必来报复。五年前，那发怪啸的就是他。但我已弃绝武林，连人都不与见面，当然谈不上动手过招，你以怀中得自古墓的魔笛摧心令正牌为凭，替我了断！”

“是！”他又明白了大漠驼叟找他的原因，一时豪性大发，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声长啸，大有干云的豪概！

“大漠驼叟武功高绝，数十年前，仅以一招之差，败我手下，现在当然更为精进，你切不可大意！”

语重心长，他连连应是，面上一阵赧然。

“另外一件，你只记在心里，说不定这两个怪物，已不在人世，你如果遇到一老一少，自称‘情天不老鸳’的两个怪物，就说我已不在人世，这两个怪物，年已百岁开外，武功深不可测，那男的幼时曾获奇缘，得以驻颜不老，看去仍如二十许人，昔年他俩的唯一爱子‘寰宇一奇’，大闹少林寺，杀死藏经楼守护高僧十人，截走五门信符‘五龙令’，而五大门派疑是我所为，联手追截……”

他不禁触动五大门派追截他的恨事，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道：“五大门派，是非不分，黑白不明！”

又听那闻声不见人的外祖父继续说道：“为外公的费尽移山心力，才查出是寰宇一奇所为，与他拼斗千招以上，才一笛把他击伤成残，武功全失，得回那‘五龙令’；你手持铁笛，最是惹眼，遇上时可得小心，你决不是这两个老怪物的敌手，避之为高。”

“是！”他口里应是，心中可是大大的不服，反而激起他的豪雄之气，决心要一斗这两个“情天不老鸳”的怪物，看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艺业，竟使得名震武林的一代鬼才魔笛摧心也心生效意。

“最后一样是替我收回三面令牌，以免流落江湖！”

“是！”

“我本当要传你九招笛法，七招摧心掌法，但看你似乎已得了密篆武功至少八成，只要用心参悟不难全通，这事作为罢论吧！”

他心中很不愿意，天下武术深如瀚海，岂有知足的时候，但外祖父既然这样说，他可没奈其何，勉强应了一声！

魔笛摧心似乎已从他的应声中，觉察出了他的心意，不由哈哈一笑道：“痴儿，玄天秘篆尽都是罕世绝学，你如能完全参悟，定可称尊武林，何必如此贪心不足！”

他被说中了心事，面上不由一红。

“文儿，为外公的有点见面薄礼给你！”

随着声音飘来一只小木匣，他一伸手接住，像小孩看到心爱的玩具般喜滋滋的打开来。

木匣里面是一颗龙眼大小的红色小珠子，看去光华黯淡，一点也不起眼，另外是两支羊脂白玉小瓶。

“外公，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两瓶是我精心炼制的龙虎续命丹，给你行道江湖之用，这两瓶金丹耗了我十年岁月方才炼成，里面单只云南三七王和千年雪侵两样就是稀世之珍，其余还有十几味药材，都是不可多得之物，的确有活死人而肉白骨之效！”

他一听大喜过望，他正是缺少这治伤圣药，如果配合上“玄天秘篆”中

的“疗伤大法”，相辅为用，岂不妙绝人寰，事半功倍。“疗伤大法”固然罕绝武林，但需要时地许可才能施为，事实上当然没有这龙虎续命丹来得便利。

“还有这小珠儿呢？”

“哈哈，这可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嘛？”他撒娇似的追问。

“这是一颗九尾玄狐的内丹，练武的人眼下，可以助长功力，足可抵半个甲子的修为。但这内丹，却不能一下子就能收归己用，如果以本身内力化练，至少要三年，如果内外交激，则能在短时间内，与本身真元融合。”

“外公留着自己用吧！”

“哈哈！痴儿，我乃行将就木的人，何必去糟蹋这天材地宝，你初出江湖，如日之初生，正好服用，也好为武林多做事！”

“谨遵外公教诲！”

“但你可要记住一点，这九尾玄狐乃是一只阴狐，所以这内丹应在中秋月圆之夕，在高山之顶，先吸一口月魄之精，然后服下，功效更大！”

他唯唯应是，忽然想起一事：“外公，江湖中都一直认为我是你的传人哩！”

“文儿，昔年我行道江湖之时，虽说杀的全是罪有应得之辈，但也嫌杀孽过重，同时，树敌不少……”“外公，您可许我以你的传人自居，所有昔年过节，我完全接着就是！”这种口吻，直有气吞河岳之概！“唉！”

这一声唉，不知是叹息，还是赞许，唉了一声之后，并无下文，他想：“外公可能是默许了。”他喜不自胜，今后他可是名正言顺的铁笛传人。“外公，您老人家今后的行踪……”

“闲云野鹤，伴林泉而终老”文儿，一切谨慎，我可得要走了！”声音略带凄哽，显然骨肉之情甚重！“外公，您……”

“痴儿！痴儿！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何必难过！”他忽然想起他连母亲的姓名都不知道，正该请问外公，不然，天涯茫茫，到何处去寻觅呢？

“外公！”

久久并无回声。

“外公！”他又叫了一声。

依然林野荡荡，空山寂寂，外公走了！他急得眼泪直流，三不管的向前面外公发话的地方纵去，哪有半丝人影，他悲不自胜，仰首向天，满怀怅惘。

天上白云悠悠，他感到无边的孤独和凄凉。

他的生命，不正如天空的浮云，变幻莫测，无凭无依，啊！不，云彩也有绚烂夺目光彩满天的一面，平凡和超绝，只在人为。

他豪壮之气又生，撮口一声长啸，震得四山回应，久久不绝，满腔郁愤，化作干云豪气。

他再一次回思外公魔笛摧心关任侠所交代的事体。持黑布包直上少林寺了断公案，索回令牌。

约斗大漠驼叟。

……

他转身就向山下星飞电逐而去。

他的行程，指向嵩山少林古刹。这一天，他自一个小镇中打尖出来，甫离镇梢，正要向路人打听去嵩山的道路，突然一声怒骂起自身后。“伤天害

理的小狗，还我女儿来！”

他惊异莫名的蓦然回身，一个半老妇人，面目凄厉，衣衫不整，十指如钩，已飞风般向他抓来，狠辣兼备，凌厉绝伦。他一闪避过，正待发话，那老妇十指抓空，改抓为掌，恶狠狠的向他连攻九掌。

他看出这老妇一定是心怀惨痛，所以连人都分辨不出了，在真相未明之前，他不愿贸然出手。

“烟云飘渺步”奇绝武林，老妇的攻势虽然凌厉快捷，仍被他轻轻避过，而那老妇却像一只疯虎般，招招尽朝致命之处下手。

招式奇诡，劲道十足，换了别人，可真不容易躲过。“贼子！还我女儿来！”

又是这么一句话，他不由心中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把事情硬往我头上栽，哦！可能那抢去她女儿的人，和我长得相象也说不定。

“前辈，你敢是认错人了，我何曾抢您女儿！”他一面躲闪，一面大声的分辩。

“贼子！任你骨化飞灰，我也认得你，你把我女儿抢到哪里去了，老娘与你拼了！”招式更见凌厉。

他不由大感奇怪，这老妇人的身手不俗，可算得上武林一流高手，怎的还会被人把女儿抢去，这事情不简单。“老人家，您得把事情说清楚呀！谁抢去了您的女儿？我叫怪手书生，连您女儿的长相都不知道呀！”“怪手书生！这名字好熟！……”那老妇人闻言收手，茫然的叨念着。

他这时才看清楚这老妇人面目虽然凌厉，仍掩盖不了她慈祥姣好的轮廓，两眼呆滞，似乎心神失常的模样，他越看越感到这老妇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想不起，一股孺慕依依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暗自称奇不已。

“对！不是你，那贼子是叫什么安乐书生，嗯！还有两个老怪物在他身边！嗯！不是你！”

语无伦次，像是梦呓一般，说完转身驰去，其快如矢。一股无名的力量，促使他非伸手管这事不可，老妇一走，他好似是失去了什么般的，这种情绪，他自己也解释不出来，他只觉得他很想亲近她。

他心念动处，快逾飚风的疾追上去，百丈之外，已追及那状类疯癫的老妇，他猛一用劲，如流星过空般落在她的面前。“老人家停步，我有话说！”

“噢！”老妇人应身而停，木然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之后说道：“怎么！你知道我女儿的下落吗？”

口口声声不离女儿，想见母女骨肉情深。

“老人家，您贵姓！”

“我？你问我，你只告诉我女儿在哪里！我不能没有她，她是我的命根子呀，我一定要寻回她！”

答非所问，弄得他啼笑皆非。

“老人家，您所说的那安乐公子，是什么模样，在什么地方抢去你的女儿，我负责寻回您的女儿就是！”“你，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有些气结了，大声道：“您只告诉我地方，我保证还你一个女儿就是！”“真的吗！”她面上忽现慈祥的笑容。

“在下从来不说谎话！”

她低头凝思，似在竭力思索，精神失常的人，心思很难集中，半晌之后才徐徐说道：“那安乐公子，长得和你差不多，手中多了一柄玉骨折扇，武

功不凡，随行的两个老鬼，功力更是高绝，连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显然她对自己的功力很自负，他不以为意的微微一笑。“喏！就在那镇外十里的什么堡！”

“好了，您老人家千万别远离，就在这里歇憩一会儿等我，至多日落时分，我必还你一个小姑娘！”

其实他心中也没有十分把握，不过为了安慰这因失去爱女而形将成疯的老妇人，不得不这样说，以免她乱跑乱走，节外生枝。他奇怪万分，何以一见这老妇人，就打从心底升出一缕亲切孺慕的感觉，他觉得似曾相识，面熟得很，他仔细一想，又不曾见过，他发誓要为她做这件事。

那老妇人点头答应了。

他再不犹豫，展开“天马行空”身法，如一缕淡烟般逝去，瞬息无踪，身形之快，惊世骇俗。

老妇人望着他逝去的方向，发出一声欢啸。

十里路程，转眼就到。

他停下身形，四下一看，尽是一些零星民房，哪有什么庄堡建筑的影子，不由对老妇人所说的话有些怀疑起来。想了一想之后，径向路侧翠竹丛中，一间茅屋行去。“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音韵铿锵，从茅屋之内传出。

咦！这里莫非也隐了高人雅士不成。心念未完，咿呀一声，柴扉启处，步出一个道貌岸然，五绺长须飘拂的中年文士来，向司徒文看了一眼，如两道冷电般，使他不由心中一凛，那眼芒一闪而逝，又恢复平平之色，显见内功已到绝乘。

他心中暗忖，江湖之大，到处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忙疾行两步，深深一揖道：“小生司徒文冒昧打扰清兴，想向阁下打听一个人的住处！”

“不知要打听谁人的住处？”眼光却飘向他腰中的铁笛，那骇人的目光又一闪而没，面色微微一变。

“安乐公子！”

那中年文士不由微微一震，但瞬即镇定如恒。

“小友与这安乐公子是亲是故？”

他不由心中微愠，这人恁地如此噜嗦，说不说在你，何必查问得这样清楚，但表面上仍不露声色。

“非亲非故，只是为了别人的事，想向他问个清楚。”“哦！安乐公子，就住在前面不远山环内的李家堡，你只朝前直走，向右一弯就是！”

“如此小生告退，敬谢指引！”

“哪里！哪里！些须小事、不劳挂齿！”

他一揖别过，径朝前面山环走去。

刚行出半里左右，一条身影由侧方十丈之外掠过，身法竟快得出奇，他神目如电，只一瞬已看出正是那方才茅屋中的中年文士，不禁微微一晒，仍若无其事的行去。

转过山环，果见一所气派十足的大庄宅，背山面水。将及堡门，只见一个摇玉骨折扇，面目姣好的廿许少年书生，一派雍容华贵之态，缓缓行来，两太阳穴微微凸出，显见内功不弱。

“兄台光降敝堡何事？”那少年书生募见司徒文之面，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阁下想必就是安乐公子？”

“不敢，正是在下，贱名李步瑶，敢问兄台上姓？”他来时本是满腹怒气，打算见面就要人，少不得要惩治这淫恶之人一番，想不到对方竟是这么一个俊秀书生，一点也不像是为非作歹的人，不禁踌躇起来，心想，事情总要探个水落石出，且见机行事罢。

“在下司徒文，有点小事不明，要向兄台请教！”“好说！好说！且请进待茶，有事慢慢再说。”说完，拱手肃容。

司徒文见对方一拱手之间，一股如山潜劲，浪涌而来，他不禁心中暗笑，护身神罡念动之间已布满全身，恍如未觉的微一颌首，昂头走入。

潜力近身，他微一用劲，立时反震回去。

安乐公子也非等闲之辈，面色微变，退了一步，咬牙硬接那反震潜力，几乎立脚不稳，顿时心生寒意。

进入大厅，分宾主坐定，安乐公子用手指虚空轻弹几上玉磬，磬声才落，立即有两个倩装少女，一人托杯，一人执壶，由屏风后姗姗出来，花容月貌，清丽绝俗。

安乐公子亲自接过茶壶，倒了一杯，送到司徒文面前，满面诚谨之色的道：“司徒兄请用茶！”

那两个少女似乎面有忧色，狠狠看了这貌赛潘安的秀逸书生一眼，眼波微眨，但他侠豪胸襟，连看都不看她两人一眼，倒是安乐公子微有所觉，面上闪电般掠过一重杀机，看了两人一眼。

两个少女面色倏变，急急转身而去。

这些动作司徒文根本没有觉察，只顾喝茶，同时心中在盘算如何开口追查那被抢少女的下落。

他怒冲冲的来，连那女子的姓名相貌都不曾问得，现在真觉的难于开口，不知如何措辞，只顾呆想。

那安乐公子眼中忽露奇光，嘴角含着一丝不易觉察的阴笑，看着他一口一口的把那杯茶全喝了下去仍然毫无动静，不禁直冒冷汗。

适才逍遥居士前来传警，怪手书生寻上门来，就知道准是为了那女子而来，知他不是好相与，同时忽然动念要谋那玄天秘笈，事先在茶中置了“入口迷魂散”，企图暗算，不意他竟似没事人儿般，难道这小子竟练到了百毒不侵的地步，大感骇然。

殊不知司徒文巧服全株“九品兰实”，体内已具有抗毒力，连那毒绝天下的“三刻绝命散”都没奈其何，何况这区区的“入口迷魂散”。

考虑了片刻之后，开门见山的问道：“有一位姑娘，可是被兄台携来堡中？”

“姑娘？这话从何说起，兄台是耳闻还是目见？”神色不变的反问一句，装出迷惑不解的样子。

“在下受那姑娘母亲之托，望阁下本武林道义，把她交由在下带回，无比感激。”说完神目紧注安乐公子。

“兄台切不可受人愚弄，绝无其事，绝无其事！”

人家矢口否认，而且无凭无据，他一时倒答不上话来。

突然一个中年妇女，满面血痕，从里间奔出，气急败坏的向安乐公子道：“公子，那妞儿可……”

安乐公子连施眼色制止，但话已出口一半。

司徒文性格虽然诚谨，但心思却是灵巧之极，已从那半句话中听出端倪，勃然变色而起。

惨呼声中，那中年妇人脑浆迸裂，尸横就地。

安乐公子面笼杀气，手中折扇上血渍殷然。

司徒文心中暗骂一声：“好贼子，人面兽心。”俊目一瞪，精光暴射，杀机陡炽，正要出手……

安乐公子冷笑一声，飞身纵落厅外院中。

他跟踪而出，足方沾地，风声响处，安乐公子的折扇幻起千重扇影，已朝胸腹之间各大要穴点到。

他冷哼一声，不闪不避，左手五指闪电般抓向袭来扇影，右手两指直指对方“乳中”“璇玑”两大要穴，指风锐啸，白气蒙蒙。

安乐公子心中大震，忙不迭的收扇侧闪，暗自忖道，江湖传言不假，怪手书生果然功力超凡。

“小子，金玉其貌，虎狼其心，今天要你难逃公道。”说完，右手一扬，劲气如涛，涌向安乐公子。

安乐公子神色凝重，收扇入袖，双掌齐推。

砰的一声巨响，双方均原地不动。

“怪手书生不过尔尔，还想到我李家堡中称名道号，今天你要想生离本堡，可比登天还难！”

安乐公子这一掌尝出了甜头，他不知司徒文那一掌随手而发，只用了三成劲道，而他功劲已运到七成。

“你再接一掌试试！”

司徒文存心要他好看，右手一挥以九成功劲拍出，匝地罡向安乐公子道：“公子，那妞儿可……”

安乐公子连施眼色制止，但话已出口一半。

司徒文性格虽然诚谨，但心思却是灵巧之极，已从那半句话中听出端倪，勃然变色而起。

惨呼声中，那中年妇人脑浆迸裂，尸横就地。

安乐公子面笼杀气，手中折扇上血渍殷然。

司徒文心中暗骂一声：“好贼子，人面兽心。”俊目一瞪，精光暴射，杀机陡炽，正要出手……

安乐公子冷笑一声，飞身纵落厅外院中。

他跟踪而出，足方沾地，风声响处，安乐公子的折扇幻起千重扇影，已朝胸腹之间各大要穴点到。

他冷哼一声，不闪不避，左手五指闪电般抓向袭来扇影，右手两指直指对方“乳中”“璇玑”两大要穴，指风锐啸，白气蒙蒙。

安乐公子心中大震，忙不迭的收扇侧闪，暗自忖道，江湖传言不假，怪手书生果然功力超凡。

“小子，金玉其貌，虎狼其心，今天要你难逃公道。”说完，右手一扬，劲气如涛，涌向安乐公子。

安乐公子神色凝重，收扇入袖，双掌齐推。

砰的一声巨响，双方均原地不动。

“怪手书生不过尔尔，还想到我李家堡中称名道号，今天你要想生离本堡，可比登天还难。”安乐公子这一掌尝出了甜头，他不知司徒文那一掌随手

而发，只用了三成劲道，而他功劲已运到七成。

“你再接一掌试试！司徒文存心要他好看，右手一挥以九成功劲拍出，匝地罡电光石火之间，掌风相接，一声惊天巨响，两老者身形一阵摇晃，而司徒文却退了三步，方才站稳。

又是一阵裂帛似的怪笑，两怪老者，四掌齐伸，闪电般向他抓来，掌指之间冒出丝丝黑气。

他脚踏“烟云飘渺步”，怪异绝伦的一旋一转，已到了两个怪物的身后，又听一声刺耳怪笑，风声飒然中，眼前又出现一个鸠形鹄面的白发老太婆，抡杖就向他当头劈落，势沉力猛，发出一溜尖锐的破风声。

两个老怪一招落空，哇哇怪叫一声，又是四爪齐来。就在白发老太婆举杖下劈，而两个桌面红发形如蜡杆的怪老者掌风又将及体的电光石火之间，身形横移三丈，避过这凌厉无前的合击，身法之快，令人咋舌，叹为观止。凭这三个老怪物的现身，他已料到这李家堡决非善地。三个老怪物功力确实非比等闲，就在怪手书生身形消失的刹那之间，双方硬将击出的招式撤回，齐齐转身，面对怪手书生。

这一分收发由心的功力，看得他微微一震。

白发老太婆用眼一扫那旁口角挂血的安乐公子，茶杯口粗细的拐杖，重重的朝地下一顿，凶睛一瞪，声如裂帛的吼道：“小杂种，你竟敢伤我爱孙，我老婆子不教训你，也太显得我李家堡无人，由得你上门欺人！”

话声方落，呼的一声，杖挟劲风，迎头劈落。他豪气顿生，竟然不闪不避，功集右臂，硬生生的就向击落的拐杖迫去，这种打法简直是骇人听闻。

两个怪老者嘴角一撇，想道这小狗敢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敢用肉臂硬接铁杖，简直是找死嘛！

白发老太婆，见他竟然狂到敢用手臂硬接自己这足可开山裂石的一杖，不是失心疯，就是目中无人，一咬牙，劲力又加二成，心想这一杖不把你砸成肉饼才怪。

众人念头还未转完，那沉猛无匹的铁拐杖，挟尖锐的破空声，已然即将和他的右臂相触，眼看胜负立分，生死立判，心中方自一紧，怪事忽然发生。

若非目击，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

只见他的一条右臂，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竟然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一圈一划，杖头已被他捞在掌中。

这一手简直是神乎其技，竟看不出到底是用什么手法抓住杖头，而且把那骇人的杖劲，卸得无影无踪。

两老怪不由惊叫出声，给怔住了。

白发老太婆满心以为这一杖，对方功力再高，纵然不死，也得残废，眼一花，手一紧，杖头已在对方手中，那股下击劲道，竟然被消卸得一干二净，一股暗劲却由杖身阵阵传来，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强，不由面色立变。

心里可比死还要难受十分，想不到三十年老娘绷倒孩儿，数十年英名，断送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中。

登时，面现凄厉之色，白发根根倒立，大喝一声：“小狗找死！”奋力一拉一震，不唯拐杖夺不回来，反而险被那杖上传来的潜劲反震之力，震得几乎脱手扔杖，心中寒气顿冒，立刻凝神静气，运功抵敌。

两个怪老者一看情形不对，双双扬手劈出一股阴风，奇寒凛冽，潜劲如山，此时司徒文如不撒手，就得伤在这阴掌之下。就在这刹那之间，只听一

声猛喝“撒手”，右手立运“玄天神功”中的“震”字诀一抖，闷哼声中，白发老太婆抱手连退数步。

两个怪老者双掌挥出，眼前人影已杳，忽见一件黑糊糊的东西逆面飞来，正好迎上掌风，嗖的一声，那黑影被击得如飞矢般向西厅射去。

劈啪声中，木屑横飞，西屋回栏被击毁了一大片，惊愕中一看，那黑糊糊的东西，敢情是白发老太婆的拐杖，斜斜插在木屑之中。

白发老太婆抱着双腕，狞恶中露着痛苦神色，已在两丈以外。怪手书生气定神闲，停立在一丈之处。

两人登时气结，杀机顿涌，独目频闪凶光。

安乐公子缓缓走到老太婆身边，轻声问道：“姥姥！您没事？”

白发老太婆苦笑着摇摇头。

“各位想来都不是平凡之辈，区区在下，今日得会高人，承蒙联手赐教，幸甚幸甚！”他上前一步，不屑的道。“小狗得了便宜卖乖，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李家堡！”白发老太婆，怒气冲天的叱骂。

“在下不但要活着离开，还要带人走！”

“哼！别做你的千秋大梦，说得比唱还好听！”安乐公子冷哼一声，突然插口说道。

他不屑已极的瞅了安乐公子一眼。

“小狗！老夫兄弟含垢忍辱数十年，为的就是找你那老鬼师父报这挖眼之恨，魔笛摧心究竟是龟缩在何处，你从实讲来？”那少右眼的怪老者厉声说。

“哈哈！凭你这副德性，也配和他老人家动手，怙恶不悛之徒，既经他老人家教训，还不知回头是岸，重新做人，还要口口声声的说报仇，今天小爷必成全你！”他星目放光，侃侃而言。

两怪气得身形直抖，红发根根倒竖，狞恶如厉鬼显魂。

“小狗，今天不把你挫骨扬灰，也显不得老夫的手段！”另外失去左眼的老怪咬牙切齿的说，身形移近两步，两掌缓缓上提，看样子马上就要出手。

他仍然一副神色自若的样子，徐徐道：“猪有名，狗有姓，各位当然少不了也有个名儿？”

“小狗你听真了，老夫兄弟甲木追魂，乙木夺魄，江湖人称南荒双木……”

他不由心中暗笑，人如其名，果然不愧两段枯木。

缺右眼的老怪自我介绍之后，满以为他闻名必然大吃一惊，谁知他竟毫不动容，比起当年的铁笛主人还要狂上三分，气得冷哼出声，他哪知道司徒文出道不久，根本就不曾听说过这南荒双木之名，复用手朝那一旁怒立的白发老太婆一指道：“这位是铁杖婆婆，小狗到阴曹地府报到时，可别忘了是被什么人超度的！”

“铁笛主人的昔年过节，在下一力接着，如何算法，悉听尊便！”那一股干云豪气咄咄逼人。

“小狗，老身自今日起，永不用杖，看我两掌来收拾你！”铁杖婆婆脸笼杀气，目含怨毒，缓缓欺来。

南荒双木举掌平胸，掌冒丝丝黑气，也一步一步的移身上前，威势却也相当惊人。他看南荒双木的手掌，黑气蒙蒙，知道必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歹毒武功，但他初生之犊不怕虎，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三位干脆一起上，以免多费手脚！……”

他目无余子的朝三人一扫，不屑的说。

三人不由面色一变，皆因他们都是数十年前就已名动江湖的魔头，今天对付一个后生小子，还要三人联手，这事传开去，确够丢脸，但刚才他们已领教了他的两手，若是单打独斗准讨不了好，当下也不顾什么声名了，反正是存心要将他毁去，人一死，还有谁去传这件丑事。

怪手书生司徒文口中虽轻描淡写的满不当回事，但心中可十分明白，他来这里是为了救人，如一个不巧，人不能救成，既无法向那等候在镇外路边的妇人交代，而他这怪手书生的招牌，就得砸了。

同时，南荒双木是为了要了断当年他外公魔笛摧心的过节，他可不能不顾他外祖父的令誉。

当下提气运劲，护身罡气遍布全身，双掌蓄足十成功劲，凝神而待，双目神光湛然，英风逼人。

对方不由暗暗心折，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暴喝声中，同时拍出一掌，一刚二柔三股劲道，匝地而起，暴卷而来，劲风呼啸，激气成涡，中夹丝丝砭骨寒气。

他轻啸一声，右掌一圈挥向南荒双木，左掌疾拍直迎铁杖婆婆。

砰！嘭！巨响声中，他被南荒双木的阴风潜劲，震得退了一步，而南荒双木，以四掌对单掌，仍被震得差点立脚不稳，心头大骇，这小子何来这样深厚的内力。

那边铁杖婆婆，原先铁杖出手时，双腕已略受微伤，此刻被他左手一拍之下，双腕如折，血气翻涌，连退了三大步，那脸色的难看，简直就不用提了。

双方一合即分，互相虎视。

铁杖婆婆这时虽说受伤不重，但在双腕疼痛如折的情况下，一时之间竟也无法再行出手，想不到垂暮之年，还吃瘪在这后生小子手里，一股怨气几乎破腹而出。

南荒双木昔年在岭南作案，巧被魔笛摧心关任侠撞上，各被挖了一目，教训一顿令去，两人回返老巢，苦练“枯木功”，最近功成出山，听说昔年对头早已生死不明，传人怪手书生出道江湖，功力卓绝，正想寻去，不料却在这里碰上。

“枯木功”练到火候，掌指之间能冒丝丝黑气，是一种歹毒阴功，常人不须接实，只要被其阴寒之气侵入体内，当场就得冻僵，无力还手，任你功力高深到顶尖地步，至多十天，必全身血脉冻结而死，却不料怪手书生所练的护身神罡，纯属元阳真气，正是这一类阴功的克星。所以两次出手，对方恍如不觉，不禁寒气顿冒。

片刻之后，双双厉吼一声飞身扑上，电光石火之间一连各个攻出了六掌，阴气迷漫，寒风嗖嗖。

连在一旁的铁杖婆婆和安乐公子，也觉得禁受不住这刺骨阴寒，向后退出了五步之遥。

怪手书生展开“烟云飘渺”身法，如一缕淡烟，飘忽游离不定，避开了这一轮快攻。

待对方掌势一缓之际，两掌一错抡攻过去，轻啸声中，“偷天换日”顿化“星云漠漠”，刹那之间，劲风激荡，掌影重重，波翻浪涌般卷向南荒二

木，招式奇诡，变幻莫测，匝地漫天，迫得南荒二木先机尽失，连闪连晃，四掌频挥，方才险险应付过去。

南荒二木心头震颤不已，苦苦练了数十年，原指望报仇雪恨，不意连这小的都斗不过，就不用提老的了，莫不成仇报不成，还得栽在这小子手里，不由凶心大发。

双双又是一声断喝，掌指齐施，狠辣无匹的猛攻过去。

怪手书生冷冷一晒，也自凌厉绝伦的出掌还攻。

刹那之间，劲风横溢，激荡成涡，隐发风雷之声，院中花草，被卷得连根拔起，漫空飞舞。

双方各出绝招，强攻硬拆，真使风云为之变色，日月为之无光，看得一旁的铁杖婆婆祖孙二人，心神俱颤。

转眼之间，双方拆了近百招，南荒二木心中大是着急，看来这段过节是不容易找回来的了，对方居然不惧“枯木功”的阴寒掌劲，着着近逼，而且掌法玄奇，功力深厚，打了半天，依然是半斤八两。

而司徒文心中又何尝不急，打了半天，他所要救的人生死不明，连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眼看红日又将西沉，他将如何去向那老妇人交代，目前只有速战速决。

心念动处，运集全身劲力大喝一声，双掌怪异绝伦的连圈连划，刹时风雷之声大作，“玄天掌法”最后一招“旋乾转坤”蓦地施出，劲气排空，掌势惊天动地，恍若地裂天坍，宇宙末日来临。

南荒二木顿觉劲风压体，连呼吸都感困难，威势之强生平仅见，风雷之声越来越盛，掌影幢幢朝四面八方袭来，欲架无从，而身形也被劲气涡流吸住，想抽身而退都做不到，不由亡魂皆冒。

司徒文见时机成熟，正想痛下杀手，忽觉一股巨流，向掌风之中猛撞而来，劲道强猛无匹，竟使自己双掌所发回旋罡劲，向四外迸射，激起一连串的巨响，大感骇异，收势横移五尺。

星目转处，场中多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中年文士，面上流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两手下垂，一派雍容气度，正是那曾经向他指路的茅屋主人，真还看不出，他竟有这高的修为。

不由冷哼一声，凝眸紧盯着他。

南荒二木已在对方收招之际，抽身退出一丈之外，额角上仍有点点汗珠，满面怨毒之色。

那中年文士朝他一拱手，俊逸非凡的一笑道：“兄台幸会，玄天神功果然不同凡响，兄台想已十得七八！”

他心中不由一凛，这中年文士究竟是什么来路，居然能测出自己的功力深浅，还能一口道出武功来源。看来今天的事，真有些棘手，场中只有他一人是劲敌。

“阁下真人不露相，司徒文得会高人，三生有幸，请教大名？”他冷冷的向中年文士问道。

“哈哈！江湖小卒，不值一提，逍遥居士常宗浩就是在下，我看双方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在下就权充和事佬，大家开诚布公的谈谈如何？”逍遥居士满面诚挚的说，对司徒文充满火药味的话，竟毫不为意。

他可不知道这逍遥居士是何许人也，因他阅历太浅，不过凭他刚才那一手，就不是等闲人物。

人家相见以礼，他倒不好发作了，只好轻轻一笑，对逍遥居士所说不置可否，静待对方反应，只要安乐公子乖乖交出那女子，他不为己甚，也就算了。至于南荒二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南荒二木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去。

人影晃处，逍遥居士不见如何作势，已横移三丈，拦在南荒二木身前，沉声道：“二位想是不愿接受在下的建议，好歹也得交代一声，再走不迟呀！”

南荒二木怔得一怔之后，冷笑一声，其中缺右眼的恨声道：“阁下好意心领，我弟兄与这小狗师徒，仇深似海，只要三寸气在，不了不休！”说罢回注司徒文一眼。

他心下方想这逍遥居士，倒是个热心人，忽见南荒二木回头看他，言中之意，当然是不见真章不休，立即接口道：“在下在江湖上随时接着就是，今天看在常兄面上，我不为己甚，你们请吧！”言下之意，他如果不放手，南荒二木想走也走不了。

逍遥居士笑吟吟的又向南荒二木道：“冤仇宜解不宜结，昔年之事，是两位与司徒兄尊师之事，还请两位三思，否则冤冤相报，何日终了！”

“阁下好意心领，我弟兄含恨数十年，这笔帐不能不讨！”说完，双双回头看着司徒文，无限怨毒的道：“小子，你等着好了！”

风声飒然中，已双双越屋而去。

铁杖婆婆与安乐公子祖孙两人，仍是充满愤然之色，只见逍遥居士走近身去，低语数声，两人方才极不情愿的点了点头。至于那低语究竟是讲些什么，他可不曾听见，也不曾留心去听，心想，三不过是些劝解的话罢了，这就是他江湖阅历不够的原故，如果以他的功力，用心去听，不难听出些端倪，这一疏忽，生出了以后的无穷事端。

逍遥居士径朝他身前走来，喜滋滋的道：“司徒兄赏脸，接受在下建议，十分感激，关于那位姑娘被带来堡中，只是一个误会！”

“误会！”他心中自语了一声，抢了人家的一个大姑娘还是误会，他这么一想，脸上可就表露了出来。

“原因是这位姑娘，像极以前堡中的一个逃婢，我们李小弟一时不察带了回来，已经问明白，这位姑娘并不是那逃婢，即使兄台不来，也一样要放人！”

这话似是而非，根本不成理由，但他也不愿再寻根究底，人家既然放人，目的已达也就算了，方才在厅中，安乐公子一扇劈死管家妇的残酷手段，使他认定了这安乐公子决非善良之辈，所以对于逍遥居士所说的理由，根本完全不信。

“既然阁下好意相劝，在下只得从命，就请立刻放人，如何！”他见日已西沉，不由暗暗着急，他怕那老妇人不耐久等，又生出别的故事，一面之缘，他无形中极端的关怀那慈祥的老妇人，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好的！好的！这就放人！”逍遥居士回头向安乐公子一示意，安乐公子扶着铁拐婆婆，径朝厅内走入。

不多时，一个玄衣女子自厅内姗姗走出，生得冰肌玉骨，美若天仙，只是两目红红，泪痕未干，宛若带雨梨花，楚楚可怜，益增她的娇媚。

他细一辨认之下，心头巨震，这女子赫然就是那玄衣女关小倩，他疾行迎上，颤着声音叫声：“倩姐姐！”

他绝想不到，这被抢的女子就是那待他如亲弟弟般的倩姐姐，一股怒气，

又自心头升起，眼中杀机又现。

“文弟！”玄衣女大出意料之外，来救她的竟是她踏破铁鞋寻觅不获的司徒文，刚叫得一声文弟，泪水已夺眶而出，上来拉住司徒文的手，呜咽不成声。“倩姐！令堂在前边路上相候，有话慢慢再说！”声落，一手挟着玄衣女的一只手，快逾星飞，越墙而去，身后传来逍遥居士的叫声，他充耳不闻，一路飞驰，绝尘而去。

日薄西山，归鸦噪晚，官道上，一个老妇人孤零零的立在晚风中，引颈而待，身形甫落，玄衣女已飞扑上去。“妈！”玄衣女泪随声下。

“啊！我的好女儿，你受了委屈了！”

母女相拥而泣，久久方停。

“伯母！”他上前深深一礼，看着这老妇的面容，心里又是一阵怦然。

“妈！他是文弟！”玄衣女兴冲冲的说。

“文弟？你们早就认识的。”

“倩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家母不知何故，五年前因一件恨事，突然心神失常，一身武功已失其半，近日因去祭扫一位故人的坟墓，归途经过前面镇集，忽遇那安乐公子，及两个老怪物，那贼子出言调戏，我母女一怒出手，家母因为心智不清，武功今非昔比，我一时失手被擒，若非文弟及时来救，我这女儿清白恐怕……那只有一死……”

他方一听完，大叫一声：“好贼子！容他不得！”双目棱芒顿炽，脸上杀机倏现，转头向玄衣女道：“倩姐姐，你先送伯母回去，现在我得先返身回去替你出这口气，然后转道嵩山少林寺，容图后会！”

说完，身形晃处，已如轻烟般逝去。

“文弟！文弟……”

一声声呼唤，飘荡在晚风中，充满了依恋，怅惘，黯然。

他怀着满腔怒意，又朝李家堡电驰奔回。

暗夜沉沉，李家堡隐没在浓厚夜色中，没有一星灯火，他巡视一周，人影俱无，他暗自纳罕不已，一时半刻之间难道都走了，为什么呢？

其实，这时正有三双眼睛在暗中窥视他，只是他不觉察而已，他们判断他问明真相后可能去而复返，为免伤及堡中无辜，所以全部隐入地室之中。

他们不但惊惧他的盖世武功，而且更大惑不解的是毒药对他竟然不生效力，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唯一足以与他抗衡的只有逍遥居士常宗浩一人，但他另有诡谋，他不愿与他破脸相见。

他快快的离开李家堡。

如果他缓一刻离开李家堡，或是和关小倩母女多谈上几句话，那他不唯发现奇迹，而且还免了日后的许多风险，但，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他的劫难未已。

就在他离开不久，两条人影又纵落李家堡。

这两条人影正是关小倩母女，因关小倩向她的母亲提起救她的这俊俏书生，是中原双奇之一的玉面专诸司徒雷之后，她母亲一听，心中剧震，那失常的心神，竟自回苏不少，两行老泪簌簌而落。

母子相逢，读面不识，亲情如陌路，这该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当然，如果她不是神志失常的话，当途遇司徒文时，单是那支铁笛，就足以令她追根

究底。因为那是她父亲魔笛摧心关任侠的成名兵刃呀！

于是——

前尘隐事，齐涌心头。

昔年少林寺被一蒙面人直入藏经楼，劫走五门信符“五龙令”，杀死十名守护高僧，这段公案，武林中都认为是魔笛摧心所为，因为除了他，武林中鲜有这等高手，就连玉面专诸司徒雷，也认定是他岳丈大人做的事，在一次夫妻谈话中，司徒雷开口辱及魔笛摧心，她性本刚烈，一怒之下，抛夫别子，带着长女司徒倩，远隐荒山。同时要司徒倩改从母姓，叫关小倩，这些事，她从来没有向女儿提起过，所以关小倩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感到迷茫不解。

在无情的岁月紧摧之下，十多年过去了，她颇感后悔，五年前，司徒雷全家遭害的消息传出江湖，她一动成疯，不意今天在此巧逢司徒文。

“啊！文儿！文儿！他竟然没有遭毒手！”她仰天喃喃自语。“倩儿！我们快追！快！我不能再失去他！”

于是——母女二人，来到了李家堡。

堡中，灯火复明。

母女两人身形甫落，逍遥居士已当面而立，当他一眼看到这老妇人时，一阵愕然之后，不由心花怒放。

一条毒计，立涌心头。

他知道这妇人的来历，他心中暗忖，只要能掌握了这母女二人，怪手书生就成了他的掌中物，“玄天秘笈”唾手可得，当下佯言司徒文正在后厅饮酒，一阵甜言蜜语，把母女诱入厅中，两杯药茶，他达到了目的。

关小倩母女，就此失陷李家堡中。

且说，怪手书生司徒文一路疾驰，心中却在不停的忖想，何以他一见那妇人时，就和初逢玄衣女关小倩时一样，似曾相识，一缕孺慕之思，油然而生，究竟是何道理。莫非她是……

他想起他的外祖父魔笛摧心姓关，当然他母亲也姓关，倩姐姐在初见面时，曾说过她幼从母姓。

思念及此，他断定关家母女，就是他失踪十多年的母亲和姐姐，心神激荡不已，宛若久旱逢雨，沙漠突现甘泉。他展开身形，如流星飞矢，朝官道疾驰而去。夜尽天晓，旭日又升，然而，他失望了，他没有发现那相逢不相识的母亲和姐姐的踪迹。

他仰天椎心，抱怨上苍竟然给他安排了这样残酷的命运。内心充满了悲愤和忧伤，失魂落魄的踽踽前行。偶然触及怀中魔笛摧心交付给他的那一个小包，猛然大震，豪壮之气顿生，他记起他目前的重大使命。他要到嵩山少林寺替外祖父了断一桩武林公案。母亲姐姐既有下落，将来江湖之上，必能寻得着，目前最紧要的，是先赴少林，然后寻访天毒门的巢穴，了结亲仇。想起血海大仇，心中又是一阵激荡，一声长啸，身形乍展，直朝嵩山日夜兼程而进。

少林派为武林之中的泰山北斗，领导群伦，达摩祖师所留七十二种绝艺，习得任何一种，都可雄视武林，可惜近几代并无杰出人才，而那七十二种绝艺，又复奇奥艰深，以最佳资质，苦练终身，也难望练成其中的一二，但积威所在，仍然不可轻视。

虽然，他对于五大门派成见很深，但仍竭力平静自己的情绪，他希望一

言两语平安的了结他受托的公案，他极不愿意在佛门重地中演出流血事件，但事实能如他的理想吗？他没有把握，他可以想象得出少林弟子对于铁笛主人怨怼之深。只是存着其在我的稍旨而已。

少室峰巍然，他不愿意卖弄，顺着蜿蜒山径缓步登山，他并不是惧怯，而是明义达礼，他准备以礼求见了坐大师。

山回路转，参天古柏之中，已隐约现出那庄严的古刹轮廓，钟声悠悠荡漾，梵呗之声微微入耳，他只觉俗虑全消，争强好胜之心也荡然无存。

他正自沉醉于钟声梵语之际，一声佛号传处，眼前突然出现两个伟岸僧人，手持佛门方便铲，横阻道中。

两个僧人单掌打一个问讯，其中一个目射威棱，沉声道：“施主驾临敝寺，不知有何……”

话未说完，一眼瞥见他腰中斜插着的铁笛，面色陡寒，“怪手书生”四字，脱口而出。

另外一个僧人，闻声瞿然惊觉，轻哼一声，倒施方便铲，向寺门方向疾驰而去，刹时无踪。

他见状，不由一怔神，不知是什么原因。

忙上前深施一礼，和声向那留在当地的僧人道：“在下司徒文，求见贵寺掌门人及了坐大师，请予通报！”

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已经是礼貌到家，岂料，对方竟是充耳不闻，面含冷笑，怒目瞪视着他。

他出道以来，如此低声下气向人说话，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见那僧人狂傲的神色，不由怒意渐生，但他仍强捺下去，重新又说一遍道：“在下司徒文，奉魔笛摧心老前辈之命，要面见贵寺掌门人和了坐大师，交代昔年一段公案，望老师父先容，代为通禀。”

“小子，这少林寺可不是由得你乱闯的地方！”他一听这僧人简直是蛮横无礼之至，难道堂堂少林门徒，竟是这等横不讲礼之辈，强忍一口恶气，大声道：“在下以礼求见，望大师父不要欺人太甚！”

“你待如何？”

“在下既然敢来，不信就进不了少林寺！”

“你就试试看！”

他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数下，怒哼一声，正待……风声飒然中，那少林僧一条重逾百斤的佛门方便铲，已然挟雷霆之威迎头劈下，势沉力猛，不可轻视。

他侧身让过，意动功生欲待出手，但想起还是容忍为上，自己此来的目的并非争强好胜，而是了断昔年公案而来，若冒然出手，伤了人，停会可不好说话，又将掌劲卸去。嗖！嗖！嗖！又是一连三招攻到。

他怒气镇胸，忍无可忍，上步欺身，左手倏出。惊叫声中，那少林僧的铲头已被他抓在手中，愤然道：“大师如此咄咄逼人，休怪在下无礼得罪！”罪字方落，随手一抖一震，方便铲锵然坠地，那少林僧面孔红得像猪肝一般，连退五步，右手虎口已然震裂，鲜血涔涔而下。

他正自责，出手太重了……

忽然佛号声起，一声接一声从四方八面传来，他心中一怔，只见十余个僧人，已从古柏丛中现出身形，一个个目蕴精光，面带怒色，马步沉稳，缓缓向他身前逼来，形成了包围之势。

他俊目精芒陡射，一扫四外的少林僧人，朗声道：“在下以礼拜访贵寺，了断当年一桩武林公案，难道这就是少林寺待客的规矩？”那十余个灰衣僧人，扫了旁边弃铲负伤的和尚一眼，复转头面对司徒文，齐齐怒哼一声，就要出手。

其中一个年事较高的老僧，越众而出，手中禅杖，重重的向地下一顿，怒目圆睁，大声喝道：“小施主自恃艺业，迭次杀害我五大门派中人，今天又胆敢出手伤我佛门弟子，显然是藐视我少林无人，如果不还出公道，就别想下山！”“大师之意，要如何还出公道？”

“自残一臂，然后听候掌门方丈发落！”

“哈哈哈哈哈！大师的话，未免有失出家人的身分！”“小子休逞口舌之利，若不教训教训你，你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说完，呼的一杖，拦腰扫来，招沉力疾，挟哧哧破风之声，凌厉绝伦。

他一旋身，巧妙绝伦的脱出杖势之外。

四周僧人，不由暗喝一声彩：“好快的身法。”“希望大师，不要逼我出手，见了掌门方丈和了坐大师之后，一切自有交代。”他不惜委曲求全，再次忍让。那老僧一杖走空，气得面孔铁青，猛喝一声：“凭你也配见掌门方丈！”一根禅杖挥舞起重重杖影，狠快无比的向他罩去。

他一再容忍，而对方却一再进逼，他如果不是尊重少林在武林中的地位，怕不早就大开杀戒了，现在，他已到了忍让的极限。

即使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何况是豪雄不可一世的他，面色一寒，右手倏出，迎着袭来杖影，一掌挥去。罡风匝地，劲气排空，狂掠暴卷而去。

漫空杖影，突然收敛无踪，闷哼之声传处，那老僧倒拖禅杖，连退数步，面目失色，气翻血涌。

这老僧是第二十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想不到一招就被震退，看来这铁笛传人，功力造诣，已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如果对方有心下毒手，只要劲力再加三成，不死也得重伤，心中寒意顿生。

其余众僧一惊之后，齐齐怒喝一声，纷纷上步出手，少林一派，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如果连这小子也收拾不下，岂不声名扫地。

十余人联手合击，威势岂同小可。刹那之间，劲风呼啸，罡气潮涌，杖影如山，掌势如涛，齐向他立身之处卷去。他做梦也估不到，少林僧众，竟是这等蛮不讲理，怒火陡炽，左手蓦地拔出“坎离铁笛”。

乌光闪处，夺魂褫魄的怪啸声随之而起，一招“方生不息”已自出手，笛影如山，劲气四溢，眼看一场流血惨剧，在所难免……

蓦然——

一声宏亮的佛号，响遏行云，自古柏之后传来——众僧人闻声，纷纷撒招后退，他本无意掀动这一场干戈，只是为势所迫，不得已而出手，当下也乘机收手。插笛回腰。就在双方收势之间，三个面如秋月的老僧，低眉垂目，法相庄严，已缓缓来至场中，停身丈外。

众僧人合什稽首，退出寻丈。

三老僧身形站定之后，电目倏张，瞥见他腰间的铁笛，脸上顿时掠过一片难以形容的神色。

三老僧之中一个较高身材的声如宏钟的道：“施主想来就是铁笛传人怪手书生了？”

“正是在下，小名司徒文！敢问大师法号上下？”“贫僧悟禅，现掌监

寺之职！”又一指旁边矮胖身形的道：“这位是贫僧师弟悟本。”

“贫僧悟真。司徒施主擅闯少林，意欲何为？”另一个魁梧的老僧声如沉雷般的接着说。

“在下求见贵寺掌门方丈及了尘大师……”

话未说完悟真和尚已抢着说道：“少林寺佛门重地，却不许满手血腥之徒乱闯，令师魔笛摧心昔年强取去五大门派的信符“五龙令”，杀害本寺藏经楼高僧十人，这事……”“在下正为澄清这件事而来！”

“施主月前屠杀本门四僧，峨眉慧大师，华山四剑客，及武当三子，是否也准备作个明白交代！”

“这件血案并非在下所为！”

监寺悟禅接口道：“阿弥陀佛，施主何必妄语欺人，被害人的尸身上都有魔笛摧心令牌所留紫印为凭，难道是假的不成！”说完两目射出两道冷电似的光芒，注定司徒文，看他如何回答。

其余众僧，面上怒容又现。

这暂时平静的空气中，又充满了杀机。

他本待要把天毒门嫁祸于他的这一段经过说出来，但转念一想，无凭无据，说出来对方也不会相信，把到了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平静的答道：“事情总有水落石出之日，信与不信，全凭各位！”

悟真和尚性最急暴，冷哼一声道：“施主今天如果对这件凶案，没有明确的交代，哼！少林寺可容不得你，爱来则来，爱去则去。”

言中之意，当然是说血债血偿，休想生出少林。“在下只要面见掌门，烦为通禀！”“少林寺佛门善地，岂容你魔鬼进入！”

这句话分量相当沉重，立时勾起他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星目突射奇光，直逼悟真和尚，悟真不由打了一个哆嗦，暗忖，这小子果然不同凡响。

“各位大师如果蓄意留难，在下说不得只好硬闯！”三个老和尚面色一变，其余众僧也一阵骚动，只要监寺一声令下，他们就要出手。

悟禅僧长眉轩动，怒不可遏的道：“施主有此自信能闯得进去？”

“各位大师身为武林前辈，如此相逼在下，而面见掌门势在必行，说不得，只好一试了！”

“小辈胆敢出言无状！”悟真僧面色如罩寒霜。“大和尚如果技痒难耐，要想施展一下师门绝学，今天我司徒文正想领教几招！”他心想，了尘大师身为少林长老，武功也不过尔尔，你又能强到哪里去，殊不知了尘辈分虽尊，武功却是平平。

“如此贫僧要替死去的同门讨还公道！”

话音方落，气贯双臂，用足全身劲道，呼的劈出一掌，这一掌不但刚猛无俦，而且迅快之极。

掌风卷处，蓦失司徒文身影，一掌劈空，劲风过处，沙石飞射，地上被劈出了一个坑。

“在下最后说一句话，望三位大师三思而行，到底肯不肯为我通禀！”

声音却发自悟真身后。

众僧都为这绝世身法，惊得一愕。

悟真气得“哇！”的一声怪叫，闪电般转过身形，一连拍出三掌，掌掌均有开碑裂石的威势，显见他的内功确属不弱，然而在司徒文眼中却不当回事。

他身形连闪连晃，避过三掌，大吼一声：“大师父，在下要还手了！”声未落，两缕指风，挟蒙蒙白气，锐啸着直射向悟真僧的“中庭”“乳中”两大穴。

悟真僧见对方指风锐不可当，闪身已嫌迟了一步，不禁惊出一身冷汗，身形陡向后仰，毫发之差，两缕指风，擦身而过。

就在这指风出手的电光石火之间，悟禅、悟本，双双同时夺口一声：“小辈敢尔！”身形凌空而起，一左一右向司徒文袭来，意图牵制他点向悟真的两缕指风。

谁知仍是迟了一步，悟真僧以“铁板桥”功夫，阴阴躲过这致命的指风，而司徒文的身影，也就在悟禅、悟本二僧，凌空夹击而来的同时，快逾闪电的倒射二丈。

悟禅、悟本二僧，双方都是快逾闪电，间不容发的凌空急袭，眼前一花，司徒文身形顿杳，要想收势，却是万万不能，总算功力不弱，眼看堪堪互相撞上，忙不迭一泄真气，砰的一声，两僧四掌已碰在一起，藉这一震之力，各个倒翻一丈开外。

三僧气得瑟瑟而抖，当着门下面前吃着瘪，难堪之至。

众僧鼓噪一声，逼近数尺，他们到现在还不曾看到司徒文到底有多高深的内力修为，以为他只是仗着身法奇妙而已，单打独斗，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合众人之力，可又另当别论。

司徒文到现在还不肯施用重手法，目的是不愿伤人，为面见掌门方丈时预留地步，以便顺利的替外祖父完成这件心愿而已，谁知众僧竟执迷不悟，着着进逼。

难道今天非得要血染禅林不成！

心中又一转道，我何必在此和他们久缠，干脆直闯庙门，谒见掌门，了却这段公案算了。

思念未已、十馀僧人，连同悟禅、悟本、悟真三个老僧在内，禅杖、戒刀、方便铲，夹以掌功，如风雨遽至，雷电交作，猛然一拥齐上。

以他的“烟云飘渺步”，配合上“天马行空”身法，如要脱出众僧之围，轻而易举，但他心中不忿众僧的蛮横不可理喻，少年心性，鲜有不好胜的。

撮口一声长啸，如鹤泪九霄，声震四空，展开罕绝武林的“烟云飘渺步法”，如一缕轻烟般，投入杖影刀光之中，闪掠飘晃，奇幻莫测。

观之在前，忽焉在后，十招一过，左掌右指倏然使了开来，场中情势大变，一时暴喝闷哼之声四起，刀飞杖落，势如猛虎入羊群，众僧心颤胆寒，纷纷倒退不迭。

他存着不流血主意，所以下手极有分寸，否则此刻怕早已满地积尸了，三老僧夹在众僧群中，反而受到牵制，唯恐误伤自己人，很多凌厉招式，反而施展不出来。

众僧人这一退，三老僧反而觉得轻松不少。

运足全身功劲，展开佛门降魔掌，掌势经天而起，如疾风迅雷般抢攻而上，这三个老僧，属少林第二十二代弟子，内外轻三功，都极有火候，但碰上这奇缘集于一身的司徒文，功力却显得不济了。

他心中一想，今天若不拿出点颜色来，就别想进寺，心念动处，一招“雷鸣九天”，蓦地施出，双掌交相挥处，劲道如滔天巨浪，激气成涡，挟风雷之声，匝地卷向悟禅等三个老僧。

三僧募觉袭来劲道，强猛绝伦，自己所发掌势，竟被那急遽涡流消卸大半，正想抽身而退，只闻一声轻叱，劲道更形刚猛，闷哼声中，三个身形，直被震飞两丈之外，眼冒金星，气翻血涌，一口逆血，几乎脱口而出，忙不迭的就地盘坐调息。

四外众僧在惊愕万状之中，只见一道轻烟，已向山顶寺门飘去，快逾流星闪电，场中已没了司徒文身影。呐喊一声，纷纷跟纵而去。

怪手书生司徒文怀着无比的愤怒，展开“天马行空”身法，越林梢而上，连闪数闪，寺门已经在望，一收势，如经天长虹般，飘落寺门之外。

“好身法！”

古柏顶上，暴然一声高叫，他循声望去，随着这声高叫，灰影一闪，飞出一条巨蝠般的人影，人在空中，右臂一圈一挥，一记劈空掌，挟雷霆之威，兜头盖下。

他处处顾全大体，而人家却着着为难，难道这佛门弟子，都是些不可理喻的强徒，不由气往上冲，右掌倏出，迎着来势，奋力挥去。

这一挥，不仅卸去劈来掌风，并且发出一股绝大的弹震之力，惊呼声中，那飞落的身影，竟被震得倒升一丈，直向寺墙之内落去。

他冷冷一笑之后，气纳丹田，向寺门之内，高叫一声：“武林末学司徒文，有要事叩谒掌门方丈。”声如龙吟，传闻数里，四峰回应不绝如缕。

抬头望了一眼“少林宝刹”四字的金漆大匾，迈步便往里闯，寺门之内，迎面是一座穿堂韦陀殿，一尊金甲介冑的韦陀神像，当门而立，威棱之中透着祥和。

他略一打量四周情况之后，丝豪不再迟疑，闪身进殿。

忽听身后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道：“施主何以擅闯本寺！”声音苍老宏亮，话虽说完，而余音仍嗡嗡不绝，震得耳鼓阵阵刺痛，已知来者是真力充沛的内家高手，比之悟禅等三僧，又高了二筹。

他闻声知警，心念动处，护身神罡已布满全身，以防来者暴施突袭，既不回身，更不答话，仍然所行无事的径向韦陀殿深处迈入。

“噢！施主怎么还不留步！”

忽觉背后传来一股绝大的吸力，护身神罡竟自有微微消散的迹象，心中不由一凛，但他既已豁出去了，岂肯示弱，心、气、神归一，护身神罡陡然加强，用一个震字诀，登时消却背后的那股吸力。

身形晃处，疾若飞矢，转眼之间，已自穿出韦陀殿，潇洒逸然的飘落在大雄宝殿的院内。奇怪的是院落沉沉，毫无一丝声息。

俊目之中，闪着异然光芒，纵目四下一看，大雄宝殿，香雾缭绕，瑞气千条，宏伟雄峻，巍峨壮观。

立身的大院落，一色青石铺地，平整光滑。

东西两厢偏殿，青砖碧瓦，耀眼生辉，殿内供着少林历代祖师的塑像，神态栩然，威严肃穆。

“施主一味硬闯，不听劝阻，意欲何为？”

他倏然回身一看，一个面如重枣的老和尚，宛若佛前金刚也似的，立在不及二丈之地，怒目相向。

心中暗惊这大和尚的身法，不同凡响，竟然欺近两丈而不为自己所觉，就是方才在韦陀殿内的功力也属相当惊人。少林绝艺冠盖武林，看来不是虚传。

“在下司徒文，求见贵刹掌门。请教法号如何称呼？”

“贫僧悟玄，职司佛前护法……”一眼瞥见他腰间的铁笛，面色陡变，双目精光暴涨。倏然——

寺内钟声一阵急鸣，振耳欲聋。

钟声未落，四周已围了一圈人墙，连方才山门外交手的十余个僧人都全部在内，个个面带悲愤之色。

他看到这种阵仗，凛然不已，但表面上仍是一副从容之态，扫了四周的近百少林僧众一眼之后，向悟玄和尚道：“大师，在下今天急欲面见贵刹掌门和了尘大师，以礼求见，既不见允，那就休怪在下要硬闯了！”

这话方一出口，四周僧众不由一阵哗然，跃跃欲动，护法悟玄微微抬手，止住众僧，对他所说的话不理不睬，面色倏转悲愤，仰天合什，喃喃道：“我佛慈悲，弟子今天为了护卫佛门及为屈死的同门讨还公道，不得已要一开杀戒，除此恶獠，以靖武林！”

语毕，脸上杀光隐隐，瞪着司徒文。

他一看这情势，越弄越僵，人家把他当做煞星邪魔看待，根本不容他有置嘴的余地，怒火又熊熊的燃了起来！“在下百般容忍，大师们竟是丝毫不留余地，难道少林寺僧全是蛮横不讲理之辈！枉自称尊武林！”

悟玄和尚闻言更怒，呼的一声，宽大的僧袍突然鼓涨如珠，双目如电炬般直照着他，禅门正宗的“金刚神功”已运到十成，缓缓举步，向他欺进。

每走一步，院地的青石上便现出一个清晰的脚印。他俊面倏寒，一股杀机勃然而生，再也按捺不住，沉声道：“大和尚咄咄逼人，小可要放肆了！”

右手两指在袖中一阵急弹，“玄天神功”随念而生，同样的徐徐移步过去，但却不现一丝火暴之气。

第八章 喋血少林

四周僧众紧张的注视着场中的一对，随着他们逐渐接近的身形，一颗心直往上提。

一丈，
八尺，
五尺，
……

护法悟玄僧两掌募举，平胸推出，一股万钧力道立时涌出，刚劲强猛，狂飚如涛。

他冷哼一声，双掌贯足十成功劲，疾推相迎。

掌风相触，一声惊天动地的轰然雷震，双方各退三步。气流激荡，竟使四周僧众衣袍飒飒飘舞，劲风触体生疼，群僧相顾失色，想不到这年不满二十的小煞星，竟然能与寺内护法平分秋色。

悟玄僧身为少林护法，一身内外功已臻绝顶，想不到对方竟也有这高修为，如果今天不能把这小煞星收拾下来，真有些下不了台。

怒哼一声，运集毕生功劲，连进一步，猛然推出。他心中方自暗付，这悟玄和尚不愧少林护法，功夫果是不弱，又见对方双掌狠狠猛推而至，劲道较前更强。暗道一声：“来得好！”同样以十二成功劲，奋力拍出，一声振耳欲聋的巨响过处，两厢偏殿窗棂门户咯吱连响，狂飚暴卷，殿角屋瓦竟被震碎一大片，哗啦啦泻了一地。功力稍差的僧众，竟被劲风吹袭得几乎立身不住，齐齐发出一声惊叫，细看场中，更是愣震莫名。

悟玄大师退身五步之外，身形摇摇欲倒，口角已溢出一缕鲜红的血，面色难看已极。

怪手书生司徒文仍卓立原地，面色微显苍白。

悟玄僧羞愤攻心，面向大雄宝殿躬身合什，大叫一声：“弟子无能，不能克魔，使本寺蒙羞，佛门染垢！”猛举右掌，就向太阳穴拍去，意图自尽。

四周群僧心头巨震，齐声惊叫，此时谁也没有这分功力，能阻止这惨剧的发生，眼看悟玄僧就要……

就在众僧惊叫声中，千钧一发之际，司徒文指出如电，两缕白蒙蒙的指风，疾射向悟玄僧已将拍下的右臂“经渠”“太渊”两穴。

悟玄僧堂堂少林护法，当着众同门之面，被人一掌震伤，平日自视极高，并且十分珍惜羽毛，方才大话在先，要为先后死在铁笛主人师徒手下的同门复仇，不想两招未到，就已落败受伤，急怒攻心之下，顿萌自戕之念。

生命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募觉举起的右臂，如被蜂螫，穴道一麻，劲力全失，手掌搭然下垂，长叹一声，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瞥了怪手书生司徒文一眼，低头向殿后缓缓走去，神色黯然已极。他心中方在想，好一个刚烈的莽和尚……

风声飒然中，身前出现一个白眉老僧，手执一柄白鬃拂尘、双目炯炯的怒视着司徒文。

四周僧众本已纷纷逼近场中，见这白眉和尚现身，又一齐退身回到偏殿廊沿之前，面上呈现着一片愤怒莫名之色！

“施主请亮兵刃！”白眉和尚手中拂尘一扬，神色湛然，很有名门高僧的风度，心里虽然怒到极点，但仍强自忍住。

他一听对方竟然不问因由出口就叫阵，心想，看来今天的事，有理说不清，越想越气，无名孽火几乎冲顶而出，我且先闹你一个天翻地覆，看你掌门出来不出来。

“请教法号上下？”

“老纳了凡！”

“在下空手接前辈几招！”

了凡和尚白眉掀动，气往上冲。

武林不成文的规例，如一方亮出兵刃，另一方不肯以兵刃相接，仍愿空手过招，无疑是轻视对方无能。

了凡和尚定力再深，也无法忍受司徒文对他如此轻蔑，心头之火阵阵上冲。

其实司徒文并非轻狂之辈，他的本意是一旦兵刃相见，难免要演出流血事件，他不愿在他外祖父魔笛摧心所交付的事未完成之前，弄成不可收拾的场面，所以要以空手接招。

了凡大师怒喝一声：“好狂妄的小辈，接招！”声出，一柄白鬃拂尘，突然笔直如刀，卷风般向司徒文扫来。

了凡和尚与当代掌门了因同辈，仗一柄拂尘闯荡江湖数十年，一套“银拂荡魔”的招数，系由“达摩降龙杖法”演化而来，手法诡谲，变幻莫测，内力贯足之际，鬃丝如刀，昔年黑道高手，丧命在他这一柄拂尘下的不知凡几，今天含怒出手，狠快凌厉兼备。

了凡和尚怒气之中，拂尘一抖，内力直透尘梢，一招“疾风劲草”尘影如电，一蓬光芒宛若刺猥，嘶嘶锐风，彻骨生寒，对着司徒文中盘腰际扫去，招数奇快，内力至猛，不愧少林一代高手。

他见了凡和尚出招神奇刚猛，心中不由一凛，但仍不慌不忙，俊目含威，兀立如山，看看拂尘将要临身的电光石火之间，肩不晃，身不摇，如一张轻飘的白纸般，飘出尘幕，身法玄奇利落，巧妙已极。

这一手玄奇身法，看得众僧惊讶不已。

老和尚不愧成名高手，眼看尘招走空，不待招式用老，手腕一沉，左脚斜滑半步，右脚叠入左脚之后，闪电般向右猛一拧身，折身尘招又出，一招“麻姑献寿”，斜走偏锋，把司徒文的“巨阙”“连里”“分水”三大要穴，全部罩住，尘芒如剑，根根竖竖，尘影过处，发出嘶嘶锐啸之声。

司徒文见老和尚招出如电，步履如风，手法诡异神奇，功力已臻化境，不敢稍存大意。

尘芒看已沾体，只见他微一倾身，右脚向后一拖，右掌顺势挥出，了凡的拂尘竟被逼得歪在一边。

跟着脚踩“烟云飘渺步”，如一缕虚幻的淡烟般，不退反进，贴着拂尘翩翩游走，看得人眼花缭乱。

一阵展闪翻腾，刹那之间就是三四十个回合，拂尘招数离奇，竟奈何不了这空手接招、二十不到的小子，连衣角都不曾沾上半点。

了凡和尚心惊之余，怒火更炽，杀机隐现，把拂门心法用到极限，贯入拂尘之中，内力陡然上增，刹那之间，只见尘影如山，势如排山倒海，阵阵狂飚，猎猎作响。

所幸地是青石铺成，否则早就尘沙弥天了。

司徒文一味展闪，未用全力，但心中已极感不耐，想道：“先打发了他，

往里闯，今天非见到掌门人不可。”

心念转处，玄天绝学已自源源施出，三招之后，乘了凡和尚当头一拂之际，右掌疾挥对方前胸，左手却迅快无匹的抓向那笔直如利剑般的拂尘。

了凡和尚募觉右手一紧，拂尘已被对方攫住，一挣不脱，而对方掌风又到。

此时了凡和尚如不放手后退，那就无法避过对方的一掌，如撒手后退，则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事实却不许他多所考虑，宁折不弯，右手拂尘不松，左手猛迎对方来掌，这是硬碰硬的打法，丝毫也不能取巧。砰的一声巨响过处，了凡和尚左腕尽折，面目凄厉，身形痛得一阵阵颤抖，但却半声不哼。

他一见伤了对方，已知今日之事，决无法善了，心一横，暗想，走到哪里算哪里反正豁出去了。

但他却不愿再下重手，左手一松，退后三步。

四周僧众见伤了老和尚，暴吼声中，蜂拥扑上，拳、掌、刀、杖、铲、棍纷纷出手，势如滔天巨浪。

威势之盛，骇人已极。

他凄然一声长啸，坎离铁笛已掣手中。

一溜乌光闪处，如孽龙出海，一阵阵夺魂褫魄的呜呜怪啸应手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卷向众僧。

刹那之间，刀折杖摧，惨呼声闷哼声此起彼落，而那慑人心魄的锐啸，如一柄利剑戳向众僧耳鼓，一阵紧似一阵，那些功力高深的，尚可勉强忍住，但出手已经缓慢了下来，功力较差的，纷纷不迭掩耳后退，坐地运功抵敌。

他杀机已起，不再顾及后果，实在他是被逼如此。眼看一座拂门清净地，顿将变作杀人屠场染上血雨腥风。“住手！”声如黄钟大吕，入耳嗡嗡不绝，震得檐头屋瓦隆隆作响，久久余音尚绕耳不绝。

他被这一声佛门狮子吼，唤回了心智，忙收笛停手。围攻僧众，除了躺在地上呻吟的而外，齐齐低头躬身合十，齐唱一声：“阿弥陀佛！”纷纷后退，一部分并扶起伤者，径入殿后去了，所幸尚无一人死亡。

他先一定心神，循声望去，只见罗汉堂石阶之上，站着—个鹤发银眉的老和尚，宝相庄严，满面怒容的看着自己，身旁赫然立着那了尘大师，身后站着一排年轻小和尚，一个个目射精光，满脸悲愤。

他一看就猜想到是掌门方丈现身了。

疾行数步，躬身深深—礼道：“武林后进司徒文，衔铁笛主人之命，拜谒掌门人及了尘大师，了却一段武林公案。”“阿弥陀佛！施主恃强，血染佛门净地，你先还老纳—个明白！”少林掌门，沉声说道。

“后辈以礼求见，奈何贵寺的大师父们，不唯阻拦拒不通禀，而且咄咄逼人，后辈容忍再三，不得已出手！”“好个不得已出手！”

他不由又激发怒意，暗道，连掌门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余，当下面容—变，冷冷的说道：“后辈实情实说，信与不信，全凭掌门了。”

“听你语气，就是桀骜不驯的狂徒！”

他双目—瞪，大声道：“请掌门人说话稍留余地！”“哈哈，狂妄的小辈，你待如何？”

“晚辈还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义之所在，生死不辞！”“哼！好志气！”

“五年之前，令师以—面魔笛摧心令牌为凭，和老纳相约五年之后，由

施主赴少林了断当年那段过节，现在你就先作交代吧！至于最近杀害五大门派中人及今天的事，稍停再说！”了尘大师，说完目注掌门人。

掌门人颌首认可。

“施主你就作交代吧！”了尘大师又加上一句。全寺僧众神色蓦然紧张，昔年“五龙令”被夺，惨杀藏经楼十名高僧的公案，他们耳熟能详，纷纷在心中忖测，不知这小煞星要如何来交代这一段公案。

他自己接受了外公魔笛摧心关任侠的临别之命后，就直奔少林，到底那黑布所包竟是什么样的物事，他自己也是丝毫不晓。

他伸手怀中，取出外公交付的那小小黑布包。众人疑虑不释的齐齐紧盯着小包。

掌门人身后，立即走出一个僧人，从司徒文手中接过，双手送呈掌门方丈，然后退立原处。

场中落针可闻，大家屏息静气的等待事态发展。他心中也是紧张之极，不知这黑包给他带来什么遭遇。黑布包被打开，一支上绣五条金龙的黄色小旗，应手展开，众僧面上掠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五龙令！”僧众中传出一声轻叫。

随着“五龙令”的展开，一纸素笺，飘落地上。了尘大师随手拣起，送呈掌门方丈。

掌门方丈看了一遍之后，朗声道：“昔年夺走五龙令，大闹少林古刹，杀死藏经楼十大高僧这件公案，既然令师已经查明，是情天不老鸳之子寰宇一奇所为，并已取回五龙令，这段公案，就此揭过，至于……”掌门方丈说到这里，略作沉吟。他心里刚觉得一松，听掌门人沉吟不语，知道必然另有下文，外祖父交代的事既了，自己的事，他可是无所谓，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副泰然之色，静待下文。掌门方丈略一停顿之后，面色一寒，厉声道：“小施主擅闯本寺，连伤我数十门人……”

“后辈方才已经说过，以礼求见，不蒙通禀，反而被贵门人节节围攻，为求自保，不得已而出手！”

“以你所说，乃是我少林门人的不是了！”

“大师可传问贵门人，就知原委！”

掌门方丈明明知道门下人是为了最近的同门被杀事件而愤然出手，究其实，寺有寺规，未奉命而私行出手，虽然情有可原，但也难免贻人口实。

他转目望了阶下院地中的众门人一眼之后，冷然说道：“小施主既然这么说，这事暂且不提，但江湖中残杀五大门派弟子，并在尸身上留紫色令记一节，小施主又何以自圆其说？”说完，神目如电炬般，直看着司徒文。

众僧也同时面现悲愤之容。

“这件事，并非后辈所为！”他从容的答道。

“那尸身上的魔笛摧心印记，难道是假的不成？”“这是别人借刀杀人之计，后辈已……”

“哼！小施主还是俯首认罪的好！”掌门人声色俱厉。他一听，气往上冲，把要解释的话，又咽了回去，心里想：“多说也是枉然。你少林寺纵是刀山油镬，我又何惧。”当下怒冲冲的道：“不认罪又待如何？”

掌门人霍然作色，高喧了一声佛号。

眼看一场暴风雨，又将来临。

“老纳本除魔卫道之旨，只有传令出手了！”

他一听，自己竟然被当做了魔头，他想起他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昔年的遭遇又何尝不如是，被人以魔道看待，于是五大门派先后几次追截他的情景又映上心头。

名门大派，尽都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之辈。

欺世盗名，老来自居，难怪道消魔长。

他气愤得无以复加，不由仰天发出一阵震天狂笑，所有僧众，连掌门在内，齐齐面上变色。

掌门方丈面色倏沉，单手向空一挥。

一影闪晃中，那名动武林的罗汉阵已自排成，众僧各持五行方位，井然有序地排列，把他围在核心之中。他心中微感一震，这少林寺僧的看家本领“罗汉阵”，他可是早就听说过了，究竟威力如何，他倒未见识过。只见众僧个个低眉垂目，法相庄严，宛若一尊尊的罗汉塑像，不言不动，各按方位站立。

他面色沉凝，心情多少有些紧张，游走一圈之后，蓦然向近身的数名僧人挥掌推去。

他这一出手，阵势陡然发动，齐齐一声入云梵唱。近身数人，同时上步拍出一掌，联手合击，浑如一体，这集数人内力修为的一掌，劲势自非同小可。

轰然一声，他被震得后退一步，而那数名僧人，也是身形连晃，一掌拍出之后，立即归还原位。

紧接着，阵势转移一周，每一组僧人，在移行到他身前时，各发一掌，刹时“砰！嘭！”之声，相继响起。他一掌方收，另一组的掌风又已袭体，不禁弄得他有些手忙脚乱，一周之后，阵势又还原如初，寂然不动。他不动，阵不动，他只一出手，就必须应付这全阵的一轮环攻，各组僧人，连眼都未睁，到一定的方位出手，配合之妙，威势之强，无与伦比。

数周之后，他已微感力促，虽然他任督二脉早通，内力不虞缺乏，但这种集数人之力为一人的打法，时间久了，也自不支，何况阵中各僧都是寺内上上之选，配合上巧妙的阵势，威力何等强大。

半个时辰过去了——在这半个时辰之内，他一连出手十次，也就是说，他接受了十次的轮番合击，一次比一次强劲。

他的脸色逐渐变白，微感气血不顺。

场外众僧，看着阵内左冲右突的他，面现得意之色。他们想象，只要再过一个时辰，他将束手被擒。

他利用我不动阵不动的机会，藉机调息。

他内功精湛，生死玄关之窍早通，只要略作调息，真力又源源而生，他平心静气，筹思出阵之法。

要想出阵，只有痛下杀手，只要突破一点，全阵必乱，他思考再三之后，决定了这样做。

心念转处，面上立即涌现杀机。

随着时光的消逝，他的面色又渐变红润。

罗汉堂前的掌门方丈等辈分较高的人，似已发觉情形不对，因为阵中的司徒文，已停止了盲冲莽撞。“在下不愿在佛门净地，大开杀戒，请掌门人下令撤去阵势，对于江湖中杀死各派弟子一事，在下有一言奉告。”得到的回答是一些不屑的眼光。

“在下最后忠告，请撤去阵势，否则……”话未说完，少林掌门单掌一扬一挥。

一阵梵唱起处，罗汉阵已发动主攻，掌风飒然，劲道漫天，如长江大河，翻滚连绵的不断攻出。

他双目赤红如火，杀机直透华盖，双掌蓄足功劲，随着一组僧人，移动身形，双掌猛劈频挥。

刹那之间，已拍出了八掌，掌掌俱可开山裂石。惨号之声传处，立即有三条人影，飞出阵外，鲜血狂喷，倒地不起，紧接着，又有四条人影，被震离方位，连翻带滚，直飞出三丈之外。阵势已乱，群僧豕突狼奔。

掌门方丈，面如土色。

四周僧众惊叫连连。

眼看一场佛门浩劫，就将展开。

就在众僧惊愕的瞬间，又被他伤了五人。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声如九天雷吼，震得众人掩耳不迭。

他也觉得耳鼓如被针扎，嗡嗡连响。

声音方落，场中激斗顿止。

他循声一望，众僧已退出五丈之外，低头合什，口中喃喃宣着佛号，掌门方丈及了尘大师等全都侧身一旁躬身合什。口尊：“师祖！”

一个僧衣白补，年纪怕已在百数十开外的白眉老僧，眼帘下垂及寸，双目全被遮住，缓缓向他行来。

他心头剧震，连退三步。

原来这老僧年已在百二十之外，法名慧光，已数十年不问寺事，在后山峰侧一间小屋中潜修，寺中二十三代以下弟子都不曾见过他的法相。

想不到此时突然现身。

老和尚行到距司徒文两丈之处倏然停身。

干瘪松垂的嘴唇微微翕动，不见张开，但声音却入耳惊心。

“老纳慧光，已五十年不问事，小施主既然自恃艺业，在我佛圣地，大造杀孽，老纳只有破戒了！”

声落，宽大的袍袖，向司徒文迎面拂去。

一拂之间，飘出一股微风，好似毫无劲道。司徒文乍见这老和尚现身，就知他辈分极尊，正想出言申诉，不料这自称慧光的老和尚，连眼皮都未抬，出手就是一掌挥来。

登时气结，忿然举掌以十二成功劲推出。

掌劲方吐，忽觉对方那轻柔不着力的一挥，竟自含着巨大的潜劲，不唯消卸了自己十二成功劲的一掌，那股如山潜劲，忽变为汹涌巨流，疾卷而来。

他在气极之下，竟自不闪不避。

轰的一声，他连退五步，胸头如中千斤巨锤，他咬牙忍受，半声不哼，目眦欲裂，逆血几欲脱口而出。“不错，竟能接得下老夫一掌，再接一下试试！”老和尚原地不动，又是一掌挥出。

他念动功生，运足护身神罡，右足微退半步，双掌又是猛挥硬迎，轰然巨响声中，他双腕疼痛如折，护身神罡几被震散大半，而老和尚慧光，也被反震得身形一晃。惊咦半声之后，双掌齐挥。

场中僧众，想不到师祖的功力已高到不可思议之境，钦服得无以复加，

竟自宣了一声佛号。

司徒文生就宁为玉碎的倔强性格，见老和尚双掌齐推，自分凶多吉少，但仍然不肯闪避，照样以毕生功力迎上。以他“烟云飘渺步”的神奇，大可全身而退，但，他愿意这样做吗？他早已具备了“大丈夫生也何为死何地”的草莽英雄气概。

又是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

众僧陡然色变中，一看。

老和尚竟退了两步，而司徒文已被震飞一丈之外。张口射出一股血箭，砰的一声，摔在地上。众僧料他不死也差不多了。

蓦然——

司徒文倒地的身形，一阵蠕动之后，又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面目凄厉扭曲，已完全失去了那英俊潇洒的本相，目中喷火，口中喃喃道：“名门大派，竟做这此等狗彘之行，哈哈，道消魔长，武林末日快到了，想不到，领袖武林的少林大派，竟尽都是些不明事理的狂徒……”

“小施主杀孽弥天，难道还有什么不忿？”

慧光老和尚仍然双目紧闭，沉声问道。“在下至死不服！”“何故？”

“在下以礼拜谒，想不到竟被不断围殴合击！”“事出必有因？”

“事缘五大门派中人，在江湖中被人假在下的名义凶杀，在下一再申明，贵寺掌门竟不容分辩，必欲置我于死地，难道这是佛门弟子所当为？”

慧光老僧深垂的眼皮，倏然上翻，露出两条细缝，缝中射出两缕电芒，直照在司徒文的脸上，好像是要洞彻他的肺腑。半晌之后，把头微点，道：“小施主且说来听听看！”他原先本打算不说，但事已至此，不得不然。

“魔笛摧心令共有一正二副三面，正牌上铁笛共有七孔，是代表铁笛主人，副牌铁笛仅有五孔，是铁笛主人取信江湖所用。”稍停又道：“正牌现在后辈身上，副牌两面，一面在贵寺了尘大师之手，另一面失落。”

他已经知道副牌落在天毒门之手，杀害五大派中人，就是天毒门所为，但他为了中原双奇两家血仇，他要亲手施诛，不愿五大门派介入其中，所以不肯说出真相。

他自腰中摸出魔笛摧心令牌，托在掌心之中。了尘大师，也自取出那块五孔笛的副牌。

他缓步上前，自了尘大师手中取过副牌，轻声道：“在下奉铁笛主人之命，事完收回此牌！”

了尘大师微微颌首。

众僧心中此刻是惊疑不定，但祖师在旁，岂能放肆。他取了两牌，双手送与慧光大和尚过目。

慧光大和尚摇手示意不必。

“在下已确实查明，尸身上所留的紫色印记，是五孔笛的副牌！”他说完之后，扫了众僧一眼。

关于他所说的五孔笛、七孔笛，确出众僧意料之外，在被杀害者的身上究系几孔笛当时根本不会留意，所以此刻大家仍是疑信参半。

慧光老和尚当众宣布道：“老纳自信双眼还能分辨是非黑白，这位小施主所说，句句是真，今后只有用心察访追踪那一块副牌的得主，不得再与这位小施主冲突！”

“谨遵祖师法谕！”众僧齐齐躬身合什。

“小施主谅来受伤不轻，本寺有……”

“敬谢德意，这区区之伤，算不了什么，在下就此告辞！”说毕，朝老和尚躬身一礼，对其余众僧，连掌门在内，理也不理，径行穿越韦陀殿，向山门而去。

身后传来一声悠长的叹息！

他听得出是那慧光老和尚所发。

他强忍伤痛，一路疾行下了少室峰。

他心中仍然是欢欣的，因为他完成了他外祖父魔笛摧心所交付的第一件任务，现在只要收回落在天毒门手中的另一块副牌，然后把三牌一起毁去，就算完成第二件任务。至于，其他黑白两道中，与魔笛摧心结有梁子的，究竟有多少，他不知道，目前他仅由他的口中，得知最厉害的对头是“情天不老鸳”两夫妇，因为他俩的儿子“寰宇一奇”因大闹少林，杀僧夺令，被魔笛摧心废去，这件仇恨，无疑的会报复在他的身上，因为武林中都一致认为他是铁笛传人，而他，也不否认。

他踏着夕阳余晖缓缓下山。

山路迂回陡峭，他扑倒了又爬起来，艰难的移动着他被慧光老和尚三招击成重伤的身形。

到了山脚，他不屑回顾了一眼隐在苍茫夜色中的少室峰，他微微叹息一声：“五大门派逐渐走上没落的路了。”目前，他急须觅地疗伤。

他忍着阵阵攻心的痛楚，落寞的移动着脚步。突然——

破空之声倏传，夜色茫茫中两条人影飞落在他的面前，他惊疑的停身一看，赫然是那昔年被魔笛摧心挖去一目的南荒双木。

他寒意顿冒，在李家庄中，他领教过双木的手段，仅一筹之差，现在他已身负重伤，自料绝非敌手。

南荒双木看着他狼狈的神情，齐声发出一阵得意已极的杰杰怪笑，蜡杆似的身形，已慢慢移来！

他凄厉的冷笑一声，下意识的退了三步！

“小鬼，师债徒还，千古定例！哈哈！我弟兄只要取你两只眼珠，算是还本吧！”失去左眼的甲木追魂，阴恻恻的说。“小鬼，如你说出你那老鬼师父魔笛摧心的下落，老夫恩施格外，只取你一眼，算是利息，那本钱吗？嘻嘻！还得要向老的去讨！”失右眼的乙木夺魄接着说。

“呸！放屁！”他明知今天凶多吉少，但那股天生的刚傲之气，使他视生死如草芥。

哈哈哈哈哈！

又是一阵慑人的怪笑，双方距离不及五尺。

他咬紧牙根，勉聚残存真气于双掌，他明知此刻他绝不宜于拼斗，对他重伤的身体损害太大，但，他不出手行吗？他真的束手让人挖去双眼吗？

当然一千个不！他宁愿脱力而死！

南荒双木自李家堡之役后，一直遥遥尾随在他的身后，要等待适当的时机下手，同时想跟踪他而希望得到昔日仇人魔笛摧心的下落。

他因母姐相逢不相识，又白白的错过，悲伤之余，有些心神不属，所以一直就没有发现被人跟踪，而南荒双木也非弱者，尽量隐秘，不让他发现。

现在——

天假其便，他已在少林寺受了重伤。

风声飒然中，南荒双木两只枯瘦的鬼爪已疾逾电闪的朝他面门抓来，咫尺之隔，伸手即达。

玄天武功罕绝武林，他虽在重伤之后，身形晃处，已神妙绝伦的脱出了南荒双木迅捷狠辣的一抓。

南荒双木掌爪抓处，人影顿杳，心中不由一惊，双双回身，一左一右，四爪齐挥，恶狠狠的又朝他扑去。十个照面之后，他身形已逐渐迟滞，血气一阵阵的翻涌，他知道危机已迫在眉睫，但他即使想走，也是力不从心，南荒双木成名多年的老魔头，岂容他逃出手去。

“小鬼！你躺下吧！”

南荒双木蓦地改爪为掌，双双挥出，透骨阴风匝地而起，潜劲如山，两丈之内全被罩在阴风掌劲之中。他目眦欲裂，闷哼一声，双掌平推，但真力不济，已是强弩之末，一声轻震过处，刺骨阴风，透体而入，一个身形被阴风潜劲直托出二丈之外，砰的一声，鲜血狂喷，倒地不起。那透体而入的阴风，竟自穿行四肢百骸，一股股寒气，越来越剧烈，宛如置身极地冰窟。

南荒双木厉啸一声，在这荒野暗夜之中，有若鬼哭狼嚎，使人不寒而栗，啸声未落，已双双立在他的身侧。鬼爪扬处，已抓向他的双目。眼看他就要立时被……他连转侧躲闪的力量都没有，在这生死的一瞬间，他想起了血仇未报，许多事未完……一阵刀扎心肝。

南荒双木的鬼爪看着已距他的面门不及三尺。

危机间不容发！

惨哼声中，南荒双木撒身暴退，摇摇欲倒。

随着双木的暴退，场中已站定了一个白色人影，淡月疏星之下，仍可看到她美如天仙。

“雪山魔女！”甲木追魂惊叫出声。

“好！老夫兄弟，决不忘今日之赐！”乙木夺魄无限怨毒的恨声说，话毕，双双踉跄奔去。

他神智迷离中，突然见南荒双木惨哼而退，正不明所以，又听一声：“雪山魔女！”心中一喜，挣扎着叫了一声：“兰姐！”登时又失去知觉。

醒来时，竟置身在一间精舍中的木榻之上。

一个白色宫妆人影，背向他斜倚窗前。

“兰姐！”他一眼就看出那人影就是雪山魔女。眼前一亮，雪山魔女蓦地回身，梨涡浅浅，喜滋滋向榻前移来，粉面含娇，如芍药初放，他心里不由一荡。暗道：“真不愧是一代尤物，才艺双绝。”她坐在床沿，目中热情似火，低声道：“文弟你觉得好些吗？”

“又蒙兰姐再次搭救，司徒文粉身难报！”

“文弟，怎么说出这等话来，你……”

你什么，没有说出来，两朵红云，已飞上粉颊。“兰姐！丽质天生，才艺双绝，江湖中真难得多见！”“唔！你今天是怎么……”她以手抚弄裙角，缓缓低下头去，心中的高兴，无可比喻。

“文弟！自那日匆匆一别，我无时不在……”

她本想说无时不在想念，但又说不出口，羞人答答的。“兰姐，这是什么所在？”

“连我也不知道呀！”

“噢！你不知道，那我们……”

“因为我见你受伤不轻，急需治疗，但一时又找不到地方，可巧我来时经过这里，发现这一所空屋，对你疗伤而言，却是最适合不过，所以只好先进来再说！”

“兰姐怎会凑巧来到少室峰下？”

“我一路探听，知道你直往嵩山而来！”

“如果这屋主人回来，恐怕有些不妥当，怎能擅入人家呢？我们还是离开另寻住所为上！”

“目前你不能行动，即使能，要找这样一个地方，既清净，又幽美，可真不容易呢！我们又不动他的一草一木，反正一两天就要走了，管他呢？”

“我总是觉得……”

雪山魔女小嘴一撇，娇嗔道：“别再婆婆妈妈的了，你赶快疗伤是正经，你睡了足十二个时辰了，我已经给你服下了三粒本门治伤丸，你试运功看看！”他感激的朝她一笑，心中的甜蜜自不待言。

他身形刚想坐起，啊哟一声又躺了下去，雪山魔女秀眉一蹙，疾伸玉腕把他扶坐床上，肌肤相接，一缕幽香触鼻而来，心中一荡，俊面立红，忙自振慑心神，闭目垂帘，真气竟弱得可怜。

他忽然想起外祖父留赠的“龙虎续命丹”，忙自怀中取出，连服三粒，才又重新开始运功调息。

半个时辰之后，已入人我两忘之境。

这一运功，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功毕醒转，只觉痛楚全失，真力充沛，百穴畅通，气爽神清。

他一跃下地，室中可没见雪山魔女的人影。

移身窗前一望，这间精舍竟建筑在一座小峰顶上，林壑幽美，松涛盈耳，泉声淙淙，确是一个风景绝佳所在。仁立久久，目眩神驰。

一声娇脆的“文弟”，把他从迷惘中唤回，一看，雪山魔女已立在身前，手中还托了一大托盘热腾腾的食物。他不禁馋涎欲滴，想起已数日不曾进食了。

对于雪山魔女的款款深情，直觉难以消受。

“文弟，你先吃些，我去去就来！”

他微笑点头，他感觉得半点也不该拂逆她的意思。面对食物，他忽然想到，对此良辰美景，伊人情深，有佳肴而无美酒，岂不大煞风景。

他下意识的四处巡视，忽见屋角桌子上端正的摆着一只绿色瓶子，他喜不自胜的拔开瓶塞，一股浓郁的馨香酒气，直冲入鼻。

喃喃自语道：“原来兰姐早给准备好了，她怎么事先不说明呢？”拿过酒瓶，一口一口的就瓶嘴喝起来。果然入口清香，沁人心脾。

半晌之后，忽觉一股热流自丹田升起，立时遍及全身，随着绮念顿生，血脉贲张，觉得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需要，愈来愈烈，竟自无法自持。

他不禁惊惶失措，知道必是这酒上出的古怪。渐渐，炽烈的欲火淹没了灵智，他只觉得急需要异性的安慰，生理上的饥渴几乎使他发狂。

白色人影乍现，雪山魔女已姗姗入来！

他忽觉眼前的人儿，竟是这样的美艳入骨，恍惚中，他仿佛看到雪山魔女玉体裸呈，妙相毕露，春情盎然。雪山魔女举步入室，就发觉空气有些不对。

她心爱的文弟，面红如赭，鼻息咻咻，眼中闪射一种骇人的充满了性欲

的光芒，直勾勾的望着自己，嘻嘻傻笑。登时愣怔得手足无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弟不是这种轻薄的人呀！

一眼瞅见桌上的绿色瓶子，尚透着一缕迷人的酒香，她一想，莫非是这酒……芳心一震，双颊绯红。

“文弟！你怎么了？”

“兰姐，我要……”

他身形闪处，已一把搂住雪山魔女，软玉温香抱满怀，欲念更是如火如荼，不可遏止。

她奋力一挣，竟不能脱出他的双臂，宛如上了一道铁箍。他疯狂的一阵乱吻乱嗅。

她力争不脱，急得心如油煎，涕泪滂沱。

“文弟！不可！文弟！不……”

他宛若未闻，两臂抱的更紧，一步一步移向木榻。她虽爱他，在黄叶山庄石窟被水围困时，也曾互通心曲，彼此示爱，但发乎情止乎礼，他岂可做这苟且之事。她虽被人称做魔女，但尚是清白女儿身，岂可这样糊里糊涂的奉献出珍同生命的处女贞操。

天在旋，地在转，她似乎失去了知觉。

她料不到变生肘腋，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她奋力抽出右手，一咬牙，就朝他的脸颊掴去。啪！的一声脆响，他脸上登时现出一只清晰的掌印。鲜血！从他的口角沁出。

一阵剧痛，使他丧失的灵智恢复了一线，他松开双手，退后三步，怔怔的望着她！

她不得已掴了他一掌，马上又觉后悔，她不该这样对付她心许的爱人，迟早还不是一样。

她走近桌前，拿起绿瓶一看，一个小纸笺上面写着“千年和合露”几个字，她更加肯定了她的推测，毛病出在这酒上，她悔不该一时好奇，而把这绿玉瓶拿出来摆在桌上，现在大错已成，如果她当时早发现这几个字，也许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你出去！快！兰姐，你离开我，出去……”他灵智稍醒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逼雪山魔女离去，希望能避免这不幸事件的发生！目瞪口呆，连声狂吼！

“出去！你……你……你……”

声音逐渐嘶哑，面孔扭曲成了一副怪相，倒地乱滚，双手乱抓地面，他正在与焚心的欲火搏斗。

她看着他那可怜复可怖的形象，两脚似生了根般的，不能挪动半步，她能就此舍他而去吗？

那后果呢……

她忽然想起，她曾听说过，如果误食了这一类的酒，无药可解，除非得到发泄，否则血管爆裂而死。

她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不敢再往下想。

她面临一个极端严重的抉择，让他死，或是牺牲自己。“我必须救他，我不能眼看着他如此死去，目前除了牺牲自己，别无他法，何况，此心早已相期，他万一不幸，此生又有何意义！”她喃喃自语，下了决心，然而泪水也就像黄河决堤似的滚滚而下，这究竟不是她甘心情愿啊！他一丝灵智，又

告泯没。

一翻身站起身形，如一头饥饿的猛虎，扑向它的美食般，疾扑沉浸在悲伤震撼中的雪山魔女。

他抱起她，摔在木榻之上，两手一阵撕抓哧哧连声，衣衫尽碎，四散飘飞，玉峰高耸，一个羊脂白玉般的胴体立呈眼前。

她双目紧闭，如一只待宰的羔羊。

他目中闪射着原始的兽性的光芒。

除了急迫的需要发泄外，他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汗如雨下、鼻息咻咻，周身有如火焚，血脉涌涨似要突体而出，口中微微呻吟有声！

她为了要救他，免得他血管爆裂而死，以最大的决心，牺牲自己，双目紧闭，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她已进入了半昏迷的状态，似乎宇宙的末日来临。这是谁的错？

他吗？

她吗？

那留置这肇祸之源的屋主人吗？

都不是！这是命运之神的恶作剧，这是情孽。

他疯狂的吻她，拥她，撕她，抓她！

这名震武林，被人目为女魔的一代尤物，此刻脆弱得像一只幼弱无助的羔羊，她为了“情”，而奉献自己。在爱神的祭坛上，甘心情愿的做牺牲。

蓦然——

她觉得自己已是寸缕无存，全身赤裸。

一阵剧痛，全身有如电击。

于是——

天在旋！

地在转！

一个身形如置身在滔天巨浪之中，颠簸、晕眩。一幕人类延续生命的戏剧上演了。

天昏地暗。

宇宙沉沦。

失去了神智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一味疯狂，有如狂风暴雨席卷大地。

而她——

恰如暴风雨摧残下的花朵。

她昏厥了数次。

风停雨止。

两人沉沉沦入睡乡。

久久——

他睁开疲乏的双眼，似从一场恶梦中醒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雪山魔女羊脂白玉般的胴体，和满榻斑斑落英，他心头剧震，如焦雷轰顶。

一时之间，惊愕得如泥塑木雕。

等他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时，心胆俱碎，用力绞扭着自己的头发，如梦呓般的喃喃自语道：“司徒文，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你究竟做了什么事？你究竟做了什么事啊……”激动了一阵之后，他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他回溯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他希望得出一个结论。

他望了一眼那残存的菜肴。

最后他入目惊心的是那只苍翠欲滴的绿玉酒瓶。这是肇祸之源。

他轻轻下床，略理衣衫，走到桌前，拿起那只绿玉瓶，仔细一看，瓶上有一个小纸笺，标明了“千年和合露”五个蝇头小字，他心中又是一阵激荡，如果他事先发现这几个字，说什么也不会喝下去。

他开始沉思——

这间屋子的主人是谁？

雪山魔女何以要带他到这里来？

为什么那绿玉酒瓶会放置在桌上，而使他误饮？雪山魔女不可能不事先发现这绿玉酒瓶！

天下会有这等奇巧的怪事。

这间小屋，极可能是雪山魔女的住所！至少是她熟人之居。

这“千年和合露”是她预先放置的，目的在引诱自己坠入她预先安排的妙计中。……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推测的不错！

阴谋——这是一个可耻的阴谋。

于是——无比的怒气，倏然自心头涌起。

他暗骂一声，无耻的女人，卑贱的女人！

他望了一眼床上玉体横陈的雪山魔女，直感到她是一个红粉魔鬼，丑恶无匹。

砰！

一个绿玉酒瓶，在地上砸得粉碎。

这一声脆响，却把尚在昏昏沉睡中的雪山魔女惊醒。她悠悠睁开朦胧秀目，发觉自己竟然一丝不挂，骨软筋疲，羞叫一声，面红过耳，心如鹿撞，急切中扯下一片帐幕，掩住娇躯，想起方才的一场暴风雨，余悸犹存。她半闭着眼，等待着他的抚慰和温存。

室内静得如一座幽谷古堡。

时间在默默中消逝，她所期待的并未来临。

不由疑云顿起，难道自己的一番舍身相救，他竟丝毫无动于衷？难道他竟是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难道……她终于忍不住，出口叫了一声：“文弟！”

他缓缓回过身来，神情冷漠得像一个雪人！

她心中一震，满头玄雾，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酒性还未完全消退，神智还没有回复不成！

“文弟！你……”

“哼！”这冷哼中含着无比的轻蔑和不屑。

她更是愣愣莫名，他误饮了“千年和合露”，眼看就要血管爆裂而死，自己为了救他，而不惜付出了女孩子最宝贵的视同第二生命的贞操，这牺牲不可说不大，他不唯半句感激道歉的话都没有，反而冷眼相向……她百思不解。“文弟！你到底是……”

“哈哈哈哈哈！我司徒文有眼无珠，错认了你这无耻的贱人，害得我做下这种遗恨终生的丑事！”他面寒如冰，恨恨的向她说道。

她骤闻之下，宛如焦雷轰顶，几乎气得昏死过去，浑身瑟瑟而抖，他的

话，像一柄利剑，直插在她的心窝里！

手冰足冷，半晌说不出话来！

她像是一下失足，跌落万丈冰窖之中，不断的沉落！沉落！沉落！惨笑一声，立时昏死过去。

他很想上去把她拍醒，说几句道歉的话，因为她曾几次对他伸过援手，黄叶山庄的石窟之中，他俩曾共过生死，同时，他不否认，他是爱她的。

但，一个意念阻止他这样做：她竟是如此的无耻，施用这江湖人所不齿的下三流手段来媚惑他。

她又悠悠醒来，凄婉幽怨至极的叹了一口气。

当他冷漠无情的面容，再次映入她的眼帘时，满腹凄怨，竟化作无边怒火，他竟恩将仇报，视她为荡妇淫娃，这一口气，教她如何能忍得下去。

粉脸骤寒，目含怨毒，咬牙切齿的道：司徒文，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你误饮‘和合露’，命在顷刻，我不惜牺牲自己来把你从死神的手里夺回，你竟……你！你！……”一阵哽咽，再也说不下去，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簌簌滚落。

人本美艳，再加上这一哭，宛若带雨梨花，我见犹怜。

他心中不由一动，但先人之见，不容易改变过来，他认定是她有意造成这种事实，一丝悔意又告消失。

又冷哼了一声，心想，你这戏可演得逼真。

她伤心欲绝，芳心尽碎，决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后果。

那俊美潇洒的朗逸丰神，此刻，在她看来，已荡然无存，替代的是伪善和丑恶，她心中的爱意，被恨冲失了。“司徒文，你好狠的心肠！”

他心念百转，离开她吧！还留恋什么？放着慕容伯父和自己两家的血海深仇还未报雪，外公魔笛摧心的许多江湖过节还未了清，岂可再因循延误。

天下女人是祸水，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李姑娘，司徒文恩怨分明，你对我的好处，迟早要偿还，现在，我要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走！

雪山魔女肝肠寸断，宛若万箭钻心，粉面一寒，杀机顿起，她恨不得把这负心汉撕成碎片！

身形动处，发觉自己一丝不挂，衣裙已被他在疯狂的举动中，撕成碎片，目眦欲裂的看着他出房而去。

司徒文身形甫出房门，眼前人影一晃。

他正在气无所出的时候，闪电般朝那人影拍出一掌。他出掌不为不快，但掌劲方吐，眼前人影已渺。“噗哧！”一声轻笑，却来自身后。

这人影的轻功身法，可说是妙到毫颠，就能在他面前闪来晃去，而且轻松容易的避过他闪电般的一击。

他疾快的回转身形，就在回身之际，又是一掌拍出。“咦！小兄弟，怎么见了老哥哥一连就是两掌，难道这是见面礼么？”

声音入耳十分厮熟，蓦地想起一人，但收掌已是不及，因他出手太快，声才入耳，掌劲已完全吐出。

奇怪的是这一掌又告拍空。

他既已听出是谁，也就不再发掌，一看，西屋檐下站着一个瘦瘪干精的白发土老头儿，正是那玩世不恭的千手神偷章空妙，正笑嘻嘻的看着他。

“老哥哥！”他急步上前，正想……突然，身侧传来一声凄怨欲绝的长

叹，一条纤细人影，向屋顶之上飞泻而出，身形极是眼熟，但他断定决不是雪山魔女。

他心中不由一愣，她又是谁？

“小兄弟！快追！”

追字才落，千手神偷章空妙的身形，已如殒星般划空而去。

他也茫然的跟着纵身赶去。

这里他的身形刚一消失，屋内踉跄的奔出一个长散发乱，身着男装的怪人，满面凄苦之色，泪痕犹新。

她——正是遭逢惨变的雪山魔女李玉兰。

司徒文入室之后，她在室中找到了袭儒衫，胡乱的穿上，佩上长剑，身形摇摇欲倒，有如大病初愈一般。一个可怕的念头，倏地升起。

她恨恨的哼了一声，踉跄出屋，飞奔下山而去。那边司徒文，紧跟着千手神偷，飞驰屋后。

远远的看到一个娇小人影，衣裙飘飘，痴立一座悬岩之前，下临千丈绝谷，只要跨前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一连两个飘身，已距那人影不及五丈，赫然是那无极老人的孙女，淘气活泼的公羊蕙兰姑娘。

千手神偷满脸焦急的木立当地。

他身形一停，就感到空气有些异样。

论起辈分，他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是无极老人的师弟，而公羊蕙兰是无极老人的孙女，那她就成了他的师妹。他心内念头一转，千手神偷和公羊姑娘，突地在此现身，那方才他与雪山魔女的一幕丑剧，岂不尽入他二人眼底，不禁面红过耳，顿感无地自容，转身就想离去。人影晃处，千手神偷已横拦在他身前。

“小兄弟，你千万不能一走了之，解铃还是系铃人，我老哥哥已快要入土的人，你可不能叫我替你背黑锅！”他听得一头雾水，不知千手神偷此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此刻的心情，仍旧流转在那刚才屋中的一幕丑剧上，羞急不可名状，恨不能有个地洞钻下去。

千手神偷用眼朝那木立在悬岩边沿的公羊蕙兰一瞥。只见她双肩微微抽动，面向千丈绝谷。

他仍然不明所以，怀疑地转头看着千手神偷。千手神偷神秘的一笑，摇头一声叹息，轻声道：“老哥哥我纵横江湖数十年，从没有什么事情难得住我，今天，我可得要认栽了！唉！情孽！情孽！”

他望了那第一个闯进他心扉的刁蛮淘气姑娘一眼，心中倏有所悟，莫非蕙妹是因为目击我与雪山魔女那贱人的一场丑事，而要自萌短见，唉！她哪里知道我心中的苦啊！他不由喃喃出声：“蕙妹！我不值得你这样的爱啊！你天生丽质，何处不能找到理想的对象！”

千手神偷白眉一皱，悄声道：“小兄弟，现在也用不着念经了。祸可是你闯的，现在这痴心的女娃儿的一条命，可是悬在一根头发上，你瞧着办吧！我老哥哥对这事，半筹莫展！”他现在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心中紊乱已极！女人！女人！烦恼之因，贾祸之源！

心念百转之后，他起步向公羊蕙兰立身之处移去。近了！只隔三丈，他心中一阵急跳。

“你敢再向前走！”她倏然回头，尖声叫道。“蕙妹！你听我说……”他不得不停下身来。“文哥！我不恨你，你没有错，我只恨我命苦……”语

音凄楚，如杜鹃夜啼，令人闻之鼻酸。

“蕙妹，你这又何苦呢？我不值得你如此关爱啊！”他身形又欺近了三步。

“你如果再进一步！”

她做出要跳的样子！

他只得又停下身形，忧急如焚，想不到蕙姑娘竟痴情若此，她这一跳不打紧，岂不是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怎能忍心让这悲剧上演呢！

空气紧张得使人窒息！

千手神偷频频摇着他那白头，不住口的直说：“情孽！情孽！”

“文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蕙妹请说！”

这时，她已侧过半身来，可以清楚的看到，玉颜憔悴，泪痕斑斑，秀目黯淡，从前天真淘气的神情，已不见丝毫踪影。他忽然瞥见她发间插着一朵小白绒花，心头猛地一震，一个不祥的阴影，倏罩心头。

“请你替我公公报仇！”

他如中雷击，耳膜嗡嗡作响，他想起那慈祥的老人，曾数次救过他脱出魔掌，同时他又是外祖父的师兄。无极老人功力通玄，还有何人敢向他下毒手。

“蕙妹，无极老前辈，他……他……”

“他中剧毒而死！”

“但不知凶手是谁？”

“天毒门！”

他全身又不由一震。

“蕙妹何由得知？”“我公公死于‘三刻绝命散’，这是天毒门的独门剧毒，章老前辈从我家厅中遗留的黄色药粉推断出来！”天毒门何以向无极老人施杀手，他想不出来。

“蕙妹可知道天毒门施杀手的原因？”

“我公公无数次救你，而与对方结怨！”

他目眦欲裂，热血沸腾，杀机阵阵涌起。

天毒门竟向与他有关系的人，伸出魔手，他心中又一次动念，誓要杀尽天毒门中人，血债必须血偿。

“文哥！你答应我做这件事吗？”

“我答应你，蕙妹，你过来我们好好谈谈！”他又试探着前进一步，两眼可直盯着她的身形。

“文哥！此生已矣！愿结来世之缘！”

一声凄厉的惨笑中，她的身形已向悬岩纵落。

千手神偷发出一声惊叫。

另一条身影也同时快逾电闪雷奔的跟着划空纵落。这跟着纵落的正是怪手书生司徒文。

电光石火之间，千手神偷也落身悬岩边缘。

这下落之势何等迅捷，就在蕙兰姑娘的身形下坠到十丈之处，司徒文那惊世骇俗的身影，已如电闪般飞近，左手一捞，已把一个娇小的身躯，挟在肋下。

右掌向下疾劈一掌，藉这气流的激荡，一缓下落之势，双脚一划，右掌

一按一旋，身形曼妙已极的就空划了一个圆圈，乘身形贴近削壁之际，足尖轻轻一蹬岩壁，身形又已斜斜向上划了一个圆圈。

每划一圈，身形就升高二丈。

身形之曼妙轻灵，罕绝武林，宛若灰鹤盘空。

看得壁顶的千手神偷目瞪口呆，惊为百年不一见的奇材，武林中能具有这等身手的，恐怕是少之又少。他一生以轻功自负，现在也不由心服口服，叹为观止。

身形愈升愈高，一连几圈之后，嗖的一声，风声飒然中，竟自超出悬岩丈余之高，就势划了一个半圈，点尘不惊的轻轻落在峰顶。

若非像司徒文这样的身手，一百个蕙兰姑娘，也得香消玉殒，连平生以轻功称绝武林的千手神偷，也自份没有这个能耐，凌空救人。

蕙兰姑娘刚在乍赌室中的一幕，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竟别结新欢，还做出这等不堪入目的事。

她自祖父无极老人一死，顿时变作人海孤雏，心受重创之余，一颗芳心已全部放在这师哥哥司徒文的身上，不意又逢此变，好似焦雷击顶，肝肠寸断，芳心尽碎，绝望之余，立萌死志。

要不是司徒文轻功绝世，当机立断，此刻那有生命在。

她死中得活，从鬼门关拣回了一条命，对于刚才的冲动，不由感到一丝的悔意。思前想后，竟呜呜的哭了起来。

司徒文顿时没有了主意，不知是放下好，还是不放下好，而蕙兰姑娘却越哭越起劲，如巫峡啼猿，孤单嫠妇，空谷回应，草木皆秋，他俊目中也不禁滚落了两滴英雄之泪。

千手神偷哇呀呀一声怪叫道：“小兄弟？温存了一会也该放手了呀！或走或停，该有个打算，老哥哥我肚子不争气，在闹空城计了呢！”

他俊面通红，尴尬已极的轻轻放下蕙兰姑娘。

蕙兰姑娘不由住了悲啼，狠狠的看了千手神偷一眼，转面叫了一声：“文哥！”啼痕斑斑，宛若带雨梨花。

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千言万语，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千手神偷，打破了沉寂，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这女娃儿，我可是交给你了！”

他心里一愣，这是什么话，老哥哥敢情是老糊涂了，当着大姑娘家说话不分轻重，奇怪的是蕙兰姑娘竟毫无反应，似乎是默认了他所说的话。

他剑眉挤在一起，紧盯着千手神偷。

千手神偷何等人物，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转什么念头，当下哈哈一阵长笑，道：“小兄弟意下如何？我可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他心中更奇，一看蕙兰姑娘，两手抚弄着裙带，低着头一言不发，若依她淘气的性格，怕不早跳起来了。“老哥哥……”面上的疑云更浓。

“小兄弟想是信不过我，无极老头儿自从知道你的身世后，就有把这女娃儿相许之意，上次相逢，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这话说出，你就被那灰衣人影引去了！”

蕙兰姑娘头垂得更低了，芳心有如鹿撞，虽然她也是江湖儿女，不会惺惺作态，但这到底是羞人答答的事，如此三头对面的说，岂能不娇羞欲死！

他本深爱着这淘气姑娘，五年前，她是第一个闯入他心扉的人，但现在，自与雪山魔女发生了那件憾事后，存着浓厚的自卑感，他觉得的他不配接受蕙兰姑娘这纯洁的爱。“老哥哥！我司徒文怎能消受的起，这番……”“咦！”

小兄弟，你可得要三思而行，难道这女娃儿还配不上你！你是成心和老哥哥过不去嘛！”

蕙兰姑娘满以为他必定一口应承，谁知他竟然出言推托，一时羞愤莫名，幽怨的叹了一口气，难过已极。“老哥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千手神偷嬉笑之态尽敛，作色道：“这可是无极老头儿遗命，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你都得答应下来，她现在孤子一身，谁如何办！”

蕙兰姑娘面色一整，插口道：“老前辈，人各有志，岂能相强，况且……”

“得！得！你女娃儿不必多嘴，这事我包了，他敢推三阻四，看我千手神偷能饶得过他！”

千手神偷转面向司徒文一笑，顺手抛过一物，道：“小兄弟，接着，这是女方的定礼！”

到这时候还有什么话说，伸手接过，一看，是一粒“移墨珠”，也算是稀世之珍，顺手纳入怀中，心想，我该以什么作答礼呢，蓦地想起那块随身玉佩，往胸前一摸，面色遽变，半晌伸不出手来！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向蕙兰姑娘道：“来来！蕙娃儿，这是男方的聘物！”

他心中一怔，俊目一转，几乎惊叫出声，老哥哥手持之物，不正是自己从小不离身的玉佩，不禁啼笑皆非。

从这玉佩，他又想起那相逢不识，改从母姓的关小倩姐姐——她身上也该有一块，这两块本是一对，他这一块上面雕的是一条龙，而他姐姐那块则是一只凤，是司徒家传代之宝。蕙兰姑娘说什么也不好意思亲手来接，千手神偷大摇其头，走过去塞入她的手中。

他暗自佩服老哥哥真不愧千手神偷之名，什么时候把他颈上的玉佩解去，他竟懵然不觉。

“老哥哥！做兄弟的对您这一手，心服口服！”

千手神偷得意的哈哈一笑道：“你敢是在心里骂我，向你伸出空空妙手！”此语一出，三人同时哈哈一笑。

满天阴霾，一扫而空。

“老哥哥，这事尚须禀明家母！”

“什么？你已寻到了你母亲和姐姐！恭喜，恭喜。”于是他把李家堡巧救玄衣女关小倩，及自己的推测全说了出来，可惜是亲情陌路，见面不识，又平白的错过。说完一阵黯然神伤，星目微红。

“小兄弟的推断，合情合理，依我看来错不了的了！”他却不知关小倩母女已落入逍遥居士的手中。“文哥！既已有了下落，不难再次相逢！”

“是的！蕙妹！”

两人深情无限的对看了一眼。

“文哥！还有那位霓裳仙子慕容婉姐姐呢？”黄叶山庄石窟中的一幕惨境，又上心头，悲声道：“她死了！”

“死了？”

“是的，死在天毒门之手！”他咬牙切齿的说。空气中又充满了悲哀肃杀的成分。

千手神偷伸了一个懒腰道：“死者已矣，悲伤无用，还是打算复仇以慰死者英灵为是，我看，我们也该走了！”三条人影，疾朝下山的路上驰去。

正行之间，破空之声倏传。

三人不由一缓身形。

一条人影，纵落身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五十左右的青袍老人，双眼不住的打量三人，最后两眼却落在司徒文腰间的铁笛上面，面色一变，但瞬又复原。

身形一起，如流星般疾朝山上划去，看来身手不弱。他心中微愠，正想追上去问个明白。

千手神偷不经意的一挥手道：“走吧！酒虫在作怪了！”声落当先驰去，俩小相顾一笑，也随着展动身形。他心中终是不释，他看得出方才离去的青袍老者，神情有异，尤其是特别注目他腰中的铁笛。

……”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一老二少已落在一家村镇酒店中。

酒菜上来，千手神偷从怀中掏出一根小小玉尺，朝酒中一浸，玉尺顿呈乌青之色，三人勃然变色。

店小二在一旁立时面如土色。

司徒文左手伸处，已一把扣住那小二的右腕，小二登时痛得眼冒金星，龇牙咧嘴眼泪鼻涕齐下，看样子是不曾练过武，司徒文一松手，小二捧着手直蹲下去。

“小子受什么人的指使，下毒暗算？快说！”小二哭丧着脸道：“是刚才一位客人给了我十两银子，叫小的把一包粉末，放在酒中，小的该死，请公子饶命！”“那人呢？”

“早走了多时了！”

他一想，这可能又是天毒门那些杀才玩的花样，看着小二那分哭希希的可怜相，也不为已甚，不愿向一个毫不懂武功的人出手，大喝一声道：“饶你不死，滚吧！下次可得注意，不要贪非分之财，快去另换两坛好酒来！”

小二如逢皇恩大赦，叩了三个响头，自去换酒去了。酒足饭饱，时已夜半，将就在镇上开了三间客房，安顿下来。

长夜寂寂，他兀自不能成眠，心中思潮起伏。目前急务，当然是打探天毒门立派之地，报复血仇，中原双奇两家旧债未完，又加上了无极老人一笔新债，他恨得直咬牙。

他记得脱出黄叶山庄之后，擒获的那个天毒门徒，曾吐出了“本门立派之地是在白……”白什么还没有说出来，就死在毒针之下，老哥哥见多识广，说不定凭这一点线索能推断出一个结论来。

他又想起与蕙兰姑娘订定终生之盟的一幕，又是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侧耳一听，隔室的蕙兰姑娘，香鼾微微，想来已入了梦乡。

他也想到美绝天人的雪山魔女李玉兰，她曾多次向他伸过援手，在黄叶山庄石窟中，遭天毒尊者暗算而被水困时，他俩剖心示爱，他不否认，他是深深的爱她的，他想不透她为什么要用那种手段来示爱呢？……

当他想到那昏天黑地的一幕，心中不由又是一阵忐忑，她在江湖中虽有魔女之名，但还是清白女儿身呀！算了，用不着再去想她，这卑贱的女人！

何况，我与蕙妹已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妇了哩！思念中，忽觉屋面飘过一阵极微的破空声！

他毫不思索的一跃下床，捷如狸猫，穿窗而出，不带丝毫声，这一身工夫，真已不愧“炉火纯青”四字。飘身屋顶一看，星月迷蒙中，哪有半丝人影。心中暗忖，这人的轻身功夫，相当骇人，只在一瞬之间，就能脱出自己

视线之外，但不知来意如何？也许根本就是偶然路过，正想返身……

黑影闪处，千手神偷已立在身侧。

暗地一点头，真不愧老江湖，看他已大醉醺醺，却不料还这等机警，连这一丝声音也瞒不过他。

蓦然——

夜空中遥遥传来一声轻笑，笑声虽微，但入耳清晰，显见功力不凡，听声辨向，约在前方半里之处。

略不犹豫，身形起处，闪电般划空而去。

淡月疏星中，两缕轻烟，一先一后，掠空疾飘。那笑声时断时续，忽东忽西，像是成心较量身手。不由激发了好胜之心，把“天马行空”身法，施展到极限，渐渐已发现前面人影，距自己不及二十丈。心中一发狠，全力疾射。

而前面那人影的身手，也高得出奇，两人电掣星驰的闪射了半晌，距离才移近了十丈。

他长啸一身，集全身功力，连连闪晃，眼看就要追及。他心方一喜……

突然，那人影蓦地回身一扬手，一团白忽忽的东西，迎面射来，他右手倏出，两指一钳，正好夹个正着。夹是夹住了，但却震得两指发麻，几乎脱手飞去。一看，却是一个纸团，以一个轻飘飘的小纸团，脱手掷去竟有如此劲道，其功力确实惊人。

就在他一夹一怔神之间，前面那人影已飞泻无踪。他知道再要追上去，以那人的身法而论，他要想追及，可也真不容易，于是放弃了追的念头。

就星光淡月之下，打开那纸团一看。

一阵急怒攻心，气得浑身发抖。

只见那纸上写着：

“字示司徒少侠！令堂无双女侠关淑珍及令姐玄衣女司徒倩，现在李家堡中，由敝人加以特别照料，望你在旬目之内，以‘玄天秘策’作为交换，希望不必以干戈相见，如果阁下妄恃艺业高深，则令母姐之安危恕敝人不负任何责任，请阁下三思！逍遥居士敬白。”

他看完之后，目眦欲裂，气冲牛斗，杀气直冲顶门。暗骂一声：“好贼子、我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但，他却庆幸，从这一纸字条中，他第一次知道他母亲和姐姐的名号，这是他懂事以来的迫切盼望。

他怒气冲冲的驰回客店。

一看，千手神偷敢情还没有回来，再蹬到际室一瞧，门却是虚掩着的，推门一看，丹田心中巨震。

房内被褥凌乱，桌塌椅散，显然是经过了一场搏斗，而他的未婚妻子蕙兰姑娘，却踪影俱无。

他不由呆住了，她不知是被人掳去，还是追踪敌人而去，不得而知，他忽然想起石窟之中霓裳仙子的惨事，不禁浑身发毛，不寒而栗，如果蕙妹落在天毒门手中，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但愿她是追敌而去，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颗心已全挂在母亲和姐姐被逍遥居士扣留那一档子事上，恨不能肋生双翅，立时飞到李家堡，救母姐出险。

等了半晌，仍不见千手神偷与蕙兰妹妹回店。

他匆匆留了几个字，大意说明自己的去向，置在房中桌上，略事结束，飞身上屋，星飞电射般，朝李家堡方向驰去。一夜奔行，少说也有五百里以

上。

他略不停息，急如星火般猛赶，已牌时分，抵达一个大镇甸，饥火阵阵上升，不得已入镇打尖。

酒肆中，沸沸扬扬的谈论着雪山魔女大开杀戒，一日之间，有十二个武林黑白道年青高手，死在她的剑下，她的武功，本已骇人，现在更高得出奇，许多一流高手，很少能在她手下走出三招……

他心乱如麻，一波未息，一波又生，他咬牙自责，在黄叶山庄石窟脱险之后，他不该为这女魔打通任督二脉，更使她如虎添翼，他暗哼一声，李家堡事了，我必须寻到她，我要杀死她……

他又想起雪山魔女曾几次救过他，他俩曾剖心示爱，也曾发生过不可告人的行为，虽然，他痛恨她无耻，她竟使用江湖下三流的手段，以“千年和合露”，让自己在神志丧失的情形下，做出……

他也痛恨她滥杀无辜的残毒行为。

他真的能下手杀她吗？一种很微妙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道：“你不能杀她，因为你仍然爱她！”

于是——

他陷于纷乱矛盾的极端痛苦中。

每当这种时候，他便希望遇到了所要追寻对象，他觉得，只有痛快拚搏，或许是流血，才能使沉重莫释的心灵，获得一丝解脱。

他不愿再听那些足以使他疯狂的叙述。

匆匆饮毕，会帐出门而去。

方出镇外不及一里，正想展开身形……

忽见前路尘头大起，灰沙迷漫中，电掣般奔来二十余骑人马，眨眼之间，已来到面前丈外之地。

俊目展处，杀机立涌。

他已看出来人，清一色的黑布长衫，胸前绣一只活灵活现的白色蜈蚣，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家——天毒门中人。他凄厉的冷笑一声，他曾誓言要杀尽天毒门人。迎着来势，双掌以十成功劲，猛然推出。匝地狂飚应掌而起，排山倒海般卷去。

第九章 生死之约

马上人连转念头收势都来不及，一阵狂飚卷处，惨呼声、闷哼声、惊叫声，夹着马儿悲嘶声惊鸣声，顿时响成一片。只见当先两骑，连人带马，已横尸地下。

后面一阵鸟乱之后，纷纷飞身下马，一拥而前。身形甫定，看清发掌之人的面目后，齐齐后退一步，由背脊骨里直冒寒气，脱口齐呼了一声：“怪手书生。”司徒文右手两指在袖中一阵疾弹，眼中射出骇人已极的棱芒，冷然注定众人，脸上杀机重重。

一个白发白眉的赤面老者，突然越众而出。

“小子，你打算怎样？”

司徒文一见老者之面，杀机更炽，冷哼一声道：“赤面神煞翁子都，小爷今天叫你们半个也难逃公道！”说完，蓦地欺近三步，那肃杀之色，令人不敢逼视。

赤面神煞翁子都本是他掌下亡魂，明知万万不是对手，但今天众人之中，以他为首，不得不勉强出头，心中却在冒着阵阵寒气，见对方欺身上步，不自觉的直往后退，众人也惊怖的随着后退。

空气中顿时弥漫了死亡的气息。

他们做梦也估不到会碰上这小煞星。

天毒门中，除掌门人外，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几次交手中，集中了天毒门一流高手，联合对付，尚且死伤累累，今天二十多人，全都是二三流身手，无异以卵击石，焉能不胆颤心寒。

“姓翁的，今天如果你坦白的说出天毒门开宗立派的地点，小爷恩施格外，放你们一条生路！”

赤面神煞须发箕张，惨笑一声道：“小狗，今天老夫认命了，你尽管下手吧！你如果想从我们中人口中得到半句话，那是休想！”

“你真的不肯说？”

“不必妄想！”

“如此小爷先成全你！”

声落，右手倏出，快逾闪电的劈出一掌。

赤面神煞双掌上扬，掌劲还没有吐出，一股排山劲气，已然及体，“嘭！”的一声，胸头一紧如遭千斤重锤，惨呼一声，连退五步，“哇”的喷出一股血箭，身形摇摇欲倒，面目狰狞如鬼。

掩口白须，顿呈鲜红之色。

众人齐齐惊叫一声，面目变色，正想转身……

司徒文一掌劈出之后，并未收势，肩不摇，身不动，疾飘三尺，右手两指一弹，两股白气蒙蒙的指风，挟哧哧锐啸，射向身形未定的赤面神煞。

惨号之声又起——

赤面神煞前胸已被洞穿两孔，血如喷泉，砰的一声，仰面栽倒，已然气绝身死，就在赤面神煞横尸的同时，另两个浑身浴血的人，也缓缓倒下。

原来司徒文恨极了天毒门人，出手决不留情，那两缕功能洞金裂石的指风，洞穿赤面神煞之后，余势不衰，紧立在赤面神煞身后的两个天毒门徒，也同时遭殃，一被射穿喉头，一被洞穿左胸。众人见状，面目立呈死灰，一愣之后，纷纷四射逃走。他杀机炽盛，岂能容这些魑魅之徒逃出手下。

身形展处，铁笛已掣在手中，一溜乌亮光华，冲天而起，挟着一阵阵夺魄褫魂的怪啸，绕空盘旋，上下腾跃。那怪啸声，不啻是摧命的乐章。

众天毒门徒丧胆亡魂，五内如煎。

刹那之间，惨号频传，血雨飞洒，残肢断体凌空四射，二十多人，竟没有半个逃出死亡的命运。

恐怖凄惨的场面结束了，剩下四处积尸，满地血腥。他拭净铁笛的血迹，缓缓插入怀中。

脸上的杀机消退了，这一场疯狂的屠杀，使他心中的怨毒减轻了不少，他冷眼一瞥现场的断体残肢，遍地鲜血，心中微觉不忍，但当他想起自己一家和慕容伯父一家的惨死情状，再加上无极老人的惨遇，那一丝恻隐之心，即告泯没。杀！

血债血还！

只有杀，才能止杀！

妇人之仁，只有使武林更加添增杀劫。

母亲和姐姐被困李家堡的事，又上心头，逍遥居士，妄逞鬼蜮伎俩，想以母姐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我献出“玄天秘笈”，“玄天秘笈”存置虢公古墓之中，面虢公古墓已被贪欲不得逞的江湖败类炸毁，异宝也随着沉沦。

即使秘笈真的在身上，凭你逍遥居士也想染指吗？他暗哼一声，喃喃自语道：“我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阵阵热血，又开始翻涌，轻啸一声，正想……

破空之声，倏告传来！

他将要飞起的身形，又不得不停下来。“小子果然是心黑手辣！”

声落，嗖嗖连声，场中纵落数条人影。

他俊目一扫，杀机又起，不屑的一阵哈哈狂笑之后，沉声道：“我道是何方高人，原来竟是些掌底游魂，哈哈！物以类聚，黑白双妖，南荒双木，还有这位是……恕在下眼拙……哈哈哈哈哈！”

“小狗你狂个什么劲！老夫四海游魂南宫非……”“嗯！四海游魂，生得紧！生得紧，没听说过，倒是有一位叫掌下断魂，与阁下如何称呼！”

“掌下断魂？”四海游魂南宫非，重说了一遍，忽地发觉对方是有意调侃自己，怒气顿生。

“小狗，你敢卖弄口舌！”欺身上前三步，就想出手。司徒文听他连叫了两次小狗，怒极反笑道：“老狗！你敢再上前一步，叫你立刻变作掌下断魂！”

四海游魂纵横江湖数十年，心黑手辣，桀骜不驯，岂能吞得下这口气，他本是受南荒双木之邀，前来助拳，正巧又碰上黑白双妖，五人一拍即合，说好联手对付司徒文，以报南荒双木被魔笛摧心挖眼之恨，同时谋取“玄天秘笈”，五人同参。当下阴恻恻的一笑，上步出掌，快逾电闪，势若狂涛。岂知他快，人家更快！

掌劲方吐，人影已杳，蓦觉后颈被人摸了一把，寒气顿冒，飞快回身，就回身之势，双掌齐推。

岂知又是扑空。

立定身形一看，司徒文面露不屑，渊停岳峙的站在身侧一丈之外，不由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

狂吼一声，电闪般扑去。

黑白双妖与南荒双木脸色一变，齐齐怒吼一声，分从四方扑上，各劈出一掌。

场中五人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魔头，五人同时出掌，威力可以想见，三股阳刚的劲气中，夹着南荒双木的两股阴寒劲风，激荡的潜力，在中央会合成一股强劲无匹的涡流，飞沙走石，势若翻江倒海。

五人满以为这一下对方插翅难飞。

岂知事实大谬不然，五人同觉眼前一花，司徒文已如幽灵鬼魅般的脱出劲气之外，身法之奇奥快捷，盖古凌今。五人同时惊咦一声，收掌飘身，站成一排，满脸俱是惊诧莫名之色，愕然怔视着司徒文。

司徒文目射威棱，杀气蒸腾，直瞅着南荒双木，他负伤离少林寺时，南荒双木乘危对他下毒手，若不是雪山魔女适时伸手，只怕早已魂游黄泉了，他此刻面对二人，心中如何不恨。南荒双木被他看得心底直泛寒气。

他心切母亲和姐姐的安危，不愿多延时光，希望速战速决，当下冷冷一笑，沉声向五人道：“各位冲着在下而来，敢请说明意向？”

四海游魂阴凄凄的一笑道：“知事的把‘玄天秘笈’交出，万事全休！”

黑白双妖堆满鸡皮的老脸一拉，随声附和道：“小子你看着办吧！”

他不屑已极的冷哼了一声，转头向南荒双木道：“两位不用说，有志一同，另外还要索取挖眼之恨？”

甲木追魂狞笑一声道：“小子既然知道，就不必多废话！”司徒文面色遽寒，沉声道：“如此甚好，我必定成全各位，你们一起上吧！”

五人见他如此轻蔑自己，怒不可遏，同时又是专门为他而来，哪还顾什么江湖规矩，暴吼一声，齐齐扑上。劲风激荡，掌影如山。

司徒文星目射出骇人的杀光，一声震耳的厉啸响处，身形诡谲绝伦的飘闪欺上，穿入弥天掌势之中。

仗着神罡护体，步法玄奇，出手就是杀着，径取南荒双木，双臂怪异绝伦的一圈一抢，交相劈出。

这一招是“玄天掌法”中最凌厉的一招“旋乾转坤”。此招击出的掌势，刚劲强猛怪忽兼备。

威力之强，足使乾坤倒转，风云变色。

两声凄厉刺耳的惨叫声划破长空，南荒双木两个瘦长如蜡杆的躯体，一左一右，被劲风带得直飞出二丈开外，砰！嘭！两声，一动不动，显然已毕命掌下。

黑白双妖与四海游魂三人，心胆俱寒，涌身飘退丈外，愣愣莫名的看着司徒文，呆若木鸡，心中已萌退志。这一招虽然击毙了南荒双木，但他自己也觉面红气喘，真气不调，因这一招最是消耗真力不过。

他生死玄关之窍已通，运功调息轻而易举，就站立之式缓缓运功，眨眼之间又回复如初。

他轻蔑已极的扫了三人一眼，冷冷的说道：“三位是否仍然要得到‘玄天秘笈’，在下尚有要紧的事要办，没有闲工夫奉陪，依我看，还是走上着！”

三人明知不敌，但又实在吞不下这口恶气。

面色一寒，缓缓举步逼来！

“三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在下一并成全了你们吧！”说完，俊目奇光暴涨，如两道冷电寒芒，紧盯着三人逼来的身形，脚步慢慢

前移。

浓厚的杀机，使场中笼罩上一片惨雾愁云。死亡的气息，也越来越浓厚！
蓦然——

一声凄厉的长啸，破空传来，啸声低沉刺耳。

四人心内各自一震。

司徒文对这啸声，并不陌生，他知道是发自称尊大漠的大漠驼叟，一股干云豪气，油然而生。

他知道他此来的目的，是要了断昔年被魔笛摧心击败的那一段过节，师债徒还，他虽然不是魔笛摧心的传人，但魔笛摧心是他的外祖父，而且他早已作了决定，他要以铁笛传人的身分，担当魔笛摧心的所有恩怨过节。

啸声愈来愈近，也愈感凄厉刺耳，耳膜刺痛欲裂。他豪壮之气顿生，引吭发出一声长啸。

啸声高吭入云，如裂金帛，如海浪般一波接一波的震荡出去，刹那之间，已完全掩盖了那凄厉的啸声。

黑白双妖四海游魂等三人，虽不知来人是谁，但已从啸声中忖测出，来人功力决不亚于眼前的怪手书生。却不知他的来意如何，是否也是为了“玄天秘箓”而来，如果是的话，那他们三人只好干瞪眼了。

啸声甫停，场中距四人三丈之外，已毫无声息的站定了一驼背老人，满头白发如银，身躯伟岸，虽然是驼背，但仍比众人显得高大。

黑白双妖及四海游魂等三人，一见来人之面，蓦地想起一人，不由心泛寒意，下意识的退了一步。

大漠驼叟哈哈一阵狂笑之后，沉声向司徒文道：“小子艺业不凡，不愧是铁笛传人！”

“嘿嘿，谬奖！谬奖，区区在下实在不敢当！”“昔年那老鬼的一段过节，得由你来了断！”他一听“老鬼”两个字，辱及他外祖父，不由心泛怒意，面色一整，大声道：“在下一力接着，如何了断，请划出道来！刀山剑林，在下一准奉陪！”

“哈哈！小子有志气，你有自信能接得下？”“接得下接不下，让事实来证明！”

黑白双妖等三人一听，心中可乐了，双方都是一时之选，既是了断过节而来，当然不见真章不休，只要待到这小子力乏之时，乘机下手，岂不天从人愿。

大漠驼叟一扫场中断肢残体道：“这些人都是你杀的？”“不错，魑魅魍魉，不杀何待！”

“小子真算得上心狠手辣！”

“这是题外的话，毋须操心，如何了断，就请划下道来，在下还有事情要办，不能久候！”

“哈哈！小子，老夫等了数十年还不急，你急什么？你准知你还能有余力去办旁的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等于说，双方交手之后，你准保能全身而退，言中之意，当然是不把司徒文放在眼下。“哼！这个么，也不劳操心！”

“小子！今天可是个死亡约会，不见真章不散，如果你自承不是老夫敌手，留下铁笛走路吧！”

“哈哈哈哈哈！狂得倒也可以，如果在下不敌，莫说是区区铁笛，这一颗

头颅，一并奉赠。”

这一分英风豪气，使场中各人一齐心折。

大漠驼叟双目一睁，立时射出两道电炬般的精光，直照着黑白双妖等三人，低沉着声音道：“你们三个给我滚吧！这里没你们的事！”

三人面色立变，怒目而视，尴尬之极。

走吧！太丢脸了，而且心中还有另外的打算，舍不得走，不走吧！又不是人家的对手，一时倒愣住了。

“咦！敢是耳聋了不成，莫非还要老夫打发一下！”

三人又不自觉的退了一步，仍没有离开的意思。

大漠驼叟怒哼一声，身形微晃，已欺近到三人身边伸手可及之地，点尘不惊，单凭这一手轻功，他三人就望尘莫及。

三人心头不由一震，齐退三步，心中电转，何不暂时忍气退出场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到那时……

互使一个眼色，齐齐转身，飞纵而去。

大漠驼叟望着三人的背影冷嗤一声、转过身来，向前移了三步，阴恻恻的向司徒文道：“小子，如果你不敌落败，可得将铁笛留下！”

他只说对方败了，要留下兵器，但却不说自己败了又该怎样，好像是胜券在握，稳赢不输似的。

司徒文不屑的微微一晒道：“如果在下侥幸赢了一招半式呢？”

这话问得大漠驼叟一怔，昔年他败在铁笛摧心手下，数十年不履江湖，现在自信功力已胜过对方，才重进中原，要争回这一口气，真的，如果又败在魔笛摧心的后人手上，他将有何面目再称尊大漠。

当下惨然一笑，厉声答道：“如果老夫败落，立即自决当场！”

他不由心中一凛，眼看今日之约，已成了生死之争，如果败了，对方必然要取去铁笛，那连外祖父魔笛摧心的声名也将一起断送，与死又有何分别，而对方既是忍辱含垢了数十年，挟愤而来，以死作赌注，必然是有所自恃，那今天这一场生死约会，究竟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数。但他却毫无畏缩之意，豪气干云的道：“好极！如果在下落败，除‘坎离铁笛’任由取去之外，这一颗六阳魁首，一并奉赠！”

大漠驼叟暗自心折不已，如不是为了这“声名”两个字之争，他真想掉头而去，这种草莽豪雄的本色，竟出现在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少年身上，这是他生平仅见。

“少年人出手吧！”

“在下不愿僭先，请先出手！”

空气倏告紧张，一场生死的搏斗就要展开。

双方都是神色凝重，谁也不敢大意疏忽。

一个是称尊大漠的都天魔头。

一个是名震武林的盖世奇才。

一个是存心洗雪数十年的耻辱。

一个是为了维护两代的英名。

究其实，双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武林中无数的纷争，差不多都是为了一个“名”字。

名存人在，名丧人亡！已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双方的心情都沉重得像铅块一般，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搏，岂同等闲，任何一方输了，都是不了之局。

在起初，大漠驼叟本是怀着万丈雄心而来，他不但洗雪前耻，还想再度在中原立威扬万。

他本是识货的人，在见到怪手书生之后，立知遇到劲敌，比之当年的铁笛主人，似乎还要更高出一筹。尤其是干云豪气，绝世风标，更是令他心折。他不敢小觑这青年人，从眼神中，他看得出这年青人功力已达不可思议之境，他也看出他是百年不一出的奇材。司徒文面对这强仇大敌，已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尽全力以赴，他一身关系着他自己的声名、铁笛主人的昔日雄风、中原武林的名望。

时间在沉默中飞逝。

静寂中孕育着一场武林罕见的搏斗。

他飞快的使真气运行周身百脉穴道。

这时，已到了未未申初，一轮红日，渐向西沉。他想起被困李家堡的母亲和姐姐！

也想念那下落不明的未婚妻蕙兰姑娘！

不禁忧心如焚，但当他的眼光，触及身前的大漠驼叟时，他感到目前的势态，不容许他分神旁骛。

一个不巧，势将遗憾千古。

于是急忙收慑心神，凝神澄虑，把一切暂时抛开。“少年人，老夫要出手了！”

“请！”

这一声“请！”揭开了这一场生死搏斗的序幕。大漠驼叟神色凝重，欺近了三大步，把双方的距离，缩短到不及一丈，两掌缓缓上扬。

司徒文静如处女，表面上是沉凝的像一尊雕像，但已经功行遍身，劲聚双臂，准备迎接那第一回合。

他知道这一回合关系极大，一方面可以测出对方的功力深浅，另一方面也可收先声夺人之效。

周遭的空气，沉凝得使人窒息。

这是一场不死不散的生死约会，双方都慎重万分。蓦然——

大漠驼叟上举平胸的双掌猛然推出，一道强猛绝伦的弥天劲气，倏如巨浪排空，江河倒泻翻翻滚滚匝地涌来，端的裂胆惊魂，威猛慑人！这缕掌劲是他十成功力所聚，威势非同小可，掌势击出，潜力激荡如涛，深沉雄浑，有如汪洋大海。

司徒文周遭直被那如山崩海啸般的劲力充满，找不出一丝空隙，直可当得上“惊心怵目”四个字。

他心中微凛，星眸如电，双掌迅速的击出，带起丝丝劲厉锐风，啸声如雷，恍若山崩地裂，洪水决堤，回气成涡，刚猛无俦，猛然卷涌过去。

“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两股浩浩深沉的真气，互撞在一起，劲力激荡，回风成涡，锐风厉啸中——双方脚步急颤，噤！噤！……各退五步。

彼此心里有数，半斤八两，不分轩轻。

一分之后，略不稍停，又如两只斗鸡也似的，昂头作势，缓缓进逼，几乎在同一时间，各个拍出一掌。

这一掌，双方的劲力又加了二成。

一声震天巨响，有如地陷山崩，迅雷遽发，劲风汹涌，数丈外的树木，

枝叶纷飞，簌簌而抖。

沙石激射中，又各退了三步，身形摇摇欲倒。

彼此都感到血气微涌，喘息有声。

人影乍分倏合，闪电般又各劈一掌。

双方都以全身劲力倾力推出，劲势之强，远超过前一二个回合，直可惊神泣鬼，揭地掀天。

巨响声中，两个身形同时直往后退，“咚！”的一声，跌坐在地上，血翻气涌，两眼直冒金星。

这惊世骇俗的三个回合，显出双方的功力，所差极微，谁也不愿去想拚斗的结果，暂时闭目调息。

场中的空气又告静止下来。另一场更可怕的搏斗，又在酝酿中。

这是一场生死约会，不见真章不散。

片刻之后——

司徒文首先站起身形，仰天嘘了一口长气，星目射出湛湛神光，面上一片肃煞之色，热血激荡如潮。

接着，大漠驼叟双眼电芒射处，也缓缓站起身来，双方不发一言，僵直的对峙着，在盘算如何出手制胜。浓重的杀气，又立时布满全场。

密云不雨，最使人沉闷不耐。

突地——

大漠驼叟怪笑一声，遽起发难，身躯猝然飘至司徒文身侧，右手食中二指一并，快得有如电光石火，点向司徒文“曲泽穴”，左手五指箕张，猛地扣向脉门。

这一招不但迅快绝伦，而且猝袭两处要害，司徒文心下一凛，身躯迅快巧妙的一旋，右掌一翻，横向大漠驼叟手腕上切去。

大漠驼叟盛名之下无虚士，武功确有惊人之处。只见他右腕疾缩，让开了司徒文横切的一掌，蓦地欺身靠上，指戳肘撞，两招并出，右脚也同时飞起，急踢司徒文腹下的“坚络三焦”。

他侧身让开大漠驼叟的单肘一撞之势，不退反进，也往前欺了一步，右手两指疾朝踢来的脚上的“后溜穴”点去。大漠驼叟称莫大漠，除了败给魔笛摧心一招之外，一生罕逢敌手，今见司徒文果然具有这等上乘身手，就在两招落空的刹那之间，飘身退了五步。

两人这样相搏了几招，虽然看不出什么惊人之处，但在行家眼中看来，却是最为凶险的搏斗。生死之分，间不容发，出手之速，变招之快，着着如电闪雷奔，数招交搏，也不过是眨眼间的事。

“少年人果真有两下子！”

“尊驾手底也不含糊！”

在这生死之交的时间内，双方说完之后，相顾一笑。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草莽豪士本色，“生死谈笑里”！一笑之后，大漠驼叟面色一凛，身形疾似旋风般，直扑过来，左掌“推波助澜”，右手“横断山岳”，一招之中两式齐出，直击横打，用出两股回然不同的力道，奇诡玄奥之极。招式陡出，一片汹涌如涛的劲风，宛若一张深沉雄浑的网幕，呼轰涌卷过来，威势凌猛，不同凡响。

司徒文见对方一击之势强猛绝伦，真力募运，丝毫不敢大意，左掌也发出一道凌厉罡风，一挡对方直击的掌势，身形妙曼轻灵的一转，右掌坚力如

刀，疾迎向横来的一掌。砰！嘭！两声，四掌接实，双方均觉腕疼臂酸，各自向后飘退五尺，彼此明白，短时间内，绝对无法分出胜负。大漠驼叟哼了一声，振臂抢攻过去，双掌连番劈出，一圈圈劲力，直似大海中的层层波浪，涌卷过来！

司徒文星目一闪，“玄天掌法”中的第二招“星云漠漠”，已自出手，左右双掌，交互挥拍。

掌掌均带划空的锐啸声，力能碎石开碑。

双方都是以快攻快，急切强劲的攻势成为正比，两人越斗，掌力越凌厉，同时也动了真怒。

招招带煞，互不相让。

“玄天掌法”博大精深，招式一出，层层相因，如长江大河，绵延不绝，而大漠驼叟的“大漠飞沙掌”也非凡品，这一搭上手，转眼就是百招。又数合之后，激荡的潜力，充塞到三丈之外，地上枯枝败叶，漫空飞扬，尘沙碎石，向四外激射。

盈耳的啸风，呼轰如雷。

这一场争斗，真是武林罕见的惨裂肉搏。

只战得地惨天愁，鬼哭神号！

日薄西山，闪射出万道金霞，照着场中舍死忘生般拚斗的一对人影，更显得分外的触目惊心。

大漠驼叟功力深奥，怪异无常，出手之间，招式之奇诡辛辣，更是千变万化，令人防不胜防。

掌式纵横如山，层层叠叠，宛如狂风暴雨，海啸山崩，威势之强，武林罕见，夺人魂魄。

司徒文身形妙曼，步法玄奇，掌式奇奥无匹，凌厉迅捷，每招连绵不断一气呵成，掌式之玄妙倾古凌今。两人因功力悉敌，所以斗了四五百招，仍然平分秋色。各自惊讶对方武力之高绝。

日落霞敛，夜幕渐渐笼罩大地。

代之而起的，是淡月疏星。

紧张激烈之中，夹着浓厚的阴森恐怖的气氛。这时——双方搏斗已接近千招。

司徒文与大漠驼叟已斗至极惨烈的阶段，胜负即可分晓，但他俩也渐渐步向生死边缘。

因为现在两人所施展的功夫，都是最高深的内力真气互袭，只要一着失手，便是生死存亡之途，端的险极。双方挥汗如雨，喘息有声，兀自奋力抢攻不已。大漠驼叟眼中，忽然射出一道辣毒的棱光，冷哼一声，双掌十指蓦然弹出，“哧哧！”连声，尖锐犀利的劲风，已然疾射司徒文胸腹的要害大穴。紧接着大漠驼叟身形，疾如鹰隼般，晃身掠过，掌腿齐出，瞬间，连环拍出六掌，踢出四脚。

身手之快捷，凌厉诡谲，可谓至极。

司徒文星目带煞，左右两手，七指倏伸倏缩，连连弹出数股指风，抵住对方暴弹而出的指风。

雷光石火之间，对方的掌腿，又已朝四面八方攻至。在对方掌山腿影之中，亦锐利无匹的接连攻出九掌。浩浩的弥天劲气，汹涌激荡中，双方一触而退。彼此均是面目凄厉，喘息如牛，胸部不停的起伏。凝立对峙——良久！

良久！

淡月疏星之下，夹着鬼火飞萤，恐怖至极。

四周寂静如死，只有刚才丧生在司徒文手下的残肢断体，发出阵阵腥臭之味，充塞。在这恐怖的夜空中。这时——

远远的林木之后，正有六只凶毒的眼睛，在注视着场中舍命相拚的一对，心中在转着恶毒的诡谋。

另外——

还有一双凄清哀怨欲绝的眼睛，也同时在注意场中的变化。

蓦然——

大漠驼叟凌厉的杀着陆出，他双掌奇诡已极的挥动起来，每掌轻轻击出二招，看似虚飘而不着力。

每招击出的手式，都是指向极为怪异的角度，连绵拍出，一气呵成，毫无一丝间隙。

招式之精妙深奥，更是倾绝古今，无懈可击。大漠驼叟掌势一出，周遭空气立起激荡，压力陡增，二丈方圆顿成真空，但中间却有一股尖锐无比的幽幽劲气。这一招是他败在魔笛摧心手下之后，穷二十年的精力，研磨出来的绝招，生平只用过一次，第一次是十年前拚斗漠北三凶，一举毙敌，今天却是第二次，他名之为“天罗地网”，劲气范围之内，敌人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大漠驼叟杀着甫出，司徒文的杀手，也在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紧跟着击出，彼此都存着一举击败对方的心思。这一招是“玄天掌法”中的第四招“天风贯日”，他在最近才完全领悟出来，用以对付“天罗地网”最是恰当不过。只见司徒文身形下俯，触及地面，倏然飞起，人在空中，全身蓦然一缩，双臂倏然大张开来，青衫飘飘，宛如一只灰鹤，盘空作波浪形闪掠……

倏地——

双臂突然合并伸直，整个身躯，疾若一只锐利的弩箭，雷奔电闪般射向大漠驼叟，在他的指尖离大漠驼叟五尺之时，七缕白气蒙蒙的指风，已凌厉的脱指而出。

而大漠驼叟就在司徒文的身形入幽幽劲气中时，双掌迅怪无比的改挥动为直拍，锐啸突起。

惊人的威势，立刻呈现眼前。

“噗！噗！噗！”数声劲气激撞之声响后。

紧接着是两声闷哼！

人影闪晃中，两人各退五步。

司徒文只觉逆血阵阵上涌，真力似乎已消失了一半。大漠驼叟连退五步之后，身形摇晃不止，肩头上汨汨冒出鲜血，只见他白发倒立，狞恶如鬼，加上遍身血污，更是骇人，暗夜中有如冤鬼显魂。

原来双方绝招使出之后，司徒文中了他的一掌，而他的左肩却被司徒文尖锐的指风洞穿一孔。双方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为了一个“名”字，而作舍死忘生的拚斗，现在，虽然双方都已负伤，但在对方没有认败服输之前，仍然不能停手。

死亡的恐怖，并没有稍减，反而更浓厚了。

双方怒视一眼，又狠狠的扑上。

四掌齐扬！

“嘭！”的一声，四掌击实，双方都倒翻在地，口角溢血，而大漠驼叟肩头上的血，更是如泉水般涌出，染遍全身，再加上沙尘沾染，更觉恐怖狰狞。

场外暗影偷窥的四双眼睛，有三双，顿露喜色，而另外一双，却在幽怨之中透着一丝怜悯。

双方摇晃着立起身形，艰难的互相欺近。

又各自推出一掌，但已成了强弩之末。

“砰！”的一声，又告接实，劲风飘忽中，扑地不起，鲜血却一口接一口的不停喷出。

死神的脚步近了。

他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认败服输，但以他们的性格而论，以事实而论，任何一方都不会低头。

所以，摆在目前的一条路，就是一死。

必须有一方死亡，这一幕悲惨豪壮的剧才会收场。

久久——

双方都不能起身，宛若两具尸体。

他们都没有死，只是真力耗尽，身形无法立起，但双眼却一瞬不瞬的注意着对方的动静，毫不放松。

淡淡的月影也隐没了，只剩下满天鬼眨眼的星星，子夜已过，不出两个时辰，又将是另一天的开始。

如果现在有一方，只要能使出平时二成力道，就可轻易的置对方于死地，但，他们似乎连这一点力道也消失了。场外暗影中，突然现出三条人影，如鬼魅般缓缓向场中欺来，他们存着卑贱无耻的歹念，要乘人之危。这三条人影，就是被大漠驼叟斥退的黑白双妖和四海游魂等三人，他们不曾走远，他们在等待收渔人之利。现在——机会来了。

另一个人影，也缓缓立起身来，却满含杀机的紧盯着移近场中的三条人影，只要三人有所动作，她就要……地上的两条人影又开始蠕动了，首先是抬起头来，然后，双手拄地，慢慢地支起身形，但刚撑起一半，又颓然扑下。欺近的三条人影，见状又止住脚步。

两个死拚的一代高手，在经过几次的扑跌之后，终于摇摇晃晃的站直了身形，艰难至极的，互相移近了三步。现在，他俩之间，只隔了短短的五尺不到，伸手可及。双方都在拚命的提聚微弱残存真气，准备着最后决定生死的一击，面上挂着惨厉的笑容。

他们要互置对方于死地，但又互相钦佩对方的英雄本色。大有“风飘飘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士赴死的气概，他们浑忘了身外的一切。

看得场边的四人，惊心动魄不已。

这真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搏斗。

虽然他们还要继续作最后决定生死的一搏，虽然谁也不会向对方低头，但在惺惺相惜的情况下，他俩胸中的怒火，已不复存在，也许他们在后悔，为什么当初要立下这生死之约，何不较技过招，点到为止，照样可以分出高下来，但谁也不会表露出来！

“老前辈！”“年青人！”

他们嘶哑着声音互换了一句，都觉得无话可说，相对苦笑了一声，却没有笑出声音来，只是脸孔抽动一下而已。这中间表露了相互间无限的钦慕。

又是片刻的沉默——

“老前辈功力高深，在下深深佩服！”

“年青人的修为，老夫也由衷的钦佩！”

如果这句话，任何一方早早说出口，这一场生死之争，可能不会发生，但，谁愿意认输服低呢？

现在，临死前的一瞬，互相道出了心声，虽然谁也不知道这死亡的命运属于谁！谁能在最后一击中侥幸取胜。两人的双掌，又告缓缓举起。

这一击，生死立判或许是两败俱伤。

这一场两个绝代高手的搏斗中，所使用的都是奇绝武林的招式，如果是有心人在旁，当可获益不浅，可惜场外暗中偷窥的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另外存着恶毒的阴谋，要想乘双方筋疲力竭之后，相机下手，夺取密策。

当然——他们不知道，“玄天密策”藏置在“虢公古墓”中，随着古墓被炸毁而沉沦，永埋地下。

他们一味的追蹑着怪手书生司徒文。

两人的手掌，已上提平胸。

这关乎生死的一击，使他俩持重万分。

双方都是重伤之躯，真气已快要枯竭，只要任何一方被轻轻加上一击，就得殒命当场，含恨千古。

这一刻——

空气似乎冻结了！

时间也仿佛停止不前了！要来临的，终于来临！

嘶哑的喝声起处，“砰！”的一声大震。

大漠驼叟鲜血喷处，仰面栽倒，这大漠称尊的一代巨擘，为了虚名之争，就此暴骨中原道上。

怪手书生在眼看着对方倒下之后，脸上露出一丝极为复杂的表情——是兴奋，是惋惜，是悲哀，……

喉头一甜，鲜血夺口而出，双眼发黑，脑中一片混沌，身形也跟着缓缓倒下，不再动弹。

暴风雨过去了，全场又回复一片阴森恐怖。

惊世骇俗的拚斗，于焉收场。

远处——传来了几声鸡啼，距天明已不远了。五丈之外的三条人影，幽灵似的出现了，毫无忌惮的大踏步向司徒文僵卧的地方走去。

沙！沙！沙

这脚步声，是死寂之中，唯一的点缀。

三丈之外，又出现了一条白色人影，如鬼魅般的追蹑在前行的三条人影之后，亦步亦趋。

一场惊天动地的疯狂拚斗，才告结束，另一场恐怖的杀劫，又揭开了序幕，死亡的阴影仍笼罩着现场。三条人影，已距司徒文躺卧处不及一丈。

“我看还是把他结果算了，如果他还没有断气的话！”“依我看，多半是死了！”

“管他呢，先搜一搜他身上再说！”

蓦然——

破空之声传处，一条人影飞泻落地。

三条人影不由一怔止步。另外一条白色人影，也跟着停下身来！

泻落的人影，惊噫一声之后，疾步纵身向司徒文扑去，身形才起，另三条人影，已闪电般，向这人影扑来！这人影不由止住欲起的身形，顺手劈出一掌。

掌势强劲雄浑，带起哧哧破空之声。

三条人影疾朝侧方闪掠，避过这一阵凌厉的掌风。双方对面相立。

三人一看来人，心中不由一窒。

“我道是何方高人，原来是你这个老偷儿！”黑妖粗声豪气的上前一步，戟指着那人影道。

“老偷儿，我两个老婆子正要找你，想不到你倒自己寻了来，好极。”白妖尖声尖气的紧跟着说。

“哈哈！妙极！你两个是不是想再来一次解带宽衣……”那人影哈哈一笑之后，阴阳怪气的说。

双妖被他说出不久前追截司徒文时，弄得带断裤落的那一段丑事，不由气往上冲，大声哇哇直叫，就想出手。“慢来！慢来！还有这位是谁？”

“在下四海游魂！”

“哦！好极，妖魔鬼怪，本是一家人！”

三人登时气结。

这时，那条白色人影，又已陷入林木之后。

这来者正是千手神偷章空妙，他与司徒文一同追赶那逍遥居士，不料追岔了，追了半天，人影不见，只好回客店，见了司徒文的留字，知道 he 已赶赴李家堡营救母亲和姐姐，要他等候蕙兰姑娘一道随后赶来。

岂知左等右等，只不见蕙兰姑娘回店，到她房中一探视，就已嗅出一股淡淡的迷香味，立知不妙，他本是出了名的江湖老油条，这些小玩意儿岂能瞒得了他，但目前，要想查出下落，却不是易事，又心悬司徒文只身独闯李家堡的事，不由急得满头星火。

他一生游戏风尘，惯于作弄人，现在为了俩小，弄得这上天入地的千手神偷半筹莫展，心想，好歹追上司徒文再说，于是一路追赶下来，今晚多喝了几杯酒，想乘夜凉，多赶一程，可巧正碰上这一档子事。

他一眼就看出，倒在地上的正是他的小兄弟司徒文，生死不明，心头猛震，正想扑上去看个明白，却被黑白双妖三人阻住。

他即使怒到极处，仍不改那嘻哈之色。

黑白双妖三人，被他一阵调侃，气得七窍冒烟，同时眼看着“玄灭秘策”唾手可得，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如何不恨不怒，又知道老怪物与怪手书生本是一道的人，今天要想得手，可辣手得很，除非是先对付完千手神偷。

千手神偷也揣测道，小兄弟现下死活不明，若不先解决了这三个邪魔，可无法上前探试伤情。

双方都是一样的的心思。

黑白双妖三人，眼中冒火，蓦地齐齐举掌攻来。

千手神偷哈哈一笑，立即迎上。

彼此都有解决对方的心思，所以上手就是杀着，决不容情，各出绝招，拚命抢攻，着着都指向对方要害。

刹那之间，掌势经天，劲风呼啸，人影闪掠疾晃，砰！嘭！之声，不绝于耳，一场狠斗，又告展开。

黑白双妖与四海游魂都非等闲之辈，而千手神偷更是武林中一等的老

一辈高手。

这一放手拚搏，声势岂同凡响。东方——已现出了鱼肚白色，天快要亮了。

晓风宿露之中，四条人影，兔起鹘落，展开了激烈惨厉的拚搏，尘沙蔽天，碎石激射……

司徒文在最后一掌击出之后，虽然终于击毙了大漠驼叟，但自己也受伤不轻；血气一阵翻腾，随即昏死过去。过了一会，他又悠悠醒来。

千手神偷等四人，正打得难解难分。

他瞥了老哥哥一眼，暗中轻叹了一口气，他知道目前必须立刻觅地疗伤，如果老哥哥万无一敌，或是一个疏神，黑白双妖等三人中，任何一人，只要腾出手来，对他轻轻加上一掌，这一缕细如游丝的真气，就得马上丧失。

于是——

他乘四人不注意时，悄悄的立起身来。

他最后瞥了一眼大漠驼叟遍身血污的尸身，摇摇头，像是感叹，又像是不忍，走了。

司徒文这次内伤，极为惨重，全身真气，好像全被震散了一般，气血阵阵逆涌，澎湃奔腾，走起路来，东歪西晃，摇摇欲倒，但他神智并未昏迷，心中仍有一股倔强坚毅之气，强忍着伤痛，向侧方林中走去。

他这时内伤愈来愈严重，只觉胸中热气上冲，双腿似已不听使唤，他轻轻叹息一声自己也该休息了。

此念一起，不由众念全消。

这时，一个白衣人影，在不远处悄悄尾随。

他这一阵盲目奔走，已被他翻过几个山坳，离他不远处，是一大片松林，苍翠茂密。

松林中，露出一角红墙。

他用衣袖拂拭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打量了一下四周景物、吃力的拖着双腿，缓步向那松林之中走去。

走近一看，林内竟是一所破败荒芜的小庙，墙粉斑剥，断瓦颓垣，荒草没胫，蛛网尘封。

这时，虽然是旭日高升，但此地仍是一片阴森，凄凉！“哇！哇！”一阵凄厉的乌鸦叫声！

破庙前的一株虬松上，飞出四五只乌鸦，司徒文听到这阵凄厉刺耳的乌鸦叫声，心头不由一震。

一幕幕悲惨凄凉的伤心事，又在他脑海中展现：中原双奇两家数十口含冤惨死。

无极老人也遭了毒手。

母亲和姐姐虽然已有了下落，但又被陷李家堡！蕙兰姑娘下落不明，难道又……

外祖父魔笛摧心，尚不知有多少江湖过节遗留给他！遽然间，他胸中的热血，燃烧沸腾起来，只觉胸中气闷难忍，不觉仰天长啸……

啸声如龙吟，直冲云霄，四谷回响，余音荡漾不绝。倏地——

啸声中断，司徒文闷哼了一声……

他内伤未见好转，又强自提着最后一口残存真气，厉声长啸，气血受创甚巨，身体再也支持不住，喷出来两口鲜血，晕厥倒下。

他摔倒之处，正是破庙门前，门槛之旁。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司徒文忽觉面上一阵清凉，机伶伶打一个寒颤，人又清醒过来。

睁眼望时，天空一片乌黑，电光闪烁，雷声盈耳，原来天气已变，正下着倾盆大雨哩！

他浑身都被雨水淋湿透了，他星目掠扫，见门槛内有一块足可容身的干地，忙就地翻滚过门槛。

这时——

庙内沿下，廊柱后面，一个白色人影，正怔怔的望着他，眼内射着爱恨交进的光辉，他懵然不觉。

他看这间破庙，荒僻阴森异常，大概不会有人来，正是运功疗伤的好所在，他想到就做，毫无顾忌。

他伸手怀内，掏出他外祖父赐给他的疗伤圣药“龙虎续命丹”，服下三粒，反手入怀时，却触及一物。

他急忙取出来，原来是得自外祖父的“九尾孤内丹”，他清楚的记得，他外祖父曾告诉他：“这内丹，须在月圆之夕服下，更具功效，能助长功力，每经一次剧烈战斗，内力就能增高若干……”他把玩一会又纳入怀中，现在距月圆尚有五日的时问。

当下，盘膝坐好，按照“玄天秘篆”所载的行功要诀，运气行功起来。这一排除心中杂念，凝神澄虑，合眼内视，精神果然又清楚了许多。

片刻之后——

司徒文但觉体内真气渐聚，那“龙虎续命丹”业已化开，一股奇异的气流，由丹田直冲上来，分向四肢百骸流布，行功一周天，人也由清转浑，渐入物我两忘之境。

再经过一盏热茶的工夫，身上立刻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周身上下，已被一层淡淡雾气所笼罩，那白色的烟雾，似朵白云般缭绕他全身周围，锐厉的劲风，阵阵吹来，但那白云状烟气，却凝聚不散。

风停雨止，云散天清，一抹晚霞，染红了这松林破庙。

夕阳黄昏，恍若昙花一现，转眼又已夜幕低垂。松涛阵阵，荒草虫鸣，破庙更平添不少凄凉意味！司徒文身上的蒸蒸白雾，更形浓盛，额上出现了汗珠。又过了不知多少时候，司徒文周遭缭绕的白雾，已渐渐地又吸收回到体内，人也随着清醒，发出一声苍凉的叹息！经过这一阵运功疗伤之后，那翻腾的气血不但平静了，而且神清气爽，胸中真气溢满，星目眸光更是湛寒。当他的星目，扫及庙前一片荒场之时，不禁心头剧震，热血沸腾，全身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眼前所见的是那么恐怖、阴森、惨厉！

庙前松树林中，东倒西歪，竟是一具具的尸体，有的僵卧地上，有的斜倚树身，触目惊心。死状之惨，无与伦比，断头残肢，肝肠洒地，血肉模糊，一阵阵的血腥味，扑鼻而来。他不知何以在他入定之后，生此巨变。

更不知道，是谁人的放胆杰作。

蓦然——他眼光触及五丈之外，朦胧的月光下，立着一个白衣人影，如鬼魅般痴立不动，他心中又是一震。怪手书生司徒文，惊见五丈之外，朦胧月光之下，立着一个白衣丽人，他已看出那白衣人影是谁！心中不由一震，她——雪山魔女，怎会在此地现身。

冷眼一瞥周遭断头残肢的尸体，竟然有三十余具之多，死状厥惨，这些人何以来到这里，而遭杀害？

显然，这些人都死在雪山魔女之手。

她为什么要杀人？

他本极端聪慧的人，详细寻思之下，已经了然。雪山魔女，又一次救了他。

想来，必是这些武林败类，发现了自己的行踪，要想乘他运功疗伤之时下手暗袭，目的当然是为了那部武林奇书《玄天秘笈》，而致尽伤在雪山魔女手下。

难道她一直都在跟踪我吗？不然哪会这样凑巧！

他想象的一点也不错，她一直尾随着他。

原来雪山魔女在无名山庄之中，因司徒文误饮“千年和合露”，一时欲火焚身，眼看就要血脉爆裂而死，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救心上人一命，奉献出她的清白女儿身，这牺牲不为不大，岂知司徒文误以为这是她安排的圈套，一怒而去，反而落得一个淫贱之名。

她伤心欲绝，恨不能将司徒文立毙剑下。

由于这次的打击太大，使她在心理上产生了对男人报复的变态思想，于是她大开杀戒。

数日之内，黑白两道年青高手，死在她手下不知凡几，她一味疯狂的杀人，这事激起了黑白两道的公愤。

尽出高手，追杀这红粉杀人魔。

但因她的功力高绝，等闲的人物，根本不是她的对手，追杀的结果，反而使更多的高手丧生。

这事也同样的激起了五大门派的怒火，因为五大门派的弟子，伤在她手下的，已超过三十人之多。

于是——

五大门派又一次联合派遣高手五十人，擒拿这红粉杀人魔，本来充满血腥的江湖，又加重了无边杀劫。

当然，这些丧生在她手下的黑白两道年青高手，都有其取死之道，因为他们贪婪她的美色。

她在大漠驼叟邀斗司徒文时，就已追蹊在一旁，直到拚斗结束，司徒文重伤倒地，大漠驼叟殒命，黑白双妖和四海游魂要想出手暗算，她这时很想藉这三个魔头的手，杀掉这负心汉，但另一个下意识的念头，又使她要出手相救。于是——她尾随在黑白双妖等三人之后。

恰在此时，千手神偷现身，立被三魔缠上。

她又隐身静待变化。

司徒文昏迷半刻之后、起身悄悄离开现场，场中四人正斗得火热，根本不曾注意到他，而她却又暗中尾随下去。她分辨不出对他是恨，还是爱，心情矛盾已极。司徒文在破庙之前，行功疗伤、她想到那椎心恨事，曾几次想下手杀了这负心郎，然后图个自尽，一了百了。但她硬不起这个心肠，几次举起手来，又颓然放下，她下不了手，她爱他已深，她面对这爱恨各半的俊美书生，芳心千回百转，那泪水却不停的滚落。

正当此时，一些江湖败类已发现了怪手书生重伤垂危，在平时，他们根本不敢对“玄天秘笈”存有染指之心，他们自知在怪手书生面前，根本不堪

一击。

现在，机会千载一时，贪欲使他们顿忘厉害，纷纷追蹶下来，却不知一位女煞星已虎视在一旁。

于是——

他们悉数成了雪山魔女发泄恨怒的对象，无一幸免。（以上经过，笔者在此作简略的交代）

司徒文此刻思绪潮涌，心乱如麻。

面对眼前这爱恨亦进的一代尤物，不知如何自处。他恨她卑贱嗜杀，竟然以极下流的手段，使他在神智迷失的情况下，做出那苟且的事，他恨不能杀死她，然而又感于她的无数次援手之德……

他不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时之间，木然无措。白影动处，衣袖轻扬，雪女魔女已缓缓向他行来，在如水的月光下，宛若月殿嫦娥临凡，又似芙蓉出水。她那绝世资容，任你心如铁石，也得动心。

那无名山庄中，蚀骨销魂，风光绮丽的一幕，又闪上心头，不禁心中一荡，俊面微微发热。

这时，他真想转身开溜，他恐怕……

美若天仙的一代红粉女魔，已盈盈卓立在他面前不及一丈之处，那熟悉的如兰似麝的幽香，阵阵飘来，在月夜中，更使人绮念横生，飘飘然如饮芳醇。

紧迫的气氛，几乎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感到面红气促，忐忑不安，他不敢再接触她那凄厉怨恨欲绝的眼神。他不由徐徐低下头去。

时间——在一种极其微妙的沉静中消逝。

久久——

一缕凄怨无比的的声音，打破了这死寂的空气！“司徒文，你……你……你好狠的心……你……”他不由全身一震，缓缓抬起头来，看了这他曾经爱过的人儿一眼，当眼光触及那凄怨欲绝的眼神时，连再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又低下头去，万千心事，纷至沓来，一时之间他无法回答这一句话。

他恨她吗？是的！他恨她下流无耻，嗜杀成性。他爱她吗？也许是的，他不能完全抹去她在他心灵中的影子，在潜意识中，他觉得他仍然是爱她的。

夜凉如水，万籁无声，蒙蒙的月色，照着满地的断体残肢，分外显得凄清恐怖，阴森唬人。

“司徒文，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我要杀死你！”这话却激发了他天生的傲性，不由仰天一阵哈哈狂笑，声如裂帛，在夜空中，传出老远，老远……

“李姑娘，在下自知欠你的恩情太多，我司徒文恩怨分明，并非贪生怕死，待我本身血仇得报之后，自当寻上姑娘，杀剐任便！”说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雪山魔女李玉兰聆听之下，发出一长串尖锐刺耳的狂笑，笑声凄楚哀怨欲绝，比哭还要难听百倍。

司徒文被她这失常的笑声，惊得一怔。

笑声由尖锐高亢，逐渐变为低沉，凄哽！

最后竟变为略带呻吟的哀号！

一声声，如午夜鹃啼，孤舟嫠妇，凄婉悱恻，闻之令人鼻酸，可以想见她内心沉痛到如何地步。

她一生视男人如粪土，杀戮由心，她第一次打开了少女的心扉，把一颗

芳心全部奉献与司徒文，想不到阴错阳差，一场误会，使她在心上人的眼中，变成了淫娃荡妇，凤凰于飞的希望，顿时幻灭，成为镜花水月，怎不令她芳心破碎，五内如割。

司徒文不觉怦然心动，但一想起山顶小屋中那一幕丑剧，顿如冰水浇头，一直冷到脚跟。

“李姑娘意下如何，如果此时此地，一定要我司徒文的六阳魁首，就请立刻动手，决不皱眉！”

“司徒文，我来问你一句话，我李玉兰究竟什么地方值得你如此轻贱，你且还我一个明白！”

“事已过去，不值重提，提起来徒乱人意！”

“不！我需要一个明白的答复！”

“姑娘不必明知故问，自己做的事，自己……”她粉脸剧寒，咬牙道：“你误饮了‘千年和合露’，命在顷刻，难道我……那样做是错了，你把我李玉兰当什么样的人看待？”他成见已深，她愈是解说，他愈认为所料不差。“我早说过，事已过去，不必再提了，就算那是命运之神的恶作剧吧！如果姑娘同意我刚才所说的话，待我本身事了，再来报答几次援救大恩！”

“我李玉兰却不屑作这种事！”

“依姑娘之见？”“各凭功力，一决生死。”“我受姑娘数次大恩，誓不出手！”

“开口闭口大恩，我不是施恩图报的人。”

“但我不愿作忘恩小人？”

“哼……”雪山魔女冷哼方落，杰杰怪笑之声传来，松林内应声走出一个须发虬结，腰系草绳身穿一袭粗麻布衣的花子形人物，后面紧跟着三个魁梧大汉，一色的手持竹杖。两人齐齐惊咦了一声。

司徒文已看出来人正是那威镇南七省的穷家帮首领穷神聂飞，后随的是风、雷、电三大金刚，其中火金刚，已在上次群魔夺宝之役中死亡，而穷神聂飞等人，也负伤而遁，声言要复仇，今日既敢寻来，必有所恃。

“小子，我们之间的一笔帐，也该清结一下了！”声落，四人一字形排在司徒文与雪山魔女之前两丈之地。“哈哈，幸会，在下随时都准备着候教！”

说完，星目倏射奇光，四人不觉心中一凛，但自恃大援在后，依然行所无事的怒目盯着司徒文。

“林内还有哪些见不得人的高手，不必鬼鬼祟祟的，请出来吧！”

雪山魔女正在气无所出的当口，刚好穷家帮四人来到，对她恍如未见，心中已十分不快，此刻见松林内人影幢幢，不由娇声斥出。司徒文冷眼一瞥四周，微晒不语。

穷神聂飞一心都在司徒文的身上，虽然乍见这一代女魔竟然在侧，心下不无忐忑之感，但自恃身后之人，所以就忽略过去了，现在听她出声，打了一个哈哈道：“李姑娘，莫非要为这小子助拳？”

“这是本姑娘的事，不用你管！”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四周林内，已纷纷涌出不下百人，看装束全是穷家帮弟子，齐在五丈外停身。

她满腔怒气，恨无所出，真想大杀一阵，但人家找的并不是她，一时之间也不便出手，只看着这些人连连冷哼。“大帮主带了这么多人来，在下实在不愿多造杀孽，我们之间的事，你看如何解决，在下还有要事待办？”“小子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没有，趁早说出，迟就来不及了！”穷神聂飞，大刺

刺的向司徒文道。

他不由气往上冲，冷哼一声道：“掌下游魂，也敢出言无状！”

“嘿嘿嘿嘿！”

一阵阴森刺耳的怪笑从林内传来，笑声不大，但却震的耳膜如蜂螫般刺痛，显见发声之人功力已致化境。

他俩同时心中一震。

穷神聂飞及风、雷、电三金刚，面露得色，退了三步。“哧！”破空之声传处，夹着吱吱的鬼叫声，一条晶亮夺目的银蛇也似的东西，直飞入场，将抵头顶，突然一直下落，“嚓”的一声，入土径尺，插在他身前五尺之地。一看，竟是一根长可五尺，粗如杯口的银光雪亮的银杖，杖头上挂着一个银色小骷髅，尚在摇晃不止。

“银杖骷髅令！”雪山魔女乍见此物，粉脸变色，“银杖骷髅令”五个字脱口而出，不知她是自语，还是有意说给司徒文听。

但司徒文却仍无动于衷，面色湛然，微露冷笑！

众人见他那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不由在心里暗骂，死到临头，还狂个什么劲，却不知司徒文根本不识这“银杖骷髅令”为何物。因为他是奇缘巧合，无师自悟，所以对于武林掌故，知道的极其有限，既不知，所以也就无所谓怕。

雪山魔女，可是识货，这“银杖骷髅令”已经近二十年不曾出现江湖，令主是谁，可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此令现踪之地，必然有人丧生，从来就不曾听说过有人能逃出“银杖骷髅令”之下，这不啻是死亡的标志，她焉能不心生寒意。

她恨极了司徒文，因为他撕碎了她的心，他给她太大的痛苦，但此刻，她又为他的安危而担心，这一种微妙的心理，证明她情丝难断，她仍深深的爱着他。

在“情”字的主宰下，很多人作出了不可思议的事。

他看见她凛惧的神色，不由大奇，这“银杖骷髅令”的威力竟公然能使这一代红粉魔王害怕，宁非怪事。

穷神聂飞阴恻恻的向雪山魔女道：“李姑娘如果不愿趟这场浑水，此时退走还来得及！”

“这个不劳操心！”

“李姑娘不听忠言，恐后悔莫及，我穷家帮与雪山派，素来河水不犯井水，所以好言相劝，请姑娘三思！”

她偷眼一瞥那负心人，俨然一尊不可侵犯的天神，毫无惧怯之容，气定神闲，心中暗叹了一口气：“冤家！”毅然向穷神聂飞冷冷一笑道：“好意心领了，本姑娘想长点见识，会会高人！”

穷神聂飞神色一变，不屑的哼了一声。“嘿嘿嘿嘿！”怪笑之声，又自林中传来，宛如鬼啸狼嚎。场中顿时布满神秘恐怖的气氛。

穷神聂飞在怪笑声中，率三人缓缓退出五丈之外。那银杖骷髅令在残月星光之下，熠熠生光。

司徒文也觉察出事态不寻常，当然，人家是专为了他而来，他可不愿雪山魔女陪他冒险。

“李姑娘请便！”

“什么意思？”

“在下的事，不愿别人插手！”

“哼！你准知我要插手？”

他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

转念一想，管你呢！你爱看热闹你就看吧。

静——

静寂得有如置身鬼域。

司徒文蓦地想起，被逍遥居士扣留在李家堡中的母亲和姐姐，安危莫卜，还有那名分已定的蕙兰姑娘下落不明，一时忧心如焚，心想，你不出手，难道我不会先出手，我可没有时间和你干耗下去。

看着那银光闪亮的“银杖骷髅令”，愈看愈气，右掌蓦出，向那插在地上的“银杖骷髅令”挥去。

呼的一声，狂飚卷处“吱吱”鬼叫之声立起，那银杖直向半空中飞去，疾若流星，不亚于飞来时的速度。四周众穷家帮高手，脸色大变，数十年来，还真没有人敢这样轻视这根“银杖骷髅令”。

雪山魔女花容惨淡，她预料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就在银杖破空飞起的一刹那，一条黑影自林中疾射而出，迎向那半空中的“银杖骷髅令”。倏忽之间，人杖俱杳，捷于鬼魅飘身，以司徒文的目力，竟未能看出这“银杖骷髅令”主的形貌，其功力不言可喻，不禁心中微凛。

“嘿嘿嘿嘿！”

怪笑之声又起，摇曳在这荒野破庙的夜空中，分外显得阴森刺耳，使人不由浑身起栗，意味到鬼气森森。“小子有种，竟敢出掌劈我‘银杖骷髅令’，不愧是魔笛摧心的传人！”声自林中传出。

“尊驾何人，何必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嘿嘿！小子，武林中还没有人敢对老夫如此说话，你是老夫生平所遇的第一人，第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司徒文微微一晒，宏声道：“为驾今天来意如何？即请说明，小可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无法久候，否则要失陪了！”“嘿嘿嘿嘿！”

怪笑声较前更烈，震荡林空，充塞大地。

雪山魔女下意识的朝司徒文靠近了一步，她暂时的忘却了他与她之间的恨事，满腹凄怨也被这突来的意外风涛，扫得一干二净，这动作说明了她仍然爱他，她右手紧握腰间剑把，必要时她准备出手一战。

“小子，为何伤我门下四大金刚之一的火金刚，又把老夫幼徒聂飞击成重伤，显然是不把穷家帮放在眼内！”司徒文星目一转，哈哈一声长笑道：“尊驾想来是穷家帮辈分极尊的人，小可有一点不明，想就教尊驾，纵容门人，参与群斗合殴，强取豪夺，不顾江湖道义，这又算是哪一门的规矩？”

“依你所说，是我门下自己取死了？”

“不错……”穷神聂飞等人不由脸上变色，轰雷也似的怒哼了一声，气势汹汹的向前涌了一步。

司徒文不悄的向众人扫了一眼，目中威棱毕现。“小子口灵舌利，这件事暂且不谈，你掌劈‘银杖骷髅令’，已犯了老夫生平大忌，你知道吗？”

雪山魔女心中大急，她担心他不是“银杖骷髅令”主的手，他既不是对手，自己更无能为力，如在从前双方还没有决裂的时候，她可以出声阻止他，但现在，她不好意思开口，只有在心里干着急。

司徒文毫不为意的道：“小可不知犯了什么大忌？”“嘿嘿！小子，银杖骷髅令出必见血！”

场中气氛顿现紧张，恐怖的色彩愈来愈浓。

“在下极愿见识见识！”

“嘿嘿嘿……小子这一分胆识豪气，老夫极是欣赏，可惜，你死在目前，到阴司里去耀武扬威吧！”

“未必！”

蓦地——

一团银光雪亮的光芒，挟着“吱吱”的厉啸，从松林之中电射而出，直袭司徒文。

雪山魔女面色陡寒，不自觉的拔剑出鞘。

就在这银光暴射的电光石火之间，一声轻啸起处，一溜乌光弧形由地面射起，发出褫魂夺魄的呜呜怪啸，势如孽龙出海，长虹经天，疾朝那团银光射去。

这一刹那之间，空气似乎冻结住了。

眼看着生死俄顷立判！

雪山魔女惊怖的仰望这一白一黑的光影，一颗小心，几乎夺腔而出……穷家帮一众帮徒，也屏息静观。

“噗！噗！噗！”一连串的劲气击撞声中，传出一声金声玉震的脆响，劲风震波，扫得十丈外，松林叶落如雨，四周群豪衣袂猎猎飘舞。

一黑一白的光影，一触即分，如流星过渡，闪电经空，如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弧，飒然落地，光敛风停，现出两个人影，其中一个人影，落地之后，连连向后退了五步，方才立稳身形。

这后退的人影，正是那怪手书生司徒文，铁笛横胸，一双星目，在夜空中射出慑人寒芒，如两颗小星。

另外一个，高大魁梧，头脸全罩在一幅黑巾之中，只露出两个眼洞，射出两缕冷电精光，手中持着那银光闪闪的“银杖骷髅令”，俨若一尊巨灵之神。

两人相隔一丈，冷然对峙。

这一招下来，双方心里有数，论功力，司徒文差了半筹，但彼此均有绝着未展，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料。

雪山魔女至此，才喘出了一口大气，一颗虚悬的心，也告稍稍放下，而穷家帮众人，却震惊莫名，在他们的心目中，祖师爷“银杖骷髅令”主的武功，已是超凡入圣，想不到这年青书生，竟能轻易的接下一招，这真是空前之事，打破了数十年来的纪录。

银杖骷髅令主，冷寒已极的闷声说道：“小子掌击银杖骷髅令，已犯了老夫生平大忌，你看该接受怎样的处治！”说完目中冷芒暴涨，状极骇人。

这句话却激起了司徒文的怒气，剑眉一挑，星眸电张，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之后，冷涩的道：“尊驾看着办吧！在下一力接着就是！”那一股凌云气态，确实令人心折。

原来这“银杖骷髅令”主，是当代穷家帮掌门人穷神聂飞的师父，已二十年不问世事，生平狂傲怪僻绝顶，但有一桩好处，就是人还正派，不似传说中的邪恶。

穷神聂飞自上次率领风火雷电四大金刚，参与夺取“玄天秘策”之役，火金刚当场殒命，锻羽而归之后，力恳师父出山收拾怪手书生，但却隐起夺宝一节不提，一方面广派门下搜索怪手书生的行踪，两天前，已经得到了对

方的行踪，派出的人，也逐渐集中，所以才有今夜这浩大的行列。

司徒文这句狂傲的话，听在银杖骷髅令主的耳中，相当的不受用，像这种硬顶硬撞的对她答话，在他纵横江湖的一生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遇到，这与掌劈令杖一样，同样的使他震怒莫名，纵然他心折于司徒文的铁胆英风，但这一股怒火却按捺不下。

“嘿嘿嘿！”

紧跟着这一长串慑人的怪笑之后，一声暴喝：

“小子少狂，接招！”

招字才落，手中杖幻起耀眼银芒千丝万缕，寒气森森，杖头上的银骷髅，发出凄厉的吱吱鬼叫，挟着一片如山劲气，径向司徒文当头罩落，劲势之强招式之凌厉，泣鬼惊神。雪山魔女，心头不觉一震，以她的功力，竟看不出招式起落，只觉满眼一片银光波影，暗地为司徒文担心。

司徒文蓦感一片银山，挟无比威势，匝地卷来，心头微凛，闷哼一声，手中铁笛，顿化千层笛影，疾卷向那银海波光，呜呜怪啸，应势而起，顿时淹没了那吱吱鬼叫。

一连串“锵锵！”暴响，密如连珠。

场外众人，不由脸色乍变。响声过后，人影乍分，银光突敛，怪啸立停。在这电光石火的一触之间，笛杖竟然碰出了十次之多，换句话说，就等于交换了十招。

这种玄奇绝奥的招式，可说是盖古凌今。

这一招下来，可说是秋色平分，司徒文还不觉得怎样，银杖骷髅令主可就不同了，以自己的辈份声名而论，竟然与对方一个后生小辈平分秋色，心中比死还要难受百倍，数十年英名，岂不要毁于今朝，一时凶焰陡炽。

暴喝一声，手中银杖猛抡，圈起层层银晕波光，宛若一张银色网幕，狠辣无伦的暴伸狂卷过去。

司徒文，豪气激荡，雄心蓬勃，一声响彻青冥的长啸起处，铁笛厉啸，破空而起，摇曳长空，四野齐应，闪电般穿入那一重银网之中。

场外众人纷纷掩耳后退不迭，满面惊悸之容。刹那之间，只见一条乌龙，腾耀展闪，舒卷起落，穿插在银光雪网之中，锵锵之声，不绝如珠。

双方各展所长，狠命抢攻。

一个是数十年前即已名震武林的巨魁。

一个是百年不一见的奇才。

转眼之间，双方已交换了二十余招。

看得四周众人，眼花缭乱，目眩心震。

圈圈银光，上下翻飞，宛如龙翔凤舞，罡风凛冽，荡起裂帛风声，劲疾锐啸，端的慑人已极。

乌光盘绕，如皓荡江河，纵横无际，又好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天矫旋盘，宛若神龙卷空，锐不可当。司徒文脚下，怪异已极的施出“烟云飘渺步”，如一缕捉摸不定的轻烟，凝神静气，绵绵施出笛招，笛影层层叠叠，凌厉紧密，使人无懈可击。

银杖骷髅令主，愈斗愈惊，自己平生所遇敌手，能够在自己凌厉奇奥的杖招之下，走出十招的，从来没有一人。现在，这俊秀书生，竟能有攻有守的交换了二十招以上还没有败象，焉能不惊不骇不气。

而且，对方发出的绵密笛招，如浪翻涛涌之势，一波接一波的，愈来愈

强，有时还逼制得自己杖招，不能尽量发挥威力，再加上那飘忽迷离的奇奥步法，更难捉摸。场周穷家帮众，看得胆战神摇，这小子的功力，想不到竟高到这种地步，能与祖师互较短长。

震山魔女，这时已完全放下心来，色然而喜。月落星沉，昏昧的大地，已露出一丝曙色。

天——快要亮了。

倏地——

银杖骷髅令主，发出一声厉啸，声如夜枭嘶啼，刺耳难听已极，绝招已自紧跟着啸声施出。

只见他的身形，蓦地临空而起，全身恍如一团寒光万道的晶球，身躯由上，反往下扑，捷若鬼魅，几个连贯动作，连续施出，实无法测其奥秘。

万点银星挟着一片深如海洋的浩荡劲气，袭向司徒文的全身要害，三丈之内，泼水难入，尽为银星布满。这一招是他穷毕生之力，精研出来的一招杀着，叫做“殒星追魂”，今天尚是第一次施展。

司徒文大是凛骇，连妙绝入寰的“烟云飘渺步”，也觉有施展不开之感，目前要避开这一绝招，简直是不可能。时间，决不容他稍有犹豫。

心念动处，护身神罡，应念而生，在周身布了一层钢墙。

随口发出一声撼山拔岳啸声……

运足全身劲，贯注在“坎离铁笛”之上，笛法中最凌厉奇奥的一招，“穷阴极阳”，已电疾施出。

只见一片铺天盖地的笛影，夹着撕心裂肝的呜呜怪啸，以雷霆万钧之势，往上直迎那一片银色网幕。

这一瞬，似乎阴阳倒转，宇宙沉沦。

四周群豪，除了雪山魔女，任督二脉已为司徒文在脱出黄药山庄地窟时乘疗伤之便打通，功力深厚，微觉气翻血涌外，其余穷家帮众，功力高的，纷纷坐地运功抵敌，那功力不济的，已被这一股摧裂心肝的铁笛怪啸，震得口喷鲜血，仆仆倒地。

